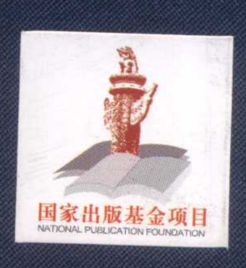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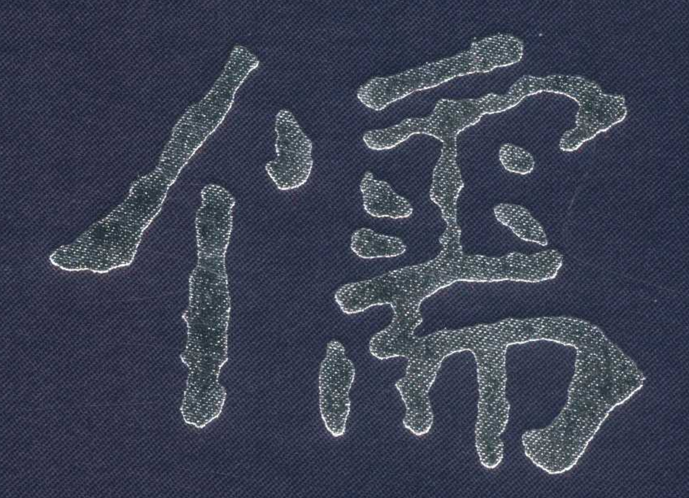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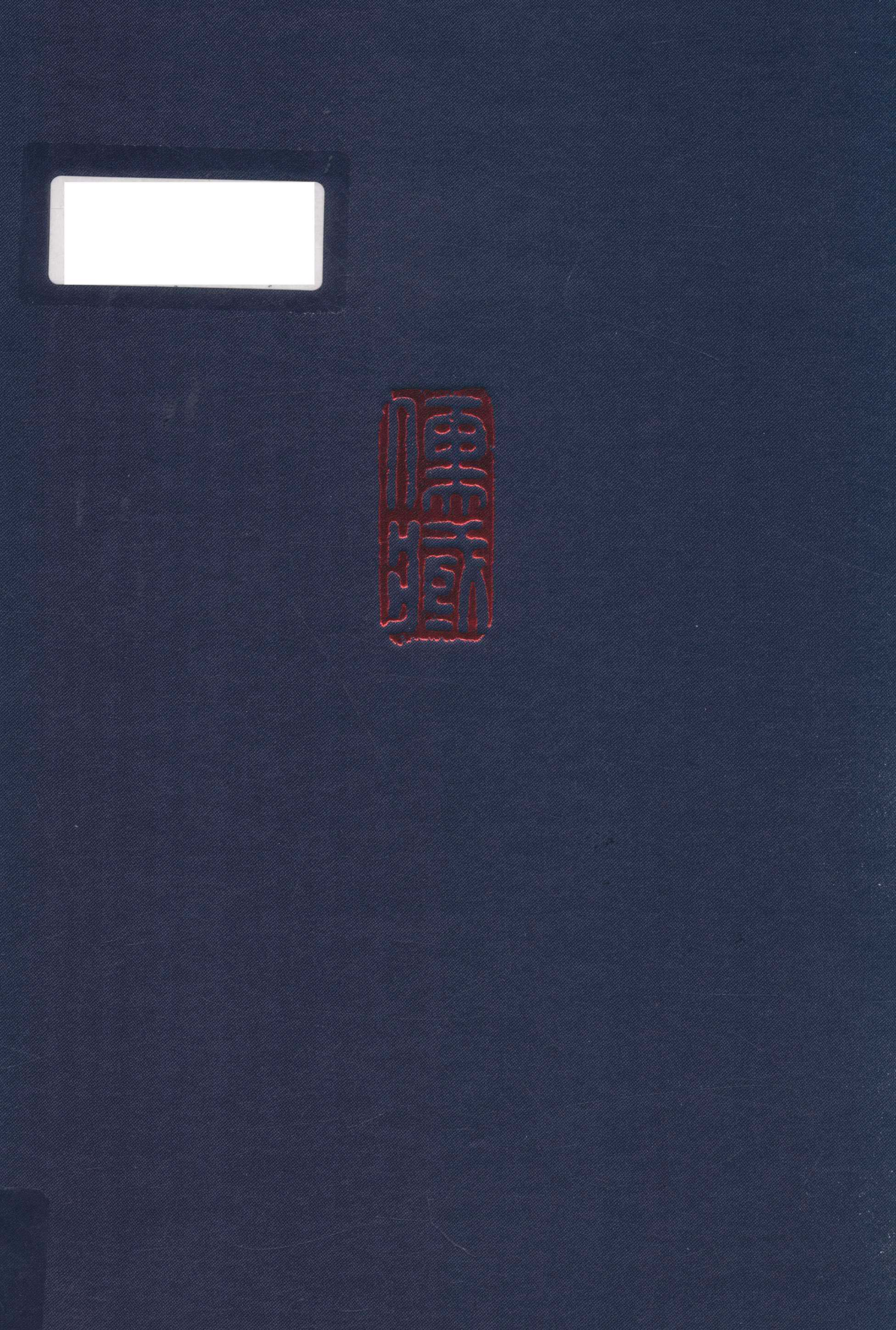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



精華編二四七册下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四七：全二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965-5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83號

| | |
|---|---|
| 書　　名 | 儒藏（精華編二四七）（上下册）<br>RUZANG |
| 著作責任者 |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
| 責任編輯 | 魏奕元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301-11965-5 |
| 出版發行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
| 網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
| 電子信箱 | dianjiwenhua@126.com |
| 電　　話 |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經 銷 者 | 新華書店 |
| |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93印張　898千字<br>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價 | 1200.00元（上下册） |

---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陳新　駢宇騫

本册責任編委　張麗娟

ISBN 978-7-301-11965-5

9 787301 119655 >

定價：1200.00元
（上下册）

#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七册

## 集部

#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五

歸田稿九

雍虞集伯生

## 記

###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迺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不爲菑。歲豐時和，郡邑安静，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吴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頹圮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❶譚某、❷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雩，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❸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❹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于石。❺

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

❶「某」，類稿本作「彦誠」。
❷「某」，類稿本作「繼安」。
❸「某年某月某日」，類稿本作「元統二年三月壬子」。
❹「以某年某月某日」，類稿本作「十二月甲子」。
❺「傳」，類稿本作「來求篆」。

公故宅在城東偏塩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吴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吴公爲之序。既而吴公殁，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殁，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吴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頽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吴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澹澹荒陂，晨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何千萬年？

#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禄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遍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蠹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

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没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没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

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群情之涣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雍虞某記，并書篆。

## 奉元路重脩先聖廟學記❶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宫，外爲都宫，有欞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荐飢，匆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贍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説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間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

❶「先」字，類稿本作「宣」。

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貳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燮理溥化司廣，以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予爲文以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

集聞之，兹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袵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禄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横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

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❶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爲，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❷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横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

❶「遺」，類稿本作「微」。

❷「直」，原作「真」，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❶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年，❷始置慈利縣。我國朝□□□□年，❸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歲，❹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于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閲歲月如流水，乏補葺之功，❺循就圮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宫，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

❶「修儒學記」，類稿本作「重修宣聖廟學記」。
❷「□」，類稿本作「三」。
❸「□□□□年」，類稿本作「元貞丙申之歲」。
❹「大」，原作「太」，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❺「乏」，原作「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甓以甃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庋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滎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舍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强禮走臨川，求集記之。

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顔、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爲説，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吕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録》，以爲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

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説，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説，更相祖尚。輕翾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爲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閫，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于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 新喻州重脩宣聖廟儒學記❶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説，《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名於

❶「新」上，類稿本有「臨江路」三字。

一時，與搢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壎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及内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盧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廟學爲己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厨近之，取其溉灌。覈租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吴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燾、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鍔、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逖來求記之。

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❶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也尚德，今之學者尚文。」❷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

❶「二」，原作「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者」，類稿本作「也」。

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説。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趍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絶，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説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爲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辨。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横，私鹽僞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録事爲卑官，强以諉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以數蜑艇

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諸市，❶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説之來治斯郡也，朞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録、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内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晝諸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楩楠豫章之美，完以杇墁塗墍之堅。甃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

❶「諸」，原作「者」，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説《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凛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毁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爲高虚，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于今，遂爲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三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衷來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荐經兵火，而禮

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時之久，物有圮毁，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

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鬯；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無幾乎！誠不可以無記。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敘此則治，斁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鬥。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

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❶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朞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當爲而力可爲者，以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尤致意焉。❷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圮壞，牽補相承而□。❸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爲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

❶「儒」，類稿本作「宣聖廟」。
❷「尤」，原作「大」，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類稿本作「已」。

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

予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絶。蓋其世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

者，舍衒鬻趁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强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年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懇懇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具官虞集記。

##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己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内附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

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艮，來求文以爲記。

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

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繫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内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説，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闚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

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説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五

#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六　歸田稿十

雍虞集伯生

## 記

###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顔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説勝，而閭里之趍向易謡，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宫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寛厚治辦聞。其

來兹也，守居簡靖，❶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别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穀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甓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塈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晝諸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涖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

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恆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猶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恆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群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

❶「靖」，類稿本作「清」。

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恆尊者也，可不尊乎？柰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❶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圮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大守真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

❶「南」上，類稿本有「袁州路」三字。

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沉布水底，加曾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宫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

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温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蜕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必不

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❶遺像儼然，衣冠咨色之在於斯也。❷學者想見其沖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己，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

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❸其山五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❹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❺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

❶「歎」，原作「數」，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咨」，類稿本作「容」。
❸「北鄒縣」，原作「百縣鄒」，據類稿本改。
❹「崖」，類稿本作「際」。
❺「知」，原作「而」，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廢。

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瑨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巙巙，❶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瑨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芟舍山中，罄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翟、趙、郭趣兹山，留瑨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彦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爲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

❶「巙巙」，原作「巙」，據類稿本補。

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

烏乎！古初開物，天作兹山。太和絪緼，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兹，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 重脩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儗於京洛、吴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兹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

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

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絶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隳；乏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趍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禄；務高虚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揺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具官虞集記。

##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

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即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兹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内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❶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榷茶大使黄璧，咨以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己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欞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❷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黄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舃裳衣，五采絳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顔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霤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黄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甓材木具，作虚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黄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

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

❶「失」，類稿本作「實公」。
❷「順」，原作「慎」，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❶豈乏材用之供哉？ 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 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 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 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 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 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 乃若嚴經傳之誦説以爲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 勖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某記。

##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儒學記❷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薄海内外，莫敢不虔敬。 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 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没而道學失其傳。 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 聖經賢傳之旨，論説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 而南康之爲郡也，蕞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之守。 其化民之速，

❶「司」，原作「同」，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儒」，類稿本作「宣聖廟」。

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黄灝、彭鳳、馮椅、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爲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

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内附以來，爲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宫，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没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其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羡，得二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杉之木于旁邑。以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宗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徹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搆高壯，冀可以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桓植，築治垣墉高厚周密，❶儼然有不可踰之勢

❶「高」，原作「而」，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焉。成以其年十一月，予既爲記其事如此，❶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朞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之説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虚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顔、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説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其在方册。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説之也詳。其不在兹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説，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以欺世，其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四月，虞某記。❷

❶「予」，原作「民」，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六」，原作「五」。「庚辰」爲至元六年。

##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没，其子士仁等脩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孫子倣。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没，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澹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

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説，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仗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嚌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静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❶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弃，亦

❶「察」，原作「祭」，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已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宫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遡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趍君子之域。按其師説，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❶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彦沖。故宋忠顯公諱韐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剌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爲宜如郡

❶「措」，原作「惜」，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答剌失里，行部至郡，用朱炘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斡公玉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顔，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宫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焕然復爲禮樂之宫，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炘走臨川山中，致斡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

炘，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録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録，而胡公之所敘也。❶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卧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顔子之學也。先生以顔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顔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

❶「敘」，原作「叔」，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先生之學，不以顔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佛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顔、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

李公端，字彦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斡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洎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剌，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顔，文雅通敏。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録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虞集記。

##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❶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群經、四書之説，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顔至郡且一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炘，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趍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炘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

蓋聞諸炘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

❶「建」下，類稿本有「朱」字。

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勖，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雍虞集記。

##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脩己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

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❶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内，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絶，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

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囿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黄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❶「其」，類稿本作「豈」。

##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黄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皆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夔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圮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捄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于兹，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菑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謟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强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

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爭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鬥壓溺，蠱亂腊毒，搏噬蠚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敘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淩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爲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爲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焫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凡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癢痾疾痛，不得不以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

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黄帝之像，南面參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内。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于兹。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爲業，售藥以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讙趍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爲廟□間。[1]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楹、[2]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

[1]「□」，類稿本作「三」。

[2]「□」，類稿本作「幾」。

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户牖，神之室若座，有丹雘梁桷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甃。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

集乃爲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之爲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衺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内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宫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吕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

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户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内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黄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爲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❶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

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術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宫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

❶「安」，類稿本、四庫本作「妥」。

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内，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捄之者，其職也，是以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黄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醵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黄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焫、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

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

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朵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師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❶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六

❶「居」，原作「舌」，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七　歸田稿十一

雍虞集伯生

## 記

### 飛龍亭記❶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勑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録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❷亭，本冶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冶亭爲近，上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冶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

❶「記」下，類稿本有「應制」二字。
❷「臣」上，類稿本有「求」字。

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❶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鐍，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冶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冶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冶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遊冶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冶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冶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侈天子之賜矣。

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

❶「汞」，原作「永」，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仰，烏有窮已乎？ 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 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 榷茶運司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 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 自是天下乂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 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 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 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使司。 二十五年去榷茶字，兼領宣課。 二十八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 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涖之。 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詔書省運司，而以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懋遷，觀望疑沮，徵斂失節，公私交病。 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 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 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 於是，以脱脱木而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 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 或以風憲清强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 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 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 不亟不徐，有嚴有恕。 府史僚屬，各知雅飭。 外絶苛横之使，庭無誣訐之訟。 期年之間，利入時足。 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頫首供億，心絶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 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 而公

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

噫！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掊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菑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❶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勵。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

❶「西湖」至「訪司」九字，類稿本作「憲」。

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之立，❶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輨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内寛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字□□。知事某郡楊杰，字□□。照磨某郡左仲良，字□□。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静。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廳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説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録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❶「惠」下，類稿本有「之」字。

##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争鬥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以立己，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恇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❶姑當自定耳。

予之歸老，而僑於黄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説，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静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黄。戢强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兹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

❶「是」，類稿本作「亦」。

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説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庳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傜。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實，❶酧應之暇，則小憇焉。擇於郡史，得某人董其役，❷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録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

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内，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

❶「實」，類稿本作「植」。
❷「某人」，類稿本作「劉中」。

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兹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隆福皇太后，賜錢而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兹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于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

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櫝，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嚴，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内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

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兹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涖是藩者，及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户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年，❶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户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

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

❶「□□」，類稿本作「十九」。

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頷頷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禄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趍，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内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内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譙樓成，屬予作文以爲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既老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庾吏宣，予從子也，寔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郡有興作，❶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以爲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黄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剌，治中和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賓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甓旁崇，廣道中闢。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塗飾，❷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倏舉，海内讋伏，莫不寧謐。

❶「郡」，原作「居」，據類稿本改。
❷「塗」，原作「望」，據類稿本改。

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弟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争心熾焉。狃侈而好争，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皡皡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 崇仁縣重脩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内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兹矣。

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寔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焕，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内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庋藏之室。獄庾之嚴固，廐湢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兹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於事。❶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爲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漑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群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愊

❶ 下「於」字，原無，據類稿本補。

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絶，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隳突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 羊角洞天記❶

洞天之説，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夐絶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

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

❶「羊」上，類稿本有「撫州路」三字。

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遥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静之極者乎？ 噫！ 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絶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内。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内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争。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 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黄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説乎？

## 青雲亭記❶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説，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彇焉。若夫能賦、能説之事，❷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虚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 臨川之城，有五峰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峰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

❶「青」上，類稿本有「撫州路」三字。
❷「事」，類稿本作「士」。

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

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峰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闤闠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税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七

#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八　歸田稿十二

雍虞集伯生

## 記

### 大本堂記

宜春黄𧉮，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吴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

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静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説，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静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

止而定也，❶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絶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内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静，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説，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静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别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吴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殁。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吴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桀，爲訪諸吴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吴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

❶「小」，類稿本作「少」。

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桀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❶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静教人。其後曰莫如待敬，❷敬之説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吴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 思本堂記

宜春黄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吴公爲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

❶「矣」，類稿本作「夫」。
❷「待」，類稿本作「持」。

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士之禄，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君蒿肸蠁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

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已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❶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禄，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而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

❶「禰」，原作「稱」，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趍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陳，❶始終有常而無間。❷於是斂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踈戚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沖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録》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

❶「陳」，類稿本作「舉」，四庫本作「嚴」。

❷「始終有常」，類稿本作「神人交孚」，四庫本作「子孫致恭」。

「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達乎天，❶蓋盡乎斯道而已。❷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顔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顔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顔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顔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顔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顔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



❶「達」，類稿本作「違」。
❷「蓋」，類稿本作「則」。

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别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黄氏屋壁。

##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❶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殁，池上之居爲别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概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天性，隨

❶「□」，類稿本作「君」。

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寖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内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説，雖具在方册，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没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説之别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吴、佛、老之説，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静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

其説，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 德星堂記

《世説》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彦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兹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静軒閻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

集曰：彦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顒顒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彦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彦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歇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

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❶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踧踖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❷蓋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焕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焕，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囦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

文囦，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别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

❶「第」，原作「弟」，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尺」，原作「天」，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輕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囦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效之不至者，猶爲謹敕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爲言，深有戒敕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裘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慎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説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内，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敕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

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恆有而不褻，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大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户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内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榦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

後十餘年，使其壻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説。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家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棣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

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温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燠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❶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宫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敻絶，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笥，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户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

❶「諸」，原作「誅」，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簫、吴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吴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黄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己，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爲説。❶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吴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吴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兹軒之高明云。

❶「傳」，原作「傅」，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趍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

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獧以相尚，臆度以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

明，真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内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而虚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跡，則日趨高明，❶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吴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吴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 主静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静」，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説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静」，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静。」周子承群聖之絶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爲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以是知動静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一静，相爲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説》，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説乎？此之所謂静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

❶「趨」，原作「趍」，今據四庫本改。

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説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静，静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内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静之道，無疑矣。横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静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静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

宗吉，以文學躋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説。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爲静。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虚，蓋飾疏鹵以爲静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

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遄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

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己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温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峰爲獨高。別支曼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群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户，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虚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令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

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傜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絶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朝廷寬其傜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傜，曰熟傜，曰撞人，曰欵人之目，皆強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

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莅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户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顔，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猺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户、某處萬户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猺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静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二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黄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朵兒只顔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猺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户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

首三級，猺寇盡潰。發其巢，得僞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户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户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户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户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搆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爲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强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爲猺鄉導者潘壽，擅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諜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静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横州，至欽之靈壁，與省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

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廓屯營蘆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鬧，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鞫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礧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爇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絶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户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户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十一人。三月五日，擒古杳餘黨之酋梁七等二級。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萬户哈剌不花，殺千户乃蠻歹，流劫鄉村，燒毁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横如民言，督千户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户劉某，與答刺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

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黄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爲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爲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妥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户，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顔、甄囊加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

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爲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以制徭，撞强而敗。假融欵以制撞，欵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晌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笞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

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絶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録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猺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 題吴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宫，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宫」。宫之道士吴明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宫於既燬。宫有別室，甚幽邃，謂之「白雲深處」。明德喪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真定鄉貢進士范淳既爲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明德，❶其宫蓋與秋屏閣爲隣？余聞曾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涯爲漳水，水之西涯横出爲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焉。」蓋再三往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爲大官，南豐自倅越守齊、守襄、守洪、守福、守明、守亳、守滄，皆天下勝處。常奉母以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眷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

❶「問」，原作「間」，據《四部備要》本改。

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今明德何脩，而能安其親於高堂，以久其親之樂乎？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霜雪既降，候衣燠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明德其有聞於其師乎？是爲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虞集記。

##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❶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黄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❷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❸城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峰嶺膠葛，地勢回薄。❹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❺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堙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兹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堙者

❶ 「西北」，類稿本作「東南」。
❷ 「南」，類稿本作「西」。
❸ 「而東北」，類稿本作「北」。
❹ 「回」，類稿本作「鹵」。
❺ 「隘」，類稿本作「盤」。

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生之地。❶其説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皆者也。❷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禄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説焉。而兹湖也，遂爲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吴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内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溷以汙萊之變易；川詠雲飛之閒適，限以畦町之縱横。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

❶「地」，類稿本作「池」。

❷「盛」上，類稿本有「而郡人常以盛春出遊於斯，將以宣濯其昏滯，以禊祓其不祥。而守史亦將率其僚佐、賓客，暢其情而敘其樂焉，此太平之」四十七字。「皆」，類稿本作「諧樂」。

者而已。

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❶而幕老亳人趙君雷澤寔來，❷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壤，❸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悦。而郡將處州萬户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録事司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以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爲記云。❹

❶「之」上，類稿本有「復湖」二字。

❷「老」，類稿本作「長」。

❸「損」，類稿本作「積」。

❹「云」下，類稿本有「監郡朝列大夫曲薛捏，太守嘉議大夫楊益，同知中順大夫亦憐真，治中宣武將軍周德林，判官昭信校尉張克明，推官承德郎李德芳，經歷承事郎趙雷澤，知事登仕郎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等立石」八十二字。

##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内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疵癘則禱之。揆之有其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閒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邈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憂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而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以有此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怪異時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

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捏，同知郡事亦憐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說、李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室圮壞，於揭虔爲弗稱。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爲可以庇己，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

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爲之先。城居之有力者，争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録事之長曰和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朞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弊咸革。丹青黯晦，一變炳耀。像肖之設，獰威惠慈，各當其狀，禍福驚動，稽首畏服。牲截醴幣，遠近狎至。其民以爲爲政者之撫己如此。噫！幽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以苟乎哉？明年十月己未，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太祖。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皿、冠服，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衆樂並作，迎休導和，以稱明詔。千里之内，耄倪感嘆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答今日之盛哉？」❶時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公上之供。上以知帝力之我加，次以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爲無窮，豈不盛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爲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爲之盡乎己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以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雜

❶「答」，原作「谷」，據蜀本改。

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以之事天，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之事君，以之悌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乎。其孑孑於一事之末者，辟諸潢汙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以君子貴乎知本也。

亳之君子，有居溧水之上者曰趙君明之，扁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密哉。蓋聞明之夙喪其親也，有三弟焉。長者方髫亂，幼者猶繈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勖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禮，親戚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三弟，三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蓄私有乎？」明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三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爲伯氏壽。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爲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爲之儲以待，可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病者捄之以藥，殣者送之以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鬥争不能平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稱。臺府、郡國，累辟交薦，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明敏，有譽於時。而明之至于今，欣欣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

明之之子雷澤，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

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爲義也，大矣。安得一言以爲吾親悦之？」乃爲之言曰：仁義禮知之爲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己循物以爲義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爲義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既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 浩然樓記

臨川郡幕長趙君師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二：其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門弟子言，言養其氣而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爲禄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乎鍾阜、勾曲之麓，豈識其先志？則予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内宴安，金陵爲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説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

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慨於予衷者矣。❶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

❶「慨」，原作「概」，據蜀本改。

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省焉，酧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兹，五十有餘年。戰戰兢兢，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以覩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爲迂闊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記。

##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次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違者。今布衣韋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畎畝之外，掇拾錙銖，攙刻機智，生息可以饒足，而君子之行慊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往陷溺者。吾從女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脩愛敬之恆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絲枲，飲食服用，無妄費，無巧取。公上之供無缺，鄰里之好無間，所謂士之農者，其

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饑，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育，靡有遺失。濟饑賑乏，樂施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以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求予爲記之。久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據平曠之野，四外奇峰秀嶺皆在几席，而黄仙岩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予乃爲之言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尚寬衍，而不取涣慢。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云：二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永圖。其在此乎？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八

#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九　歸田稿十三

雍虞集伯生

說

## 海樵說

斡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

傷乎？是故己之所當得者，己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❶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强於有爲，則扞格勉强，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托，觖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虚，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説》。

## 孟宗魯字説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删《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顔氏、曾氏得之。顔氏先仲尼殁，曾氏再

❶「其得」，類稿本作「其時」。

傳而得孟子。儗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爕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禀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説焉，故予得以陳其説如此。然而所説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册，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爲能宗魯者矣。

## 平心説

吴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爲之説。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虚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❶巍巍尊高者，何所儗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内照形軀

❶「天」，原作「大」，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平之謂乎。

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

## 新喻蕭淮仲乂字説

蕭淮取淮沂其乂之乂，字仲乂。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説，無以爲説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塩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瀦，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蚕之饒，南不及吴、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乂之説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産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畊易耨，發斂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乂始。是爲仲乂説。

## 劉瓊彦温字説

太和劉彦温，名瓊。温，玉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緼之以纊，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不

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説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确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温其如玉。」温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瓚，爲瑚璉，爲鼎彝；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虚躁，則不足以爲用；硜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温之爲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匆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岌乎其危矣。是以温之言其真玉也哉！

## 鄧漢傑改漢淳字説

臨川吴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别可否，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罣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趍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殁，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内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

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効之乎？顔何人哉？晞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内行淳備。淳有厚而不雜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内行者，蓋當反而内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内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禄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祝而勖之可也。

## 趙孟昌以順字説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説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説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

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❶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 趙孟誠以信字説❷

浚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説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略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

❶「違」，原作「達」，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説」，原作「誠」，今據四庫本改。

「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 易晉用昭説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説。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虚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志，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擧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静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

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闇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 易至善字説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❶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儗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説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歷取師説，折衷補正定録，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概

❶「粹」，原作「梓」，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之也。

書

##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閤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説，似專主進取，❶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説，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己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説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

❶「主」，類稿本作「於」。

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以集嘗執筆國史，儗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禄，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象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没，叔子爲行狀。張子没，吕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吕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吕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黄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吕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閲，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别録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説》，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

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黄金獨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迷瞀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册，俾敘其説，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 題　跋

###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絶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録。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淛閫掾，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以北還，❶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

❶「北」，原作「此」，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籍，内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説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絶學，開來世，文不在兹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 黄勉子勖説❶

亹亹、孟、敦、勖、釗、茂、紹、勔、勉，❷《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勖名勉，字勖，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亹亹文王，文王之所以亹亹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亹亹之工，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王者，❸頌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勖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❹集何以爲子

❶「勖」下，類稿本有「字」字。
❷「紹」，類稿本作「劭」。
❸「王」，原作「學」，據類稿本改。
❹「兄」下，類稿本有「師友」二字。

勖言哉？子勖用志不雜，脩學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勖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已得爲足，而晝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❶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❷周道既衰，異説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著爲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❸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爲工，❹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爲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絶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説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勖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易爲他説之動揺。❺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内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

❶「易以忽之」，類稿本作「妄有所易」。
❷「輕以變之」，類稿本作「妄有所變」。
❸「建」、「悖」，類稿本作「考」、「繆」。
❹「勉勉」，類稿本作「勉之」。
❺「易」，原作「湯」，據類稿本改。

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 先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 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 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 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 子勖姓黄氏，家臨川云。 雍虞集書。

道園學古録卷之三十九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　歸田稿十四

雍虞集伯生

## 題跋

### 跋劉資深墨莊後

清江劉氏墨莊之説，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静春氏作《墨莊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吴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爲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莊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别之以嘉穀稊稗之分者，吴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菑焉，播焉，其有獲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説，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 題吴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僞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墨丁以爲樂，❶而不待於僞爲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吴先生爲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 跋艾聖傳三絶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學士吴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爲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内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❶「墨丁」，類稿本、四庫本作「自」。

##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内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❶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❷不忍去手。見其冲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太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絶，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爲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

❶「末」，原作「未」，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于」，原作「千」，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 題斡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❶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略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 跋雙井黄氏家譜後

豫章黄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户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

❶「乏」，原作「之」，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沖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概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己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豪末。德榮，其毋自卑而慎之哉！

##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爲，分之所得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仕有世禄，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禄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絶。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黄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户弗墜。故翰林學士吴公，序其家世甚詳，益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虚濫以爲欺，速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温彦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覬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别，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

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

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黄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爲郡，南豐又别爲州。其居金溪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册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温、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 跋劉墨莊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



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内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溪，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偹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來矣。

##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换。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歎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説，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内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脗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 跋朱文公先生與黄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黄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

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説，真無欲之説，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閲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學者凋喪，古道闊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三月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僧舍。

**跋吴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吴先生微疢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黄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

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愠，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甒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爲之言如此。

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❶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略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册。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

❶「九」，類稿本作「有」。

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❶ 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 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 嗟夫！ 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顔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 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 其有所不可及也夫？ 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顔子，始終以好學歸之。 學者學爲聖人者也。 周子曰：「學顔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蕃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王姑歸于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墅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没。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

❶「樂」下，原衍「孟」字，據類稿本、四庫本删。

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爲運屬之孫矣。其欲爲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吴郡。其三書，皆自吴中作也。先宋既亡，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吴。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三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已久。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斁。後之子孫尚有攷於斯文哉。

##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絶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

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彦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唯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黄擣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絶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歟？故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爲其諸孫昶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鏌鋣之劍，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黄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 跋吴廉使可堂説後

路提學著廉使吴公可堂之説，凡經傳論可不可者，捃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禄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餁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遍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悦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己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莫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失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以實之一也。❶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禄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敭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户部

❶「以實」，原作「之實」，據類稿本改。

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户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録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録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世，凡爲六書之説，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户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❶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鋭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朮。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❷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

❶「親札賜岳飛」，類稿本作「賜岳飛御書」。
❷「光」，原作「充」，據蜀本及《續資治通鑑》改。

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而發也歟？

##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説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尔。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絶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説，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説，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説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説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絶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❶心如牆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學，❷傳之未久，當

❶「是」，類稿本作「如」。
❷「學」，原作「問」，據類稿本改。

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説，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説如此云。

##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吴幼清先生以爲，其詩泊然沖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幼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❶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吴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藴，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❷乃爲之述贊云：

❶「未」，原作「求」，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若此」，類稿本作「也」。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行狀》云，❶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❷立功采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爲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于國家，凡文武才略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别自立傳，亦牽連得書，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脩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略定，思陵起魏公於責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首領相慶，争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❶「和」，原作「知」，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贊」，原作「費」，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牽」，原作「率」，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 跋黄思順醫説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黄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顔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❶ 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

❶「□」，類稿本、四庫本作「乎」。

寸禄，久則又以爲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争也。不争，故能隱。有争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教吴大宗師識之。吴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前史官雍虞某書。

##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内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黄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吕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温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爲而爲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悳機隸書，瓠山王公所爲《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爲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參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末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脩整，客諸公間，風采藴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憲史爲塩官，路爲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雝州府君以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雝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爲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雝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❶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

❶「筆」，原作「畢」，據四庫本改。

蜀時，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大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于兹，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❶尚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卷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内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寖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録，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

❶「□」，類稿本、四庫本作「泫」。

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别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爲説，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 跋黄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虚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内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以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篚實。荷皇明之下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群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炯炯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菑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傴僂以循牆。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馹騎，遠訪覊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焕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厎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涓埃？宣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顓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霑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紬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重明，陪老

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溉醇醲，衣彼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菀枯，勺水實虞於盈滿。兹蓋伏遇□□□□□，❶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

❶「□□□□□」，類稿本作「皇太后殿下」，四庫本作「皇帝陛下」。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一　歸田稿十五

雍虞集伯生

## 碑

###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略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紓其憂顧，豪髪有間，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内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奥區，❶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❷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

❶「同」，類稿本作「固」。

❷「見」，原作「地」，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説，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❶「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❷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

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群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訏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温恭有恪。佐政省闥，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斂妙用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朞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偫有恆，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



❶ 「言」，類稿本作「書」。
❷ 「伯」下，類稿本有「撒」字。

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❶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灾。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羸糧以給之，民又大悦。然則是不可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兹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説，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

於穆聖皇，顧提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莫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赤舄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干；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處食息；孰知功能，賠我帝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衮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耋，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謡，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葵之。

❶「虐」，類稿本作「累」。

##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顔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諳都剌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住，❶邑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貺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

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産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四百餘家，❷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

❶ 「住」，原作「仕」，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 「四百」原無，據類稿本及後文「四百之細民」補。

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疊石以爲固。坡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糴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

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糶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茇舍，資糧屝屨，酒胾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糴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略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獷而狃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袵利刃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

意以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黄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鞫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黄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脱己也。童德誣告吕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吕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❶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爲郡判官，以綏

❶「廷」，原作「延」，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歷臺省，寬大嚴正。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❶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倀倀我民，孰父母予；哿矣富人，窶貧已痡。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歉盈倍蓰，蹙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蒭蕘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飫之酒。姦軌沮藏，外絶不虞；析因隩夷，養恬舒舒。窮山深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蘄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❷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繄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

❶「捐」，原作「損」，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嬉」，類稿本作「逸」。

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涖州；視君之爲，莫不具脩。

##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嶷然其前。其顛峻而並鋭，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灾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之望，❶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尚書欒巴，❷字叔元，魏郡内黄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黄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大守，始爲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禄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兹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❸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毁

❶「邑」，原作「巴」，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尚」，原無，據類稿本補。
❸「門」，原作「間」，據類稿本改。

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謫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冤，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

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悦，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禄大夫欒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册。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竇之冤，竟以身殉。風節凛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真人之號者，❶則用道家之言也。欒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

❶「真」，原作「其」，據類稿本改。

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鄄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跽未終，瘞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至祠下，悃愊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雷已作於門廡，駿奔不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胾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税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留恋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遍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❶十二日雨。❷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❸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❹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己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❺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舄；尚

❶「六」上，類稿本有「自」字。
❷「雨」上，類稿本有「又」字。
❸「數」上，類稿本有「或」字。
❹「二日」，類稿本作「一夕」。
❺「爲」，類稿本作「又爲作」。

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懷；❶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悦。高山峻嚴，孚與禴禋；禴禋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帷醽。捭豚爲羞，有炙有羹；❷神來顧歆，百物之精。❸神昔故鄉，父老燕娱；❹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彦乃生；爲嘉爲喬，爲楝爲楹。爲美爲英，寳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虚矣，穹窿休明；就其奥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内勸農事黄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黄頭公唐兀氏，别名世雄。世居濮州鄄城縣，占籍于塔思火你赤萬户之軍，以某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袝而葬諸鄄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鄄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謚。❺以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

❶「懷」，原作「壞」，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炙」，原作「定」，據類稿本改。
❸「精」，原作「積」，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❹「娱」，類稿本作「喜」。
❺「謚」，原作「溢」，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尚覃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

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動于時者，故爲之書。其大父璉赤，嘗爲明威將軍、山東道宣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内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殁，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殁。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讓其弟山住。從弟朶羅歹爲京畿廣衍倉使，及中更大虧，公賣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群弟之無室也，買舊産之殁于官者，爲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朶羅歹使干禄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冶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税。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遜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於民者而爲之誓，俗以變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俻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内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

户。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校尉，❶温、台等處運糧千户，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户府副萬户，親運米貳佰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户，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爲便。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❷吴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柰何。公爲之封識，時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舶主、庾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温、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温、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户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温、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温、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

❶「□」，類稿本作「信」。
❷「□」，類稿本作「措」。

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爲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❶比舟出海口，搜閲者因爲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鹽司率以鹽草爲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也。公請假官本千封以貸人，❷收子錢以供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❸十曰：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争鬬，絶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争鬬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剌朱丁者，❹與公常同爲千户，公以都萬户至京師，而其人尤舊職也。公白于朝堂曰：「某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爲郴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

❶「兼」，類稿本作「廉」。
❷「本」，原作「木」，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廷」，原作「延」，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❹「朱」，類稿本作「木」。

遽以即世，不亦惜哉！

嗟夫！海運之實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争鬥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横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户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❶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剌，承事郎、兖州路同知。脱脱木兒，東平等處民户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奥區；維鄄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樵侯，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

❶ 「相」，原作「桐」，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節惠。

##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大夫，階奉訓，爵爲男，所封縣曰玉山，勳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後某某年，爲某某年，蒙恩奉被制書，位爲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勳爲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爲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❶ 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劳，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朝廷宫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勳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有弟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

❶「□□」，類稿本作「辭」，四庫本作「固辭」。

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膴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倅衢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盱、宜春，三爲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閩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疏，子孫衆多。文瓘相唐，表著于史；有孫剌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歙；盱之石筍，大族之别。上磜潺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愬欵鄉黨，渾渾里門。開府在朝，❶天子有錫；起家别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脩，不競不逑。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

❶「開」，原作「閏」，據四庫本改。

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間，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栢蒼蒼，繫德之符。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一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二　歸田稿十六

雍虞集伯生

碑

## 通議大夫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陳公神道碑[1]

昔我世祖皇帝，纘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虚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

[1] 此題，類稿本作「陳文肅公神道碑」。

有爲，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絶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韙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❶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公率同列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己。」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静，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内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殁。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

❶「如」，類稿本作「知」。

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瘐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鍾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算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朘剥，[1]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户，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

[1] 「承」，原作「丞」，據類稿本改。

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横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不中廢，❶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税，不日而絲具。召匠户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横之苦，視他而少息矣。❷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❸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殁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

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内朝省府，廉慰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

❶「又」下，類稿本有「值」字。
❷「他」下，類稿本有「郡」字。
❸「黜」，原作「默」，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承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謦欬治道。肇闢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丞，姦慝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諭，直道以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遐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間，千里奧區。三治宣閫，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横金，蒼顔雪髭。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

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泝江，舊治足來；遺風凛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

##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内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訏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❶特勑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覲天顔，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❷

❶「門」，類稿本作「闇」。
❷「□」，類稿本作「二」。

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爲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内朝之西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朵而只，纔四歲耳。朵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煢焉相顧，未有以自見。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公事武宗皇帝，而中丞事仁宗皇帝矣。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内朝以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柰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撾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内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答剌罕忠獻王哈剌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鎮京師，以迎武皇帝。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太子在

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朵而只，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群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爲汝所擊者太府卿。」勑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千里而遠。」上不悦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留爲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絶。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爲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

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爲後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以自慰。常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恆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幼，得見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先皇以及於

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 噫！ 其在此子矣。」出内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 公弟在中臺時，大父世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柱國、夏國公，謚忠定。 夫人米下氏，❶封夏國夫人。 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謚康靖。 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人。 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 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 王氏，封夏國太夫人。 贊書純至，臣子感焉。 中丞文刘，❷其子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 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飭，受知聖明，皆起家爲御史。 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 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 衍飭南來，以爲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爲銘詩，不敢辭也。 其辭曰：

維夏盛强，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總其師。 民之多難，疾威靡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 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定之賢，乃啓其封。 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託。 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裕皇，寔由眷知。 二惠競爽，而弗及見；煢煢嫠孤，卒克有踐。 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 大統之傳，聖武有

❶「下」，類稿本作「卜」。
❷「文刘」，類稿本作「之殁」。

訓；變生宫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胙鄉邦，栢圭衮裳；煒煒煌煌，有賁永藏。暫微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兩襄之阡，松栢桓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於兵，[1]可知者，曾祖温，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乂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

[1]「□」，四庫本作「散」。

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兹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❶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❷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己，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户、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疎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三也。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

❶「農」上，類稿本有「司」字。
❷「侯公爵」，類稿本作「公侯爵」。

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爲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❶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爲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廪餼牲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孥者。還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

❶「因」，原作「困」，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聶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

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任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飪爨，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録。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斂，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獲嘉簿、冀寧録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

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煇、炤、燿。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傅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寛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嚚，竊我威命。狐詐虎虓，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争以抑，不遺餘力；峩峩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閲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條折縷，以極其理。鈎箝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恆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謣謣有言，狂猘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以瘉。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

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有秩；繼兹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二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三　歸田稿十七

雍虞集伯生

## 墓志銘

###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彦，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宫，近接闤闠。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齊内燕，嚴靖有恆。户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温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虚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彦有聲者，往往皆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

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説，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爲哀，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黄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彝，來求銘。

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吴公伯清敘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忽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爲慕。鄉吴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悦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爲過高自欺之説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

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耻。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勖髦士。

## 故臨川處士吴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吴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吴者，別之爲東門吴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絶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



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吴，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齓，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没，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❶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

❶「雅」，原作「稚」，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一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

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吴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曼碩，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爲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疎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曼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從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閑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吴公先生，又三

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❶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它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學矣。銘曰：

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爲崇，愿者爲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爲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敘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爲

❶「自」，原作「目」，據類稿本改。

雍人。後十一世諱□□，從禧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册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❶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吴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已爲吴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黄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遺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説，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

❶「□」，類稿本、四庫本作「等」。

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以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内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爲説，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説，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别著爲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吴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可。讀吴公所著諸經説，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爲家，慟哭爲别。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❶敏於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捄，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

❶「同」，原作「問」，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爲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内外，果將爲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爲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

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疏，❶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禄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箸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爲請。每一執筆興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敘而銘之。子宣，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晛、埴椿、桂塤。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録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説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

❶「疏」，類稿本作「蔬」。

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 皮棨維楨墓誌銘

皮棨，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熾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内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廕受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展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棨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吴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爲重事、薦才爲己任，特爲書達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棨爲之客，甚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殁，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二知己鉅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棨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黄原，坐

未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桀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桀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兹。噫！

## 故修職郎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昪，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焕得寶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璲。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父。禮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遺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閫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奉尚

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❶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己取其餘而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爲己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内附已十年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奈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隣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❷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略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尚書孫也。」盗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録用宋故官及其子孫。❸程公蜚卿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尚書广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以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册，與名士爲交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此。

❶「北」，原作「比」，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手」，類稿本作「持」。
❸「宋」下，類稿本有「之」字。

鄉人有蒙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爲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己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爲之謡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广山爲居，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爲過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遽乏，君盡歸所賫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葵，胡克忠，❶曰吴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予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爲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爲之銘曰：

❶「胡」上，類稿本有「曰」字。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濆，❶妥其歸魂；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爲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殁。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大夫，❷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内附國朝，以嘉議大夫爲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倜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人，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黄裳，皆忘年

❶「濆」，類稿本作「濱」。
❷「□□」，類稿本作「朝請」。

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没，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蕪没，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李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父廕，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税務提領、永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盧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没，起撫棺大慟，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參政其叔父也。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没，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❶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

❶「悼」，原作「掉」，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黄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鬱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阿。❶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祉。

##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❷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吴氏，鄉貢進士鰓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❸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懼它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爲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

❶「阿」，原作「何」，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大」，原作「人」，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❸「女二」，類稿本作「女曰葆真、静正」。

置書册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❶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襄事。其爲人，大概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虚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吴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晝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録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庶幾吴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土厚温，❷天光發新子有聞。

##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沖，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

❶「束」，原作「東」，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土」，類稿本作「保」。

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嘆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吴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殁。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户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吴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❶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怳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椝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吴

❶「葉」，類稿本作「樹」。

二公之文，知婁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澌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吴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❶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❷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賫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槖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❸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它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妄媵，凛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遯者矣。子三人：榘、彬、楫。女三人。❹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爲賢？隱君有能，著自蚤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

❶「述」，原作「还」，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葬」，類稿本作「喪」。

❸「質」，類稿本作「稟」。

❹「人」下，類稿本有「適甘傑、鄧文海、姜天祥」九字。

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❶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師式，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賢學士、贈太師敞，中書舍人、贈太傅攽。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生吉州史君黽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儆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予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殁而哭之也哀。欲其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禀以時，無敢專任。内治田園之生，外應户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恆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觴咏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

❶「誠」，原作「城」，據類稿本及本文「予於自誠」改。

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儆才七歲。教育如己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爲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閑矣。娶周氏，子一人伾，女五人。子伾居喪，方弱冠。儆懷伯父之撫己也，佐伾治喪事惟謹，❶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儆實來。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不堅。匪今斯今，幾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 故臨川黄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顴、白須、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黄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爲氏。而黄氏之族，昔同出

❶「喪」，原作「襄」，據類稿本改。

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黄。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爲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爲子。履信之子禄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勣勳，具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迺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

誠夫，故翰林學士吴先生高第，而勉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内附，兵盗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盡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脉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多。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爲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予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奥，意旨深遠，子沉默通博，庶幾得之。沉審不忽易，善捄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

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耆年康彊，隱于醫以歿。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恆；恆謂彝倫，弗斁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以此捄傷，是以足貴。

## 王母龔氏孺人墓志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静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鎦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禮。既嫠，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爲勸也。於是，□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事文學，❶而嘗

❶「□」，類稿本作「從」。

□□□者也。❶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臨川内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狃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燬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内以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携其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静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内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爲務。静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户之酬應，親戚之餽遺，豪髪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爲王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飢寒，而爲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關白。至於曾、玄，娱侍無倦。孺人乃清静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三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爲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爲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顧謂衆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静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

❶「□□□」，類稿本作「舉遺逸」。

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翛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鵞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静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於死生之變，真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爲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縈縈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温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令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栢。

##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横山里周氏也。其先在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横山之勝，築室面横山以居者，族日以繁。及宋季年有三，以箱書薦於郡者曰霆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縉紳間。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

能之人。東平嚴公□以功臣世家子僉省事，用爲屬郡文學。三年，辟爲泉州同安簿。辭官歸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以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没，葬之西岡十有七年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告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其客以爲請焉。嘆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既亡，而前言往行，❶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于邁，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朝廷置御史行臺於兹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人。是以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没於泰定乙丑，葬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蕾，卒；次文榮，次文蕙，❷亦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杍，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爲善者，終無可以

❶「言」，原闕，據類稿本、四庫本補。

❷「蕙」，原作「榮」，據四庫本改。

爲勸也。故述所聞，而爲之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汩于沙，光耀弗沉。有美簿君，同居以世；居以忠厚，儆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以昌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三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四　歸田稿十八

雍虞集伯生

## 墓　表

###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黄縣言於撫州，有盗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晝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盗起，平民已受其害，令不誅盗，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貫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群盗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内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争。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脱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箙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盗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盗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悦，牛酒交至。獲盗首四人戮

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

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猶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櫄、本、桓、椝、棣，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楝、楹、樞、楫，季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况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 行　狀

##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先生吴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曾祖大德，妣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吴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口里，❶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傅，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❷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

❶「里」，原作「生」，據類稿本改。

❷「知」下，類稿本有「也」字。

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丱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顔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峰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説，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槱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槱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

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説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没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齠齓，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

忍棄去，録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録》。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

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内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黄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强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❶ 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吴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録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

❶ 「遺」下，類稿本有「之」字。

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録》。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説「脩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二年，❶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吴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事不灰木曰：❷「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荅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思之未能信』，而夫子説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❸閤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

❶「二」，類稿本作「三」。
❷「事」，原無，據類稿本補。
❸「之知」，類稿本作「知之」。

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閤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沍，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楊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❶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旦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藴；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彦，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

❶「就」下，類稿本有「乎」字。

功，❶欲得先生助己，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紿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倀倀失所依，有流涕者。遣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静却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静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黄山中五峰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愒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

❶「鈔」，原作「紗」，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孛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黄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説，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説，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❶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温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宫。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

❶「駕」，原作「爲」，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宫，❶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録》，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虚增之税，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名，增税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亦甚。先生在朝，數言于執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税。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爲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吴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❷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戇贛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況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

❶「宫」，類稿本作「中」。

❷「先」，原作「生」，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虚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吴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藴；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説，剴切温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❶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逭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吴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録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録，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

❶「還」，原作「遠」，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明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静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衮，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受撫州路儒學教授。❶稟、亶。孫男十一：當、蕃、畣、蕾、甾、奮、里、畀、晏、略、界。畣、甾，早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黄盅。曾孫男四：仝、全、仚、侖。女二。

嗚呼！孟子殁，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殁，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説，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❷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静

❶「特」，原作「持」，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❷「書」上，類稿本有「於」字。

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齔，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説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至内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内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概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❶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脩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概因朱子象占之説，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説則因之，蓋致其潔静。

❶「本」，原作「木」，據類稿本改。

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群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



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❶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别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

❶「十」，原作「卜」，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藴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録。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説，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説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録》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説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烏乎，天乎！集之先君子，長

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❶至元改元，十有二日朔，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 祭　文

###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

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脱絶凡俗，非禮勿蹈。方員直平，步趍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熄其炎，斂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

❶「焉」下，類稿本有「謹狀」二字。

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憖遺，鄉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朝，每踵先覺；承之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頹，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清茶之奠，于近故臨川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

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吴公于吴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寔來。餞之城闉，負痾就醫。乃於其間，得覯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珮鏘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沄沄，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彦，楚楚岌岌。來觀來游，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濯濯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 傳

## 陳炤小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朐山縣，應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徭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訔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訔、炤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❶率羸憊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治甲兵。炤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訔死之。炤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絶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楊立者

❶「起」，類稿本作「處」。

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炤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爲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略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子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應鳳，早卒；應竈、應麟，皆鄉貢進士；某。曾孫顯曾，今爲儒。陵陽牟獻之曰：「舍門户而守堂奥，勢已甚蹙，而旹、炤死，殆無愧於廵、遠。」炤之友邵焕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冑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史官曰：伯顔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歳月矣。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四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五　方外稿一

雍虞集伯生

## 銘

###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静之言爲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静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宫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静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宫。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黄金爲泥書之，後以宫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宫。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

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黄君復亨。復亨之師黄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晝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宫中。其道先生名彦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❶既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粤若太始，虚皇之廷；天真文人，象氣録形。結晝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放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之兼軿；示我清静，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虚玄寧；配天作極，宰干化亭。胤孳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莛。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宫，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藉，虎帶縈綎；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兹萬年，合增帝齡。下士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 大若巖廣福靈真宫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

❶「士」，原作「上」，據四庫本改。

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虚，容光東啓，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絶，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笋、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傅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傅隱遥、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至今豐茂異常産。來遊者皆擷茹之。傅、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後，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留巖中，夜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始請于朝，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宫」。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宫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州道録兼領，故其徒散理别業，宫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湮蕪，得田數十畝，益以己之私産，悉以資

宮中之用。作齊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脩。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黄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佳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鍾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爲著銘曰：

巖中虚，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 贊

###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怜愛同情，捄度殊智。浄梵宮中，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浄無垢輪，威照虚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大士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寶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慈雲候翠華。

###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覩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玉。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攝。悲愍衆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等閑風信生蘆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猒陰慝。攙搶在陲，帷幄何思。幽禱顯符，吁

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勝。斂鎧櫜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皥皥其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遡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斲，迺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 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靈儔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煙。衆真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縻，何間内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爲？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徑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尠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

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升弟及。繼茲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黄華，濯清素蕖。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虚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虚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餐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絶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麋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强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説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絶。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静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柏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徵。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

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虚，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衆星粲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爲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以虚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颸。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

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虚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群仙啓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涣。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遇。外户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峩峩象帝，玉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爲人。斂精含輝，忘言絶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

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虚。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静，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卻冠塵。疇克稱兹，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憶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爲。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髽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

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昇真。處高飛危，守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湍歸。山靈夜呼，芝英書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閒以人爲。苟可間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爲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嘘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内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螟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貺宋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恆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吴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爲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偉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象贊**

曖曖曾霄，三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

繽紛。中有至真，獨立不群。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己事爲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爲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絶物者，賴有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己事者，倀倀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鄖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爲此懼。迺考禪宗傳流血脉之的，上遡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盡以爲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敘。

##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

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譏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謡誦讖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説，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一概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撙節隱括以爲辭，固有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别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笻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吴，遇錢塘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悦之味，枯槁介特，絶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唫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吴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唫之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概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塲，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厖碩之福，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時有隆汙，而寺常盛。大抵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❶近時前輩澌盡，爲其學者絶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强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攘臂争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蕭然，❷亦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騖，足以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余僚友斡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❸爲一方之鄉仰，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斡君獨欲某爲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説。兹山實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爲守者，至俻極盛，無以加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也矣，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爲序。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五

❶「主」，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❷「蕭」，四庫本作「寂」。
❸「樸」，原作「撲」，據四庫本改。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六　方外稿二

雍虞集伯生

## 序

### 送吴真人序

饒國吴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强，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説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緑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以綏福履也。乃貽絹兩大幅，❶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立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角剋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

❶「貽」，原作「台」，據四庫本改。

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爲横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滃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留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以温凊之樂，❶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覩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吴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爲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爲，以自爲方。迺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之爲

❶「凊」，原作「清」，據四庫本改。

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己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既没，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愬愬然以自鉥心刳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爲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爲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慨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爲人清明而能静，爲學弘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爲送行序。

## 送趙虚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恒、霍、會稽、吴岳、醫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虚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别以内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静寂滅之説。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近絶。自其學之者，蓋以爲古仙異人矣。庸詎知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爲天子使，神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恐奔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鞚掉策，飄飄然淩雲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羡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爲專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汩没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猨鶴，不識使者之光華，

或驚懼而逃逝。願塹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蜀虞某序。

##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産、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縻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❶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夸浮以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蹇滯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説者曰：「欲静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嗇而不豐也，容而不奇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必也，審而後言，不强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爲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❶「若」，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爲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勳名富貴，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壒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爲其後。夫因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餐九霞而賓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儗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京塵爲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爲漿，丹霞以爲糗。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爲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晝。

## 記

###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爲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觜之下也。古者以爲人壽

命應之，恆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爲明地者作之，以爲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爲淪没，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宫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己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輯以新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鍾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浄無爲之説。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以報乎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宫記

文昌宫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

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孑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藺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峰之爲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寶峰。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峰，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峰，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三子，最幼者既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涇貴，實與之通譜，爲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爲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朞月，萬里之外，巖絶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宗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❶蓋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倜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嬉之，❷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❸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静静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北極，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窊若盂，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靳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沖大師盧仲璠，遍游名山，歸終兹觀，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

❶「土」，原作「士」，據四庫本改。
❷「嬉」，四庫本作「詢」。
❸「晉」，誤，應爲「三國」。

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嶷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儆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廈屋。思廉常游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説，中高等，❶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竿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竿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虚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以爲吕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

予又爲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顔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顔公乎哉？古之君

❶「中」，原作「衆」，據四庫本改。

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 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吴夢楳，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璽書，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堉因虛一來求文云。❶

##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字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世祖皇帝，以清静忠厚爲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説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怫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爲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爲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爲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爲卿爲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

❶「持」，原作「特」，據四庫本改。

疏。其後惠某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茲庵。庵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鍾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盎，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盂水中，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某人，爲錢總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甚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馹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没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於金闕未可。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 蒼玉軒新記

閤皂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艮齊謝公諤、誠齊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

誼、尚書沈公詵、閣學蕭公逵、月湖何公巽、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潁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乃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顧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群公也，歷歲歷時而不爲諂。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玄德吴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宫，憇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録》，其書故在，若平園、艮齊、野處、晦庵皆其人，而誠齊、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年也，其徒□□□於宗師，爲弟□傳云。

##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吴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别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爲未慊，爲重屋以庋之。[1] 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

[1]「庋」，原作「度」，據蜀本改。

魄載魂焉。其殁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末如之何也已。《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强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吴公致其愛慤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没也，則升屋極而號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遍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吴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怛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槨，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也。吴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歟？若吴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爲神於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以東魯爲宗國。

❶「之」，原重，據四庫本删。

巖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扎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黄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爲廟以祠嶽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脱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徼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脱鱗，奉行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琇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甓如圮，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黄山。顧眎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迺以詔書所以責長官者自任，輟己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❶乃求美材，擇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甃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衺。工足於傭，役不及民。侯親爲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己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

❶「匱」，原作「圚」，據四庫本改。

淵、杜温，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葺之，以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六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七　方外稿三

雍虞集伯生

## 記

###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黄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謐巖愿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説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遂，高其門閈。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爲浮屠。紹興塩司丞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佛者之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黄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俱隱去，相爲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

者，游戲示現，將無爲人之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凄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也？ 琳遇大司空□□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曰青山辨，山谷黄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爲琳開堂集衆，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司徒真吃剌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剌者怛斯之請也。故爲述偈以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静，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墮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顔笑，印爾願力堅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衆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 相山重脩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鋭，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阬谷之容，溝澮之通，堰埭之瀦，節宣蓄泄，以爲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

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巍乎高哉！穹窿嶔岑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❶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欒君巴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劾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瀆。使民不逢不若，離其菑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脩真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欒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爲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黄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兹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雨，歲乃熟。去爲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内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爲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恆居。四方冠褐者，夤緣文書污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頹圮，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

今監邑、承直郎唐兀保童大用，嘗奉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

❶「老」，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年，爲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欒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雨。郡吏以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以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敝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吴公於京師。吴公命處和歸主華蓋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弟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争利而弗卹也。保章君乃爲文書，言諸主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吴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處和耕石田，飯疏食，披榛刊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衆之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民益信服之。是以作兹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鄄城任果。前丞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今丞從仕郎某郡張友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官虞集記。

**勑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蘄州黃

梅。即黄梅爲道場，説法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殁，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剎。唐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住山，始革爲禪。歴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蘄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内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方丈、鍾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瀋王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衆，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黄金飾題牓。作大殿，奉祖師，作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湢、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庳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給衆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鉄甕等庄。或復，或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鍾鼓鏗訇，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脩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闕闠。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等人。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

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脩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蘄，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年□月□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某爲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

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磨，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爲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後，圭峰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即脩爲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潙仰、❶爲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勤、南堂靜、開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

❶「潙」，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呼！自忍師發迹兹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門之説，不絶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哉？兹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況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

巍巍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扃面不隔，精純禀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浄於冰雪色。沉沉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竪草立剎成匆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某著銘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主林各述職。祖號具足如帝勅，輔我皇元鎮無極。

##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詔翰林命臣某，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弃群臣。仁廟臨御，傳至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遘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閲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以建釋氏之精藍，以荅天地、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皇帝、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搆雄麗，

嶺海之間，鬱爲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難，殷王高宗，舊勞于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惓惓君親之思，閔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焕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旆旆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傒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下氓，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顒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嶼，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訇鼓鍾，來儀來朝；内嚮而趨，天子匪遥。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鹺征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

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耋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邇？蔚蔚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豪傑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緼。於是有神人仙者，□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遺跡幾遍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仝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桀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嵬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佛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去。四川儒學提舉□□□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❶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

❶「持」，原作「待」，據四庫本改。

咸信尚焉，未始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陜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搆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宫廣若干畝，制屋爲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者幾，祠某神。爲圓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厨湢、庫庾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倏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真人吴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正一宫」。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虚，字太□，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爲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噩噩；靈闗秦闢，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閲世千百，以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搆，旋按故堵。壅緐蠹瘥，數丁剗除；噓巇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見牙蘖；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溼，疵癘勿威。厥惟清静，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宫，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祕，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勑。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

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彦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吴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戩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鬦伯，命大洞法師張某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爲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庳，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第以爲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時。至是易其檐桷、門陛、牓署，因加表飾，設貌位、被服，以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旨繼董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

完垣舍，内嚴臺殿，凡宫之爲制始備。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鶴，來泳來止，所以休寧其脩真者，尤還密靚。雅樂哉！天人之君乎？曾城之内，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宫事，未幾，俄賜號曰真人。使者即其宫命之，遂還理其宫，不敢去。及得見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閎邈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況祉，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爲國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命學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爲印，視二品，使盡護杭州諸宫觀，仍治開元宫。亦名璽，顯以璽書。而别爲璽書，給驛騎五，命遍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語移時，深稱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彌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爲禮者，乃字真人而命之曰眉叟。朕知老子所爲《道德經》，開物成務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於乎！開元之爲宫久矣，繇真人深自謙抑，爲上所嘉顯，其名益遂表著

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繇清静，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内外相望，靡不寵嘉。煌煌我宫，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劬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宫，率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 玉笥山清真宫碑

玉笥山清真宫，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録》以爲，本名群玉山。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宫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豈嘗至而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南，稍行而南爲三峰，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爲覆箱峰，特奇峻；又北爲北峰。中引小墮而下，宫在宛宛中，❶與前三峰相直，上有石壇九。避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仙峰。

❶「宛宛」，四庫本作「窈窕」。

又東爲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犬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矣。意者，受寬而括約，笥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曰繇其三峰之崇高嚴厲，故以名□□□，❶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並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間寂，又如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劾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録》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鍇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勑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冑、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❷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

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冑至京師，

❶「□□□」，蜀本作「以清真」。

❷「嵩」，原作「高」，據蜀本及後文「嵩老」改。

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宫之屋日弊，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胄、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廬陵曾德和、曾巽申、曾如圭，姑蘇周静法也。其後繼作，日虔不懈，而宫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有年而吾宫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間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爲次第其説，而勒之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笥將貯。不鍵而固，匪橐而盈；合冲納和，伸憑虚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宫，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偉若降精，巋崟峙停；焫燎弗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泠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熙，夕灝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不逢。❶穆穆在朝，皥皥在野；我宫恆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七

❶ 「□□」，蜀本作「灾害」。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八

方外稿五

雍虞集伯生

## 碑

###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勅改爲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静先生奉勅重脩，復民百家備脩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峰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録君畯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静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❶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

❶「比」，蜀本作「坦」。

工，更後堂爲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内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吴郡人，名天雨，内名嗣真，字伯雨，别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遍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吴人周大静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説。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兹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録》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烏乎！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黄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册，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宫方嚴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虚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

喪遺甓，白雲□□□□□。❶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纏壁。爾來蕭條世代隔，□□□文士漫畫。❷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斁。

##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爲祈僊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爲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宮。天禧中，連年勑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内附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爲之，而宮日廢。道士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兹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宗師請以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棋遂承詔，遍祀東南各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謁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爲著

❶「□□□□□」，蜀本作「鄉遠簫聲閟」。

❷「□□□」，蜀本作「拾遺有」。

銘曰：

縉雲之虚，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邈遼。祠宇在焉，冲融消摇。微音出空，豈其下邀？有宫有廬，有壇有時。天光昭宣，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緐祉。室有壽耇，孫曾婦子。不知不識，明粢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澹乎無爲。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民，萬年如斯。

## 勑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礱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諱焕，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爲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群盗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勑賜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盗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

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内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礱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尉民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大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某、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蹇占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鞣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況石礱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享神之辭曰：

坎坎伐鼓，石礱之下。注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于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祜。裳衣有章，丹楹朱户。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蟊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妥我依，至于終古。

## 銘

###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温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寺於城東北隅，温公主之。温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屏岩顒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英宗皇帝念兹寺爲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以重其事。❶壽公以爲温公昔事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兹，未及有所爲而殁。蓋自温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没，誠願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群玉内司亞尉阿兒思蘭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以賜之。勑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勑至臣所。臣從琳得温公事狀云：師諱至温，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浄土院。寂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浄土，莅衆甚嚴，師不以爲忤。庚寅之

❶「重」，蜀本作「董」。

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歡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爲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悦。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宗命海雲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洺、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鋭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騁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爲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薙須髮者十七人，道

宮之復爲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脅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掊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内，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爲宗，而才器文辨如温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敘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横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爲，群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禀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以係

遐思。

##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峰，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或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峰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暫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閲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説法示人，縱横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以爲大辨焉。緇素及門，自以爲有得，即所聞受傳録，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説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虚谷凌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大尉瀋王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吴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别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虚席

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絶江，渡淮溯汴，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悦，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説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毁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报緣之偶然爾，翩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庵，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以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爲天曆二年正月甲子。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爲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爲盛，然專□□□席稱師者，❶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説法，其言語文字，汪

❶「□□□」，蜀本作「門設講」。

洋廣博，爲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爲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抉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爲出一手。砭焫塗摩，擣嚼鍊烹；紛然百爲，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填終古。

##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爲得人。七傳爲楊岐白雲五祖圜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户嚴峻，波瀾浩湯。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爲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華、密庵傑、破庵先，無範□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鑑可極巖絕。得法於其門者十數人。遍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

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爲倡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

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浄慈，掌内記。石林鞏至浄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峰高尤敬之，諸分座説法，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爲重，而師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巖公于杭，遇諸塗，巖舉黄龍見慈明事問之。巖印其穎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遺書招之。甫至，遽請爲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黄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忍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巖果化去。衆以爲佛祖向上一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獺徑橋呑却集雲峰，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裨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清麗高古，敻絶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傲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脱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於爲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者。歲飢，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烓爨。嘗與客

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煮水以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杭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朝旨，迎師居之。袁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以爲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心。嘗與隣峰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并几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峰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施以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爲是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説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成宗皇帝嘉之，勑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徑山也，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時官，外護宗教，戒敕弟子，説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峰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録、偈、頌，凡若干卷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絶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龍至今灵異，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岩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

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久未克爲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禄大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參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瑽瑽岩瀑，春雨時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宫；各得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竹樹綿密。古雪在山，敻絶人蹤；略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儒童本智；帝網交參，珠光無二。大雄之宫，列城潭潭；雷音不興，群蒙共酣。集雲之峰，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唱言，辨才不夸。聖皇御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巍靈山，儼然高會；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彌文。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八

#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九　方外稿四

雍虞集伯生

## 銘

###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恆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以縶而留之者。於是脱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爲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己坐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虚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潁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

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瀠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净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争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儆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群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

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1]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浄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甎，我紓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濕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參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愔愔，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弗欽？

##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荆州人。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爲著《法堂

[1]「千」，原作「十」，據四庫本改。

記》。及殁，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内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珍師經理兹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殁，藏舍利于縣之青陽坪。❶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士、典籤斡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爲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予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内典，故重其言而述焉。

師諱廣，姓黄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殁而還。師嘗夢見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拜？」師遂具禮，怳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覩，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爲具舉。至大

❶「利」，原作「弟」，據四庫本改。

二年，入見武宗皇帝，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座説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湩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斡節兒。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鍾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黄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遡溪，挽者遍履田畔不絶。田主欲因夜斷引絙，至則見若於菟守之，迺悔愧以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菑，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音千拜。❶領衆説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敘別。衆舉座

❶「千」，原作「十」，據四庫本改。

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早炎，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顔貌如生。闍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録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巋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兹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己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掬多，❶於法大護；籌盈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之埃。前哲寥寥，鼓魚絶音；師始爲之，願力如心。宫殿樓閣，金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衆；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神，忠勇之資；迺既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同；師於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墜，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以象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❶「掬」，原作「鞠」。據四庫本和前文「掬多」改。

##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踈。户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絶，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内，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涥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圜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内，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説法東南，無慮千數，❶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曠絶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横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

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❷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峰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❶「千」，原作「十」，據四庫本改。

❷「葷」，原作「暈」，據四庫本改。

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❶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峰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子。峰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峰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峰爲僧舉牛過窗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峰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峰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詣峰，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絶，峰痛棒之。❷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絶。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峰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絶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麽。」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峰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峰歎其俊快。有僧參峰次，峰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

❶「拔」，原作「枝」，據四庫本改。
❷「棒」，原作「捧」，據四庫本改。

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峰。峰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峰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峰示寂，師亦韜晦。或游禪林，頹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凛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争相迎奉，無虚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峰本公，大揚高峰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詢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静，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駡，觕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説。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麽？」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

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賫香幣入山宣問，勑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喜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録，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吴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絶哉？虚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楊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峰之巓，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莖草金身，説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鍾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涇，自吴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爲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

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説》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勤，見地之實到。其語人也，❶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崖險以驚眩。誅茆於魑、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刹以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以求決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爲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櫽括，敘而録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户部侍郎贄之九世孫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葷血不接於喉吻，清苦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峰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爲大妄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浄，師爲衆僧滌厠籌。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盤堂，醫以爲不可爲。師乃内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

❶「其」，原作「漢」，據蜀本改。

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静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脱皮脱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麽，眨得眼來已蹉過。厠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衆中六年，當我國朝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甚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云一采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什麽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爲號。二十五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絶，邑人嘗寨之以避兵。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胔

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芟舍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酃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顔，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强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爲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虚空，不挂纖豪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師之友曰陡崖惑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爲僧，又同得法於雪巖。而惑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桃源法席相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斂山之遺骨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斂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

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海暗機，傳者寥寥，每興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竪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敘是事，傳之方來，蓋以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爲涇言者。乃述贊以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牆壁木石，不着亦不礙。專一如虚空，亦無虚空相。如是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

見，浄如雪中月。無有山河體，宇宙可包括。刹刹見法身，佛説衆生説。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首無虚妄。靈雲桃花海，嚴静無變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凛凛金剛王，過去不思議。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顧盻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刹，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别二。不遺勸請勤，留此窣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九

# 道園學古録卷之五十　方外稿六

雍虞集伯生

## 碑

### 真太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禬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别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夸俗爲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澌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説，以勸諸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宫。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横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

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内。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户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吴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宫之别業，其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吴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争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唶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原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吴公之文行，是既爲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吴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强之，請子爲之辭。」

予既思吴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爲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蹔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絶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宫。其父，愿慤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爲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太玄酈希成真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宫，往依

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穀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蜕，其徒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順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爲法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道教事。又賜璽書褒護之。自是，眷遇隆渥，中宫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丞相嘗病，真人視之立差，❶時甚神之。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實都而王，又爲創庫藏，脩宫宇，廣門牆，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年，加封其祖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詔修大内延春閣，下賜予遍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有童謡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號岳祖。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爲真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常使人行江南，録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概知矣。銘曰：

❶「真」，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逕，前哲攸病；盍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弗刓，混然樸淳。萬僞日滋，莫而□止；❶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徵信玄契；導和以興，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疵癘；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焉不見其窮。❷沖沖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❸崇玄沖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其母某夫人知公志，❹□從師龍虎山。❺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❻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

❶「而□」，四庫本作「之能」。
❷「焉」，類稿本作「然」。
❸「一」，類稿本作「其」。
❹「某」，類稿本作「蔡」。
❺「□」，類稿本作「使」。
❻「至」，類稿本作「志」。

而人所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❶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子諸孫護喪歸。❷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摧畫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薾，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隤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吴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❸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察罕海，❹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某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吴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

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❺其居在宮中最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足傳

❶「及」下，類稿本有「母」字。

❷「公以弟子護喪歸」，類稿本作「京師今特進士卿吴公全節，請于朝，乞護喪南歸，不允，命公代行，公以諸弟子從」。

❸「歸」上，類稿本有「達觀堂諸弟子之列」八字。

❹「嘗察罕海」，類稿本作「嘗至上都」。

❺「而」，類稿本作「不」。

者。□□道書，❶《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黄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過杭，❷方旱，遍禱弗應。行省丞相答剌罕，候公以爲請。公坐爲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❸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爲斂。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吴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❹徐慎初。❺其墓在某處，❻葬以某年月日。❼提點舒某、□、某來求銘。舒、張、馮，❽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某，❾父諱某。❿銘曰：

真人乘鷖，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漻漻，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兹，百靈守虔。

❶「□□」，類稿本作「手校」。
❷「過」，原作「杭」，據類稿本改。
❸「未嘗」，類稿本作「不恒」。
❹「馮」上，類稿本有「上官與齡」四字。
❺「慎」，類稿本作「信」。
❻「某處」，類稿本作「貴漢仙巖珠幕峰之前」。
❼「葬」至「日」六字，類稿本作「藏以天曆三年正月某日」。
❽「提點」至「馮」十二字，類稿本作「舒致祥、張德隆、于有興來求銘。立石墓道者，董襲常也。上官、舒、張、馮」。
❾「諱某」，類稿本作「麗」。
❿「諱某」，類稿本作「應洪」。

##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宫，遂爲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澄，搢紳儒宗，海内之彦，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汩汩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熛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虚爲一。或嘯咏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説，而其徒脩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予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

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説，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湘州，聞其説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

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宫留三月，與所知别，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蜕焉。時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梗、楠，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虚，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袁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玕，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詳。上方爲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絶。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捄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説，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黄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爲。」復宗歿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爲觀中買田以食衆，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爲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人一來也。」乃爲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旍峰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吴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卭魏君起客吴中，爲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爲解，苟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爲，而有所不爲。脱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道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珽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

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無錫人。益生伋。伋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爲文光真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裓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爲火也。操具舁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紬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

經史之外，凡瞿、聃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説，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絶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吴人祠子由處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芒然無所主，以身從桎梏乎？謝去薰俗，以黄老爲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强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以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静嘿内處，而肹蠁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爲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爲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道録。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爲玄元萬壽宫，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宫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爲玄中文節貞白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以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燠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爲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

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虚曠，未嘗不嘆焉。晚自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别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游寥廓，又爲棲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黄公澗，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下爲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爲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絶頂，下眄五湖，揮手謝别。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倏然蟬蜕，顔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絶欲，以終其身，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爲真人，始自禁廷録旨，職以寳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謂宜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户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疇克爾耶？昔玄静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顔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皐温；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爲雨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暾。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璠。雲霞蔽虧，日月吐吞；消摇庭户，高風遠

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曣嗢。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极；鬱鬱丘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騫。

# 墓誌銘

##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徵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爲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宫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宫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宫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❶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璽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

❶「臣」下，蜀本有「憂之」二字。

翥，在鳳鳴見真人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爲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人端静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德彧，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奂然見而異之。□□猶子誠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張真人掌教時，皆親禮用之。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武宗皇帝賜真人號。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❶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爲真君，高圓明、李天樂爲真人。穆、王二師爲真人。終南山重陽宫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爲出尚服賜之鎮。其宫，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至治元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顔若退、趙道直、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粲有文，獨以道著；號

---

❶「門」，原作「間」，據蜀本改。

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真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 黄中黄墓誌銘

黄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門，絶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以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冀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静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以爲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説，以本心浄明爲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其説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黄公，剛介堅鷙，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

公而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詎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某法師、玉隆万壽宮焚脩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宫。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且上，有璽書之賜。而希文翛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説爲己事。古所謂清虚日來，滓穢浄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别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浄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絶，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度弟子若干人，授浄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❶我興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玉爲畫，表歸其土填無極。

##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吴全節，以事狀致書虞

❶「表」，原作「裴」，據四庫本、蜀本改。

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

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戩始，上遡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顔美鬚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宫。江南内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廪餼供帳，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懼。詔公禱之，立止。❶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即有奇徵，病良愈。自宫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尚方鑄寶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宫，賜園田，命公居之。號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宫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用言者，焚道家經。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内，即使近臣從公，遍祠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勑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爲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勑衛士，載

❶「止」，原作「山」，據四庫本改。

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日論黄老治身清浄，在宥天下之説，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完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隆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成宗皇帝身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以持保其盈成，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爲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内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宮。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省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籙章醮，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太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爲製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恆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玄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

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宫。内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宫、中宫，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顔色如生，手足温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宫、中宫，使者繼至，傾朝虚市來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畛。亭午，霏霧翳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水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

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内，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群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巋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爲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況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甚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爲敖惰。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爲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爲衣裳，佩綬劍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渝中人。

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時拯物，常密斡於幾微，未嘗以爲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爲真人，徐懋昭、陳羲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吴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譔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時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嶷其冠衣，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武廟；歷資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匱，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儗？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徒俄去。回光斂英，飄風流霆；住來承

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黄老爲宗，清静無爲爲本。其流弊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説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户頗寬弘，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遡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温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爲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貿貿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

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

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日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穫，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其師以去，遍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群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産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悦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甓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本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瓶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顔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化爾。公

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鍾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没時，遍與所識書别，略無怛意。其弟子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爲請。如悟鍾記，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普説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屢空吁不留。

道園學古録卷之五十

## 李本跋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斡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稿，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録》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録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洊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悉。以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是年十有二月，門人李本謹識。

# 道園遺稿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内、外、前、後、續、别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蚤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焉。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録》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吴郡金君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公已不可復作，予是以三復是編而爲之永慨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餘萬篇。今《道園録》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故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盧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伐，已具於歐陽内翰所爲碑銘，兹不著。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❶金華黄溍序。

❶「至正二十年」有誤，黄溍至正十七年已卒。

## 道園遺稿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録》，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凰，士争先覩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編，然與《學古録》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稿》，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吴江之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于吴，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爲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於錢唐時，予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録，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爲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1]眉山後學楊椿序。

[1]「五」下，蜀本有「月既」二字。

# 道園遺稿卷之一

雍虞集伯生

## 操

### 釣雪操

鑿方池兮山之曲，仰喬松兮倚脩竹。四時來兮無不足，歲之寒兮天雨玉。雨玉兮滿庭，予何思兮折芳馨。魚潛淵兮亦在藻，言將求之以忘老。鰷鱨兮鰋鯉，有酒兮多旨。霏霏兮來思，上友兮君子。

## 古詩四言

### 致樂堂詩❶

致樂堂者，集賢待制周君之所以奉母者也。蜀郡虞集爲之賦詩曰：

翼翼新堂，有閾有房。夫人來居，既安既舒。既好既寧，載燠載清。言闖于門，以寫我誠。有齊其馬，有仇其軒。❷爲子來者，允貴且賢。貴容舒遲，賢有令儀。爾因爾宗，先君之思。翕爾兄弟，具于嘉旨。我飲我食，先君之子。詩言温柔，禮言著存。

❶「詩」下，類稿本、四庫本有「并序」二字。
❷「仇」，類稿本、四庫本作「伉」。

我撫我惠，先君之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母。疇克致兹，周南仲子。君子善頌，文則多有。又永歌之，以導燕喜。

## 萬户張公廟堂詩并序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户、鎮通州張公，以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以祀公。三十年間，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爲文章者，莫不爲之有所製作。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俾予賦之。集以爲征緬事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矣，通州僻在江海之際，其人何自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著夫狂夫首禍之故。成宗皇帝聖明，卒致其罪，則公所以不肯墮其搆陷，必甲冑以死之意，亦終不白於通人之將來也。故稍原其始而道之，庶其有考也。詩曰：

於赫世皇，並用豪傑。一定宇内，櫜厥戈甲。既久既安，成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守持。狂夫興謀，以動相國。曰昔祖宗，咸尚戰克。萬方悉來，史皆前能。我獨無名，曷稱繼承。蠢彼西南，翳叢負固。聚落八百，各統女婦。人强善驕，馬貝競豪。豢豕于牢，黄金飾槽。取而有之，富可足用。赫乎功多，以世智勇。相臣以聞，天子曰嘻，有是言哉，汝其試之。狂謀既售，諫言不入。既賦軍實，弓鉞仍戢。餽饟啓行，萬里騷然。飢危蹈毒，未戰已捐。番番名將，天子爪士。鎮于江滸，天子所使，狂夫忌之，承制驅之。詎思國謀？徒逞厥私。將軍慨言，死我臣職。可陷者身，不陷吾直。見制鄙庸，豈我召兇？心知無還，況冀立功？與其矯誣，死彼狂手。孰與奮擊？

不喪吾守。孤旅轉戰，深入不回。殺僇既多，身卒死之。三軍失聲，萬士喪氣。孰明公心，君門萬里。裹革東歸，遥遥江壖。部曲候迎，非風旆纏，民懷其忠。士感其義，虎奮鷹揚。如見其至，卜廟得吉。東望際海，神其妥之。有永無壞，狂夫辱國。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以大斧。狂罪則誅，死事奈何？褒封哀榮，百世不磨，豈惟不磨？元嗣御史。既有兄弟，又多孫子。奕奕勳門，秩秩良材。天之報忠，豈有涯哉？

## 栢堂詩

崇仁劉觀母熊氏有貞節，觀作堂奉之。翰林學士吴先生有記，藝文監丞揭曼碩氏作頌，朝賢多繼之。元統癸酉，集歸自京師，亦爲之賦焉。

翼翼新堂，深明高安。嘉樹在庭，維栢桓桓。霜降露濡，載寒載温。歲以序遷，我有恆歡。惟時壽母，來居來言。昔扶弱支，今撫其繁。先君之思，永矢弗揁。視此庭堅，不忘以存。肅肅令子，敬共前聞。婉婉有容，郁郁有文。宜其室家，長其子孫。煖日扶輿，涼風進軒。駕言忘憂，游息山園，閣庋淳珍，匜汎鬯芬。樂時和豐，具養無愆。孰栖爾栢，翽翽其鸞。里人瞻之，孝慈之門。君子有言，德風攸敦。敢告司藝，善培根原。

## 題胡徵君器之和陶軒

春木晨榮，秋華夕滋。流雲行天，逝者如斯。柴車葛巾，曷能歸來。我懷古人，徒頌其詩。有美君子，尚友先覺。靡觴不吟，

無詠不屬。豈無他人，孰此追躅。優哉游哉，君子之樂。吾儕小人，力絀乃休。猶可以馳，曷其停輈。卷舒無悶，入聖寔優。敢以未成，竊方前脩。祖德之述，尚論其世。我獨何爲？夙墮羈縶。聞君贊歌，祇以生愧。既曰知非，請勖餘歲。

集讀書山中時，草屋三間，以紙糊其壁。舍弟仲常爲書邵子諸詩於東，謂之邵菴。書陶詩於西，謂之陶菴。吴先生見而歎之，以爲世内無窮之悲，世外無窮之樂也。

## 心遠堂詩

渺渺平湖，其際維山。飛鳥載雲，晨往夕還。平湖瀰瀰，薄于山止。雲窮于飛，目力無際。慨昔周游，山川邈悠。忽焉興懷，一息九州。千古既往，萬古方至。悠悠我思，譬彼逝水。樂哉君子，其居深深。不遨以寧，式究厥心。

## 題上官樵寓

青松爲關，白雲爲户。其迎無賓，其住非主。假夢得鹿，遇弈忘斧。不去不留，是曰樵寓。

## 東坡戴履圖

謫居荒濱，無誰與語。言從諸黎，歸在中路。風雨適至，借具田父。狺童怪隨，傳像畫者。笠以雨來，屐以泥行。匪以爲容，用適其情。朝衣軒車，固將若驚。恆服爾假，猶不予寧。含德之厚，混迹於俗。魏魏

勛華，天章轉燭。幽囚野死，曾莫指目。我不自忘，的致凝矚。偉哉天人，其猶神龍。其來無迎，其去誰從。形擬猶差，矧是飾容。世無其人，神交或逢。

**洞賓像**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時見之，劍若秋水。

**玉清道士魚障**

春雷發聲，風雨時至。古石龍門，一躍千里。我服神丹，得爲水仙。鱗鱗媵予，飛朝九天。

**墨蘭**

遍游楚澤，枝訊葉辨。使讀騷者，得見真面。

好風東來，其葉紛披。所不隨者，懷芳自持。

歷沅跨湘，無二無雜。向一毫端，生分別法。

日莫無雲，微風扇和。樹之百畝，寧愁其多。

**畫魚**

東人結網，西人溉鬵。滄海長往，吾獨何心？

## 古詩五言

### 次韻答袁伯長學士 十首

衡門有一士，閉户守玄一。倐之三十載，深不願世述。晶光無淪降，赫赫抱靈質。終然不可揜，煦物若春日。

斗酒相勞苦，聊樂不爲怠。葅醢備百索，嘉此歲無害。馳驅廢穡事，每爲同里慨。縣官庶能念，中歲得半代。

春花好顔色，持以勸君酒。君今不識察，後竟似今不？悲歌無轉喉，拙舞不運肘。生不與世諧，死寧同世朽。

少年學爲琴，豈惜爲君撫？知音不在今，在昔或可數？遠遊竟不值，歸將托幽阻。念子獨我求，龍門作風雨。

雞鳴當知晨，草生當知春。出山復懷歸，永愧先幾人。飛蓬離本條，縱浪隨風塵。流水東入海，逝者何踆踆？

兩丘各岧嶤，荒隧下深迫。狐狸號其顛，儀、秦此幽宅。二子昔在世，往復相十百。所以學仙人，劇飲謝天厄。

跕屣鳴趙瑟，揚眉鼓秦弦。遠奔萬金室，窈窕若雲煙。安知碧草晚，飛光無復年。聲名竟不立，淪落世羞傳。

疏傅出漢廷，決去豈不偉？未能忘懷樂，日問金餘幾？陶生行乞食，何有口腹累？鄧郎臨死時，不復著簪屣。

少年頗濩落，偃蹇無所承。長大不得食，常持一半水。昔爲井中泥，今爲井上瓴。未得復故初，灌輪効微能。

梧桐失故蔭，丹鳳蓄餘戀。去之千仞

端，十載始來見。高秋竹無實，忽忽恐復遠。昆丘玉爲田，爲子採芝箭。

## 早　起

馳騖亦已久，淹留竟何成？疇昔夢至家，屋舍還欹傾。晨思理垣墉，夕念鉏榛荆。唯恐歲年莫，惕然心爲驚。歸去非有難，納履斯遄征。永言得安居，庶無愧平生。

時運忽在秋，觸目非故先。哀蟬厲短噪，雜英綴微鮮。昔人知化育，能事本無言。翕然變時雍，皡皡同其天。斷琴具斯意，一鼓三絶絃。寥寥竟何補？戚戚徒自憐。

## 夜　坐

露坐廣庭夕，海氣接清顥。毛髮感森爽，幽憂集中抱。寄身百年内，變化不待老。區區事形骸，所競非所寶。味兹動静間，生理誠草草。聖言就湮没，迷散費探討。所恨精力微，何以相斯道？

溽暑多蚊蝱，起滅尋尺内。稍思出夷曠，高眠釋煩憒。凝神一無爲，消息任往徠。怡然以終古，熒熒自乘載。消摇日月上，下視眇蘇塊。如何在世間，動輒爲形碍。得見王子喬，吾將解蒼珮。

## 遊長春宫詩分韻得在字

神宫古城端，千里見畿内。幽關挾北

户，連嶂瑣西黛。南樹蕩何極，東溟眇無碍。中天積紫翠，雲氣常靉靆。孰云萬有隤？攬括固兹在。奇懷得縱觀，指顧生百慨。天風政浩蕩，春物尚茫昧。翻愁目力短，奕奕飛鳥背。永感神禹迹，願托穆王載。仙人騎黄鵠，一往不復徠。忽然會予心，雲中贈雙珮。

## 題張希孟凝雲石

海石不盈握，隤然如委雲。危岑集遠思，虚竇棲微熏。天高泰華斷，日出香爐分。几研襲清潤，文章互絪緼。潛雷起神谷，震驚天上聞。亟視恐無及，化爲九龍文。

## 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岧嶢。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擬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淩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寥？

## 次韻袁泊長贈陶心山

憶昔白雲君，高居保黄寧。夕煉黄帝鼎，晨注神農經。群真時滿坐，逸響每盈庭。寸田既無畔，幽關那有扃。飛淩萬物表，婆娑垂帶鈴。歸來塵世外，曾孫宴虚亭。所志在高遠，三峰列青冥。頹然得所止，一念三千齡。崑崙安明珠，旭日曜帝

青。槃桓有童子，松根求茯苓。

送周東揚赴零陵分韻得鳥字

拂劍池水秋，理棹湘江曉。地古記載多，時清徵發少。雨洗崖石文，風作林谷窅。應上朝陽巖，東望聽啼鳥。

魏氏園亭分韻得池字

託好自故國，傾懷得新知。授館澗谷居，張筵芙蓉池。高僧攝香至，清唱入雲遲。況陪兩時彥，群從俱忘疲。仲夏乃積雨，水花各華滋。高柳尤故物，臨風緑披披。曾見百年外，飛蓋來參差。隆替與時邁，百室無一遺。盛德獨能遠，感慨更共之。西風白鶴表，落日滄江湄。二老昔並世，遺書方在兹。勖哉保傳業，子孫以相貽。

喜雨分韻得須字

下車未逾月，十日九馳驅。祇知府事殷，不聞燕寢娱。傳呼當夙興，落月啼城烏。中衢塵不動，肅肅來車徒。借問何所往，高堂集群儒。列坐多皓首，巍冠講唐虞。遂以青衿升，鼓篋何于于。是時天氣高，市童雜呼雩。風雲東南合，倏然靈雨俱。緩帶却煩劇，清涼變斯須。麗澤深有悦，群生亦昭蘇。逍遥池閣上，何必欣戚殊。

鄭同甫書帶草軒

六籍久將墜，鄭君家多書。韋編苦易絶，掇拾以蟲魚。幽草長春雨，參差在庭

除。紉結可束素，垂之仍有餘。焉知廣文舍，猶如不其居。光風動交翠，汗青羅綺疏。熠燿照屋壁，煙雲隨卷舒。春夢不可長，蟾輝墮簷虛。故人舊題字，使我增欷歔。

## 朱秀之杞菊軒

高軒何所植，杞菊交根枝。紫實既秋熟，黄花亦晚滋。嘉名信共愛，何以療予飢。此邦號富庶，士賈志懷資。蕭條山石間，誰復見惸嫠。遺脱兼并餘，椎剥無完肌。縱彼百畝受，豈得安耘耔？種此頃步内，庶無征奪思。採擷勿違節，亨芼貴有宜。三咽可千歲，逍遥奉天隨。

某游吴中，因省墓山間，頗見田野有可念，因贊高軒之樂而及之。庶觀風者之有采而知之者。

## 柜軒詩 有序

吴郡故有金氏名章者，仕宋爲迪功郎。家饒于貲而好施予，子孫相承以孝友著稱，迄今室居尚存。五世孫在，讀書飾行，鄉里尤稱爲善人君子。嘗手植柜樹于家，其本初甚微，未幾益滋茂。因構軒于傍，名之曰「柜軒」。某嘗登是軒，遂爲賦詩以紀其事。在，字潤甫。樂善，其自號云。

東南有嘉樹，蔭彼君子居。君子秺侯裔，積善慶有餘。俛仰二百年，猶是舊室廬。一朝種兹樹，翻然向庭除。種來能幾何，倏爾凌空虛。亭亭結根據，枝葉交扶疏。高軒搆爽塏，對此頻軒渠。芳春膏雨

沐，炎夏薰風噓。君子日夷猶，澹然塵慮攄。對客共譚笑，課見事詩書。昭昭穹壤間，此樂復何如？揭來數十年，此樹高於初。信知君子德，歲久同發舒。願言繼封值，勿共荆棘鋤。庶幾魏公槐，于今復灌輿。

## 聽秋軒 爲僧賦

道人攝袈裟，深坐滅盡定。長松結層霄，密竹生晝暝。龍吟崖石陰，鳥度池月瑩。秋從何處來？觸塵成我聽。振空林外錫，旋復室中磬。耳門證三昧，圓應普虛罄。所懷丹丘生，春夢一擊醒。等此聞性觀，素壁寫三逕。

## 玉壺堂詩 有序

積水之極，蔚然中丘。渾侖穹隆，匡廓扶輿。就之若虛，履之若浮。人不可到也，而仙者居之。以其圜中而方外也，謂之壺焉。聞有何公真人，有依緑之園，蓋取諸水也。又有玉壺之堂，殆儗此與？會稽鄒夫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如篷壺。曲閣相通，可以踟躕。且玉者積陽至剛純粹之精，取類孔符哉！」看雲叟曰：「是吾師也，子爲我賦之。」乃賦曰：

真人德孔容，治生尺宅間。外質謝追琢，中虛保堅完。合璧映華蓋，懸珠隱泥丸。天地立有極，日月循無端。晨從密霧入，夕與飛景還。足履五文絲，首冠夫容丹。行厨

膳琅膏，燕坐以盤桓。弟子看雲叟，疇昔爲我言。往見不可得，期之三千年。

## 送可無上人

五公昔講時，聽者不起坐。虛空悉銷殞，何由見人我？名字誰與安？説義話已墮。尚自無亦無，更問可不可？不見天雨華，誰能拾餘朵？

## 送南野真人

山中積雪盡，江南春水多。解劍還尚方，朝衣挂松蘿。城門望羽節，扁舟聞櫂歌。故園良已適，昔游將奈何？閒雲棲古樹，空壇遺落花。何時兩衰鬢？相將照江波。

## 次韻鄧善之游山中

杖藜入南山，却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絇履舊。空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避霑灑，脱屐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絶遺構。澄公愛客至，取水極幽竇。坐我薝蔔中，餘香不聞嗅。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講堂集群彦，千鐙坐吟究。浪浪雜飛雨，沉沉度清漏。令我懷幼學，胡爲裹章綬。

## 題王眉叟真人溪居對月圖

長松千尺起，白石下磷磷。隱居愜素

念，燕坐見閑身。溪流宛無異，月色亦常新。悠悠宇宙内，住亭名主人。

**題天台柯東谷**

汎觀天台圖，始識柯東谷。草樹何蒙茸，循澗入深曲。升高雲繞身，厲淺石嚙足。桃花一千樹，隔竹映茅屋。中有學仙子，《黄庭》晝常讀。俯聽下玄鶴，遠至馴白鹿。疑是司馬君，高繼陶生躅。臨海賓出日，藝圃收種玉。除是太白來，此句方可續。

**春山曉行圖**

置屋雪厓陰，畊田雲洞表。積雨白霧妝，遠林翠波曉。農人告春及，扶杖騖窈窕。久與塵事違，冥鴻送孤矯。

**山居避暑圖**

急雨山泉落，長松激回風。靈響從天來，夜高旦彌雄。龍眠九州虚，鶴起曾霄空。羽衣者誰子？從我入雲中。

**秋江待渡圖**

江潭秋木落，臨流送將歸。微風蕩去楫，相近更遠違。違客從一翁，吹簫白雲飛。我乃命黄鶴，乘之待前磯。

**雪嶺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摺。槖駞便平闊，望劍已愁絶。時平無從軍，道遠可由

竭。惟應飛行仙，萬仞俯璚闕。

## 雲屋圖

曾山出雲氣，還自爲文章。木石共蒙被，容華生老蒼。朝來既非跡，夕往亦何藏？道人宴坐次，見之以爲常。了知不可繪，相對聊徜徉。

## 群鮮朝鯉圖

吾嘗觀剥象，貫魚何翩翩？其類實繁多，咸仰宗厥顛。金鱗三十六，其數陰已極。用變乃純剥，飛躍見天則。於惟君子升，大小宜畢興。雷風既動盪，雷雨方騰蒸。倦客年五十，讀《易》未知道。觀物每興懷，玩心以忘老。爾時卧田里，所願得豐年。欲占小人夢，乃爲畫者傳。

## 謝吴宗師送芍藥名酒

講臣不常參，寂寞奉朝請。故人得好花，持贈迺兼秉。金盤日中出，品目標禁省。一萼重數銖，大與牡丹並。醲香實尊貴，深婉更和静。居然荷慰藉，相對空晝永。起求神農經，録在淮海境。夭夭美厥草，曾不耀朱景。上京素高寒，夏至冰在井。沙草不滿寸，苞葉成枯梗。同生非異土，榮悴何不等？此豈夫容丹？逡巡太陽鼎。灼灼天女嬪，魏魏步摇整。盈盈綃卷膚，況彼南國迥。移置諒不可，孤賞且深領。雖與名酒俱，絶飲畏停冷。頗聞好事者，采擷置充茗。刀圭果三咽，五臟化俄頃。文章麗出日，儀鳳同焕炳。言誇衆應

疑，所貴仙者肯。

### 次韻天台張秋泉

張侯殊可人，長著百斛酒。吾來輒取醉，未晏卧甖缶。吾意適君會，斟酌愧勤厚。清濁無所嫌，但喜杯在手。不負頭上巾，每懷陶五柳。

### 寄青城道者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茯苓。白虎戲玄渚，蒼龍護黄扃。燒香招五老，行厨庖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粲華星。

### 十月十八日聽誦道書

崑崙極高大，九巖冠其顛。空洞蓄幽眇，絪緼遂迴旋。真情忽恍際，純明徹幽玄。倒景俯白日，浮氣堆紫煙。奇文妙變化，靈響合自然。降神作賢聖，理物成歲年。古書二三簡，殘缺忘所傳。中夜坐燒香，微吟思至言。身生堯、舜後，意在羲、黄前。隤然泯知識，經時雪垂肩。

### 陳溪山先生留山齋春日賢郎來省具酒爲樂某賦此詩

齋居愧幽寂，君子肯辱臨。怡然推夙好，曠懷明斷金。席間奉容止，朝夕副所欽。春陽汎物華，時雨流泉深。户牖啓宿

莽，新衣振塵襟。諸子共來省，森如群玉林。嘉蔬薦甘旨，芳酒逮朋簪。伐木美嚶鳥，鹿鳴歌野芩。衰病晚聞道，力弱嗟弗任。詩書實世業，冠纓匪斯今。顧望羞龍斷，汙潢溢蹄涔。守約易循理，足欲資陸沉。仄聞太丘長，率物由平心。敢因先覺言，發予小人箴。豈弟勖明德，鳴鶴方在陰。

## 病起謝陳溪山及齋中諸友

良夜聽春雨，清晨對晴昊。沉痾適去體，行庭寫幽抱。鳴禽在嘉樹，方池接生草。扶策流水濱，灑濯悦澤好。幼稚勝犁鋤，勤菑慎相保。歸還讀我書，聖言事探討。親朋一時來，藜藿薦行潦。敬恭奉天明，松喬不知老。

## 送會稽宰進士夏仲善

會稽吾故鄉，今喜得廉吏。三仕彌固窮，不愧親策士。故鄉伊可懷，西去廿餘世。清流遶脩竹，可想不可至。知君垂朱紱，吟嘯了公事。還能探禹穴，莽蒼思古始。太守文字交，僚佐足風致。汎舟溪雪前，列坐惠風次。詩成可繕寫，千里以相寄。守，白也。❶達，兼善也。

## 送豫章熊太古兼寄蘇伯脩參政

豫章有家學，禮樂不見收。爲養不擇禄，淒涼向炎州。攬結桂樹枝，誰爲玉雪

❶「也」，四庫本作「野」。

謀？十年一再見，我老君白頭。古劍光陸離，繫以珊瑚鈎。激昂文史間，未愧班、馬儔。蘇君天下士，定價琳琅球。江漢方渺然，爲我觀素秋。長吟以相送，明月在高樓。

## 哀陳童子

南山有鳳雛，飛來上林樹。祇承朝陽輝，不食秋夕露。珠零海氣盡，璧毁月光曙。巫陽不能招，荔丹滿洲嶼。

## 答明士恭二首

王母昔賜我，一雙白玉環。懷之四萬年，恆在胸臆間。偶因朝木公，識之爲開顏。忽然化黄鶴，飲食崑崙山。漢武好神仙，多欲心不閒。所以至太液，遂從白雲還。

鵬運候風信，龍起從雲飛。神物本無待，感類相因依。高人服金丹，質化識者希。引睇貫霄漢，倏忽歷九圍。駕言清秋鶴，同承太陽輝。何期老鎩翮，素心竟成違。

##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道路無險難，征人故多傷。窮愁一酌恩，感舊忘他鄉。九疑不能從，二妃在瀟湘。無以寫幽思，吹笙爲鳳凰。

## 宿紫極宫新樓

野人入城府，且就雲房宿。東瞻蘇翁

亭，南望孺子屋。相從總君子，寒夜對明燭。閲世如雲煙，進道貴金玉。取泉總持井，烹茶武夷曲。踈梅折高枝，蕭閒對晨旭。欲寄高軒人，修眉遠山緑。

## 秋江亭

白沙積高雪，有文見川交。華星垂光彩，沉璧依潛蛟。偉哉江海客，結亭在其郊。流波散席上，絶岸當空坳。靈槎八月至，垂綸向鯨鰲。清露集衣裳，嘉魚薦壺匏。賓客歌白苧，微飈激林梢。

## 次韻陳溪山送摇扇

念我久坐雨，貽詩遠來旬。遥知治寸田，隄防固嚴闉。憂樂無嬰懷，蕩蕩羲黄人。自信知者稀，虚名非所親。南薰待披拂，感此時物新。無由奉言笑，泥塗滯周輪。長箑豈手容？招摇遺閒身。受經浮丘伯，老矣弟子申。何以荅佳貺？執御從後塵。火傳思爲薪，烹魚溉河濱。

## 贈喻仁本

早從中州遊，希孟實豪傑。穹窿如喬嶽，培塿謝軏軶。侃侃買燈疏，英主動容色。賢子瘞黄壤，感痛解朝玦。朝遊長白春，暮踏歷亭月。慨然得終身，屢召不踐轍。兵□關中飢，❶特起救焚烈。反袂傷道窮，委頓成殞絶。賦詩哭遺直，好事爲鐫碣。爾來二十年，江海鬢如雪。每興故人

❶「□」，蜀本作「後」。

思，遠道歎睽越。忽逢喻先生，江上倚舟楫。久爲濟南客，山川類能説。共言中丞舊，流水助嗚咽。更出中丞書，歲久字不滅。交誼貴久要，於焉見高節。問君將何之？束書向京國。豈無同門士？簪笏在周列。觀人以其主，論薦共持揭。敢爲禄仕勸，聊以誦明哲。古人不可期，長風起天末。

## 夢舊游諸友

三月三日，午後隱几，夢館閣諸舊遊，存没參坐。陳衆仲舉盃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深思旅，但不得見爾！記得有詩六首，其末句云：『萬死起俄忽，只是一思憶。』是孟浩然作？爲是白居易？」予曰：「殆是孟詩？但不記得。」感動而覺。是年夏，聞陳亡。

隱几暮春雨，夢見舊知識。瑰奇秦、漢刻，墨本在東壁。論辯如平時，契闊增歎息。就中東海生，顔色殊不懌。停盃不成飲，執手道疇昔。苦言孟浩然，有句在胸臆。萬死起俄忽，只是一思憶。

## 題金溪汪尉雲松巢畫卷

喬木多悲風，卑枝安可居？興懷有巢氏，漠在邃古初。浮雲無定姿，溶溶滿空虛。脱身往從之，一起千仞餘。冉冉愁絶思，悠悠隨卷舒。白鶴千載來，徘徊向匡廬。乘蓋生紫煙，捨此將焉如？惟有南昌尉，淩風一回車。

### 雲林圖

雲林之高峰，可望日出海。君子居其間，旦夕餐沆瀣。三年毛骨換，九載神色改。翩然升雲去，鸞鳳翳五彩。山中有神藥，服食多所採。寄語學仙子，佇立以相待。

### 次韻

昔者采芳草，青春在中林。三秀不並世，日莫生重陰。霜雪日已積，萎籜日已深。持獻雖無時，豈忘事幽尋？齋房夕受釐，垂衣正思欽。霏煙散熏澤，蘼艾非所任。華英發貞本，靈占係同心。錫貢華未晚，庭實生南金。

微根抱山石，薪櫨本同科。曾不中欂櫨，將置崇構阿。終焉荷聖恩，早休遂婆娑。雪霜之所餘，茯苓表垂蘿。時能致佳士，携壺挂寒柯。極目思遠道，含情托清歌。秋水不盈勺，白雲豈其多？結枝待幽吹，泠然送鳴珂。

### 紀夢二首

夢見二三子，被服皆古人。雲漢盛履舄，山河儼冠紳。言非世間辭，靈一作虛。音轉彌綸。反思昔遺遠，浩蕩不可陳。睡覺日在樹，空榻凝餘塵。

東南多名山，衰病嗟遠道。夢中躡虛空，黃鵠爲先導。穹林冠晨霞，遠水澹秋昊。似在松、喬間，未覺黃、綺老。飢渴非所憂，清露滿幽草。

### 足痛吟寄費無隱

足痛不履地，匡坐畏長傲。令人讀道書，聊以釋幽抱。修身身不衰，此事聞頗早。涉世得憂患，時至遂枯槁。茅簷苦聽雨，更愁妨穫稻。分當長飢吟，稚子忽吾惱。盈約固不齊，受命自玄造。東家種薯芋，健步常爲討。況聞東海上，旅生如瓜棗。食之可不死，所嗟在遠道。親往未必能？駕言亦非好。

### 歲寒吟

邑南有高山，隱者浮丘伯。弟子遠來求，千載奠僊宅。蒼崖接天光，旭日融五色。永言託幽貞，綿綿奉明德。南昌惜將隱，吴市遂不還。茲土獨遺跡，丹氣留空山。噓潤被草木，含滋及蜎翾。相望世云遠，雲中期妙顔。蕭蕭松間雨，夜静殊未止。青鐙照殘書，白髮隱塵几。園、綺德不孤，相持一瓢水。如何在人境，茅茨罕鄰里。

### 賦神蛙❶

曹南吴生，出神蛙相示。玄石光潤，其口、目、臂、足，儼然如生。脊有文點，腹若容受，蓋真蛙也。不知何自而化石焉？有博物者能辨之。

貞女望歸夫，穹窿化山骨。飛揚洞中燕，遇雨帖石窟。古時蟾蜍精，千載得仙

❶「蛙」下，四庫本有「并序」二字。

術。噓吸服元氣，綿眇值通息。形體雖尚存，性情已非昔。誤食至陰精，返此太玄魄。無乃書契初，科斗抱殘墨。猶與筆硯交，君子同几格。幽光感星宿，靈氣生倏忽。慎爾韞匵藏，勿使蛟龍得。錫圭神禹時，因之問河伯。

道園遺稿卷之一

# 道園遺稿卷之二

雍虞集伯生

## 古詩七言歌行雜句類

### 雪山圖爲劉伯温監憲賦

我家成都雪山東，公家張掖雪山北。吴船誰載鄭廣文，起寫崑崙半天白。張掖雪融草木長，禾生隴畝多牛羊。烽火連臺擬樓觀，江海微茫秋練光。著書東觀夜如水，太一燃藜照圖史。從游冠帶文武備，斐然四郡良家子。君不見黄河奔流百谷盈，神禹疏鑿中州平。極天鳥道雲氣盡，惟北有斗西長庚。

### 天涯山歌爲崞山公賦

大鹵之虚山有崞，彊晉名都古城郭。太帝親征西極還，命總師干理鄞鄂。三世專居二百年，公孫御史籌帷幕。興言諫諍國體重，抗論陵夷鄙夫怍。九衢塵土迷白晝，萬里天風飛一鶚。連山長城下平曠，孤秀嶄巖自天落。安車夷猶奉王母，咫尺天涯下磅礴。振河載華坤軸穩，捫參歷井天梯鑿。六合高窗竅空洞，日月容光陰氣薄。春鬟翡翠擁煙霧，秋水芙蓉淬鋒鍔。東游漫愛華不注，西行不到秦關崿。上方宫闕何所有，回首穹窿起龍漠。天山舊音本雄渾，孤鳳一鳴冠阿閣。蒼茫石鼓難爲聲，野

水寒雲不堪酢。奉祀曾過軒轅臺，俯仰高深歎今昨。汾波横出衝黄流，長感秋歌入寥廓。卷石東南雖有聞，安得停車遍丘壑。元姚自是一世豪，若比公詩少揮霍。有詔無容極幽賞，黄木扶胥求海若。前茅度嶺建旌纛，後吹淩波雜簫籥。馬飲清泉榕樹陰，鴈隨飛雪梅花蕚。退食委蛇幕府清，明月懸空夜城柝。横槊高吟動鬼神，轉鈞妙手隨斟酌。坐令刀劍化牛犢，夾岸鯨鯢貫蛟鱷。閬風玄圃在天外，玉振金聲爲誰作。雅歌緩帶有餘暇，直道高情無宿諾。百粵皆知白水心，群魚莫恃黄金槖。國家將相真有人，中外均勞正參錯。請開雲漢分天章，歸理咸韶奏嘉樂。老夫當與園綺徒，仰聽鈞天佇耕穫。

## 謝王員外贈古銅帶鈎劍琫歌

金銅帶鈎屈螭首，緑玉沈沈世稀有。腰古人佩劍之所遺，虚琫尚疑光射斗。腰園老去忘縶拘，空服書紳重有餘。奇哉二物君子贈，敢與礪燧同縈紆。古者弦韋皆有托，視我斷金庶無怍。循循偃蹇長在手，神化翻愁入寥廓。劍能使我無邪心，握之在本用在鐔。利鈍行藏兩無有，一寸空閒通古今。他日東行尋禹穴，何以酬之掇明月。白雲滿地歸去來，不待傍人三奉玦。

**無住和尚命俞岩隱寫予陋質予蓋簪纓家子其意亦蕭散因作山偈一首戲贈聊發住公一笑也**

我欲自識面，莫如鏡中真。引鏡實有我，卻鏡見無因。俞侯乃善幻，作此意生身。旁人總言似，我亦愛其神。但恐年歲久，不知是何人？俞侯俞侯吾已老，百事無能勿復道。幸自不曾虧損他，莫將塵影瞞人好。

**金人出塞圖** 此詩《學古録》失傳，《翰林珠玉》已有脱句。

海風吹沙如捲濤，高爲陀磧深爲壕。築壘其上嚴周遭，名王專居氣振豪。肉食湩飲田爲遨，八月草白風飅飅。馬食草實輕骨毛，加弦試弓復置櫜。今日不樂心慅慅，什什伍伍呼其曹。銀黄兔鶻明繡袍，鶻鴣小管隨鳴鞉。背孤向虚出北皋，海東之鷙王不驕。錦鞲金鏃紅絨絛，按習久畜思一超。是時晶清天翳絶，駕鵞東來雲帖帖。去地萬仞天一瞥，離婁屬望目力竭。微如聞音鷙一掣，束身直上不迴折。遂使孤飛一片雪，頃刻平蕪灑毛血。争誇得雋頓足悦，掛兔懸狼何足説。旌旗先歸向城闕，落日悲風起蕭屑。煙塵滿城鼓微咽，大酋要王具甘歠。王亦欣然沃焦熱，閼支出迎騎小驖。琵琶兩姬紅觀頰，舞歌迭進醉燭滅。穹廬斜轉氍毹月。

## 九歌圖

太乙神君號東皇，玉質要妙含和陽。生生烝始通微茫，綿綿蒸空神中央。浮英上羅文天章，覆冒下滿谷與阬。旁塞無間靈無方，靈來乘柔往乘剛。湘君夫人鎮相望，清温静好非淫傷。司命元老元氣昌，手執藜杖色老蒼。歷劫壽命不可量，少君之壽同其長。離無異體合有常，出入萬化終不亡。晶明發晨上搏桑，海天赫赫真金芒。質鍊不滅長垂光，河源混混流湯湯。伯也坐視無迎將，千古萬古何堂堂。彼幽爲厲爲强梁，朝貍莫豹方鴟張。精魂熠耀志意荒，招之不反巫無良。屈生作歌沈九湘，世人傳聲罕尋詳。祝融仙子調玄黄，九神出圖百怪藏，不信請視虞公章。

## 送吕教授還臨川并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五十里、百里而已，入仕王朝才千里而近，無父兄、妻子、墳墓、屋宅之别，而有禄食之羡、車服之華焉，豈不便適人情乎哉？今國家奄有宇宙，仕者視南交朔易若東西家。然則彼出入驅馳，不越乎州閭黨術之間者，不亦隘乎？吕君仲謙世居臨川之南，山木鬱茂，田毛易長。仰事其親，俯育其妻子，何嘗有意於遠游哉？一旦用薦書，得爲遼東學官，隨牒以行且萬里。冬裘不足以禦寒，蔬腸不勝其恆肉。雖志氣不變，然情能無少違乎？僕願留之館中而不可，歸其宜矣。故作詩以送之。

黄金作臺留好客，好客不留秋月白。

東風吹雪滿衣襟，却賦長歌送行客。一作色。遼東之山醫巫閭，六月五月雪不除。昨朝遣使降香去，五尺冰上行飛車。一作飛行車。知君江上慣舟楫，快馬如龍亦徒設。東取來時一卷一作束。書，還向江波對一作弄。朗月。我本蜀人隨水來，結屋與子相鄰隈。白髮京塵不歸去，臨風相送興一作空。悠哉。

## 三鳳行贈海東之下第南歸

海東之兄弟，三人如鳳皇。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門翔。伯沖天，季驚人，❶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之文五色雲，見者眩晃生眵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慍乃可尊。東書江上歸見親，❷君子之樂樂最真。君不見匡廬之山崷崒而嵯峨。左界乎豫章諸川會爲蠡番，其陰千源浩浩導岷經潛沱。❸山氣東鬱不得去，上衝爲紫蓋直與天相摩。爲雲覆八極，爲雨漲九河。海東之子能觀山以成德。❹其進蓋未易量也，偶爾小詘奈爾何？

## 戴和父歸越

戴先生，日飲五斗醉不得，再飲一石不肯眠。昨從桃源來，兩袖攜風煙。長安市上小兒女，拍手攔道呼神仙。馬如游龍花如雨，蹴踘春秋作朝暮。東方不作窗間戲，上帝還令海邊去。海邊玉虹夜不一作何日。

❶「驚」，原作「鷩」，據續稿本、四庫本改。
❷「歸」，類稿本作「還」。
❸「導岷經潛沱」五字，類稿本作「干岷沱」三字。
❹「子」，類稿本作「汝」。

收，貝宫珠闕皆蛟虬。芝田玉樹久相待，天上老僊那許留。戴先生，鑑湖之水三千丈，不可以鑑可以釀。明朝亦脱錦袍去，一作歸。與爾酣歌釣船上。

**題米友仁長江煙雨圖寄柯敬仲**

米家自在江頭住，愛向長江寫煙雨。長江煙雨萬里餘，書畫扁舟在何處？古人翰墨今罕存，好事千金安足論？憑君寄語丹丘子，盍買山田遺子孫？

**吴中女子畫花鳥歌**《皇元風雅》爲人錯刊

吴中女兒顔色好，洗面看花花爲悄。調朱弄粉不自施，寫作花間雪衣鳥。緑窗沈沈春晝遲，半生心事花鳥知。花殘鳥去人不歸，細雨梅酸愁畫眉。

**楊補之掀篷圖**

十年騎馬燕山道，飛雪如花著烏帽。清江不復泛扁舟，況見繁枝插晴昊。楊丞拈筆寫江村，滿卷一作卷。荒寒共郊島。君不見，金盤玉一作密。露錦成團，胡蝶東家怨春早。

**王侍御崆峒石**

德符堂中有貞石，一握玄雲出靈碧。飛潤應能作霖雨，含光自可裁圭璧。天根萬古磨不磷，窈窕中虚藏谷神。願得微言獻天子，千二百歲勤脩身。

## 雪嶺駝車

七月八日山陰道，積雪平砂没深草。三日餐冰渡磧遥，重載橐駝發車早。當衡比比擁蒙茸，王庭傳令疾於風。却憐聚落在何國？可以踏歌酣馬酮。居庸關南百萬里，春雨草青平若砥。嚮非羊馬便高寒，所不懷歸如白水。

## 題上都崇真宫壁繼復初參政韻

故人一去宿草寒，而我幾度南屏山。琳宫素壁見題字，輒墮清淚如洄灣。文章百年世何有？如以鈍掘鐫孱顔。瞥然有感亦易散，奈此細讀多高閒。沈思不見托魂夢，何異落月留梁間？走爲麒麟飛爲鸞，黄金作玦玉作環。重來豈無造化意？我以白髮遲公還。

## 城南春曉圖

天台先生有山癖，卧起無山朝不食。幾年騎馬聽朝雞，磊磈諸峰拄胸臆。陳生受意不受辭，竟拈秃筆爲掃之。既安樓觀對奇石，復著梁棧横清漪。游吾舊遊釣吾釣，隔林彷彿聞幽鳥。瓊臺何處無桃花？此是城南莫春曉。夜來天子傳詔呼，先生直上鑾坡趨。盤盤迴復一萬里，無限好山并好水。如從島上見陳生，盡寫歸來畫堂裏。

## 天台圖

天台一萬八千丈，下視東海如一盃。金雞候鳴日欲出，吞吐澒瀁聲奔雷。白雲瀰瀰散綿絮，贔屭戴出三崔嵬。一一十十翠撑拄，千千百百璚樓臺。王生染白作莽碧，回風御氣洪濛開。古亭高卓盤石上，横舟自插煙林隈。老楓古檜立岸側，云可自此登天台。尚無鷄犬識村落，況有車馬相喧豗。我少學仙意疾得，首如蓬雪俄毰毸。臨風每憶坐忘叟，深愧失脚無由回。尋常夢游如宿到，忽見畫本興余懷。赤城仙人王志和，爾家靈寶安在哉？人間夢斷何足許？存想終日勞形骸。庭間竹葉可舟楫，羽衣生雲歸去來。

## 桃源圖

層巒複嶺何崔嵬？流泉委注波無迴。昔人尋源既解往，孰謂後世無能來？徐生採藥渡瀛海，生人之資悉滂沛。汎舟一去不復還，自是秦皇親爲載。商於只在咸陽南，城中日日見晴嵐。四翁採芝到頭白，何人往問窮幽探？信知桃源隨地有，自爲狂馳不回首。莫向神仙詰渺茫，且對新圖玩春晝。軒轅鄉裏真固師，果得脩身身不衰。年穀順成物不疵，玄黄衣裳從委垂。

## 牧牛歌贈自牧上人

學人曾是牧牛兒，細雨斜風捻不知。豐草長林情似水，懸崖絶壁命如絲。不著

境兮不離境，繩杖隨身端息瞬。歷年辛苦一朝忘，贏得半川煙月冷。君不見大江東，短簑依舊隨春雨，横笛何曾别晚風？大地山河等甘露，嘉禾成熟萬方同。國泰民安謳頌起，無言可贊牧人功。老師兄，善自牧，露地當年已純熟。大千妙用一毫端，不是寂空聊自足。

## 澧州謝家通濟橋

澧有蘭兮沅有芷，相望涓涓隔秋水。蛟龍迴夜隱波深，虹霓乘晨駕空起。千年石尉何西東，天下有道津梁通。朝祠東皇蒼雲中，行人無忘懷謝公。

## 豐州李氏孝義詩

沙中枸杞已成樹，的皪丹珠飽秋露。蒲萄滿堂間鍾乳，上堂饌食有肥羜。壯者已老少者壯，蜂房各自開牖户。此是豐州孝義門，莫忘河南李家譜。

## 龍興黄堂隆道宫西華太姆元君飛茆詩并序

空同子竇君神清，與予賦詩于天寶宫。予有句云：一瓢春水煮仙茆。神清曰：「噫！子安得及此？我昔游黄堂，見石曼卿記，不載飛茆始末。願與同志者詠而傳之，久不暇也。神人將啓子而誘其衷乎？不然胡爲而及此也。」予應之曰：彼夫容洞中穠麗主者，宜不察苦

之味也。非余孰當賦之，乃爲之吟云：

昔日飛茆渡江水，一息秋風五千里。潔清至浄服食仙，不忍獨令身不死。折瓊載卜知吉亨，連茹包之獻天子。

## 郎官湖李白祠

南交黎侯景高，歸朝三十餘年。自至元中，被命驅馳軍旅，勞効顯著。後賜田江漢之上以居，暇日作《安南志》若干卷，示不忘父母之邦。間嘗即郎官湖上修太白祠。皇慶初元來朝，大夫士多爲侯賦詩者。

郎官湖邊太白祠，百年毁壞誰顧之？黎侯自是南海客，寂寞湖上看明月。間關歸國故時心，馬上鬢毛今是雪。春來幾見湖水清，春去還看湖水碧。今人蕭條古人遠，黎侯此時淚沾臆。臨湖作屋祠太白，一日祠成人歎息。千年太白豈復存？惟有長庚射西極。光芒彷彿雲委蛇，黎侯起舞天爲泣。鯨魚上天終不返，黎侯惆悵坐成晚。君不來兮那可期，黎侯之心湖水知。湖水波浪湖樹葉，風來捴是迎送辭。

## 金馬圖人負金馬睡於馬上

賈胡自騎千金馬，解囊小甜荒城下。平原無樹起秋風，夢到陰山雪横野。太平疆宇大無外，外户連城無閉夜。不然安有獨行人？懷寶安眠如畫者。

## 王晉卿畫赤壁圖

黃州江上霜月白，蘇子汎舟携二客。虬龍虎豹木石間，王宇瓊樓歸未得。主家遺玦珊瑚鈎，丹青一幅千金酬。惆悵圖窮見黃鶴，白雲千載空悠悠。

## 趙子昂畫馬圖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毫人，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騂騮。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 柯丹丘畫松竹二首

丹丘寫松臨石湖，一樹偃蹇一樹枯。長年偃蹇色深黛，枯者鐵石能相待。令人最憶寒山子，曾見松生此山裏。時來石上自閑吟，解聽天風半空起。

江心石上起煙霧，隨意琅玕寫無數。就中欲覓釣魚竿，濯足滄浪歲年莫。君不見白髮天台鄭廣文，前身畫師今更聞。請看翡翠三株樹，猶是蓬萊五色雲。

## 陳容畫十四龍

所翁所畫十四龍，雲海慘澹數尺中。毫端欲極龍變化，信使情狀無一同。意冥鬼神造奇迹，藝謝狗馬矜精工。徐生家藏

隱溪上，氣與古劍相争雄。春雨來時屋壁潤，白晝坐對塵埃空。持之示我爲歎息，安得真見如陳公？蓋聞龍乃至陽精，無有嗜欲來羈籠。昔年高士隱弗見，矯矯衰世追冥鴻。千載神明守龍澤，如見潛德遺空濛。石林澤盈出水作溪碧，綿綿孫子環爲宫。幽洞難相識，獨倚桃竹懷高風。

## 孫康映雪圖

千巖萬壑明積雪，老樹長蘿掛孤月。下有老生眠破廬，穴隙窺書凝凍鶻。何如出門歴瓊田？翻身夜入通明天。手把瑶筴招飛仙，人間畫裏那能傳？

## 墨竹歌

南風吹雪畫成竹，北圃老人寫群玉。枯梢不逐蛟龍化，密葉終堪鳳鸞宿。數枝東出好弟兄，楚楚劍佩微聞聲。兩枝又如父携子，老者偃蹇稚者榮。我昔西游洋州驛，破緑燒粳具朝食。摧殘僅同蓬與麻，太守清貧那復得？羅山甘竹笋乃佳，移根便欲從山家。雲峰春嶺即持去，爲我更作風枝斜。

## 金源野人獻麞圖

紫蓋貴人何處來？西風揺落郊原開。澤虞獲鮮敢私取，下馬持獻披榛萊。韔弓服矢遽爲拜，止轡受之貌閒暇。千里獨行

日云暮，熊耶羆耶在林野。君不見吁嗟麟兮人不知，卒然遇之慎爾爲。

### 送人游廬山

我愛江上之廬山，山止不動江不還。紫雲冠領危石古，白鷗銜雨春波閒。浩然始見潯陽浦，太白欲托雲松間。河嶽蕭條二子死，神靈恍惚千年慳。昔我尋春入幽竹，有人抱甕開深關。遂從鳥道陟高險，一窺虎跡聽潺湲。似聞餘磬開石壁，恐是入化非人寰。❶霜崖石櫃成異物，銀釵負薪多老鬟。嗟我老病難再往，羨子輳轢無留艱。沉吟攬衣步出石頭渡，解舟竟到星子灣。三月煙花碧，眺望千里楓林殷。❷猿驚鶴怨酬好語，水流花開怡妙顔。❸束帶他年事朝請，躡屐安得窮躋攀？行矣此日不再得，空山落日騎黄斑。

### 題虎屏

高堂白日静如水，屏間於菟伏將起。登車何用卜熊羆，鑄鼎徒聞走魑魅。耽耽仁威謝爪距，蔚蔚文章著深美。君不見旌旗不動九關閑，海晏塵清千萬里。

### 陳容畫龍❹

陳容生閩嶠之東，骨氣生硬如老龍。

❶「入化」，類稿本作「化入」。
❷「眺」、「殷」，類稿本作「悵」、「丹」。
❸「怡」，類稿本作「亦」。
❹「容」，類稿本作「所翁」。

每拈秃筆掃風雨，自寫其真非畫工。❶曾爲吾家作雙劍，采石波濤天下險。巴山昨夜春雨來，素壁高懸户長掩。

## 題劉仲明鳴鳳朝陽操

鳳凰昔來何所緣，堯、舜聖明臯、夔賢。一鳴不再三千年，孤生懸崖命由天。鬱繞霄漢纏雲煙，虞淵浴日紅滿川。海波洶洶下盤旋，聲與律吕互相宣。非度弱水遊神仙，此製不省人間傳。

## 題劉光遠琴泉詩卷後

長沙老人種桐梓，手斵爲琴度宫徵。彈得流泉石上聲，只有巢由能洗耳。當時誰與制此名，前朝丞相賢公子。黄金不成白髮短，聊以高情付山水。公子飛仙老人在，目送歸鴻秋萬里。老人有子前爲壽，願翁千歲長如此。已將朱袖拂雲和，更釀清泉設重几。

## 玄潭觀劍歌

新年風雨晝多晦，解纜東辭白沙外。玄潭觀中有古劍，倚棹求觀鬼神會。陰崖中斷如截肪，玄水泓渟受前隘。欲令開匣猶未敢，惟恐雷霆走光怪。至神不殺跡已空，藏氣幽深欲何待？孤篷歸坐燈影微，客爲高歌聊一快。鄰舟借具知有無，擬製寒蛟斫春鱠。

❶「工」，原作「二」，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戈船將軍昔南下，樓櫓衝波當車馬。臨流横槊昔爲誰？遷客騷人能賦者。桂林近時蠻獠息，營帳酬功頗優暇。伏波銅柱高峞峩，路險難兮莫相嚇。

## 送程楚公子叔賓官海上

世皇任使無南北，楚公薦賢動江國。當年臺閣多門生，富有文華在賓客。世家貴游少者佳，祕書奉禮差可階。青衫筦庫東海上，極目天津思汎槎。豫章得君豈忘舊？引之清波一援手。鶯花三月玉堂深，共啓黄封賜來酒。

## 送胡士則

胡君著書昔同館，長日據床運犀管。功臣遺事動如山，小小聲名何足算。明光殿裏初進書，紫衫束帶帽正烏。君王歡喜侍臣賀，殿下風暄花蕚舒。是時親賜蒲萄酒，瀲灧玉盃先入手。承恩歸去各西東，共歎文明古稀有。胡君名冠三十人，傳詔與官顔色新。寧辭闕下向田里，得禄斗升緣爲親。頗聞山寺近官舍，吟步長廊莫騎馬。瀛洲學士如堵墻，新折琅玕待君寫。

## 寄謝楊友直太守送桃竹杖❶

梓潼使君今南雄，江心紫玉寄野翁。扶持恐是蛟龍化，騰躍似與猿猱同。十年乞身不待老，鄉人飲酒歌年豐。君不見太乙之精在天上，青藜滿地如蒿蓬。

## 寄薛玄卿

故人贈我漢時鏡，殘質剥蝕遺空明。開奩照見白鬚髮，似是採芝商嶺生。憶昔交游盡冥邈，耿耿銀河曉星落。惟有瓊臺瀟灑人，長嘯西風滿寥廓。

## 題表姪陳可立青山白雲圖

昔時謝傅卧東山，亦未忘情絲竹間。微風動塵車蓋合，白苧作衣團扇閑。風流一去如秋草，我思古人令人老。茂林修竹何處多，雨洗青山青更好。

## 溪山圖

曉日朱方得玄鶴，一直衝風上寥廓。横翔八表覽九州，下視山川間城郭。清溪縈繞千萬尋，金銀宫闕檜森森。商山紫雲何處好，惟覺蕭臺秋氣深。

❶「楊友直」，類稿本作「南雄楊」。

## 畫龍

所翁畫龍妙當世，神思已遠誰能繼。陳家復見海珠君，也向毫端分九似。越藤一幅瑩且完，嘘雲駕雨淩春湍。不知何歲因轟掣，破卷飛上青雲端。

## 射虎歌

州人布矢如蒿蓬，半夜射殺南山雄。捲皮帶雪送官府，割肉大嚼千夫同。前日東家牛盡啗，犬豕無遺人落膽。不知世有李將軍，擊鼓報神聲坎坎。

## 刷馬歌

天馬之來大宛國，漢帝心馳渥洼域。貳師兵甲費如山，毛骨權奇不多得。世祖開基肇太平，昔日大宛俱拱北。如雲之馬西北來，飛控驚塵遍南陌。豢養年深生息蕃，即今詔刷無遺跡。椶絲絡頭千萬輩，戢戢駢頭死槽櫪。一程瘏毒一程愁，比到燕山肥者瘠。吾觀天廐十二閑，五花成隊春斑斑。監官喂養盛芻豆，年年騎去居庸關。聖朝誰信多盜賊？却慮騎氣藏凶奸。駑駘盡從天上去，驊騮豈得留人間？漢人南人窘徒步，道路相從俱厚顔。我今已是倦遊者，東家蹇驢何必借？布韈青鞋取次行，正喜不遭官長罵。鄉里健兒弓弩手，詔許征鞍常穩跨。嶺南烽火亂者誰？何事

至今猶梗化？君不見漢文皇帝承平時，千里之馬將安之？又不見項王一騎烏江渡，到頭不識陰陵路。

### 按弓圖❶

朔風蕭蕭沙草枯，避暑南還八月初。貴人退食坐平蕪，白日皎皎寒雲除。左擎蒼鷹右韓盧，手調繁弱矢滿壺。馬驕不受轡勒拘，奚奴前執奔塵趨。小者伏兔大於菟，上馬一擊將無餘。養勇大發神氣舒，徒御遠合獲不虛。首獻上殺當氍毹，連車載橐來徐徐。大庖賜宴日未晡，肅肅笳鼓環周廬。天子萬壽臣歡娛，我昔歲從行兩都。每欲賦此嗟才疎，江村父老相携扶，數尺茅簷看畫圖。

### 題游弘道所藏劉伯熙畫

燕城建都將百年，喬木往往遼、金前。宮中屏帳愛奇古，每托畫手馳風煙。房山絶筆商山老，内府人家跡如掃。畫苑今惟劉伯熙，白髮承恩最偏好。西山古寺劫火餘，斧斤所赦遺殘枯。久經霜雪如鐵石，膏沐雨露還扶疎。一夕書帷侍清宴，有詔令熙寫纖縣。遍圖形勝到巖壑，直幹交柯每盈卷。游侯緣從自當時，閣下庭前屢見之。朝衣佐守南海上，袖卷龍髯雷雨垂。高堂風動海水立，江嶽驚奔鬼神泣。禁直岧嶤翠蓋高，誰識行蹤露華濕。徂徠新甫何足攀，巴丘正似青城山。人間彈指千百歲，大

❶「按」上，類稿本有「題」字。

夫與我俱蒼顔。

## 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1]

帝城佛刹西南曲，數仞高堂十尋木。空庭亦有幽篁春笋生，顛倒横斜亂寒玉。月落蛟龍舞，何閣雲閒孔鸞宿。大德年中最熙洽，四海無虞年穀熟。聖人護念如慈雲，粉金寫經五千軸。吴興先生承詔起，精藝東南遂空谷。横窗曲几擅清雅，寶氣龍香散芬郁。我時布衣初到京，隨客來觀嗟不足。棲遲至大到延祐，墜緒遺經蒙見録。金殿聖明天子心廣大，仁孝東宫協淵穆。白頭寺主朝回即薦賢，鳴鳳高梧麗晨旭。黄鸝遶樹鳩唤雨，晴絲入户階眠鹿。中書右府尚多暇，況復西清澹春服。薊丘李公年甚高，親書篔簹試拈禿。南風堂上住多日，好聽晨鐘赴僧粥。枯梢長葉風雨來，老可黄華俱眷屬。曹南揮毫相軋李河東，共悼房山渺江陸。蜀人仲淵老商亦有名，拂素先傾酒千斛。蹇予泠撰從諸不會畫，側帽長吟動華屋。風雲月露不計時，聚散悲歡歲年促。汪侯何處得此圖，其長丈餘高尺六。松檜蒼茫轉樹腰，鐵石嵳峩偃山腹。昔人不見今人老，空憶臨風對森矗。令後來把筆誰最能，閣下丹丘嘆幽獨。文章精彩見此會傷神，況我茅簷揩病目。寧復還，天上華星光煜煜。

[1] 「汪」上，類稿本有「題」字。

## 題寫生手卷贈李道山赴九江茶官

春叢何窅窕，翠竹啼幽鳥。秋實結甘酸，溪鳧倚暮寒。後日歲復歲，盛年不留老將至。湖上新亭早晚成，可以供釣，可以問耕。看花食實老孫子，擊鼓撞鐘歌太平。一官黃蘆苦竹間，琵琶船外月團團。故人寫生一歲事，恐有離愁不足惜。匡廬山，好秋色。歸持濃黛作修眉，窗下連卷數峰碧。

## 趙伯高所藏楊補之松竹梅圖❶

卉木何情同歲寒，君子合并嗟獨難。冰霜滿地風景異，清修古節來毫端。南渡衣冠憶初合，萑葦蒹葭捴蕭颯。長身玉立古顏貌，欲選疎英變殘蠟。西都昔者畫功臣，良工健筆隨風塵。尺書黃髮共來往，誰見留侯如婦人。江上幽人有真迹，俯仰興亡寫今昔。丘園偃蹇非不多，獨想高懷淚沾臆。

## 鍾生清露軒

江西諸侯好賓客，彈鋏歸來無愧色。學舍如舟安足居，白髮秋風岸高幘。鏗爾舍瑟還讀書，上天繁露垂庭除。河清有頌芝有曲，爲我長歌傾玉壺。

## 與族姪孫從善

白頭喜見族諸孫，青門爲庶夫何言？

❶「趙」上，類稿本有「題」字。

成都桑柘日已發，儘有遺書堪討論。風花寒食江上路，墟墓興哀慚一餐。憐爾篤實可進學，竭力孝敬思生存。

## 律詩五言

### 出小東郭❶

問訊成都宅，還過萬里橋。鄰墻皂角樹，官路綠楊條。部曲都無在，茅茨忽見邀。滄江沾白雪，盡爲夢魂銷。

### 望巴山

巴嶺對秋屛，依稀泰華形。雙尖天際碧，一色雨餘青。牙纛穿行栢，旌幢接降靈。南昌漢時尉，招與步空庭。

### 次韻葉賓月山居十首

冰泮溪流碧，雲生島嶼紅。輕陰殘夢裏，遠樹亂愁中。鷗外兼晴絮，鶯邊共晚風。地偏山氣近，霏靄濕房櫳。

落日亭前水，翻風雨後荷。翠簾明薄醉，羽扇按清歌。影净鷗千頃，涼生一作深。蟻一柯。扁舟成獨詠，詩思尚能多。

露冷天光逼，溪澄夜影圓。水花含窈窕，山吹縱清綿。爲覓洪崖侶，重尋赤壁船。翻愁孤鶴外，迴互萬山連。

歲晚冰生壑，山深雪擁扃。清齋須杞菊，甘餌足參苓。水繞階除静，杉依石室

❶「出」上，類稿本有「足舊作」三字。

青。白雲麾不去，晝影舞虛檽。

緑瑣依松潤，緗簾亂蘚斑。吹笙花下散，飛燕雨中還。有客歸謀酒，無言卧看山。春禽忽相喚，深樹兩關關。

綺疏收《易》卷，紫盌罷分茶。日暖聊行草，風微好看花。行窩君子宅，懸榻故人家。遠勝騎官馬，聽雞趁早衙。

霜林收碩果，雨檻卧幽芳。留客山泉枕，分題玉井床。衣裘凝薄冷，户牖宿殘香。未信成都遠，風流獨草堂。

隱几風簷竹，詩成酒病蘇。楓屯雲錦陣，梅折海濤圖。翠袖開筵出，華簪折簡呼。移舟速相就，玉鱠斫生鱸。

簡册驚前夢，文章付後期。賞花時命駕，愛竹屢題詩。小草顛尤勝，深杯醉不辭。交游傾四海，風雨夜吹篪。

風日宜芳歲，煙霞樂燕居。坐深閑看弈，獨冷静脩書。臘醞紅生玉，春盤緑間蔬。但須門有客，不問食無魚。

## 名　酒

名酒不可得，幽華誰送來。秋霜垂鬢髮，夕照在樓臺。盡日山公醉，何年庾信回。唤人吹玉笛，移席坐蒼苔。

**無疑先生不遠千里訪某於寂寞之濱曾未旬日賦詩留别雖無以欵未忍從也次韻且致繾綣之私**無疑先生，南劍人。

養親無復日，不忍愛遺生。一客獨高義，千山致遠情。烹魚供溉釜，秣馬束歸程。從此延津路，應將問耦耕。

酷暑秋仍熾，幽花晚自香。誰將百年

意，共付一窗涼。事業青燈舊，心期白髮長。山林儘迂闊，江海正蒼茫。

望氣秋橫劍，分光夜續鐙。寒梅不鬥雪，春水盡融冰。座與賢人對，門從稚子應。鄉祠應合樂，豪傑若爲興。

薦書慚不用，空復意憐才。共逐雙鳧去，誰飛一鶚催。鼎彝文字在，几杖見聞來。明詔求遺逸，蒲輪孰可陪。

**題平遠趙公像**

將相先生舊，江湖早退翁。丹砂留劍客，琴韻答天工。喬木荒煙合，幽蘭宿雨同。羅浮與衡嶽，猶想遇冥鴻。

**題踈齋盧公像**

持節江湖外，吟詩魏晉間。長庚垂野迥，病鶴倚秋閒。玉局謀堪弈，金鑾遂不還。春來無宿草，點點涿州山。

**次吴宗師韻題朱本初藏秀樓**

世傳垂祓裔，蚤作采真遊。引月池邊樹，呼雲鶴外樓。河圖留信史，洛頌載歸舟。無限吟詩興，西山對九秋。

**和龔子敬竹亭詩**

萬竹尚書宅，高亭表素襟。扶持自遠大，臨眺極高深。風露兼秋色，梧桐共晚

陰。惟應有棲鳳，餘韻寄瑶琴。

**次韻馬伯庸少監**

仍歲從巡幸，山川識重臨。講帷來濟濟，馳道止駸駸。五月衣裘薄，諸生坐席深。歸耕何待老，莫問二疏金。

移蹕宫城曙，煙花繞閣重。來王俱屬籍，稱使不傳烽。賜席還親問，囊書更手封。恐煩宣室召，視日轉蒼龍。

臣甫多愁思，長歌拜杜鵑。鑿崕通閣道，積水放樓船。惆悵霜横野，栖遲雪滿顛。經行看宿草，碧色自年年。

太平知永日，漸老惜芳晨。論説慚孤學，推揚負相臣。退思常感慨，拜賜每逡巡。郊藪多閒地，餘生託鳳麟。

**題趙繼清詩藁**

禮樂三千字，才名二十春。緑樽清坐客，朱紱苦吟身。海日香浮樹，淮雲暖近人。同年多要地，早晚接朝紳。

**題草亭**

春雨夜鳴屋，曉來青草生。煖熏初舞蝶，香近更啼鸎。裁剪成書帶，搴紉結佩瓊。自非邵處士，休放小車行。

**奉别阿魯威東泉學士游甌越**

憶昔同經幄，春明下玉除。掛冠俄去國，連舸總盛書。筍脯嘗紅稻，蓴羹斫白

魚。莫言江海遠，咫尺玉堂廬。

## 寄白雲閒公講師

古寺白雲閑，鐘聲竹樹間。唐詩留屋壁，蜀道憶鄉關。橘柚霜前送，袈裟雨裏還。重逢三十載，刻石玉遮山。

## 書趙節度建炎誥勑後

義旅趨京國，危城藉宿勳。山從官位改，世以故家聞。誥勑遺先代，圖經補闕文。淒涼寶劍贈，元自岳將軍。

## 讀王伯儀參政中山周氏賑粟詩感歎遂賦

不作三年畜，聊哉一日安。素封能自富，紅腐幸相完。東里難爲惠，舂陵謾永歎。信知麟趾意，秩秩寓周官。

## 次韻劉伯温送王止善員外四首

某今春與止善員外約，三月致仕，同遊武夷。既而聞其扁舟江上，遂不及與之別。監憲學齋公，送以七言律詩一章、五言三章。遠蒙録寄，不勝慨然！蓋公之所賦，所以激清風於古道，發大雅於儒林。止善平生，遂有見於久遠，所繫亦大矣。輒次韻四篇，追寄止善，亦以頌公之盛德。拙陋不工，録呈愧悚。一笑幸甚！

故人歸去甚清華，公有新詩在小車。天外秋聲先鴈陣，雲邊清夢過蜂衙。未尋舊宅山陰竹，更憶玄都觀裏花。擬敘別懷

題紙尾，目昏書字愧攲斜。

公門無俗客，相識已經年。歸有廉車送，人知國士賢。詩隨官事少，身與盛名全。省署居清切，何曾種秫田。

衣冠懷故老，翰墨送初筵。老有詩囊在，家從室罄懸。詎知清剡興，不賦武夷篇。千仞西山雪，高情獨爾賢。

携詩山寺讀，深夜接猿吟。秋水銀河影，春雲錦瑟音。尊前思北海，世外愧南金。禹穴堪尋否，涼風起夕陰。

## 題黄思謙所藏雪窗蘭[1]

澧浦多芳草，微風翠葉長。墨雲開劍戟，香澤近衣裳。書帶垂青簡，璁珩委玉肪。同心誰可並？芝本産齋房。

手攬華鬘結，化爲樓閣雲。幽人移近坐，天女散餘芬。九畹春光動，三湘曉色分。淩波送羅襪，誰是鳳毛群。

## 送董生赴仙居尉

黑髮仙居尉，登高解賦詩。海邊迎日觀，花底詠風漪。臺府多先友，詩書即吏師。勤廉須自力，慰我故人思。

## 寄段惟德憲副

持斧雙溪上，寒梅照鬢華。臨風懷鳳閣，見雪憶龍沙。夜訪山陰竹，晨餐海上瓜。自嗟留滯久，欲繼使君車。

[1] 「窗」下，類稿本有「畫」字。

### 酬崔御史送熊掌

熊掌來東國，分甘到老夫。鸞刀寒斷節，翠釜煖柔膚。免脱中山醢，魚藏丙穴腴。藜腸渾未厭，玉食恐時須。

### 題全平章所藏竹石圖

江水兼天碧，篔簹滿谷生。静和春雨重，動挾晚風清。投策看龍躍，裁笙學鳳鳴。千年倚盤石，君子表幽貞。

### 周彦文野泉圖

舊邑成新隱，山泉喜發蒙。涵容常不溢，挹注詎能窮。豹飾山光潤，龍眠石氣通。還應化春雨，爲澤豈言功。

### 遠法師圖像

地浄緣心浄，空真即性真。白華無垢足，金色化生身。幽鳥時時現，山花日日新。願同陶處士，相見過溪頻。

### 虎溪三笑圖

入社心無適，過橋迹謾存。自嗟機事失，空與畫圖論。白羽秋風静，黄花夕露繁。詎能隨衆笑，我亦付無言。

### 贈堯公開講番陽

法席初鳴鼓，龍天已滿空。花飛檐外

雨，旛動室中風。寶氣來天上，金聲振楚東。點頭無數石，應是禮生公。

**用唐綦毋著作韻送閒白雲長老還吴**

淩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橋陰垂户，天花影上衣。井床春露浄，檐鐸午風微。三藏都看遍，相思夢欲飛。

**重用韻贈閒白雲上人**

歷歷唐朝寺，松關幾易扉。花交珠樹網，苔長石人衣。秋水依空浄，浮雲暎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際亦歸飛。

**寄吴宗師**

花發上陽紅，宮袍醉晚風。題詩酬怨鶴，寫信寄飛鴻。閶闔天光上，蓬來海氣中。松聲一兩疊，時寄看雲翁。

**米元暉山水**

耆舊襄陽遠，新詩問水濱。苔磯垂釣久，竹院訪僧頻。書畫晴虹夜，衣冠怪石春。由來多健筆，俱不寫紅塵。

**雙駿圖**

真駿不受羈，衝風忽競馳。雪翻兩疋練，塵引一編絲。國士不並世，神龍難力

追。故應雙劍氣，昨夜起天池。

**步雪圖**

白雪深無際，蒼松近有關。謝公穿屐去，陶令荷鋤還。鶴舞千瓊樹，猨吟萬玉山。若非有仙骨，誰得此清閑。

**踏雪圖**

送遠冰橋滑，山高雪逕深。乾坤無異色，林壑有幽尋。玉樹連雲起，風泉落澗沉。斷流無剡棹，何以識山陰。

**題黄太史書老將行**

因觀老將行，壯氣酒邊生。健筆淩雲起，長歌帶雨鳴。藏鶖歸浦迥，瘞鶴入江清。最憶青神應，寒泉□世情。❶

**周德尚見訪**

烏帽吟時側，黄花對處閑。詩成風雨外，劍動斗牛間。晝寂鸎啼樹，春深竹滿山。欣然聞好句，多病愧柴關。

**城山閣**

最愛臨川郡，城中自有山。雲邊開翠牖，日上擁青鬟。酌酒爲親壽，擎書待子還。仙翁重相許，可以樂高閑。

❶ 「□」，四庫本作「不」。

## 挽胡伯恭令尹

孔明雖小食，安石自高情。丸藥黄鸝曉，煎茶緑樹清。劣能勝束帶，俄復寫懸旌。絲竹東門道，淒涼忍重行。

歷歷言爲教，湛湛職有思。誰能迎刃解，真若治絲爲。閲世佳公子，持平老吏師。詔書詢守令，空復薦章馳。

昔喜文書簡，人知縣道尊。府君初在殯，巷哭欲連村。競渡哀魚鱉，安居念犬豚。小民猶識此，遺愛豈空言？

## 題劉昇卿崇軒

名園當郡右，峻嶺視山陰。鐘鼓清時迴，鶯花列屋深。臨池春洗馬，對雪夜鳴琴。監宅多王謝，高軒每共尋。

## 覺非齋

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刃，鼠穴絶餘機。德業收新効，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誑，何日聖賢歸。

## 題南禪寺壁

南禪住北峰，林影動秋空。畫意聲塵表，吟情水觀中。幽叢收墜露，老籜下微風。不有維摩詰，誰能丈室同。

## 送長老住山

持衣入祖寺，彈指寶樓開。白日交蛛

綱，青山入鏡臺。散花天女下，行雨海龍回。應是翻經罷，諸天送供來。

### 送憲史武子宣

建鄴多名勝，前朝自汲來。車書逢盛日，簪紱見英才。撤棘秋闈散，拈花畫殿開。修能兼積孝，令譽稱烏臺。

### 贈簡天碧畫士

千仞青山裏，和衣坐石苔。看雲爲雨去，聽水共風來。春盡楊雄老，秋清宋玉哀。故園誰賦得，空對畫圖開。

### 重　贈

雲氣連山動，松聲夾雨寒。抱琴穿竹逕，留棹倚江湍。夕照歸神女，春陰帶錦官。此生舊同里，偏解寫潺湲。

### 新作暖閣望陳溪山不至

白雪滿虛空，春生一粟中。明窗塵帖帖，圓鼎氣濛濛。梅蕚猶緘綠，椒花欲獻紅。誰能共來往，惟有太丘翁。

## 正月十一夜坐

春雷晝初發，夜雨遂沈沈。❶晚得隱居趣，静知生物心。佛燈依坐近，神鼓隔林深。❷老病都無睡，詩成聊自吟。

## 暮春溪上作示涂振鐸

久向山中住，閒來上釣舟。携將青竹杖，撑過白蘋洲。稚子休相覓，衰翁更少留。東風吹雨起，移繫屋西頭。❸

## 用趙壎韻示次子延年

治生先務本，爲學必成章。念爾膺門早，無能韞匵藏。詩書家世重，師友歲年長。尚念鳴幽鶴，輕毛戒妄翔。

## 天藻亭壁下生二笋示幼子翁歸

舍下生春筍，兼旬丈尺高。爲開鴛瓦脊，放出鳳池毛。覆屋通雲氣，衝樓樹節旄。連年雙碧玉，聊記一揮毫。

墓田雙瑞竹，遠報謝鄉僧。江上歸無日，山中見未曾。簡材生屋壁，玉氣近書鐙。茅舍秋風捲，衝霄喜有朋。

❶「初發夜雨遂沈」，原爲缺空，據四庫本補。
❷「坐近神鼓隔林」，原爲缺空，據四庫本補。
❸「西」，類稿本作「山」。

## 到寺

到寺無僧住，鄰翁立暮雲。喜逢新過客，爲説故將軍。野水寒先涸，殘鐘暝不聞。欲知何代建，然竹讀碑文。

## 夕照

夕照散餘曛，氤氳見物群。斗杓垂野迴，空影界河分。會弁懷瞻洛，樓船憶祀汾。荒村閑草木，隨地有浮雲。

## 移柴門次韻薛玄卿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外門。高人知獨樂，妙語枉相存。衣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園綺輩，白髮共清尊。

## 答易小雅送商陸根

商陸經年覓，春深幸見分。斸同黄獨雪，坐對白花雲。參木資芳澤，芝蘭競宿熏。道家空作脯，寧與筍蔬群。

## 織錦迴文詩

宛轉千蠶緒，綢繆一寸心。文章遺彷彿，情識墮幽沉。春日關雎意，秋風蟋蟀音。文園空解賦，終愧白頭吟。

## 題畫馬

房家千里馬，寫出渡江時。煙霧連城

起，風雲六月馳。尚方催進馭，勇士不能騎。苜蓿成秋草，空寒太液池。

**贈上清高士吴霞所**

秘殿辭嚴直，匡廬覓重遊。喜逢飛珮客，同上釣魚舟。圖畫龍鱗濕，衣裳鶴羽脩。松聲過溪好，爲寫素絃秋。

**題春塘謝公程文**

科第因時重，人材致力專。文園尋舊藁，魯壁獲殘編。青紫空遺恨，虫魚更別箋。運隨麟狩盡，宴託鹿鳴先。獨斷繇今聖，賓興放昔傳。詎聞深美意，並世一陳前。

**次韻蕙畝遊何氏莊**

至治初元日，高秋大有年。結廬思近竹，賜炬憶分蓮。昔有乘軒者，真能脱屣然。明時謝簪紱，晚歲事林泉。擬踐前賢跡，還從隱者旋。振衣千仞表，命鶴萬松顛。絶磴容飛步，清流任枕眠。隨緣寧擇地，知命敢違天。種樹留桃核，觀花覓藕船。詎知無勝事，可以繼高僊。

**次韻貢仲章題城南書隱**

南郭浮沈過，西山卧起看。雲深開徑晚，日落閉門寒。食菊收叢束，除瓜抱蔓蟠。海圖龍彷彿，山鼎翠巑岏。十載孤茅屋，三秋一弊冠。舊遊迷去駱，衰夢失迴鸞。愁絶

煙銷玉，吟成月墮盤。清尊留客易，白髮向人難。未厭過從樂，時時共一簞。

**題秋山圖**

峰迴留深隱，天清襲素袍。棲身斷人蹟，游目送鴻毛。樹挂栖厓鷲，藤懸飲子猱。龍眠石澗冷，虎撼樹根牢。木客吟時共，山樵弈處遭。浮雲過水盡，孤月挾霜高。羽使來三島，胎僊舞九皋。左招玉斧飲，右攬赤松遨。空色收寥廓，虛聲起繹騷。彈琴遺古散，載酒棹輕舠。遂向圖中見，誰能世外逃。乘槎幾月至，一泛九秋濤。

**哭熊昶之**

居官常獨處，論事每平心。獄用《春秋》斷，囊無暮夜金。家園聊伏臘，江路足登臨。名酒應常得，幽人亦重尋。築堤行冉冉，脩社坐深深。環堵書連竹，空林月照琴。四年嗟契闊，千載入沈吟。陶令餘瓶粟，黔生正斂衾。孤兒承薄禄，苦節奉遺音。白髮秋多感，青山夕已陰。敦廉猶可望，虛僞庶能箴。郡乘誰傳信？來車失所欽。

道園遺稿卷之二

# 道園遺稿卷之三

雍虞集伯生

## 律詩七言

### 代祀西嶽答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三學士

紫禁沉沉曙色低，奉祠髯使已班齊。承恩歸院迷煙樹，乘傳開關踏雪泥。蹀躞共憐騎苑馬，逶迤不若聽朝雞。山川有事寧辭遠，只尺成都是國西。

棧道年年葺舊摧，已將平易履崔嵬。經行關輔圖中見，夢戀鄉山馬上來。諸葛精神明似日，相如情思冷於灰。重思親舍猶南國，願托江波去却回。

### 自仁壽回成都

還鄉思速去鄉遲，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留看題壁字，山僧打送捨田碑。胡桃笻竹南方要，盧橘枇杷上國知。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三顧欲何之。

### 題王庶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茫只尺間。駟馬橋邊車蓋合，百花潭上釣舟閒。亦知杜甫貧能賦，應歎楊雄老不還。花重錦官誰得見，杜鵑啼處雨班班。

## 張道士蜀山圖

碧玉參天是蜀山，舊曾飛度歷孱顏。松風上接空歌外，蘿月長懸合景間。試劍丹崖秋隼疾，濯纓清澗夜龍閒。君家虛靖歸來日，冉冉蓬壺爲憶還。

##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伏承主奉范君示先世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頌》，令集題識。仰惟前賢争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輒以鄙句奉謝，用表惓惓景慕之意云。

慶曆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潞韓並識何春應，秦賈争藏實蠛汙。神物護持天愛寶，子孫驚喜海還珠。敢以微塵讚喬岳，願推餘砭及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時禄，遺像能令百世欽。竊頌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沉。誰人浪漫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 拜歐陽文忠公遺像

知公難遇已當年，況復瀧岡十世阡。金石舊藏存劫火，丹青遺廟祀鄉賢。終身未必慚韓愈，作者誰能繼馬遷？❶ 鳴鳳不聞驚歲晏，長懷清潁一茫然。

❶「能」，類稿本作「將」。

**輓文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一作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垂。

**從兄德觀父與集同出滎州府君宋亡隱居不仕而歿集來吴門省墓從外親臨邛韓氏得兄遺蹟有云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爲唇亡齒亦寒不知爲誰作也撫誦不覺流涕因是成一章併發其幽潛之意云**

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爲唇亡齒亦寒。南渡豈殊唐社稷，中原不改漢衣冠。温温雨氣吞殘壁，泯泯江潮擊壞欄。萬里不歸天浩蕩，滄波隨意把漁竿。

**興聖宫朝退次韻袁伯長見貽是日上加尊號禮成告謝集即東出奉祠齋宫**

翠蓋重重寶扇斜，從官穿柳散慈鴉。過宫路遠紆天步，上壽杯深閣雨花。玉貫兩虹通象錦，衣成五綵鍊雲霞。奉祠東出蓬萊道，春水鳧鷖踏漢槎。

**朝迴和周南翁待制韻**

三十六竽吹鳳凰，九重春色絢天光。卿雲微動旌旗煖，湛露初晞草木香。貝葉神師東度嶺，金輿馴象北浮洋。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 輓歌辭

中天太白貫晴虹，頃刻龍飛返上宮。萬國共賓暘谷日，群臣忍把鼎湖弓。潛蕃回首金山遠，顧命傷心玉几空。聖主已頒哀痛詔，蒼生有淚灑西風。

## 和李秋谷平章小車詩

雪晴宮草隱晴沙，相國朝天試帝車。班馬畫移温室樹，鳴鸞晨度掖垣花。搴帷每命賢俱載，趣駕頻煩使至家。此日龍門誰執御？擁經正履侍金華。

## 送朱伴讀南歸仁卿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爲我問臨川。幾家橘柚霜垂屋？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游憐遠道，試從父老説豐年。寒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 送李通甫赴湖廣行省都事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瑣文書簡，雨過滄洲杜若新。應共庾公揮扇坐，每尋崔顥賦詩頻。三公舊掾多爲相，行見迴車載繡茵。

## 答周伯輝 翔鳳

百酌宮壺醉曉霞，望中鴻鵠盡天涯。故園賓客千金賦，飛燕風埃百姓家。上國春深花滿眼，河陽市上果盈車。古來鍾鼎多憂思，待得人間兩鬢華。

## 伯輝北山堂

北山有萊中作堂，樂只君子不可忘。紫氣常占少微下，壽星今在長沙傍。佳哉競秀五男子，少者遠客諸侯王。執筆題詩嗟未敢，杜陵之祠煙樹荒。

## 柬鄧善之

山雨不來喧静夜，江雲猶爲護晴朝。一群青雀牆花老，幾箇黄鸝苑樹遥。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徑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寥。

## 用退朝韻奉懷伯長試院久别

藝闈群策手封斜，遍閲縱横墨濕鴉。拜賜頻酣千日酒，思歸寧惜少年花。此時吟詠齋宮曙，同是瞻承絳闕霞。想有小團分學士，好將新水試浮槎。

### 送高尚志下第歸江西

清霜木葉水多灣，知有荆人抱璞還。龍擁湖波迎月下，豹乘雲氣候林間。殺青汗簡三冬足，生白虛齋一日閑。會望斗牛尋寶劍，春朝佩入紫微班。❶

### 題李道復所作艾全真乃父□墓銘

道人何事京城中？擬託斯文壽乃翁。萬里煙塵唯兩屐，一時製作見群公。江湖所過蛟龍識，金石他年物怪通。我憶廬陵多舊事，瀧岡阡樹足秋風。

### 次韻柯丹丘見寄

春去林園百草生，千源流漲到池清。心期自與浮雲遠，鬢髮新如積雪明。白苧寬裁無束帶，黄冠小製不垂纓。故人相見那相憶，但聽横空鶴數聲。

丹閣岧嶤地最親，頻年染翰侍嚴宸。九疑鳳去荒煙外，三月鵑啼野水濱。日落賈生將去宅，江迎庾泛獨歸人。五湖不遠閑身在，扶杖風前詠暮春。

今代廣文真畫師，蘇州把筆更題詩。白雲遠海意蕭散，明月滿樓光陸離。積安已空前日夢，清狂那憶少年時。老夫獨感深相慰，盛德加餐報祝規。

❶「春朝佩入紫微班」，原漫漶不清，據四庫本補。

## 眉菴自賦

新春名字合更新，偶託眉菴作主人。本不求妍何用妬？從來無悶豈教顰？曉對遠山煙冉冉，晚臨流水照粼粼。成都畫手應無數，憑仗他年寫得真。憶自當年學畫眉，畫成何意望人知？鑒觀水影真無媿，接對天光豈有私？獻笑詎隨桃灼灼，效顰應許柳絲絲。菴中妙用何聞見？未及東風賦紫芝。

## 次韻寄謝魏雄卿録事表兄

短棹移家竹樹東，曉鬟擁翠夜鐙紅。誰爲重客投邛令？徒有高堂舍蓋公。白雪上鬚無藥染，絳霞盈頰已樽空。憑君莫笑黃花冷，自有清吟與客同。

## 和偰世南除西臺御史

鳳池共愛十年身，一榜今爲七争臣。識字觸邪誰與敵？讀書知律自能神。關中多士遭逢盛，輦下同年聚散頻。萬里玉門歸控制，向來投筆亦儒紳。

## 游岡子原呈王學士

岡子原頭春色濃，小車晨出看東風。雨餘林潤人烏好，日煖沙平我馬同。西引峰巒來座上，東瞻樓閣一作觀。起天中。詠歸莫作匆匆晚，倘解相逢擊壤翁。

###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清悲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留户，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静梧桐餘倦鳥，眼明洲渚自輕鷗。人生會合真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騶。

黄粱夢覺人千里，白璧歸來月一缸。尊酒幾時忘北海？東書無路到東窗。卧龍宛宛冰生壑，飛鶴翩翩雪灑江。無限心期總寥落，秋風煙樹引歸幢。

### 次韻馬可山人見招

天意茫茫故可知，無端感慨又先之。百年開濟輸前輩，萬里登臨在此時。袖手看雲歸去晚，舉頭見日坐來遲。忽聞八月靈槎到，欲及西風理釣絲。

愛此高槐十畝陰，偶來相對理瑶琴。江湖有夢扁舟遠，風雨無人陋巷深。濁酒竟成終日醉，花枝聊學少年簪。若爲後死乘雲去，爛熳銷除感物心。

### 次仲章韻

日射飛塵下界昏，遥瞻積翠是君門。鳳鸞天上今何夕？鷄犬雲中第幾村？瑶草無人能遠寄，玉書有道可長存。晴虹東去連滄海，儻遇安期與試論。

深屋古仙雙碧眸，淵淵玉色象春浮。上方煙霧日千變，清晝風雲時一游。傾耳松濤惟立鶴，迴頭塵海不藏鷗。飛飛幾欲吹笙去，千歲歸來恐更愁。

## 無塵道人

雲霧爲衣月作裳，天壇獨自禮虚皇。龍收古劍沈秋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凝霜？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然上鳳凰。

## 和上都華嚴長老見寄

講帷秩秩退晨朝，只尺東方寶月遥。湛露甫承天子賜，慈雲還赴梵王招。毗耶一日香薫普，瀛海群公意氣飄。白髮故人非玉局，敢將詩句答一作語。參寥。上帝曾承絳闕朝，屬車日向寶城遥。生公屢講中邊味，宋玉空吟大小招。梵網千重隨鏡現，天香八月向風飄。手開樓閣能來往，常候晨雞碧海寥。

## 和斷江恩上人緑松見貽之句

誰將古色伴幽悰，百尺長松對一翁。子落雨餘棋局在，影摇雲際水瓶空。倚藤老大何惆悵？覆地陰凉待鬱葱。挽著萬牛須晚歲，手開樓閣五雲東。

## 題了堂悟上人溪聲閣

磨衲歸來閣倚坡，池開半月引泉過。蒼龍入鉢斂風雨，白象卷湖吹浪波。宴坐不眠花寂寂，飛行無跡竹婆婆。廣長舌相何時了？未覺游人一偈多。

## 賦松濤齋

曾游海上聽松風，積雪千峰水接空。細若鳳簫雙嫋嫋，雄於鼉鼓萬鼕鼕。玉堂夜直蟾光裏，銀漢秋横劍氣中。欲截斷槎乘浩蕩，兩樵相對此時同。

## 賦雪洲

江上經年積雪多，長洲化作玉坡陀。舊時射虎迷蹲石，薄暮歸漁認擁簑。河伯作宫龍獻璧，湘靈遺珮鳳停梭。鳧鷖容與江花發，更待春來生水波。

## 送茅秀才歸茅山

茅君兄弟茅山裏，幾代曾孫骨尚清。傳得《玄經》還自讀，餌將蒼术不須耕。鶴隨雲氣來金闕，鳳合風聲度玉笙。爲問仙都老仙伯，書來應許學長生。

## 送韓伯高浙西僉憲

五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灑船窗。雲銷虹蜺横山閣，潮落鼋鼉避石矼。闕下諫書誰第一？濟南名士舊無雙。湖陰暑退多魚鳥，應勝愁吟對怒瀧。

## 寄馬叔惠福建僉憲

荔子枝頭火齊紅，高堂紈扇坐薰風。湘筠簟冷魚波合，海栢梁深燕雨通。絡緯豈知秋袂薄？戾㾉長憶曉餐同。禁城來看花如錦，誰道清霜解惱公？

##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魯山崙岑魯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賓客時過共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 奉元王氏孝義詩

陰陰榆柳蔭韋村，中有烏頭孝義門。耕織事均家益贍，緦麻親盡義彌敦。蜜蜂日煖開窗户，慈竹春深長子孫。先世此邦嘗賜履，爲歌遺俗却銷魂。

## 賦張志甫八十

身閱昇平近百齡，顔如玉雪鬢如星。頻見遠移湘竹堪扶老，舊種蒼松已伏苓。頻見大官躬致饋，蚤令掌故口傳經。古來名士多肥遯，遍與題詩歷下亭。

## 送道士危亦樂歸臨川有序

予寓居臨川三十年，而隨牒京師之日過半，愛其山水之明秀而未盡游也，喜其風俗之馴雅而未盡觀也，樂其人物之修整而未盡交也，然視臨川則爲故鄉矣。以其視之也切，其故懷之也深。故見其人則喜，遺其人則若失，亦人之情也，況爲賢者乎？驪塘危氏，臨川之望族，文學雅正之士世世而有之，故予所謂不得盡交者也。亦樂危氏之俊彦也，學道上清山中，以翹楚見稱。信乎！名家子孫，非常人所可及。往年，亦樂之從父曰：虛室君與予最相善。虛室歸江南，予嘗送之曰：落花如海思歸夜，剪燭裁詩又送君。觀乎此，其風致蓋可想見。於是，十五年矣。則亦樂之行，予獨能無言以敘其懷歸之意乎？予且歸休，將從子於江湖之上，周覽山川，而詠歌其風俗，以託諸其人焉，尚未□晚也。❶敘而系之以詩曰：

上清仙子臨川客，暫入金門即賦歸。夜月微聞雙玉佩，香塵不染五銖衣。從游玄圃暄風暢，坐讀《黄庭》墜露晞。華蓋峰前如覓我，應看白鶴向秋飛。❷

## 送張用鼎還鄉

張郎兄弟人皆說，二陸才華未足多。

❶「□」，蜀本作「爲」。
❷「秋」，四庫本作「西」。

騏驥西風開道路，芙蓉初日照江波。周官雅誦賓興禮，漢代偏崇茂異科。爲語州人胡處士，清時何故覓漁蓑？

**題大都香山寺圖**

香山蒼翠帝城西，古寺高寒北斗齊。繞屋清泉龍穩卧，對簷老樹鳳長栖。曾陪退相尋山徑，亦共幽人躡石梯。忽見畫圖驚十載，春雲秋雨不勝題。

**爲馬竹所照磨題香山圖**

古寺深沉壓巨鼇，畫圖重見記曾遨。曉城宫闕煙花合，夜壑風濤樹木高。雨静卧波雙劍影，天清歸路一鴻毛。東都九老名猶在，瀟灑誰同白苧袍？

**端午節飲客與趙伯高**

龍沙冰井夏初融，簪筆長隨避暑宫。蠟燭煙輕留賈誼，銅盤露冷賜揚雄。南村久病思求艾，北客多情問轉蓬。忽聽滿船歌白紵，翻疑昔夢倚春鴻。

**用蕭性淵詩一句足成一章送常伯昂**

華蓋芙蓉入座青，輕雷疎雨過虚庭。永言自愧難傳世，急就成章易滿屏。好客多情憐白髪，幽人相顧説丹經。簞瓢便了餘生事，空枉輕車到野坰。

**題時録判齊山吟卷**

濟南名士古來多，此地登臨孰有過？山影蘸湖春雨樹，泉流滿郡晚風荷。客生江國猶思憶，人念鄉關想詠歌。千古齊山青未了，李邕杜甫奈愁何？

**王真人眉叟在京上都賜酒倡和**

真人燕處自高堂，遠賜宫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廐馬，侑樽仍有大官羊。一天雨露凉如洗，四座賓朋喜欲狂。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灤陽。

**送張伯雨入茅山**

獨棹扁舟入白蘋，隱居舊宅去栖真。囊懸肘後唯丹訣，書到人間稱道民。未覺白雲留住晚，也應蒼朮寄來頻。手栽松上騎飛鶴，知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聞道無人蹟，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朮，莫怪丹光穿樹林。茅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群猨吟。知爾此時最相憶，遲予飛屩度千岑。

**次韻熊太古題金石編**

上林昔見衆芳來，春雨湛涵詠有萊。何處北山留客住？未聞東閤爲君開。畫須具眼方留跡，琴有知音不用媒。多學少

成嗟老我，每看精藝欲心灰。

## 次韻錢翼之寫大學衍義局中詩卷

貝葉西傳浄業塵，泥金萬軸等長身。清閑邃殿仍稽古，寂寞遺書亦發春。承詔外廷須老手，揮毫仙館屬才人。重觀舊事思天上，白首揚雄野水濱。

## 題王本齋歷官紀年畫像

歷官貴與年俱進，列畫衣冠若弟兄。出節遺風仍振海，❶生祠嘉樹各專城。丹心不改兼終始，白髮微添更老成。清夢幾時求傅説，平時蚤合識真卿。

## 謝僧以長送銅龜水滴

贈我銅龜盛硯水，想君久已伴題詩。斕斑隱約知千歲，❷繅藉丁寧媿妙辭。豈有文章須潤色？況能經濟屬論思。秖應六用俱忘息，❸灌沐清泉自奉持。

## 題静壽道人自誌後

對雪鼓琴張道士，八十二歲顔如春。世外異書聊過目，人間樂事自終身。如如常住誰爲死？擾擾相仍故是塵。知爾既

❶「振」，四庫本作「鎮」。
❷「斕斑」，四庫本作「斑斕」。
❸「秖」，原作「秵」，據四庫本改。

忘欣戚意，安排何用賦詩頻。

### 輓危公遠道士

翦燭裁詩憶送君，落花如海政繽紛。幾迴分別未爲老，一日音容杳不聞。珠樹露寒蟬委蜕，玉樓風急鶴離群。自吟新句成奇讖，只許人間禮白雲。

### 與筆生

聖明天子御奎章，翰墨昭回日月光。畫殿風微雙鳳翥，春池波煖六龍驤。侍臣近榻誇先得，内史開函喜自將。借問紫毫誰所製，發揮神化未渠央。

### 白雲間上人以橘一枝見予作詩以謝

洞庭嘉實龍興種，百顆同枝重壓檐。折遺忽疑千樹盡，分嘗猶足十人兼。貢餘沾賜今難得，霜後題書尚可添。只欠吴姬圍錦幄，霏香噀霧玉纖纖。

### 答舒真人送牡丹[1]

真人棋罷小徘徊，手剪窗前紫綺來。天女不嫌雲霧薄，洛神親擁髻鬟堆。已令老鶴婆娑舞，更注清泉瀲灩盃。莫遣巢翁知勝事，詩筒日日片雲催。

曉來睡重不聞鍾，仍嘆看花似霧中。

[1] 「丹」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貪賞金盤承蜜露，不知玉樹倚春風。戰酣淮水碁應勝，雪擁藍關句更雄。欲畫新圖宜正午，須憑貍目驗芳蘗。

## 送胡古愚

仙館醉餘千石酒，上林吟遍百花風。拾遺徒步頭錐白，供奉歸來錦更紅。晚下紫微憐病鶴，春生緑水送冥鴻。故人江上如相見，爲借扁舟候禿翁。

## 游小孤及彭浪廟承學士命録以示畢推官因次韻二首

天作孤岑自幾時？高危頻見古人詩。身當委注下無底，影絶傍緣終不移。波浪秋隨天漢浄，風雲未盡海門馳。釣竿拂樹思長往，應有沙鷗已得知。

迴舟却往彭浪石，還藉枯笻得自持。外險内安居者樂，東流西洑渡來知。追隨過客應無事，迎享神君遂有詩。消得清秋好風日，經丘尋壑昔爲誰？

## 送柳唐佐懷孟總管

滿縣花開二月初，郡人日望柳侯車。醉翁白髮詩情在，好客清言吏事餘。河水煮魚頻入饌，柿林收葉遍留書。欲從太守借盤谷，手自搴茅結隱廬。

## 題李息齋竹

文翁寫竹鬢成絲，不作荾蘆與柳枝。日色分明見真本，天工端的是吾師。動摇

時有禽相語，偃蹇惟餘石不移。靄靄春雲好才思，千姿萬態總相宜。

已學夷齊願息陰，如何逐日轉蕭森？發揮自出形容表，摹寫誰知造化心？持贈不堪憐苦節，卷懷無跡媿幽尋。更看月夜風塵定，著意沉沉落墨深。

**題先天觀**

畫來新搆先天觀，便欲工吟勝畫師。山挾風聲雷起陸，水涵天影日當池。長生有道行行到，深處無爲了了知。不是三年不題句，卷中爲有范梈詩。

**次韻雲章丈欲訪德機學士故以末句相屬冀以因行致之**

風雨相求越一邦，無多苗藿庶充腸。東風吹雪開梅蕚，南斗垂河避劍光。力薄薦書空汗漫，情多愁鬢易蒼浪。故人范叔清秋鶴，誰共吟詩月滿堂。

**予與胥翁亞仙自劍池觀山水遇客石橋吳氏訪自牧長老于昭福時寺新成方卜門向予與亞仙皆以正對大羅爲妙一時同游約齋朝輔朝佐皆吳氏之良而牧亦吳出也莫不共贊其美因爲賦詩以識之**

重卓招提坐石溪，開關更欲面羅池。西來萬派分明意，前列諸峰蒼翠姿。修竹踈松通一徑，微雲淡月立多時。千年白鶴重來晚，解向見孫話祖師。

去冬過昭福留詩□溪上牧所既而蒙半村先生與國賓茂才青雲諸名勝相繼屬和盛意不可忘也先從牧翁寄此尚需面敘區區也❶

隱居曾見繞清溪，屋上青山屋下池。老子風流宜白髮，阿戎翰墨稱雄姿。每懷高閣看雲後，投宿比鄰聽雨時。安得青藜同照夜。題詩寄惱牧牛師。

贈丹士

神仙有訣煉丹砂，服食三年鬢不華。自有錦囊收曉露，何妨玉椀泛春霞。倚松吟嘯風生袖，採藥歸來月滿沙。肘後方聞多至劑，青粘何日到山家。

題朱澤民畫

松外浮雲過眼空，前瞻無際後無終。幾番白雪經行地，數尺蒼髯俯仰中。健筆秖今韋偃老，❷吟詩誰似杜陵窮。悠悠無限滄洲興，問取騎驢傲兀翁。

題董生畫

李公昔守清江上，翰墨交游有稚川。每從遠海風雨至，共對小山松桂眠。撥鐙何處得古法？臨池忽欲無千年。嗟哉李氏孫尚幼，川翁家學子能傳。

❶「□」，蜀本作「題」。
❷「秖」，原作「秵」，據四庫本改。

## 羅若川畫松

暮春多雨晝冥冥，羅生畫松當素屏。老蛟化爲劍氣黑，白鶴下啄苔痕青。傳來日暮自篝火，夢入幽巖尋茯苓。不遇胡僧露雙脚，石函自了讀殘經。

## 又次游仙遊山詩韻

巃嵸山木小軒東，梔子花開鼻觀通。嘉節喜逢風雨外，幽懷都付笑譚中。詩成綵筆從人寫，醉後朱顔與衆同。却怕有人知此樂，枉將山水繫愚公。

## 董掾湖山堂

九江秀色何處好？新堂正值甘棠湖。春水初生蕩洲渚，晚風欲起散魚鳧。自公退食對脩竹，教子讀書編緑蒲。知君廉恕足陰騭，行見高門紆紫朱。

## 留上方道院

卜隱山中事已遲，歸來無處著幽棲。行穿深谷却車馬，借宿高齋慚黍雞。茶爲彌明分石鼎，燈從太乙借青藜。百年身世半塵土，一日林泉何足稽？

## 寄陳湛堂法師

月宫桂子落巖阿，想在林間閲貝多。持足地神衣拂石，獻珠天女襪淩波。香因結願留龍受，水爲烹茶唤虎馱，寄到竹西無孔笛，吹成動地太平歌。

## 送胡士恭

十年京國擅才華，宰相頻招載後車。太液蒼涼黄鵠羽，玄都爛熳碧桃花。三清風露仙人館，萬里煙塵野老家。拂拭舊題如隔世，華星明漢望歸槎。

## 送雙林西白長老用太白起句❶

峨眉山月半輪秋，我憶家鄉亦白頭。脚踏岡原流去水，身隨海岸到時舟。長空一鳥飛無迹，白雪千峰爛不收。却笑坐來銷劫石，雲興百問若爲酬。

## 寄白雲閒上人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于今二十霜，橘柚向來垂屋重，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祕典心源浄，百歳長齋齒頰香。若念尚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❶「雙」，四庫本作「霜」。

## 寄訢笑隱

垂手毗耶憶舊勞，諸天幢戟擁林皋。開軒坐見青松老，倚閣閒看白浪高。曉日上林隨步屧，春雲如海在揮毫。經年不得江東信，獨立長風送羽毛。

## 陳君璋新園池亭得煙雨橫塘舊扁表之本漁墅陳氏之物我大父尚書公所書也尚書書此時已九十年而君璋之父年且九十矣故賦詩及之❶

煙雨橫塘識舊題，尚書遺跡久淒迷。幾回玉樹鸎聲曉，曾見雕梁燕子泥。近水樓臺隨地起，臨堦楊柳與雲齊。小車却憶蕘夫老，遍洛看花信馬蹄。

舊扁橫塘墨色新，百年還屬百年人。爭墩正爲名隨謝，隔世何妨姓共陳。綺席聞鸎垂故舊，金盤烹鯉亦賓親。蘭亭俯仰興懷地，莫惜流觴對暮春。

## 題蕭正肅公及尚書與楊誠齋書幅後

古木蕭森日月懸，六丁猶爲護遺編。一門翰墨三千牘，七世風流二百年。秋野蒼茫麟角出，春池零亂鳳毛鮮。世居鄉里如君少，西望孤城憶墓田。

❶ 此題前，類稿本有題作「題陳君璋煙雨橫塘二首」。

### 費無隱丹室❶

碧雲雙引樹重重，❷除却仙經户牖空。一徑緑陰三日雨，❸數聲黄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静長留賣藥翁。幾度到來渾不語？却依秋影數冥鴻。

### 寫韻軒❹

翩翩仙子藥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修眉塵鏡掩，窗中遺墨夜燈閒。雪深黄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涙更斑。何事浮雲相遇合？杳然陳跡謾人間。

### 楊判官春雨亭

松栢園亭雨露新，慈顔幽翳倍傷神。三年疏食心長慕，一勺寒泉涙滿巾。孝子舊遊多國士，將軍遺愛在邦人。封塋近對清江曲，世世能來有鳳麟。

### 揭北海山雨亭❺

周遭城郭擁坡陀，北海亭中逸興多。木落秋風知地迥，水高春雨見帆過。華簪

❶ 此題，類稿本作「費隱雙桂亭」。
❷ 「重重」，類稿本作「童童」。
❸ 「緑陰」，類稿本作「落花」。
❹ 「寫韻軒」，類稿本作「寫韻軒繼壁間昔人作」。
❺ 此題，類稿本作「題山雨亭」。

列坐驚年老，翠袖深盃爲客歌。説與蓬萊千仞石，誰能鳴鶴倚松蘿。

**珉上人俯清軒**

高亭直下一江清，千尺絲綸寄此情。秋水芙蓉華月上，春茗翡翠晚風輕。坐來古硯生雲氣，吟過長廊曳履聲。知有登臨無限意，高山遠水已相迎。

**楊伯恭柳隱山房**

細柳誰如灞上營，清江百尺坐專城。陶潛雅興還堪賦，張緒華年更有情。春日貫魚多鱮鯉，秋風飛羽總鯢鯨。錦衣玉帶催毬馬，入對長楊聽早鸎。

**揭北海蓬萊亭太湖石峰**❶

海上飛來第一峰，華星明月五雲中。千年持載遺神物，九仞飛騰接太空。不與興亡驚世换，長隨山澤與時通。蒼茫獨立横秋氣，未許西山得比雄。

**秋屏閣**

幾度秋屏真謾興，歲寒今日一凭欄。西山廬阜連天起，彭蠡番陽學海寬。久病詎能修客禮？舊游長感奉親歡。老身若借雲房宿，卧起江山正面看。

❶「揭」上，類稿本有「題」字。

## 王欽道活水源堂❶

川上曾聞感聖衷，尋源因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千門啓，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從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夕清泠謝太空。❷

## 題送林松磵照磨詩卷後

朱輪豪傑早知機，一日冥鴻向海飛。風雨交游無舊迹，江山幕府有清輝。秋空澹澹蒹葭浦，春晝堂堂錦繡衣。世外喬松中梁棟，澗邊莫歎故人稀。

## 御風亭

城陰百畝轉迴塘，喬木參天翠柳長。飛蓋曉迎花霧氣，臨池春動墨雲香。衣裳清露芙蓉净，劍佩明河水玉涼。還向人間留妙蹟，蘭亭列坐詠流觴。

## 雙檜軒詩并序

檜之爲木，仲尼嘗手植於魯，天下後世莫不具瞻焉。學者之於聖人，宜無所不學。江右憲使覃懷李公重山甫，持剛方之節，秉貞固之操，乃樹雙

❶「王」上，類稿本有「題」字。
❷「夕」，類稿本作「勺」。

檜于家庭以自見，蓋將景仰先聖於萬一也。夫木之爲世用多矣。大材成大器，小材成小器。椅桐梓漆則琴瑟之儲焉，明堂清廟之棟梁，非檜莫與也。尚論聖人之所爲，識其大者，豈非君子之志乎？乃爲之賦詩曰：

素王舊植魯宫牆，雙樹新陰接太行。冰雪高寒令節操，雲雷參錯古文章。河津此地營舟楫，廊廟多年待棟梁。會與群龍近華蓋，九天朝日正蒼涼。

**黄仙巖**

鐵色陰崖積石屯，玉顔窈窕鎮崑崙。上池降液作靈響，左角出雲承曉暾。手抉風雲穿月窟，坐當星斗直天門。昔人政有懷仙地，爲挹清泉注一尊。

**古亭詩爲張仲淵作**

濟南名士古來多，誰作新亭照水波？百頃高荷秋興闊，一湖明月暮船過。南州城上登臨賦，北海尊前感慨歌。況有吹笙王子晉，清風千里接鳴珂。

**觀耕詩爲王可敏賦**

昔歲春耕見夢中，分軺此日歎民窮。漸帷草色經行路，輟食棠陰問土風。歸鴈相催知日近，占魚猶願報年豐。他時緩步從青瑣，寤寐毋忘稼穡功。

## 與熊天宇

去歲送花無處栽，至今鄰舍借園培。緣籬正要帶刺枳，並屋還須疊葉梅。桑椒牆下堪食用，桃李門前空綻開。故人一一可致此，他年相對共銜盃。

行丞相掾唐仲英事母至孝。在臨川時，太夫人嘗藝蘭於亭中，花繁茂，累歲增盛，異於常植，君子有以占其子孫之興也。他日太夫人去世，而蘭亦悴而弗華，三年而忽榮，如太夫人在時。仲英感歎，如見母之存焉。都人士咸以爲瑞，相率爲歌詩以頌太夫人之遺德，而識天錫瑞以彰仲英之孝。後數年，虞某在豫章，與仲英續賦一章云❶

唐氏慈親手種蘭，三年憔悴復闌干。爲懷媚眼承顏喜，豈意空帷帶淚看？手把栝棬春露重，心知佩韘暮天寒。扶踈玉樹情何極？長繞幽芳不忍看。

## 憲府瑞栢

憲府清巖翠栢高，香煙霏霧起亭皋。濃熏旭日新膏沐，細引春風近羽旄。黼黻成文如錦繡，丹青生色在揮毫。德星占應賢人聚，濟濟清朝見譽髦。

❶ 此題前，類稿本有題作「賦唐氏瑞蘭」。「太夫人嘗」，原作「知夫人嘗」，據類稿本、四庫本改。

## 書蕭母傳後❶

新喻蕭母有貞節，朝廷用魯參政子輩言，旌表其門。莆田陳旅博士爲之傳，文甚奇。子輩早學於蕭氏。陳，集友也。❷先丞相雍公與蕭正肅爲同朝，故其家來求題云。

桓桓蕭氏貞門表，猶是前朝執政家。恩詔傳言褒素履，安輿垂淚對黃華。賢孫能奉高年遠，薄俗寧知古道賒。魯氏交情陳氏筆，臨文三感一長嗟。

## 黃節婦詩

集昔忝館閣，四方孝子貞婦之事來上朝廷者，率求詩文以表章之。隨事發明時義，既有所諷勸，或所録未甚備者，猶推其類以著其姓。搢紳樂善成風，每盈卷軸，不以辭爲費也。今觀雷尚書之諸孫長仁，書其女弟適黃氏貞節事，皆閨門變故而始終一德。非其兄不足以知之，非能文不足以發之。集筆硯荒落，長仁之子以此卷相示，感而賦之。

貞婦初年遘百艱，每將忠厚對傷殘。死生家世心無愧，終始閨門義所安。信有高風隨地化，不營華表與時看。賢兄述德皆真實，爲報鄉人在史官。

❶「書」下，類稿本有「新喻」二字。「後」下，四庫本有「并序」二字。

❷「集」，類稿本作「予」。

## 送阿里仁甫舟中作

送客江邊醉似泥，漁村留宿已雞栖。風平山影摇舟檝，雨急灘聲入鼓鼙。故老別來誰尚健，新詩吟罷更重題。却因農事催歸去，卧看浮雲逆上溪。

## 題高彥敬竹石

踈篁幽草澗邊生，群玉參差若弟兄。更待拂雲棲紫鳳，何年臨海掣長鯨。尚書蕭散今摩詰，子墨淒涼舊客卿。風雨夜來家四壁，龍吟微應讀書聲。

## 南浦遐觀圖

房山避暑何王宫？古木蕭森多畫風。平生江海毫素裏，日暮鄉關魂夢中。孤雲斷處更野水，五絃揮罷又飛鴻。高情千仞一倚杖，莫怪尚書雙眼空。

## 古木圖

晉人筆法成中絶，奇崛縱横見米家。手畫斷崖分鐵石，意求古樹帶煙霞。龍髯解出空中雨，鴻爪能留雪裏沙。近日尚書高彥敬，高懷尤足共清華。

## 趙伯高所藏高彦敬吴山夜景圖

吴越蒼茫只尺間，尚書能畫夜看山。塵銷海市露初下，雪積江沙潮始還。座上賦詩誰絶唱？夢中化鶴忽臨關。高情已逐年華去，秋樹寒波愧妙顔。

## 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屨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携窈窕開瑶席，雙引娉婷韻玉笙。春雨松間殘弈冷，秋風江上暮塵生。三分籌策煩勞甚，悵望雲霄一羽輕。

## 百馬圖

楊柳生煙草色薰，川原錦繡動成群。百年海宇無征戰，一幅圖書有見聞。日夕吹笳歸别部，天寒挏乳奉將軍。當時校獵誰能賦？白髮楊雄思若雲。

## 周昉畫

島上雲生日轉簷，海風吹雨暮寒尖。春明玉色遺薌澤，夜定珠光入鏡奩。織得鴛鴦隨緑皺，教成鸚鵡啄紅甜。試令鼓瑟應無語，目斷歸舟思未淹。

## 天師菴壁間墨竹

憶昔卧起修竹地，當林日日看風生。白雲時來衆仙降，皓霞如瀉孤鶴鳴。❶ 吹笛江深星斗動，釣竿樹老浪波平。何時置我北極下，獨倚高壁聽秋聲。

## 從子旦欽賫賜金至山中次陳溪山韻

槖金萬里來天上，舊賜新頒捧拜餘。去國棲遲慚補報，榮家歡喜度空虛。孤臣清淚三生夢，一寸春陰數葉書。更買青山可終隱，不妨投老得安居。

## 謝予棕雨笠

歸弄江波自濯纓，白頭徒步一身輕。蕭蕭白雨荒陂晚，恰恰黄鸝夏木清。杜甫豈於詩更瘦？遠公許以酒相迎。野僧三四同來往，此日先生戴笠行。

## 題毛秀發薛玄卿戴笠圖卷後

偶然戴笠過前山，天賜高人一日閒。薄有神情留卷裏，漸無名姓在人間。毛公吟罷厖眉古，薛保圖成鶴羽還。無限好懷今總得，松雲千疊爲誰關？

❶「霞」，四庫本作「露」。

## 止家人製衣

故人遺我布單衣，寒暑相仍服不違。地僻少塵擱澣易，身閒遲破補紉稀。樵漁總識循常好，魚鳥相忘作念非。請看江頭木居士，雲來雲去本何依？

## 荒　唐

齊人野語楚荒唐，野死幽囚衹謾傷。往往闕文誰復及？悠悠没世詎能忘？百年有道開新盛，千古遺言發耿光。不有鳳麟同日至，誰知信順見文章？

## 虚　齋

誰識空中有至真？一庭芳草自生春。風雲變化閑來往，日月揮持在主賓。寶劍有神凝鑒水，金丹無質現窗塵。忘言本是吾齋事，莫負空同問道人。

## 真止軒

乾坤定位易行中，星共辰居象亦同。終日有言寧離此，先天無事若爲工。音聲倡和黄鍾始，水火浮沉土釜空。世法定無相比並，閑循斗柄玩東風。

## 石巖詩爲道童總管作

維石巖巖氣象超，俯憐培塿獨岧嶢。八風不動盤坤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郡暮雲留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便應從此爲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 竹所詩爲馬照磨作

蕭蕭修竹倚闌干，幕府高秋獨坐看。龍化欲隨清珮響，鸞停長共碧梧寒。幾年冰雪培根節？一日雲霄見羽翰。聞道武公方壽愷，永歌淇隩報平安。

## 送揭子尚之京師

縣北之亭山水幽，玉堂故人懷昔遊，錦囊五色起雲霧，華衮一字驚林丘。賢才洛下共青瑣，欠客襄陽成白頭。羊公沉碑聞近出，文章垂世何悠悠？

## 送李伯儀

老來多病山中住，誰復能吟過客詩。賈誼豈無前席夜？終軍當有棄繻時。沉香亭北花園錦，太液池頭柳舞絲。初到長安還有賦，東湖傳看緑漪漪。

**送吴志淳**

古道棲遲與世違，高才誰可共襟期？揮毫妙得中郎法，倚席長吟老杜詩。澹澹春風湖水詠，蕭蕭夜雨竹枝辭。明朝何處還能賦？驄馬金溝結柳絲。

**送劉仲禮游浙**

于今南斗聚文星，博士空慚老復丁。杜甫文章驚四海，中郎字畫尚群經。才華酷似泉流峽，書法親傳劍出硎。欲看海門潮始壯，高風鴻鵠舉空青。

**送艾友文之静江**

桂林賓客舊多才，鼉鼓逢逢夜宴開。鄉里共推文學貴，轅門争識故人來。幕中草檄狼烽息，座上吟詩鴈字回。爲問伏波天柱遠，文章何日刻蒼苔？

**送太原郭詵還豫章灌園精舍讀書**

每思有道太原碑，復憶南州孺子祠。但得賢人千里聚，奚傷大樹一繩維。生民憔悴依高節，吾道銷沉繫遠思。誰向灌園棲隱地，下帷觀象玩微辭。

## 送劉元補淮南漕司書吏

江南大郡多凋瘵，三月鶯花海上城。使者自持清節重，書生遠去一舟輕。圖書雲静滄洲鴈，翰墨風生碧海鯨。幕府從來賓客盛，横琴時自寄高情。

## 送李仲淵雲南廉使

海上瀛洲想玉珂，繡衣今歷幾坡陀？賢人會合何其少？蓋世文章不用多。蘭楫誰迎桃葉渡？蘆笙莫奏竹枝歌。不令駟馬歸金馬，奈爾相如好賦何？

## 送僧歸俗

孰謂儒冠多誤身？昔年聊作小乘僧。春風花影踈踈月，夜雪松濤澹澹燈。巾帶便須歸賈島，衣盂從此付盧能。男兒今古平生事，未把丹心一寸冰。

## 題河東李集賢倜詩後

某與昭德別二十有餘年，❶相見清江之上，出故集賢河東李士弘學士重游舊詩，蓋李自守郡至作詩時，已二十餘年。今去李公賦詩時，又幾三十年矣。俯仰感歎，追和附卷末云。

❶「某」，類稿本作「集」。

郡人長説使君行，室有絃歌野有耕。千丈沙隄春雨漲，滿船書畫晚峰晴。重來城郭誰耆舊？遍刻文章自姓名。我亦從游今白髮，每懷冠珮望蓬瀛。

**聽劉元彈琴**

劉元相訪竹齋，清夜爲予援琴。作《長清》《飛佩》等調。宛然二十餘年前聞諸四明袁公伯長父子，及西巴鄧公善之之子慶長者，不勝淒感。道士張伯雨亦偏善此，相別亦二十年矣。寥寥此音，在天地間何可斷絶？賦詩寫懷，書贈元云耳。

寂寂虚堂月上遲？劉郎爲我鼓冰絲。秋聲在樹誰能賦？夕露沾衣有所思。荷蕢過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何之？呼童明發酬佳興，三勺清泉饋石芝。

**陳立持所畫山水及酒饌來求詩法詩法無之得與齋中朋友一餉之樂**

拙踈生理歎衰翁，食粥何妨甑屢空？驚見殺雞供季路，喜看載酒問楊雄。畫圖乞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袖風。令子讀書誰得似？高閒甘旨不憂窮。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苦推尋。奇雲映日書成字，靈響盤空譜作音。春鳳雝雝天廣大，秋蛩唧唧雨陰沉。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何曾繫古今？

**宿周氏東齋聞饒以和李本夜話賦此**

霜月高齋會二賢，夜深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年華思絶學，二三良友信遺編。選鋒若欲驅殘臘，晴昊梅英孰與先？

**觀王繼學參政贈臨川艾庸詩有感**

世儒退相淮南使，羨爾華裾早及門。授館終年供白粲，探囊一日試黄昏。漢廷議禮諸生起，魯壁藏書幾簡存？最憶軀蒙雲氣重，舞雩新服試春温。

**題陳維新詩卷**

才子清華孰與群，古詩秋興浩如雲。溧水海中夜月珊瑚樹，江上春晴錦繡紋。釣魚辛少府，武夷放棹杜徵君。歷觀卷裹襟期士，鳴鳳朝陽與世聞。

**題劉伯温行卷**并序

監憲伯温劉公，出示館閣諸君子送行詩文兩大卷。其一自中臺出佐浙省時賦，衆仲題其端有以見朝廷選任之專、職事之難者。後一卷則自著廷持節江右之賦也。伯循跋其左，具言述作之暇，道西北形勢、古今之迹、經覽之壯。有重會講明之約、一代文物

之懿，備見於斯，何其盛哉？某感別欣遇，❶又知監憲公深有得於大《易》「智崇禮卑」之旨。庸述鄙懷，敬答盛意，不勝惓惓！

西極山河轍迹通，載馳江海視民風。帝王漸被知今遠，秦漢經營歎昔雄。憂國蚤聞生白髮，濟時誰識信丹衷。斯文一縷通微顯，隨地成能造化工。

## 題黃智仲詩卷繼爕御史黎僉事詩後

彈鋏何妨鬢漸疎，侯鯖偏食武昌魚。故人江漢浮雲盡，歸鶴城樓落木初。御史青春懷舊意，郎官白首寄來書。解囊爲説經行處，歷歷晴川畫不如。

## 書莊武公遺事後

莊武勳名汗簡青，贊書錫爵自明廷。時傳令德連三世，家有高年過百齡。胄嗣蒞官原問學，封邦獻禮纘儀刑。周詢還奏澄清効，衮職從容煥日星。

## 自題爲危太朴作

大地微塵海一漚，取之無用棄無由。日高睡覺還聞鳥，雨足歸來但牧牛。冠帶衣裳明日月，陶匏木石老春秋。何人寫此閒中意？獨立晴空詠未休。

❶「某」，類稿本作「集」。

## 故人

故人爲别十餘春，夜夢相逢面目真。世外音書遺鴈羽，壁間圖畫潤龍鱗。可憐白髮寒仍短，待得黄花晚更新。誰有高才如屈宋，九歌江上樂明神。

## 孟莊

孟莊同世不同風，縱使相逢亦不同。豈以高明分彼此？總於衰晚共豪雄。奇才别出羲、黄上，大業難忘舜、禹功。無位無時千古逝，誦言忠辯愧愚蒙。❶

## 吴先生壽日

承明三召意勤渠，歸老從容問燕居。几杖雖塵無倦色，經綸不用有成書。春深雨露多沾溉，晝永風雲妙卷舒。華蓋浮丘漢儒行，千年高並翠芙蕖。

## 寄壽楊友直

恩詔來頒擁節旄，壽尊酬獻畫堂高。郡人傳寫登高賦，野老驚看侍宴袍。契闊舊交多老大，澄清能事屬賢勞。鳳池緩步歸猶早，鄉社耆英接譽髦。

❶「忠」，類稿本作「思」。

## 寄楊友直❶

山林十載便幽趣，城府連朝謝故人。前席謾言宣室事，小車且看洛陽春。舞停紈扇清樽側，❷醉插花枝白髮新。人爲村頭農務急，不辭鈴閣度江津。

## 寄陳衆仲

承詔摛文入禁林，一揮四問夜堂深。五人存歿風流散，十載浮沉老病侵。曳履想迂青瑣步，下帷傾聽《白頭吟》。多材政有江西客，衣錦歸時好寄音。

## 寄陳溪山

坦坦幽貞夏日清，高槐千尺自秋聲。華山雲外觀真逸，洛社春中憶舊英。雅論圖書酬太守，静容簪佩列諸生。丹成有道傳中表，歲把芙蓉奉壽觥。

## 寄楊臨川

五月新凉似鑑湖，吏民争候使君車。稻田雨足臨流喜，墨沼雲生對客書。疲瘵遠人訢獨得，文章列郡竟誰如？寓耕封内宜修敬，老病衡茅禮節踈。

❶ 此題，類稿本作「留别楊臨川」。

❷ 「側」，類稿本作「密」。

## 寄蒙古松巖

驛舍相逢已十霜，每懷高節倚雲蒼。星辰劍佩趨黄道，風月圖書侍玉皇。萬壑秋聲回浩蕩，九霄春夢入微茫。垂絲到地苓如玉，擬斸青冥頌久長。

## 寄費無隱

清朝自寫玉宸文，冠戴芙蓉著錦裙。碧落開圖垂五采，素雲引練事三熏。群真定録渾相識，上帝臨觀密自聞。書畢緑陰方數畝，長疑窗户宿春雲。

## 寄趙中山

清鐘徹曉轆轤乾，十載霜蟾獨自看。護法老龍思浄梵，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歲晚頭俱雪，想見春陽氣若蘭。欲辨芒鞋求覿面，晴虚雙景共清寒。

## 用聶御史韻贈忻都兼寄張伯雨

尋得山泉可枕流，搴茆爲舍就中洲。故人春月多新夢，游子秋風足暮愁。楊許有書留玉洞，松喬無跡到瓊樓。亦知李白因貪酒，頭白無緣事遠遊。

## 次韻陳溪山

積雪柴門晝不開，行庭無跡太寥哉！深根一息先天氣，平地横陳幾劫灰？潮候夜中隨月滿，斗杓天際挽春來。溪翁定有扁舟興，晴昊繁花問遠梅。

茆簷向曉喜雲開，積雪如雲安在哉？春澤堅冰成解液，明窗旭日動飛灰。山陰忽有移文至，松下那容喝道來。小大往來元有數，莫占消息向枯梅。

## 次韻陳溪山紅梅

冰雪肌膚染絳雲，歲寒林下對吟身。先天氣至渾如醉，初日光融轉更新。白髮無能酬造化，金丹有道駐長春。少年莫笑詩成處，傾倒相歡忘主賓。

春曉紅生島嶼雲，此中儘著兩閑身。不愁花笑髮鬚白，謾詫人傳句法新。曲水徘徊天上日，深杯斟酌自家春。繁英未落須頻到，翠實金盤尚及賓。

雪後孤根發暖雲，栽培本自一人身。紫薇遺意成千古，絳萼深期又一新。忠厚敢忘嘉樹賦，沖和思廣此枝春。若爲穉子猶堪教，三祝三加望大賓。

來章末句，有屬幼兒之意。先生屢言先君手植紫薇于堂前，賦詩屬望小子，時人不之許也。頫仰五十年，委身田野，莫稱先志，集感歎成賦。

## 次韻答楊臨川

歸興秋光晝寢高，使君詩瘦怯宮袍。

東湖微雨生顔色，西日浮雲見羽毛。橘柚園林誰共弈？蒹葭洲渚或容舠。誰家此日尊無酒？兩鶴翩翩過九皋。

**舟次臨川用趙壎韻**

文公經濟入精思，陸子高明自得師。投老幸依賢者國，興懷況在歲寒時。爲邦孰與從先進，擇善誰將覺後知。十載郡樓遺訣語，扁舟江上感君詩。

**山行次韻**❶

從來年老喜逢春，宇宙中間自在身。鬢髮還如柱下史，胸懷仍似洛中人。春雷起處耕雲外，曉雨晴時釣水濱。況復歸歟清晝永，坐聽童子詠睢麟。

**次韻曹子貞**

宦學三年不自歸，從人饑食復寒衣。蒼麟一出《春秋》畢，黄鶴重來城郭非。静對風雲觀變態，閑因來往玩神機。乾坤自是無今古，不用窗間惜寸暉。

**舟泊安和阮宅次黄志高韻**❷

十月東歸下石瀧，❸群公促膝共輕艭。蕭雲故宅多喬木，阮籍清樽對暮江。方駕肯來良馬五，尺書先寄鯉魚雙。欲求深隱

❶「山」上，類稿本有「春日」二字。
❷此題，類稿本作《飲阮謙仲宅次同行諸友韻》。
❸「十月東歸」，類稿本作「六月歸來」。

何山曲？雪竹霜筠共一窗。

## 舟宿湖口❶

汀沙如雪水無聲，舟倚蒹葭鴈不驚。霜氣隔篷纔數尺，斗杓插地已三更。抛書枕畔憐兒子，看劍鐙前慨友生。尚有乘桴無限意，催人摇櫓轉江城。

長年人海混潮聲，水宿荒涼却夜驚。月照空巢烏繞樹，風吹短草鴈知更。要觀此地秋濤壯，更待明年春水生。不比蜃樓多變見，綵雲初日擁層城。

## 次韻劉桂隱

懷哉歲暮扣重關，置我高堂俎豆間。遠道無窮緣已老，凡情不斷若爲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滿目青青是好山。莫怪丘園待春雨，扁舟先愧逐雲還。

## 謝廬陵兩劉君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坐客頗知韋刺史，詩人猶拜杜參軍。總看玉樹當春晝，長對青藜過夜分。他日聚星如可畫，慇懃垂白更論文。

## 次韻孟天暐典簿佐奉使行江西所賦

帝念蒼生不鄙夷，任賢清問載旌馳。山川舊履車書會，草木新春雨露私。十道悠悠分楚粤，四門穆穆出宣慈。舉頭見日

❶「口」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天光近，老去無憂託啓期。

**山木閣一首送人之京❶**

山木閣東初日生，梅花照溪人欲行。玉杯在手山影入，瓊精載道霜氣横。故人天上今白髪，賤子山中常倦耕。憑君問訊金闕下，群賢朝迴春日明。

**送撫州推官于夢臣改除吴興别駕**

撫州那得似湖州，千頃鷗波可放舟。别駕老便公館静，高門長憶故園幽。緑陰青子人家曉，古木踈篁水墨秋。幾欲暫爲江海客，百年耆舊記風流。

**送陳繹思歸會稽讀書**

右軍高致絶清真，況復東床玉樹春。上馬詩成誰共語？讀書鐙迴互爲賓。落花飛絮縈歸思，流水游龍接暮塵。無限當時觴詠意，尚疑身是會稽人。

**送秘書也速答兒大監載書歸成都**

連舸載書三十萬，雪銷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煙霧，世將旌旗屬畫圖。定有洪儒堪設醴，豈無佳客共投壺？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隔五湖。

❶「京」下，類稿本有「師」字。

送普從昇驛史調廣東

秋露垂珠枸杞叢，海天火齊茘枝紅。飛行萬里看驄馬，指顧千夫赤羽鴻。虎帳夜傳文字密，蛟人春貢語言通。一門諸父吾親舊，待爾歸朝捷奏同。

送成彦舉奏差還湖南

莫憶并州是故鄉，江城十載簡飛霜。賓鴻不及馳車遠，語燕還迎舞袖長。下瀨未休連舸餉，觀風頻上奏書囊。雲開南嶽多來往，應有高情聽《九章》。

送人回湘用魯子翬僉院韻

東門有客上歸船，舍弟過從歎昔年。清宴翠帷明諫草，高譚羽扇動江蓮。湖南賓客今誰在？湘外蘭蓀自可仙。珍重太常臨别語，毋忘餐菊飲寒泉。

寄監郡敬齋

華蓋天風八月高，使君於此重遊遨。停雲每約松間鶴，載月同登海上鼇。人愛桐鄉留繾綣，道傳栢府薦賢勞。柴車已是輪生角，那得黄花共濁醪。

## 仲秋二十一日雨後聞桂香柬竹齋諸友

曉來滿國桂枝香，明歲秋闈第一場。明月當樓天廣大，疾雷破樹雨琳琅。❶鬼神幽遠驚雄辨，草木欣榮被耿光。於《易》已占觀六四，真儒不數漢文章。

## 訪羅元德隱居

春溪回曲抱郊墟，新見幽人水竹居。車馬不知行樂地，漁樵常近讀書餘。一川風月閒來往，終日雲雷妙卷舒。❷獨究塵編誰得似？同游爲記暮春初。

## 憲副孛顔帖木兒行部過訪❸

六月驅馳使者車，城南詢問野人居。韋編猶記成均舊，玉斝親分尚醖餘。師友道存風義重，山林歲久禮文疏。但期荒隴霑霖雨，課子躬耕理故書。

## 與易小雅

雨過橫塘早擊鮮，西鄰宴罷到東園。醉吟明月花枝好，坐對涼風桂樹繁。玉雪汎甌留夕語，銀絲分椀約晨餐。壽朋總憶

❶「琳琅」，類稿本、四庫本作「淋浪」。
❷「日」，類稿本作「夕」。
❸「兒」下，類稿本有「甫」字。

城南老，每採芝苓過遠村。

## 憲府集後書與紀長之

歲暮賓筵坐席深，衰顏何足重爲欽？❶有嚴佐史加籩豆，於粲升歌備瑟琴。佇想虛煩求舊隱，聞風實啓好賢心。誠乎德合生民慶，往昔誰容只在今？

## 與陳維新

新公家在觀橋濱，茅屋蕭然不染塵。通夕跏趺光炯炯，經時神屋火匀匀。一杯秋水留仙客，半嶺春雲共野人。借問如何參絶學，破除妄想不求真。

## 答劉無作

南園隱者劉無作，古木陰中户不開。惡客任攜袍緼去，化人又送飯盂來。吟詩窗下猿供筆，振錫林間虎卧苔。二十七人尊宿字，夜深相對語如雷。

## 答毛南楚惠書

華峰迎對浮丘伯，故憶毛公共説詩。良夜挂巾松上露，微風揮麈竹邊池。近來有夢如春雪，重到何人識鬢絲？此去相望三百里，時因歸鴈問幽期。

❶「顏」，類稿本作「頹」。

## 答陳明復

城頭雲重鴈飛過，憶得江南夜雨多。茶樹嶺前雷破石，稻秧田裏水盈科。何時短棹鱸蓴菜，盡日長松蔦女蘿。賴有仙翁知此意，不同樵唱即漁歌。

## 保同監邑送桑本

樹桑親教縣庭隅，分我深根四十株。老客遂居連野緑，使君重到兩輪朱。寒窗機杼依鄰曲，春服兒童出舞雩。頗有薄田衣食計，暮年歸夢在成都。

## 陳幼德送竹本

竹似陳家好弟兄，清陰秀色滿林生。八龍夭矯同瑶席，雙鳳參差和玉笙。土潤已如含雨氣，夜深便可聽秋聲。他年爲作青青簡，待爾明光獻賦成。

## 謝董子道參政

再世門牆五十霜，扁舟風雨渡滄浪。少陵生理憑黄閣，孺子高亭歎豫章。文學舊游成寂寞，廟廷新刻更琳琅。惟應垂白江湖表，北望風雲古栢蒼。

### 謝馬昂夫總管

歲晏相看雨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鵷鷺俱塵迹，晚托漁樵得共吟。天上鳳毛還禁直，人間鶴髮更登臨。畫圖三友題名字，漢隸還須老華陰。

### 謝陳溪山慶生朝

自笑青年説學仙，衰容那復更芳妍。詩書塞坐忘謀食，風雨長齋過禁煙。有樂從教兒輩覺，無言可與世人傳。高情惟是希夷叟，長住蒼松白鶴邊。

### 謝劉伯温

世外高情與道謀，欲令斷木出寒溝。終身不敢窺韓子，病目誰能念左丘。生晚見聞慚禮樂，業荒文學感《春秋》。未忘垂白從耕稼，鳴鳥高梧詠不休。

### 謝胡士則

舊學都忘耄日侵，故人千里忽相尋。坐依敗壁看蝌蚪，手撥殘編墮白蟫。五色蓬萊前日夢，一窗風雨百年心。群賢列坐書連屋，至樂無餘衹在今。

## 謝魯元起監縣

雨足時和縣事稀，彈琴學道一綀衣。塵編得意常終卷，匡坐思憂只掩扉。壽母平安充一喜，古人高遠類多違。文章於世真何補？每過城南晚詠歸。

## 謝楊士弘爲録居山詩稿❶

少日辭章浪得名，歸歟樸學補餘生。揚雄執戟能清静，庾信淩雲愧老成。游目山川誰妙識？興懷河洛獨高情。殘編久棄知無用，爲録幽泉絶澗聲。

畫戟高門對碧岑，公孫才思在登臨。少陵不盡山林詠，❷季子偏知雅頌音。貞觀詩人同制作，太平樂府入沉吟。明年何處聽鳴鳳，春晝梧桐滿院陰。

## 酬吴彤暨諸友編文

知愧空言惜已衰，煌煌三秀感靈芝。山前雨過那堪記，水面風來祇自怡。遠使徵書傳盛意，良朋定録副深期。塵編盡淨遺虚几，何補斯文與世知？

## 贈義上人赴京

蕭灑澄江對寺門，講餘江上看朝暾。白龍起聽經函秘，紫鳳來朝佛像尊。召見天神扶履舄，還歸帝釋賜幢旛。故人十載

❶「稿」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❷「詠」，四庫本作「吟」。

靈芝秀，春雨山堂誰共論？

### 贈張元朴

黄茅岡迴少人行，目送飛鴻又晚晴。麈尾每懷張伯雨，鶩群今屬薛玄卿。天風浩蕩高眠起，夜雪空明老翮輕。黄石祠前好孫子，莫教塵世苦知名。

### 贈婁行所❶

三歲京華憶母歸，一丘岑蔚感春暉。瀧岡墓表非無待，溧水哀吟恐自違。疏食一簞嗟遠道，送車千兩念征衣。中間名勝多知己，屬筆何由到草扉？

江上飛花已暮春，朝中憶爾渡江人。共看傳燭分新火，更與臨流祓舊塵。使者獻書歸館閣，尚書薦士到絲綸。斗牛儘有光芒在，緩步行聞接鳳麟。

### 贈道士

神寶誰開自洞微？紫煙爲户玉爲扉。春容澹薄胎仙舞，夜景虚明脉望飛。繞指風雷龍睡醒，滿囊雲錦虎馱歸。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振衣。

### 贈彭致中遊廬山

手持數節羅浮竹，直到棲賢三峽橋，錦繡煙雲隨鳳起，珠璣淙瀑作龍跳。陶潛菊徑須頻往，李白松巢亦易招。我與山人俱

❶「所」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有約，秋風更待海門潮。

### 贈高文舉

志士猶思及物功，尚施仁術簡書中。江湖隨地宜秋色，❶桃李成蹊任化工。執轡幾時觀逸驥？揮弦聊復送飛鴻。塵編舊業應無厭，八月明河九萬風。

### 贈道士鄒雲山

一片春雲萬仞山，六鰲戴向海波間。金銀樓觀蒼龍戲，日月旌旗白鶴閒。換骨有丹宜早服，虛心如水及秋還。九重元與蓬萊近，看爾仙衣篋玉班。

### 舟中書贈吴彤

輕煙冉冉日曈曈，好友相從一舸同。白雪夜吟蘇武慢，清波晨動楚王雄。天寒洲渚多嘉樹，道遠江湖有暮鴻。不是新知相啓發，歸歟恐負菊花叢。

### 贈徐元度 有序

昔時三公丞相掾，有賓客之道焉。參決論議，皆國事也。接之有禮，行之有道，是以君子信之也。國初爲丞相掾，持文書，論事可否，職事有不得不然者。其後三公官備，掾屬甚清簡，時

❶「江湖」，類稿本作「湖江」。

人尤貴之。然而禮貌輕重之間，存乎其人矣。毗陵徐君元度，方弱冠時學於吴中鄭明德氏。文藝穎出，識者有望焉。某於豫章見之，則從事師垣出掾浙省，而至於斯也，蓋二十有四年矣。雍容有文，進退以度。識大體，不汩於流俗。慎言敏行，名實乎於上下。鴻漸之羽，翱翔於天，亦維其時也哉！至正乙酉正月上吉，將爲外宰相報政於中。若夫方物之獻，貢賦之數，有司之常事也，在元度優爲之矣。明良在上，顧惠遠人，外將有問焉。群賢方以文學治道佐明時，當有知元度而進之者，賦詩以送之。

起家辟掾三公府，拄笏西山度歲年。故舊總懷天下士，風流更重幕中賢。香煙滿袖遊絲夢，春水如天上計船。三月看花鵷鷺裏，題詩還向遠人傳。

### 贈敬上人

二十遊方四十歸，人民城郭總依依。雲生谷口爲雷去，花滿林間作雨飛。密室爛泥成寶器，諸天劫石拂銖衣。扁舟穩泛番陽水，更問雲門莫莫機。

### 贈鄒生

君唱銅鞮道更優，我歌錦瑟送長游。景純廁上灰飛劫，一行門前水逆流。曾把仙翁血醫鶴，要知衙將面如猴。譚天譚到八十一，好問九州州外州。

## 遣興

千梳白髮度清齋，有客柴門始一開。書爲目昏空對簡，酒因囊澁久停盃。北窗風雨長孤坐，南海音書遂不來。壠上輟耕童稺輩，强來問學慰衰頹。

## 爲熊曼初賦静觀

睡覺東窗鼻息微，水流不競落花稀。風旛底用生分別，塵鏡何情辨是非。春去蝶隨游子夢，秋深螢入定僧衣。可能袖手高閒者，看到行雲作雨歸。

## 滕王閣

高閣城頭户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在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迴。洲前先有蛟龍窟，唯待詩成急雨催。

## 玉華山

何處清江擁玉華，手題名榜寄仙家。光凝石殿千年雪，影動銀河八月槎。藏藥寶函騰玉氣，説詩瑶席散天葩。奎章閣吏無能賦，得似新宫蔡少霞。

## 天峰道院

衆峰羅列總名山，更出岧嶤紫翠間。上直文星天一柱，中含道氣玉重環。臨池水月清秋老，繞閣煙霞白日閒。溪上墨香傳遠客，令人思與鶴飛還。

## 次韻寄題象外道院

至人還作采真遊，海上何妨更九州。雲氣低回依寶劍，月華臨照是瓊樓。舊家孤竹清風在，今代三茅碧澗流。凝望蕭臺環日月，不知何處問丹丘？

## 寄題三益亭録呈仲義參謀

公府蒼松六百尋，古梅修竹共亭陰。歲寒先覺冰霜重，春永還知雨露深。每得瓊瑰三益友，同堅金石一生心。坐令方丈凝香地，千里嘉名起自今。

## 題梅仙峰與彭致中

群仙山上共神宮，漢尉藏丹別有峰。日下旃旛來碧落，雨餘鐘磬出深松。蓬萊秋近雲常接，芝草春生手自封。山木閣前閒拄杖，解尋樵逕遠相從。

## 題新喻吴氏浩然堂

古木澄波月色新，高亭携手兩幽人。畫圖樽俎猶清夜，屋壁金絲幾暮春？白髮諸孫隨草逕，❶寒泉一掬薦溪蘋。神交何必曾親到？莫望高車一幅巾。

## 浙西憲郎武子宣監試秋闈

試官往往得鴻儒，可以觀瀾在此書。憲府優游從事後，貢闈閒暇校文餘。虹光西起遊湖舫，雲氣東隨問俗車。古者八元宣在五，復明還見謁宸居。

## 魯國趙公世延哀詩❷

西北聲名世節旄，簪紳特起擅時髦。百年憂患神明相，世務頻煩志慮勞。春雨歸舟江水定，秋天一作風。遺劍雪山高。東瞻松柏分茅重，盛德終聞有顯褒。

早歲江東接令儀，中朝晚得近論思。永懷王母傳經訓，直保孤忠結主知。經濟尚多遺策在，勤勞空復大名垂。每翻翰墨神交遠，惆悵西州鼓角一作吹。悲。

❶「草逕」，類稿本作「徑草」。
❷「詩」，類稿本作「詞二首」三字。

## 故贈奉議大夫太常儀禮院判官廬陵范公哀輓

名家積行子傳經，夜接風雲對大廷。一日文章驚海内，九重恩錫賁郊坰。奉常天上新題字，處士江南舊列星。何事瀧岡遲有待，翰林翠琰倚香亭。

## 題楊友直步鶴圖

群仙玉殿早朝迴，獨向空山步紫苔。雪色羽毛千仞下，天門風露九重開。碧梧空老人間實，瑶草元非世上材。真侣相求寥廓去，徐行更待鳳凰來。

## 春雲亭[1]

石上春雲向晚生，隨風映日在簷楹。莓苔翡翠千年潤，芝草琅玕五色明。鶴爲迎仙香冉冉，鹿能留客露盈盈。深紅重碧長千斛，細詠清歌奉泰平。

## 題鄱陽胡仙伯活死人窩

大海何曾著死人，縱饒得活也逡巡。中黄土底埋焦穀，太白星前掃幻塵。銀漢槎頭成恍惚，布帆船子弄精神。太平歌裏無生滅，惟有胡笳拍拍真。

[1]「亭」下，類稿本有「詩」字。

**寄題鄱陽李氏適軒**

豫章出地已千尋，仙李盤根接翠陰。曲水橋分雲錦麗，老人星見華堂深。衣垂五綵看春舞，劍化雙龍聽夜吟。借問高軒何所適？一門眉壽里人欽。

**酬書巢送雉尾拂**

一帚千金輯雉翬，巢公乞與掃塵扉。疑膏不食慚金鼎，畫采爲章憶裝衣。宫扇每開春日麗，城旌常拂曙星微。諸緣隨起隨除却，祇有無臺月鏡輝。

**會宗海藏主來江西一日山雨稍涼同溥安枯石見過復有還浙之興書偈爲别并柬一關大士同發一笑**

試問師歸何處尋？稽留峰下白雲深。貝葉長松正並樓臺秀，流水長交鐘磬音。幾行西域字，寶珠一片祖師心。天香桂子人間滿，擬約高秋一醉吟。

**送文學隱上人**

西江春漲欲浮天，擬覓何方一味禪？渡海晨鐘雲外寺，乘潮晚飯越中船。鉢分龍腦天香近，茶汎玻瓈雪乳鮮。文采已彰那可隱，芙蓉出水正華年。

## 送劍江復見心上人游徑山

臺山驀直勿岐差，雙徑峰前路不賒。若有劍光衝北斗，更愁帆影落誰家？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高月一槎。記取題詩相送處，鷺絲和雪立蘆花。

## 重贈復見心游浙兼簡張貞居

春雨西江漲百川，袈裟又上浙東船。行尋龍卧雲生徑，坐聽猨吟月浸泉。客裏有詩煩爲寄，山中何法可相傳。故人或者詢張拙，鼻涕垂頤雪兩肩。

## 賦文子方家篔簹亭竹影❶

數箇篔簹一小亭，南窗承日印寒青。水精簾裏珊瑚樹，雲母屏間翡翠翎。却愛微風動蕭瑟，翻疑薄暮倚娉婷。憑君縱有鵞溪絹，莫與空花結定形。

憶昔竹枝皆楚歌，何曾舞影見婆娑？玉山雲氣了然是，湘浦雨痕空復多。環珮因風猶錯落，旌旗拂日轉委蛇。白駒皎皎誰能縶？❷霧閣雲窗奈老何？❸

❶「影」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此二首詩，原脱，據續稿本補。
❷「縶」，四庫本作「繫」。
❸「雲」，四庫本作「芸」。

## 梅庭詩爲李重山賦

高人獨愛寒梅樹，相對庭中作主人。盤谷泉甘來素履，長安日近接朱輪。❶瓊瑤比德懷新好，鐵石爲心憶老臣。傳得朝紳詩總好，揚州何遜久逡巡。

## 送戈伯敬東訪伯循御史就遊京師

扁舟重訪瓊花館，使者還巖豸角冠。定有薦書天上去，豈無懷綬邸中看？宮牆隔樹聞鶯囀，朝路聽鷄上馬鞍。頻寄好音傳父老，鄉人總解望長安。

## 與侯頤軒

道士侯頤軒，其先本蜀人。父□，從我大父尚書府君來吴中，宋亡弗歸。頤軒乃學道于洞庭之仙壇觀。集來省墓，嘗抱先叔祖岳陽使君遺書與閒白雲來見。集不勝感歎，故贈之以詩。

洞庭高士成都客，曾是相從大父時。每抱遺書嗟往事，復貽妙句樂新知。鴛鸞影裏心元静，鷗鷺盟邊願不疑，但得閒身各安健，白頭歸共橘中碁。

❶「朱輪」，類稿本作「華纓」。

## 題商德符蜀山圖

每愛商公寫蜀山，蒼崕直下竹林間。錦城雨後江沙白，劍閣霜餘木葉殷。何處揚雄池盡墨？誰家杜甫月臨關？釣鼇海上天空闊，待得仙槎一往還。

道園遺稿卷之三

# 道園遺稿卷之四

雍虞集伯生

## 絶句五言

### 漁樵耕牧四詠

漁子正垂綸，煙江曉色新。舉頭看疊嶂，那識武陵人。

我本青城樵，偶然嬰世網。谷口夕陽收，高歌與長往。

淋漓春雨足，緑野趁歸耕。尚有泥塗者，山深獨自行。

寒林有歸牧，隱約牽黄犢。一笛晚風清，吹成太平曲。

### 題子昂五馬圖

虎革裹干戈，華陽春草多。天閑五龍子，隨意浴晴波。

### 趙大年小景[1]

野老江頭住，重重落木坡。驚鴻隨雪起，獵騎晚相過。

江上稻粱熟，滿川鴻鴈來。飛鳴各自適，落日在高臺。

[1]「景」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 題黃西籠扇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

## 題柯敬仲雜畫

玉立一長身，風前倚翠顰。茂陵頭儘白，賴有李夫人。

舞影彎彎月，歌聲剪剪雲。恐隨風力去，留取翠綃裙。

江波傳雨意，山石長雲根。琴瑟分清潤，階庭列子孫。

冰解滹沱動，雲分碣石開。漁竿秋裊裊，還見渭翁來。

不見丹丘久，驚看翰墨香。永懷書閣舊，春日繡簾長。

## 子昂桃花馬

一匹桃花馬，飛來不動塵。銀鞍鞴教好，賜與虢夫人。

## 題馬學士詩後

雨露春無際，風沙盡日寒。多憂能賦客，空老采詩官。

## 京師秋夜

風竹撼秋聲，天寒夢不成。如何今夜月，偏照客窗明。

## 題雜畫二十八首

**黃蜀葵**

花萼立清晨，鵞黃向日新。金盃盛玉露，❶偏醉蜀鄉人。

**白芍藥**

金鼎和芳柔，灤京已麥秋。當堦千本玉，看不到揚州。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一枝紅露濕，似憶故宮春。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緑葉間。渥丹深雪裏，不作少年顔。

**芙蓉**

丹霞覆苑州，公子夜來游。終宴風露冷，折花登綵舟。

**荷花**

澤國三千女，西風擁翠寒。誰能却高

❶「盛」，類稿本作「承」。

蓋？正面與君看。

**著色竹**

高節琅玕直，長梢翡翠低。東風數根筍，早晚與人齊。

**著色蘭**

采秀此山間，風來翠被寒。三清降瑞露，盛以紫瑛盤。

**墨蘭**

霜風委蔓刺，獨秀騷人國。世多色自媚，吾玄尚吾德。

玉韞不自獻，清高伴幽人。芳榮此時來，中有無邊春。

**子猷訪戴**

半夜輕舟發，清興豈在雪？不見主人翁，來往謾騷屑。

曹溪昔有客，無來去何速？祇緣相見後，乃爲留一宿。

**蘇李泣別**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鴈，三月到天山。

**西子遊湖**

步屧微風動，停橈落日低。夜深歌白

苧，咫尺越來溪。

**蕭史鳳臺**

明月在高臺，雙吹紫鳳來。天高風露冷，銀燭畫屏開。

**襄王夢**

夢尋巫峽雨，雲入楚王宮。何以永今夕，倏然隨曉風。

**梅梢月**

斜月在闌干，踈花共歲寒。同來携白鶴，不似玉堂看。

**幽禽**

老石爲誰媚？幽花兩清麗。春深不見人，聊爲五禽戲。

**雪茶雙雀**

玉茗深宫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荷葉雪姑**

雪羽兩飛鳴，輕輕不自驚。荷盤滿載露，更立不成傾。

梨花靛甕

剪水作梨花，東風日未斜。不馮青羽使，那望五雲車。

荔支山鼠

紅塵八千里，始得薦金盤。汝黠獨無畏，輕紅啄曉酸。

並鵲

雙玉報朝晴，花梢墜露清。永懷書閣舊，春日綉簾明。

天鵞

校獵上林苑，回身太液池。白雲去不返，雪影下荒陂。

鴈

戢羽横煙暮，遺音折葦秋。衡陽千頃水，汾曲一荒丘。

鷺

夜雪軍聲急，春池筆陣高。波清翻茜掌，沙凈卧霜毫。

**鴨**

亂啑疑將鬥，能言故不烹。秋江寒並影，春水緑同生。

**煙浦釣舟**

依約米家船，踈林泊暮煙。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鯿。

**荷鍤圖**

天地一醉鄉，今古有誰醒？拚死劉伯倫，令人發深省。

**蘭蕙圖**

衆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雜佩以問之，春風接襟袂。

**題何玉泉錢塘詩卷後**何精地理術

青山到海盡，神氣欲天浮。寂寞春陵叟，蒼梧雲正愁。地寶不敢愛，人工毀天完。開闢大呼噏，生氣方盤桓。

**楊友直湖亭**

東湖亭子上，太守醉時歌。爲問花千樹，何如洛下多？

六　言

**題江山煙雨圖**

千村春水方生，萬里歸帆如羽。不知誰在層樓？臥看江南煙雨。

黼黻文章如此，慘澹經營者誰？希微那可致詰，色空不加了知。

**柯博士竹樹古石**

江潭木葉盡落，巫峽竹枝更長。剪取微風踈雨，横吹殘月清霜。

石帶苔而蒼翠，竹垂雨以珠璣。藉玉五紋之組，析旌六羽之翬。

**趙承旨蘭石僧日觀蒲萄**

天人漱涷芳潤，野老沉吟屈蟠。南國煙生玉暖，西涼酒熟霜寒。

**趙承旨畫松**

灑霏煙之餘馨，見蒼龍之一體。森紫髯之如戟，激清風而直指。

**題聶空山扇**

客來山雨鳴澗，客去山翁醉眠。花外春雲藹藹，竹邊秋月娟娟。

道園遺稿卷之四

# 道園遺稿卷之五

雍虞集伯生

## 絶句七言

###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❶

伯長歌竹枝，以促歸棹。且言僕故鄉與竹枝古調相近，約同賦以發它日千里命駕之意。因用其韻。

江水江花無盡期，安得同舟及此時？
燕山春鴈更北去，南人休唱鷓鴣詞。

### 竹枝歌奉陪諸公送舊而歸暮聞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遺響乎因成四章

江上婆婆作《大招》，❷行人見者爲魂銷。使君若愛桐江住，莫道上江無暮潮。❸

銅雀臺中朝暮思，褰帷作伎望君來。
江頭只是須臾別，何處多情更有詩？

憶奉君歡伎未成，不承恩澤儘留情。
凝思却恐傷明德，不敢人前哭失聲。

使君魂魄已飄風，那復恩情更及儂。
自是人心難冷暖，不辭江水濺衣紅。

❶「長」下，四庫本有「并序」二字。
❷「婆婆」，四庫本作「婆娑」。
❸「上」、「暮」，四庫本作「長」、「夢」。

**題秋日蜀棠**

野棠青子來青鳥，霜日清妍欲近人。
忽見嫣然紅數蕚，故鄉情思不勝春。

**摘芙蓉**

明月丹霞是鏡湖，綠茵隱約錦糢糊。
西風滿地吴王醉，臥看樓前教戰圖。

**見叔父南山翁**

先君萬死抱遺書，付在諸孤手澤餘。
老眼欲枯那忍讀，春霜秋雨一菴居。
奉承家祭若持危，敢謂沖和在此枝。
館授淒涼勿惆悵，百年門户豈吾私？

**眉菴自賦**

家近眉山六十里，晴空長見掃脩眉。
老去思鄉歸未得，故題菴子表新詩。
幾見雙眉采石亭，如今頭白眼猶青。
昔人一去不復返，聊寫山川作畫屏。

**横塘寺留題**

扁舟風雨暮投僧，簑笠敲門七尺藤。
知我自來無所住，一龕留共佛前燈。

**洞庭湖**

楚澤吴山千里遠，丹崖碧樹九秋高。
何由身似雲間鵠？横絶江湖一羽毛。

**晚過金山**

雲連山樹樹連村，數筆元輝水墨痕。
吟苦不知身入畫，更添白鳥破煙昏。

**趙承旨躑躅畫眉**

山鳥春深不自由，曉聲併作杜鵑愁。
東風絳筆都題遍，不到離鸞桂影秋。

**宣和馬圖**❶

凝神殿裏晏朝回，閒繫青驄照紫苔。
一日長安春事老，可能無意看花來。

**王朋梅東涼亭圖延祐中奉勅所作草也**

灤水東流紫霧開，千門萬户起崔嵬。
坡陀草色如波浪，長是鑾輿六月來。

**方壺臨董元山水**

雨餘千澗共潺湲，老樹横橋任往還。
盡日春雲生不斷，道人共對董元山。

**息齋竹**❷

西清閣老薊丘翁，愛寫踈篁弄晚風。

❶ 此題，類稿本作「題宣和御馬」。
❷ 「竹」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玉殿不扃秋夜冷，好看棲鳳月明中。

書帷晝捲下西清，奇石幽篁步晚晴。

誰憶他年風雨外？渭川蒼玉一絲輕。

## 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鷺群，長齋默朝三素君。

楊許寫經屋滿雪，人間長史冠如雲。

## 寄薛玄卿

碧落曾看沈侍郎，❶旋簪冠玉謁虚皇。

風流外史渾相似，澹月疏星上建章。

## 寄訢笑隱

無限江東日暮雲，天宫説法夢中聞。

散花得見文殊相，雪蘂玻瓈手自分。

## 寄恩斷江

娑羅雙樹曉森森，曾對袈裟坐緑陰。

十載雲門那得見，若耶溪水向春深。

##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海闊天空碧樹遥。

故遣湘江孤鳳去，長吟休負月明宵。

## 寄斡克莊僉憲

爲懷同館西河客，不寄駝囊枸杞紅。

---

❶「看」，四庫本作「有」。

豈想往來江海上？虛憑歸鴈問秋風。

**答斡克莊惠白氈**

白氈裁成鶴氅衣，大茅山下向秋歸。
故人淮海應東望，雪影翩翩入翠微。

**別燮玄圃**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登臨首重回。❶
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明月幾時開？

**恭華道院納涼❷**

陳郎大扇大於箕，欲使清風四海知。
應是蓮花峰側畔，捫天仙掌舊携持。
手持道書入山館，長林無人月落半。
松花拂衣清露深，長嘯他峰起巢鶴。
松風滿天山月高，躡雲一似駕海濤。
不知身是浮丘伯，細哦四言吹鳳匏。
虹玉通天閲夜章，不留榻上付仙郎。
一時誰解騎雲者，乞與龍瓢灑下方。

**書蘇公帖後**

蘇木空聞蜀賈舟，襪材還復望袁州。
畫叉猶是黄岡竹，細和陶詩飽即休。

坡翁謫黄州時，月用四千五百錢，日用不過百五十，而猶有餘以待賓客，蓋歲計六十千耳。今謫惠，計歲用須二百千，蓋三倍矣。日食萬錢者何人

❶「登臨」，類稿本作「臨行」。
❷「涼」下，四庫本有「四首」二字。

哉？士君子不以窮乏累其心，而區畫亦盡人事，皆中理之所爲也。夫子在陳、蔡，以子路之賢，不能無慍見。然處約之道，君子小人之分見焉，微子路無以發聖言矣。觀蘇公此帖，思當時之爲此厲階者，爲之三歎云。

**書先參政與黄浮山賦紫薇再花遺墨後**

春服初成念子孫，紫薇堂上列芳樽。當時高興無人會，兄弟通家尚未存。

**書晚宋諸名公題墮淚碑詩後**

峴首亭高故國詩，飛一作卧。龍無復更驅馳。諸公盡向江南老，遺恨長慚墮淚碑。

**題宋淵聖宸翰**

倉皇内禪計全疏，貞幹其如積蠹餘。不敢身先君父死，數封慈殿問安書。

**跋劉光遠湘川行稿後**

白露横江木葉秋，故人相國況同舟。賡歌自是當時體，不與漁人共暮愁。

**書子昂延祐間墨蹟後**❶

奏伎宫中感遇深，一時千載託微吟。主家歌舞今誰在？爲疊春衣淚不禁。

❶ 「後」下，四庫本有「三首」二字。

細柳飛花拂曉風，步隨輕輦過橋東。
道傍石馬迷芳草，百囀流鶯入夢中。

曾學知章乞鑑湖，恩深無分得蓴鱸。
扁舟一棹頭如雪，芳草連天路欲無。

**吴興公所書出師表**

心許驅馳奉至難，書成揮涕試師干。
卧龍菴裏閒風月，惟有幽人字字看。

**訪溉之不遇書壁**

城南不逢李太白，壁間獨見蔡尋真。
方池古石浄如玉，野鶴隔窗長似人。

**丁卯禮部考試次韻**

先朝親擢總真儒，列坐春官席不虚。
白首子雲天禄閣，校文寧媿食無魚。

禁城鐘鐸已隆隆，把卷猶看燭影同。
願得真材充國用，庶聞質行化澆風。

憶昔坡頭接錦袍，深堂披卷効微勞。
三年重得同清夜，宫燭風簾見月高。

袍鵠鏘鏘赴曉闈，分廬陳藝別東西。
憑教紅杏休開徹，早晚開關蹋雪泥。

**固陵寒雀圖**

蕭條微命出蓬蒿，飛躍無踰四仞高。
阿閣鳳凰那類此，畫渠能使聖躬勞。

### 聞子規

花落故園聞子規，春眠未起畫簾低。
常年五月居庸道，愁共行人聽亂啼。

### 自述

每懷衡岳讀殘書，似憶青城舊隱居。
萬一天恩憐賀監，勑令何處結茅廬？

### 東家四時詞❶

臨流洗硯見長身，白苧寬衣短葛巾。
紈扇自題新得句，水亭分送倚欄人。

摩挲舊賜碾龍團，紫磨無聲玉井寒。
鸚鵡不知誰是客？學人言語近欄杆。

澄波千頃擁高鬟，手折芙蓉月下還。
解憶高堂風露冷，衲衣先送碧雲山。

賀雪宮門上表歸，貂裘猶帶六花飛。
海南新送收香鳥，轉覺清寒入翠帷。

### 絶句

城南尺五野人居，六月清陰八月如。
一色琅玕三百箇，猶堪裁作殺青書。

### 金丹五頌

靈槎八月自天來，瞻望初陽歷斗箕。
白鶴青鸞相對引，九霞光裏識真師。

手把金鍼徹夜縫，鴛鴦繡出錦機空。

❶「詞」下，四庫本有「四首」二字。

萬人如海誰親得？製箇新袍似日紅。

桔槔軋軋曉煙凝，❶破帽籠頭只自知。

重爲祖翁添註脚，可憐喫苦爲孫兒。

等閒拈取一丸泥，補破扶衰信手爲。

不因混沌擲落地，問君那得火龍騎。

海上三山一逕微，半間茅屋隔煙霏。

詩成應有題名處，月裏長懷玉雪輝。

### 寄金蓬頭道人

喧寂隨方接有生，豈將欣厭係高情？

一瓢玉井清泠水，霜月晴虚候履聲。道人聞步聲，知某客至。

### 劉正甫周孟瑄游華蓋回見訪

緱嶺吹笙月色新，玄都幾度碧桃春。

翩翩如雪雲林鶴，雙引黄茅訪野人。

### 贈毛拱辰

袖有題緘二十年，携看存殁重潸然。

神仙果得長生者，合是身逢某宿躔。

### 贈蔣子中

東州春水漾晴波，誰序新分進士科？

好種梧桐千樹碧，湖邊人識鳳曾過。



❶「凝」，原作「疑」，據四庫本改。

**送夏大之教授還鄉❶**

禹憂洪水稷憂飢，千古悠悠兩鬢絲。
誰與山鄰同白日？行雲流水赴幽期。

應物紛紛興自高，不知官服是何曹？
歸歟耆舊遺聞遠，莫憚登門弟子勞。

**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嶇崎，故有淒涼五字詩。
供奉翰林隨翠輦，□應同調不同辭。❷

**題開元宮來鶴亭**

群真終夜降華陽，曾聽仙音近玉床。
語罷是誰留別鶴？待君寥廓共馳翔。

亭前春雨長蒼苔，海上長鳴一日來。
從此琴心三疊裏，月明長見影徘徊。

**題明復菴❸**

玉臼擣霜月當户，竹窗映雪書滿床。
客來竟坐不交語，自撥丹火燒山香。

皎皎霜鶴立齋廚，蕭蕭風竹鳴庭除。
窗中有客自高坐，堂上真人方讀書。

**清皐舊隱**

春雨初收水滿田，邨邨桑柘緑生煙。

❶「鄉」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❷「□」，蜀本作「固」。四庫本於「應」下補「知」字。
❸「菴」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隱居聞在東皋上，長見沙頭呼渡船。

**題贈葉梅野**有序

近代楊補之作梅，自負清瘦。有持入德壽宫者，内中頗不便於逸興，謂曰村梅。補因自題曰奉勑村梅。集嘗見故家有藏徐熙墨杏花者，用筆圓潤，有篆籀法。亦恨楊不能知此也。今監書博士丹丘生忽用此法寫生，大快人意。存渾厚之意於清真，去衰陋之氣爲纖弱，所以爲佳也。譬如少陵繁花晴昊之雄壯，視昏月淺水爲如何耶？樂平鍊師葉凱翁，舊號野梅。予曰：以野摽梅未足盡梅之趣，以梅名野，庶乎廣莫之風。請更曰梅野，而以丹丘之畫冠之，永作證據。使錢唐、臨江二君，聞予此論，猶當俛首歎服也。虞集書。

昔結絲絇侍帝宸，青鞋今許向江津。憑君先對梅花説，白髮相看意更親。

初，凱翁先欲南還，欲僕作詩送行。而僕今先有行色，故爲題此，爲他日一笑之資也。

**雜　題**❶

湘江風捲白蘋波，北渚雲深帝子過。欲採瓊芳渡江去，翠衫輕薄晚雲多。

江上青山生白雲，鷓鴣啼處有湘君。行人來截昭華琯，日暮青林玉氣分。

❶「題」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凰臺畔竹漪漪，別出參差玉一枝，閱盡雪霜心似鐵，高風惟許歲寒知。

**西村山水**

一段雲山一段秋，蹇驢尋壑更經丘。他年投老終南去，應向松間覓舊遊。

**西湖畫景**

五雲樓觀日華東，每踏紅塵氣若虹。誰道小橋流水外？數竿煙竹弄秋風。

**蒲萄葵花**

蒲萄翠帳絡明珠，前列千葵旌節如。應有南柯殘夢在，一池鼓吹夜涼初。

**池塘秋晚**

華蓋仙人漢殿臣，厭朝朔望往來頻。上方留舄秋江畔，只有雙鳧卧白蘋。

**天藻亭舍下生竹枝**

堂上不合生楓樹，舍下何緣穿竹枝？人間風日不到處，長養鳳毛當及時。

**青山白雲圖**

獨向山中訪隱君，行窮千澗水沄沄。
仙家更在空青外，只許人間禮白雲。

**僧巨然山水**

晚煙横樹轉溪灣，何處漁舟罷釣還？
門外東風吹雪盡，幽人同看巨然山。

**畫　竹**

不見高人王右丞，岐陽石刻尚清真。❶
鳳毛染得春池雨，❷數尺新梢已過人。

**題戈叔義墨竹**

江頭雨裏寫娟娟，更作新梢入晚煙。
還有數竿題未遍，龍吟清夜渭溪邊。

**留題龍門寺**

頻採菖蒲石磵濱，住山不厭亦無嗔。
先生尚有貪生意，更憶松花問道人。
枯木寒巖絶色聲，吟詩亦足未忘情。
不須更問臨川叟，作得胡笳幾拍成？

❶「刻」，四庫本作「客」。
❷「雨」，四庫本作「水」。

題周東揚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纔隔縣，好添花竹及清時。
歸來未老柴車在，百里尋春定可期。

寄謝臨川王正則録事

少陵不待草堂貲，風雪空簷話舊思。
別去幾時春夜暖，五峰燈火馬争馳。

酬吴子高

諷爾宫詞十二篇，小窗風雨正蕭然。
悠悠春夢無歸著，黄竹遺墟雪滿天。

題魏雄卿齋壁

晝雨瀧瀧銀燭懸，秋聲滿屋陸成川。
赤髭大士譚經罷，白首尚書草《太玄》。

題畫

黄葉飄零澤國秋，煙波無盡使人愁。
騷人欲賦湘妃怨，折得幽花寄遠遊。

南浦圖

魏公幕府多豪俊，文雅相從一舸中。
山雨浦雲都寫遍，湖東更有灌園翁。

### 柯博士畫[1]

拔地參天獨老蒼，幾年雨露更風霜。新篁摇動多生色，更待空庭月影長。

千年老蛟化爲石，蒼蘚枯槎角三尺。亭亭玉立好兒孫，長倚天風動秋碧。

### 秋江圖

欲採蘋花隔遠汀，舟横不渡倚空青。何由得似雙鷄鶒？長覽秋光共畫屏。

### 紅蓼雙鳧

五湖煙雨一扁舟，汎汎聊忘去國憂。最愛數枝紅蓼畔，一雙文羽伴人愁。

### 畢公濟掀篷梅

摘葉拈花夢不分，誰能健步覓晴雲？不須更待掀篷看，全體東風舉似君。

### 題王□□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集古録跋尾》。

盤谷尚存初刻字，淮西無復斷碑痕。瑯琊幽谷花如錦，恐有遺書卧竹根。

### 雙禽圖

天上碧桃春苒苒，人間翠竹晚娟娟。雙飛不是青衣使，何處東風一信傳？

[1] 「畫」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臨王摩詰舊竹❶**

岐山鳳去已千年，遺跡踈林翠羽鮮。
一段風流何處似？終南秋色晚晴天。
千枝萬葉翠交加，影落殘碑月映沙。
似是前身摩詰在，紫薇花下角巾斜。

**楊補之蘭**

九畹參差紫玉叢，清江健筆總春風。
大夫宗國多憂思，手把瓊瑰送斷鴻。

**商德符畫**

曉陪劍履上嚴宸，霜葉青紅日色新。
誰見江山煙霧起？行吟澤畔老靈均。

**子昂古木**

洞庭木落楚天長，澤畔行吟最斷腸。
可是曲終人不見，丹楓離立照滄浪。

**子昂墨菊**

落木踈籬事事幽，流傳摹刻使人愁。
滿城風雨歸來晚，真見吴興一段秋。

**畫梅風雪老嫩四首**

繁花千樹倚晴空，不比踈枝冷雪中。
只爲玉堂天最近，儘將才思付東風。

❶「竹」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老身如鐵心如水，長與空山積雪期。待得紅塵吹紫陌，群仙歸去已多時。

綽約肌膚迥出一作絶。塵，摩挲銅狄是何人？已看天上千年雪，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户重重玉數枝，娟娟静好稱家兒。舊時東閣多能賦，説與揚州何遜知。

**畫　馬**

魯史曾聞兩肅爽，❶開圖一見若龍驤。驕嘶飛逐落花去，沙草青青塞柳黃。

**次韻王繼學題太乙❷**

山木深深晝掩扉，時從高處望雲飛。幾番春雨還秋草？送盡孤鴻獨自歸。

共騎黃鵠過蕭亭，明月華星列畫屏。記得當時祠太乙，安歌疏節玉充庭。

**送柴高士南遊**

遍入名山採紫芝，只餐秋露已忘饑。東南際海群峰盡，欲向羅浮更覓誰？

**贈傅與礪**

水玉空青不易求，蘭苕翡翠擅清秋。才情豈是人間少？不到高唐夢未休。

❶「肅爽」，四庫本作「驌驦」。
❷「乙」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 贈盧生録詩

盧生來寫老夫詩，老去深慚與世違。
華蓋白雲三兩句，只堪獨詠莫傳知。

### 題范德機墨蹟後

凡骨蜕餘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
玉堂只在人間世，回首蕭閒愧後生。

### 種　橘

庭前嘉樹種來遲，霜實經年未壓枝。
寄語巴園好相待，商山更有一盤碁。

### 彭致中送松花

幽人歲歲送松花，指與吾人老已加。
欲學彭翁年八百，鼎盛金粉養黄芽。

### 喜雨寄郡中諸官

仙馭東行應望霓，吏民迎拜若雲齊。
到城慰滿三農意，喜雨亭成太守題。

### 題表姪陳可立雜畫[1]

山崖巖巖澗嘈嘈，四圍芳草亂青袍。
中間有箇支離木，曲折無知壽最高。

[1] 「畫」下，四庫本有「十首」二字。

蕭蕭翠羽動晴虚，知是南山長鳳雛。
莫道玉階風露冷，要看千尺拂雲衢。

清江江上倚扁舟，寫得琅玕一尺秋。
歷遍風霜如鐵石，世人偏識老湖州。

蠣房如山禦潮沙，鐵網珊瑚浪中出。
何處龍孫好頭角？亦玩明珠美風日。

南枝楚楚復娟娟，此樹枯槎更可憐。
石角莫令牛礪角，樵翁醉後枕渠眠。

高柳金絲積雨晴，桃花灼灼隔溪明。
尋源若是忘機者，鸂鶒鵁鶄總不驚。

百頃汀涵落日明，稻田閑水與隄平。
白頭想見荒陂去，無數鳴蜩管送迎。

江潭木落鴈初飛，已有秋聲動碧虚。
似是洞庭張樂地，微風鷺翻立疏疏。

雪滿高林水滿疇，冥鴻亦爲稻粱謀。
此時最憶江南岸，一色蘆花著釣舟。

玉色臨池静不言，翛然翠袖共黄昏。
玉堂清冷無人到，且對江南煙雨村。

**贈朱本初**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
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
草野小臣春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
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官壺徹底清。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鼻又勞人。
方床石鼎過清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葛子熙欲往吴越售長安諸碑以危太樸書來求詩書尾餘空尚多紙佳極宜於書不忍剷絶之因題此詩贈子熙兼寄喿仲提學亦欲故人知吾得太樸也

子熙養母極艱辛，馳走東西又幾春。我欲相留田舍近，白雲不足療清貧。

漢唐妙刻出長安，誰贈茅容具曉餐。應有醉翁方集古，千金不惜買琅玕。

浙都提學三年别，我向山中每夢之。定是盡抛書卷却，緑楊红杏樂清時。

流求窈窕窗中畫，檮杌蕭條袖裏書。太白山深空積雪，蓬萊海闊自晴虚。

子熙三歲而孤，鞠於舅氏。長而爲養甚至，獨恨貧耳！然苦節亦難能也。虞集書。

寄朱環溪

賢郎肯爲諸生出，不厭闌干苜蓿盤。爲有平安花竹報，齋居日日共清歡。

高堂修祀灌園翁，白髮清樽見古風。曾得遺文窺隱德，猶今視昔後人同。

悼亡

買臣不綰會稽章，井臼終身愧孟光。縱有他年千石酒，寧如當日一盃漿。

地中代我奉慈幃，一去無由再見之。欲覓音容須夢裏，先生無睡已多時。

十載思君久别離，歸來忽作死生期。孤鐙夜雨深深坐，正似燕山恨别時。

比似燕山恨别時，鬢邊添得雪絲絲。

秖今心事真如水，可得才情更賦詩。

## 次陳溪山韻❶

山深松竹俱成老，溪迴蒲荷各自花。
隨分樂天無一事，擬求齊物度南華。

枝有蒼筤實有梧，何年鳴鳥下晴虚？
惟應長共希夷叟，日對朝陽浴海初。

清渭終南路窈冥，漁磯樵徑草還青。
山中雨足黄梅落，獨爲相求出户庭。

## 維摩文殊

城裏普熏香積飯，室中同供妙天花。
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慈雲候翠華。

## 達磨

萬里西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
等閒風信生蘆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 何奉議子路問津圖

日向雩壇詠莫春，無言可以諭天真。
堂堂正道行將去，勿傍他門別問津。

## 荷蓧圖❷

道上相遭荷蓧翁，殺雞留宿甚從容。

❶「韻」下，四庫本有「三首」二字。
❷「荷」上，類稿本有「題」字。

如何不及乘桴意？更待重來果不逢。

**李陵別蘇武**

老羝已乳鴈書傳，去住初分哭向天。明日節髦歸漢地，將軍應是獨潸然。

**羲之觀鵞**

剡溪春雨曉生波，道士扁舟肯見過。換取《黄庭》歸別館，人間長憶鳳文羅。

**孟浩然**❶

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昔時耆舊那堪論！獨鈞槎頭最斷魂。

**和靖行吟**

擁鼻微吟午夜清，心空與月合圓明，無端却作梅花想，著影緣香夢不成。

**陶穀烹雪**

烹雪風流衹自娛，高情何足語家姝？果知簡静爲真樂，列屋閒居亦不須。

**醉翁亭圖**❷

醉翁四十謾稱翁，賓客相隨樂意同。

❶ 此題，類稿本作「題浩然畫像」。
❷ 「醉」上，類稿本有「題」字。

前引朱衣垂白髮，花開山谷幾春風？

**原泉圖❶**

九天飛瀑下巖幽，去作江河萬古流。倚杖不知春雨過，青山如洗暮雲收。

**贈王自得**

江上秋風日夜深，丹楓烏桕總堪吟。可能阿閣承朝日，玉作參差學鳳音。

**送余道士❷**

憶昔遊京最少年，等閒詩句被人傳。君今似我當時面，玉雪春風上客船。

諸老愛賢飢渴如，才華誠美豈容虛？子當徑上蓬萊閣，遍讀人間未見書。

應有多情問故人，爲言溪上上船頻。春來雨過清如鏡，照見蕭蕭白髮新。

**延祐三年過金鴈欲訪諾公以王事不果今二十年**

昔禮巖頭諾詎羅，寶香猶在石磐陀。上人幾歲離金鴈？海月江雲弄碧波。

**寄謙上人**

不見謙公二十年，石橋依舊駕晴川。定應和盡寒山集，儻許人間一句傳。

❶「原」上，類稿本有「題」字。

❷「士」下，四庫本有「三首」二字。

寄曇芳笑隱

優鉢曇華一度開，梵天帝釋自拈來。
人間讚嘆那能盡？慚媿文殊大辯才。

寄光雪窗

杪欏軒中少塵事，恩公昔共兩青藜。
只今主人相憶否，風雨扁舟覓舊題。

宿天寧寺

丈室千函貝葉書，踈篁幽鳥在庭除。
道人久不到城府，愛此渾如澗谷居。

聞白雲上人自吴中來訪表姪陳可復書其像因題之曰

遍繙寶藏晝垂簾，三載歸來白髮添。
萬斛春泉盤石坐，龍宫又擬借華嚴。

題馮九淵墨龍

曾乘雲氣九天行，振鬣揚鬐海岳驚。
變化已隨雷電遠，作成霖雨慰蒼生。

題了堂上人所藏雲屋圖

鎮日秋風草屋欹，海潮聲上接天池。
白雲捲盡青山在，衲被蒙頭總不知。

### 題袁誠夫所藏山水❶

十百相連底處山，雨雲時復到人間。
山中草木自寒暑，長與幽人相對閒。

海外誰云更九州？駕言從此汎扁舟。
垂綸未必悠悠者，帶雨看潮散暮愁。

### 墨梅

霜月清江一棹過，誰將長影照寒波？
浮雲日暮長安遠，莫羨宮粧掃翠蛾。

### 孩兒桃

書樓春晝雨繽紛，一樹桃花思不群。
彈指樓開當日面，莫教童子是靈雲。

### 洪厓橋

澄江如練碧悠悠，一色蘆花覆遠洲。
無盡春天歸鴈急，月明寒影不曾留。

橫橋携手踏谿流，無盡清流意自幽。
天外浮雲飛鳥散，柳陰猶有釣魚舟。

### 五絃琴詩爲劉子雨賦

海上微風動五絃，九疑蒼翠雨餘天。
仲尼昔日聞韶地，肉味都忘思惘然。

錦瑟無端五十絃，五音繁會亂春筵。
不知簡易高人意，目送歸鴻碧海天。

❶「水」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 次書巢雜韻

北巷高齋滿硯冰，柴門誰許小童膺。
幽人自得延年術，不信昌陽是豨苓。

坐上清樽日不虛，長歌誰歎食無魚。
主人何物爲生計？五尺危巢萬卷書。

一檠金粟長靈芽，不待春風自放花。
收拾黛煤和玉屑，昔時眉嫵是君家。

客來相對飲無何，客去杯羹手自和。
未許旁人空笑老，誰知小屋得春多。

## 題畫

銀鼠爲裘著來早，八月逐兔陰山道。
衰草蕭蕭風露寒，將軍鬢鬢一時老。

## 畫松

天池昨夜風雷起，千尺渴蛟餐石髓。
神君叱之不敢去，影落吴松半江水。

## 漁樂圖

江上青青列數峰，千重樓觀楚王宫。
爲雲爲雨無朝暮，卧看常年屬釣翁。

## 捕魚圖

數罟臨溪晚不收，蘧廬三尺抱寒愁。
金鱗自在江湖上，煙雨重重具釣舟。

## 百牛圖❶

妙手精思畫百牛，古來遺事總堪求。
一牛耕罷無消息，野水閑田不見收。

## 畫虎

目鏡耽耽鎮坐隅，高堂白晝走睢盱。
良工不寫凡毛骨，驚世文章斂若無。

## 畫鶴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雪墮坳。
仙客不知猶是畫，每聽長唳向松梢。

## 息齋墨竹❷

江上秋風已滿林，玉堦夜色自蕭森。
并刀翦得瀟湘雨，獨上蒼梧學鳳吟。
秀出千林思不群，獨含春雨對江雲。
平津若有歸來劍，定化雙龍起夜分。

## 蘭

水生澧浦碧粼粼，沙際修叢數歲春。
莫怪山林蔬笋氣，清芳端合屬幽人。

❶「百」上，類稿本有「題」字。
❷「竹」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 雨竹

木落湘潭江水秋，雨痕都付竹脩脩。❶黄陵廟裏猨啼夜，何處能銷宋玉愁？

## 村夜上元作❷

滿城簫鼓暮相催，田父村南醉未回。野廟殘燈燒未盡，霏霏山雨逐人來。

## 送艾幼清歸臨川

幼清手録唐文藝，吟誦寒鐙過夜分。秋菊春蘭隨物轉，獨臨野水拾殘雲。

## 昱上人盆竹❸

霜枝一寸筍如針，亦有蒼然萬古心。還憶道人分種日，瘦筇八尺度千岑。

我憶蠶叢萬竹叢，吴中還見小玲瓏。居然風露千林曉，猶稱行吟白髮翁。

## 題夢良梅❹

夢良墨妙，近倣清江。時出晴昊之繁稍，以充潤其清苦。此卷乃又澹泊相遭之極者也，把玩久之。夢良自稱錦屏

❶ 「脩脩」，四庫本作「翛翛」。
❷ 此題，類稿本作「村中上元」。
❸ 「竹」下，四庫本有「二首」二字。
❹ 「梅」下，四庫本有「并序」二字。

山人，蓋與予皆蜀人也。歲月相望雖久，寧無故鄉之思？故爲賦此。

汀煙冉冉竹重重，老樹踈花吹曉風。
壯遊燕薊今白髮，憶踏江船如夢中。
茆簷曝日歸來晚，野水荒雲誰是伴？
一枝已見故人心，三尺未愁横幅短。

### 述懷❶

青鞋踏遍莓苔迹，萬里橋南風瑟瑟。
一雙白鷺也多情，隔岸飛來如送客。
畫橋南畔行人立，蘆葦蕭蕭船去急。
雲連北闕與天深，月一作秋。落西山和露白。
玉顔惆悵江波隔，夜夜流塵空寶瑟。
可憐蓬鬢已驚風，好在葵心猶向日。
菱花半掩無消息，腸斷城頭秋月白。



故園能隔幾長亭？羌笛一聲歸未得。

## 道園遺稿卷之五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録》《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間輒爲蒐獵。求之累年，始得詩章七百餘首，皆章章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僞亂真，故不敢不爲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在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蓋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缺，庶免有湮没之歎。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

❶「懷」下，四庫本有「四首」二字。

命其子鏐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於他日云。至正十四年五月甲子，從孫堪百拜謹識。

# 道園遺稿卷之六

雍虞集伯生

## 樂府

### 燭影摇紅

淮南故將軍家有歌姬，才容自許，善自度曲。歐陽守淮陽，姬爲將軍願一見公，竟不及見而卒。客有爲公賦此曲者。

雪映虚檐，夢魂正繞陽臺近。朝來誰爲護熏籠？雲卧衣裳冷。應念蘭心蕙性，對芳年才華自信。洞房春煖，换羽移宫，珠圓絲瑩。　板壓紅牙，手痕猶在餘香泯。當時惟待醉翁來，教聽鸎啼引。❶可惜閒情未領，但雕梁塵銷霧暝。❷幾迴清夜？月轉西廂，梧桐疎影。

### 蝶戀花

故遼主得其臣所獻《黄菊賦》。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黄菊賦》，細剪金英題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二月末，與楊廷鎮、陳衆仲觀杏城東。坐客有爲余誦此者，因括隱歸腔，令佐酒者歌之。

❶「教聽鸎啼引」，四庫本作「教惜聽鸎聲可引」。
❷「霧」，四庫本作「露」。

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欄，木葉鳴踈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

## 賀新郎

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陳衆仲助教言：《乳燕飛華屋》調最宜時。連度數曲，病其辭妙則聲劣，律穩者語卑。適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賦此。

丹荔明如火，想江城薰風乍透，繡簾青瑣。寶篆香銷初睡起，葉底流鶯又過。算幾度？思歸未果。欲翦冰綃憑誰寄？恐腰圍漸減愁無那。臨岸曲，命輕舸。涼宵冉冉銀蟾墮，望清輝千里照人，霧低雲皭。準儗雕梁棲飛燕，早晚新巢定妥。歎會少離多似我。留滯文園頭先白，念琴心，久爲芳塵鎖。將舊恨，賦江左。

## 風入松爲莆田壽

頻年清夜肯相過，春碧捲紅螺。畫檐幾度徘徊月？梁園迥，無復鳴珂。門外雪深三尺，窗中翠淺雙蛾。舊家丹荔錦交柯，新玉紫峰駝。長安日近天涯遠，行雲夢，不到江波。欲度新詞爲壽，先生待教誰歌？

## 鳴鶴餘音

全真馮尊師，本燕趙書生，游汴，遇異人得仙學。所賦歌曲，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廿篇，前十篇道遺世

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隱，獨善歌之，聞者有淩雲之思，無復流連光景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無隱曰：「公當爲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半，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之月，長兒之官羅浮，予與客清江趙伯友、臨川黄觀我、陳可立、游東叔、吴文明、平陽李平，幼子翁歸，汎舟送之。水涸轉鄱陽湖，上豫章，遇風雪十五六日，不能達三百里。清夜秉燭，危坐高唱，二三夕間，得七篇半。每一篇成，無隱即歌之。馮尊師天外有聞，能乘風爲我一來聽耶？明春，舟中又得二篇，併《無俗念》一首。後三年，仙游山彭致中取而刻之，與瓢笠高明共一笑之樂也。道園道人虞集翁生記。

## 蘇武慢

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棄舊磯垂釣。走馬長安，聽鶯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草九重丹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簑江表。　天賜我，萬疊雲屏，五湖煙浪，無限野猨沙鳥。平明紫閣，日晏玄洲，晞髪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顛倒一時俱了。望清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掃盡風雲，綽開塵土，落得半丘藏拙。青松爲蓋，白石爲床，一切物情休歇。幾度蓬萊？布袍長劍，閒對海波澄澈。是誰家？酒熟仙瓢，邀我共看明月。　歸去也，玉宇寥寥，銀河耿耿，鐵笛一聲山裂。三花高擁，九氣彌羅，縹緲泰清瑶闕。手把

芙蓉，淩空飛步，今夜幾人朝謁？　便翻身，北斗爲杓，遍散紫甌香雪。

山月來時，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瓊宇。桂子飄香，露華如水，自按洞簫如縷。　杳杳冥冥，泠泠歷歷，青鳥鮮傳芳語。　太微中，鸞鶴相求，盡是舊時真侶。　君聽取，列豹重關，鼓雷千吏，天界更多官府。　石女簪花，木人勸酒，爲我此間聊住。　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等閒今古。　看空山，一色青青，何意斷雲殘雨？

浩月清霜，釣舟如葉，閑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橫野，斗柄正垂天北。　半幅烏紗，數根華髮，一緉野鳧飛舄。　問回仙，城南老樹，能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丈高花，九天秋露，結就翠房瑶實。　脱屣非難，淩空何遠？　三咽雪融冰液。　辟穀神方，餐霞真訣，一去更無消息。　笑人間，長住虛空，誰似一輪紅日？

放櫂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岸迴山轉。乘鴈雙鳧，斷蘆漂葦，身在畫圖秋晚。　雨送灘聲，風摇燭影，深夜尚被吟卷。　算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遥人遠。　空自笑，洛下書生，襄陽耆舊，夢底幾時曾見？　老矣浮丘，賦詩明月，千仞碧天長劍。　雪霽瓊樓，春生瑶席，容我故山高燕。　待雞鳴，日出羅浮，飛度海波清淺。

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个道人標格。好風過耳，皓月盈懷，清净水聲山色。　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爲客？　盡虛空，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眼胡僧，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　掣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閑奇特。　寒暑相推，乾坤不用，歷劫不爲陳迹。　可憐生，忘却高年，長伴小兒嬉劇。

憶昔坡仙，夜游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似漁翁？不知今古，醉傍蓼花燃火。夢相逢，羽服翩翻，未必此時非我？　誰解道？歲晚江空，風帆目力，横槊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洲渚，多少短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眇眇予懷無那。歎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慣見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無雪，不遇並時高潔。斷港殘沙，今兹何夕？一似剡溪歸越。但掀篷，數尺梅花，人跡鳥飛俱絶。　君不見，五老危巔，浮丘絶頂，笑我早生華髪。返老還童，易簏爲妙，定有九還丹訣。霽景浮空，天光眩海，一體本無分別。便堪稱，六一仙公，千古太虚明月。

歸去來兮，昨非今是，惆悵獨悲奚語。迷途未遠，晨景熹微，乃命導夫先路。風飈舟輕，候門童穉，此日載瞻衡宇。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故。　聊寄傲，與世相違，舊交俱息，更復駕言焉取？琴書情話，尋壑經丘，倦鳥岫雲容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櫂賦詩春雨。但樂夫，天命何疑？乘化任渠留去。

六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餐，自己了無星事。❶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快寫能吟，直是去之遠矣。　没尋思，拄个青藜，靸雙芒屨，走去渡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衮衮，不覺日斜風細。有一漁翁，驀然相喚，你在看他甚底？❷便扶

❶「星」，四庫本作「心」。
❷「你」，四庫本作「爾」。

携，穿起鮮魚，博得一樽同醉。

一徑通幽，畫屏横翠，行到白雲深處。世外蟠桃，井邊佳橘，別有種萱瑶圃。檀板輕敲，素琴閑弄，奉獻鳳膏麟脯。舞翩翩，鶴髮飄飄，仍似舊時仙母。　君看取，華屋神仙，滿堂金玉，此是蟪蛄朝暮。五色蓬萊，九秋鵰鶚，別有出身之路。酒熟麻姑，雲生巫峽，稽首洞天歸去。任海波，清淺無時，何處緑窗雲户？

雲澹風輕，傍花隨柳，將謂少年行樂。高閣林間，小車城裏，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思君子，流水儼然如昨。但清遊，天際輕陰，未便暮愁離索。　長記得，童冠相隨，浴沂歸去，吟詠鳶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絲，舊堂金石，隱几似聞更作。農人二合。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掛書牛角。

## 無俗念

十年窗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誰不濟？故紙數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轉無休歇。爲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　寥寥無住閑身，盡虚空界，一片中宵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説？不妨跬步，蟾蜍飛上銀闕。

道園遺稿卷之六終

# 附録

## 重刊道園學古録敘（嘉靖本）

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有見之言也。元以胡虜入據中華，大統大經已皆舛逆，則其餘政治雖善，烏能救之？況自世祖而下，就其稍優，亦無能永命者，吾無取焉，以其時則非矣。然豪傑之士無待而興，不囿於時，而能師友古人，卓然自立。若虞文靖公之在元，殆所謂文中之豪傑邪？予嘗得其《道園學古録》而讀之，博義玄辭，固非淺昧者所能盡識。然竊擬其髣髴，大抵文出於歐、曾，詩出於少陵，往往而似，駸駸乎軌或並之。雖處僭據叔季之世，而藹然有盛唐、治宋之風焉，信乎其豪於文矣。録中密表、青詞等作，似涉不經。則其國俗固然，既食其禄矣，安能違之？非其文之病也。公抹敝善俗之志，每寓諸文。其在成均，以躋禁近，亦多有論獻，竟弗獲施，是乃天將迄胡運以啓我明，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公能不囿於時者文而已，其他豈可以盡責之哉？元時文集已板行，歐陽圭齋序之，極其推許。景泰間，曾刻於吴中，撫郡往亦有刻本。近燬于火，徵文獻者慨焉。乃今侍御敬齋陶先生清戎江右，按部至撫。公之世孫庠生茂輩，以重鏤爲請，遂屬其郡麥貳守瑩董之。繼而丁侯貴來綰郡符，督成惟協。工訖，徵序於予。予何足以序公之文哉？特深有所感矣。夫公生非其時，而能自奮於文，足以名世，而傳後如此。吾黨幸際昌

期，沐聖化，所求以無負於時者宜何如？文如公善矣，而豈無進於是者乎？觀玆録者，以此求之，則風厲人才以裨世教，敬齋之意蓋有在焉。而或祇謂崇尚文事者，淺乎其爲知也已。嘉靖乙酉冬孟之朔，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順天府尹、前文選郎中進賢萬鏜序。

## 道園學古録提要（《四庫全書總目》）

《道園學古録》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虞集撰。集有《平猺記》，已著録。此集凡分四編：曰《在朝稿》、曰《應制稿》、曰《歸田稿》、曰《方外稿》。其中詩稿又别名《芝亭永言》，據金華黄溍序，以是集爲集手自編定。然其《天藻詩序》云：「友人臨川李本伯宗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又賦謝李伯宗題云：「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黄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二百餘篇録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韓公徵先生文稿本，與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稿》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所言與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園遺稿》前，有至正己亥眉山楊椿序，以爲集季子翁歸及其門人所編，與李本序合。蓋集母楊氏爲衡陽守楊文中之女，楊椿即其外家後人，其言自當無誤。亦可證黄溍所云之不足據。是編爲李所定無疑也。自元暨明，屢經刊雕。然皆從建本翻刻，亦閒有參錯不合。蓋多出後人竄改，要當以元本爲正矣。文章至

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理極數窮，無往不復。有元一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爲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爲大宗。此録所收，雖不足盡集之著作，然菁華薈稡，已見大凡。迹其陶鑄群材，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明人夸誕，動云元無文者，其殆未之詳檢乎。

## 道園遺稿序（清宣統嘉業堂叢書本《危太樸文集》卷續一）

太史蜀郡虞公之文曰《道園學古録》，建安劉氏刻於家塾。曰《道園類稿》，臨川郡學復刻焉。公自編集皆五十卷，而增損各異。從孫堪復訪求其未傳者又若干卷，俾素敘之。公唐、宋文獻之家，幼從親徙居臨川，天性精敏，而家訓甚嚴。方壯而出遊，所交多當世之俊傑，麗澤之益，月旦不同。及歷館閣，遂擅大名於海內。其文章之出，莫不争先而快覩，得之蓋足以爲終身之榮。暮年歸休江南，又十有六年，求爲著述者填咽於門，往往曲隨所願而泛應之。然豪家厚齎金幣，臨之以勢，竟不可得也。公貫通經史，而博涉於百氏，故犂然各盡其蘊而無所偏滯。深知公之所造者，殊未數數然耳，固未始以文人自居。或問作文，公語甲曰：「言其所當言，不可言者不言。」語乙則曰：「觀《近思録》。」語丙則曰：「讀《論語》。」又曰：「天之風雨雷霆，斯至文也。」其卒能默識心通於公意言之表者，果誰乎？素蚤事翰林學士吳先生於華蓋山中，至於論文，則必以公爲稱首。公之南歸，始

獲從容奉教。觀其文，神奇變化，誠不可窺測以蠡管也。真定蘇參政伯修與素約曰：「吾二人辱虞公之知，盍各求其遺文，他日合爲全書，庶幾不至散軼，可以逭吾黨之責。」伯修既物故，素亦未遑有所銓次，堪之爲是，甚喜其承家繼後之異乎他人也。公諱集，字伯生，仕至奎章院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監察御史。請加褒謚，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仁壽郡公，謚文靖。

## 補刊道園續稿序後❶（清抄本）

有作之於前，而無踵之於後，則其傳不永。欲永其傳，必後先得人，斯可也。吴郡素稱文獻邦，而人多好義，事有可資於世者，則不惟作之者有其人，而踵之者又必有其人。若長洲陸君守道，蚤從虞堪勝伯游，受其教益居多。堪嘗裒其從祖道園先生古、律詩總七百餘首，并古樂府若干。而元金華黄公晉卿，眉山楊公子年皆序於前，金氏伯祥已爲鋟梓。迨今歲久，版多已缺，存者僅三之一，且糊糢間出。守道以其師之故，方圓補刊而易其糊糢者，奄及易簀。二子珩、瑄，念其父志，用續成之，❷徵玄序其事。於戲！先生之片言半簡，猶爲今之所重，況其詩之大篇、短章，足以垂於天下後世，使人躍然而欣睹者，二公論之悉矣，奚待後生小子玄之言哉？雖然，若是編補刊之始末與夫守道之不忘其師，珩、瑄之能繼其父，以見吾邦後先之有人，而得永其傳

❶ 蜀本作「道園遺稿序」。
❷ 「用」字，蜀本作「今」。

者，是皆可書，故爲序而不辭。❶至正二十三年癸酉十二月初吉，行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脩國史彭城劉玄序後。

## 道園遺稿跋❷（四庫本《道園遺稿》卷六）

右《蘇武慢》三十二首，《無俗念》一首。全真馮尊師、道園虞先生所共作也。天瑞昔刊《道園遺稿》，而先生所作已附於編。然其所謂馮尊師者，最傳者二十篇，世莫全覩。今復併類編次，以刻諸梓，庶方外高人便於通覽。惟先生道學文章，傳著天下。馮尊師仙證異論，超迴卓絶，其自有《洞源集》行於世，可考見云。時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秋八月二日癸巳，渤海金天瑞謹識。

## 道園遺稿提要（《四庫全書總目》）

《道園遺稿》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虞集撰。其從孫堪編。蓋以補《道園學古録》之遺也。凡古、律詩七百四十一首，附以樂府，刻於至正十四年。考裒録集之遺文者，別有《道園類稾》。以校此編，《類稾》所已載者僅百餘篇，《類稾》所未載者尚五百餘篇。集著作雖富，而散佚亦多。當李本編《學古録》時，已有泰山一豪芒之歎。則雲煙變滅者不知凡幾。堪續加蒐訪，輯綴成編，縱未能片楮不遺，要其名篇雋

❶「而不辭」，蜀本作「其後如此」。
❷此題爲校點者擬。

製，挂漏者亦已少矣。集中《題花鳥圖》一首，《元詩體要》作揭傒斯詩。今觀其格意，於揭爲近。或堪一時誤收，亦未可知。然《元音》及《乾坤清氣集》均載是詩，又題集作。此當從互見之例，疑以傳疑，不足以爲是書病也。

##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序（蜀本）

元吾蜀郡虞文靖公伯生，所著詩文凡四集：曰在朝、曰應制、曰歸田、曰方外，計五十卷。統名曰《道園學古録》。至正閒，公門人夏臺劉伯温校梓，歐陽玄爲之序。公從孫湛嗣，又輯編遺稿十六卷，亦越勝國嘉靖時刻本，錤則未之見也。清興，乾隆朝，江右崇仁復有梓公集者。蓋崇仁爲公寓邑，賢士大夫重公高文典策，理學經濟，故瓣香之奉，視其鄉人涪翁維謹。今案高宗皇帝《四庫全書》題詞，目公集「薈稡菁華，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揚詡至矣。而蜀中坊書，反亡其本。錤弱冠計偕北試，留滯都門，迺假鈔中祕藏書而讀之。其詩汪洋浩瀚若不逮唐鄉人李太白、宋之蘇子瞻，顧清新之思，超逸之解，篇幅已終，神味悠然不盡，使人之意也遠，固未嘗斤斤求肖先輩，而自成風氣，不愧一代大家。文則閒架結構擬於孫樵、李習之波瀾，態度似又規撫曾南豐、王半山，唯變化之功差遜。迺若於有元國家庠序興廢，吏治官方汙隆，學術人心誠僞，世宇風俗厚薄，雖常日應酬，率然弄翰，下暨鞅掌旅愁，栖遲偃仰，迷悶無聊，病眚憂患之作，靡弗三致意焉。較厥芝亭五七字，雜出於羽士玄虛，神仙縹緲，不盡根於理者，實自有閒。又其論學，端本濂洛

周、程、堯夫諸賢，兆有明三百年制科取士豫符，合方今崇儒重道，推尊朱子，學者恪守傳註大訓遺意，則公特識也。他如海口屯田之議，便於民生。校官資格之非，鑒乎士習。其洞悉時務，學有本源，類如此。然則公之文章，殆天下名世文章，非迂生瞀儒所得而私也。嗟乎！世恆譏詩文人不學道，無實用，若伯生者豈不傑然大雅士哉？後踰十稔，錤攜其集反華陽，入錦官，踐履城，憑弔公故居。第見夫廣術縱横，華屋鱗次，飛蓋軒車，星馳電瞬，衣冠異昔，坊表無存，頫仰徘徊，歎息泣下。屈指六百年來，鼎禪三朝，兵燹攸作，故家遺俗掃地盡矣。惟是沃壤繁華，耆老父兄子弟經聖清安宅休養，歷年滋多，各以工帖括干禄、取科名爲急務。一時讀書種子，講求文學，治經史，豐詞翰，固不乏人。而一二三忠信聰明才智，可大副吾聖君賢相，保子孫黎民之望者，或猶漸染俗學，未能景行前代典型，崛然興起，印合文靖之用心，爲可惜也。錤不揣愚昧，故刊公遺集以風。竊幸附於西江社裏人，馨荃我公之末，庶幾詩人恭敬桑梓。且諗海内有志爲學者，誦詩讀書，尚友古人，一變至道，不其懿而。或者謂西蜀文章之祖。揚、馬、陳、李、三蘇而後，伯生實爲替人。是尚爲方隅曲學，盛自標榜其鄉先生，未足以知我公之大也。道光丁酉秋八月癸巳，岷陽之野，後學孫錤譔。

# 師山先生文集

〔元〕鄭玉 撰
李鳴 校點

# 目録

##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五

七言絶句……一三六



**師山先生遺文附録**……一三九

# 校點説明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元鄭玉撰。

鄭玉（一二九八—一三五八），字子美，號師山，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幼從父千齡宦遊淳安等地，敏悟嗜學，曾入黄山祥符寺及紫陽南山觀讀書。既長，兩應進士舉，不利，遂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覃思「六經」，尤精於《易》與《春秋》。其學以朱熹之學爲旨歸，中年和會朱陸，晚年專心朱學。至順二年（一三三一）初，侍父遊京師，以工於古文爲虞集、揭傒斯、歐陽玄所稱，將薦於朝，因父病南歸。家居教授，潛心著述，受業日衆，門人鮑元康等築師山書院以處。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詔徵翰林國史院待制，辭疾不起。十七年，明軍入徽州，守將邀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十八年八月一日自縊死，年六十一。著有《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今存。《周易大傳附注》、《程朱易契》，已佚。事見元汪克寬撰《師山先生鄭公行狀》、《元史》卷一九六《忠義傳》。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前有至正七年程文序，又有至正十年鄭玉自序，蓋即鄭玉所自編，惟序首標題曰《餘力稿》，序中亦稱「且名曰《餘力稿》」，則集名似出後人追改。王褘序及楊士奇跋已皆稱《師山集》，則初刻時已改名。《遺文》五卷，編者不詳，程敏政跋鄭玉《釣臺詩卷》稱「其裔孫虬裝潢成册」，張駿和程敏政詩跋亦稱「玉裔孫鯨、虬皆能詩」，或即由鄭虬等所編定。《附録》一卷，則當時酬贈詩文及後人題詠。

《師山先生文集》及《遺文》是鄭玉詩文的全集，文集中較爲充分地表達了鄭玉的理學思想和文學主張。鄭玉對朱、陸之學的共性及利弊的辨析最具特色，他説：「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所入之途有不同，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

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録序》）認爲朱、陸之學各有利弊：「朱子之説，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説，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説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力行之效。」（同上）即是説朱熹的「道問學」是爲學之常規，但其弊在於支離與迂腐，以至「頹惰委靡」脱離實踐而無「力行之效」；陸九淵的「尊德性」確實有獨到高明之處，但是易流入空談，主觀武斷，嚴重脱離實際，更無「致知之功」。鄭玉上述「和會朱陸」的思想在學術史上是有一定位置的。全祖望曾説：「繼草廬（吴澄）而和會朱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宋元學案·師山學案》）雖然鄭玉「右朱」，但對學者們的門户之見深爲不滿：「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此豈善學聖賢者哉！」（《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録序》）「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與汪真卿書》）主張不同學派之間應該和睦相處，取長補短。他對理學末流之弊也進行了揭示：「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同異，歸之至當，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以所到之深淺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同上）其言洞見理學流弊之癥結，是很有見地的。與理學觀念相比，鄭玉的文學主張並不通達，甚至完全是道學化的，他認爲「（韓柳歐蘇）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餘力稿序》），觀點十分偏頗。文集中《唐太宗論》、《張華論》等史論也殊爲迂腐，不脱理學家苛於待人之痼習。總之，鄭玉的文集對於後人全面了解其思想是很有價值的。

鄭玉的文集現在可見的版本有以下幾種：一、元至正刻明修本《師山先生文集》十一卷，存九卷，缺

卷五、八。二、明嘉靖本《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録》一卷。此本又有明、清鄭氏後人修補後印本，多出《濟美録》四卷（《濟美録》爲明鄭燭於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編，蒐録其先人元歙縣令鄭安、休寧令鄭千齡、徵授翰林待制鄭玉、歙縣令鄭璉的相關記載，人爲一卷）。三、清乾隆《四庫全書》所收《師山集》，内容全同嘉靖本，惟《附録》中多出汪克寬所撰鄭玉《行狀》及《元史》鄭玉本傳。四、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涇縣潘氏袁江節署刻《乾坤正氣集》本《師山先生文集》，九卷。

本次校點，以明嘉靖本爲底本。此本所收詩文最全，且刻工精良，絶少漫漶處。以元至正刻明修本爲參校本，簡稱「至正本」。此本有殘缺，且多漫漶不清處。另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校本，簡稱「四庫本」。本人才學譾陋，不免有錯謬之處，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校點者　李　鳴

# 師山先生文集序

鄭君子美初至京師，或傳其文數篇于奎章閣下，授經郎揭公讀之，驚曰：「是蓋工於古文者，嚴而有灋。」侍書學士虞公揚于坐曰：「鄭子之文，異日必負大名于天下。」藝文少監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古作者。」宋狀元、陳助教皆稱其能，且奇其人。將謀薦之，鄭君竟奉親南，不屑留矣。余時以筆札事諸公，親聞其言，欲一讀其文以自快而未之暇。歸江南數年，與鄭君益相親，始得博觀其前後之文累百餘篇。蓋其制行之高，見道之明，故卓然能自爲一家之言如此。古人謂文章與時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漢之文章，莫盛於司馬相如、楊雄，而蜀世多文人。若鄭君之學，夫豈無所自來哉！余不能文，又惡知鄭君？以嘗游閣老諸公之門，姑誦所聞以爲之序。子美嘗築精舍師山，聚書以淑學者，故學者稱之「師山先生」云。至正丁亥三月望日，婺源程文以文甫書。

## 餘力稿序

孟子既没，學者各以己見爲學，文章爲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勝言哉！

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號爲「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内，不在虚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爲無用之物。譬之霪雨初霽，復見天日，而無有魑魅魍魎也。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爲貫道之器而非虚言之謂也。

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爲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爲學，不亦謬乎？」余曰：「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吾過矣，吾過矣。

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之煩而應者之勞也，廼書其意而以白夫世之疑者，且名曰《餘力稿》，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辭，而當有本也。至正庚寅三月朔，鄭玉序。

#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 表

### 讓官表

臣聞高祖開漢，不屈四皓之心；光武中興，終全子陵之志。夫所謂隱士者，或因忿世疾邪，或欲廉頑立懦，故以恬退爲事，高尚爲風，未必皆有康濟之才、經綸之學也。從昔賢聖之君所以特加寵異者，蓋欲養成廉耻，激勵風俗，爲天下勸耳。

臣幼以樗櫟之資，深愛山林之趣，躬耕壠畝，留情著述，初無過人之才、忘世之意也。兹者伏遇皇帝陛下以天地爲心，億兆爲念，求賢不及，從諫如流，謂臣遯跡丘園，特賜尊酒束帛，以翰林待制召。臣聞命恐悚，神識飛揚，循牆扣天，趨避無所。臣竊惟邇年以來，士大夫貪得患失，尸位素飡，廉耻日喪，風俗日壞，養成今日之禍，以致盗賊蠭起，生民塗炭，遂使陛下宵衣旰食，憂形辭色，累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而天下猶未定也。今臣復蹈前轍，貪冒恩榮，不知退避，豈惟負陛下知人之明，抑亦有妨朝廷進賢之路。非臣所以報陛下，亦非陛下所以望於臣也。蓋臣學問之淺深，德量之大小，非他人之所能知，而臣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者，豈敢炫石爲玉，以自欺其心哉！然酒與帛，天下所以奉陛下者，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與人，臣

不敢受也。伏望天慈，特賜俞允，收回恩命，容臣以布衣赴闕，入覲清光，攄其一得之愚，以爲涓埃之助，然後退處山林，詠歌堯舜，以樂太平，實臣之至幸也。而使者坐驛，有司臨門，迫臣就道，必欲令臣親詣辭免。臣累更憂患，素抱羸疾，道路勞役，至于海上，復感風痺，不能前進。謹奉表以聞，伏聽聖旨。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 謝賜酒箋

日月重光，紹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殊恩。丹陛出綸，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叩頭叩頭。臣聞人心攸繫，實惟儲貳之尊；德業孰先，莫如繼述之重。能廣君父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束帛旌賢，禮僅聞於前代；而上尊致敬，事未見於東宮。何幸微臣，親逢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坤德承乾，離明出震。體聖上招臣之盛意，舉國家曠古之彌文。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安與；情比賜酺之厚，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濫沾雨露。臣顧慚淺學，無補明時。拜賜多儀，分已出於僥倖；讓還好爵，心始覺於和平。願於問安侍膳之餘，爲致辭官就召之請。仕止進退必合義，庶幾抑奔競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端本之學。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 書

## 上定住丞相

昔者周公之爲輔相也，一沐三握其髮，

一飯三吐其哺，急於得賢，以共天位，故能致成周之治，爲三代之隆也。然舉賢之道，在於公天下之選，不可徇耳目聞見之偏，而墮朋黨好惡之弊也。伏惟閤下以伊、傅之才，居輔相之位，朝夕求賢，惟恐不及，其視周公，誠不多讓。然天子之職，在擇一相；宰相之職，在擇百官。主上之所以擇宰相而得閤下者，可謂得其人矣。閤下之所以擇百官者，則未聞其人也。邇者朝廷以某隱居不仕，上尊出自光禄，束帛賁于丘園。拔之深山窮谷之中，置之金馬玉堂之上。使某庸陋，濫叨寵渥，豈所謂公天下之選哉？蓋某自幼知非用世之才，又乏過人之識，故棄干禄之學，絶進取之心，投迹山林，躬畊隴畝，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暇則誦詩讀書，以著述爲樂，非敢不仕無義，以廢人之大倫也。好事相傳，指爲隱逸，流布京師，致徹閤下之聽。閤下又不察之而以上聞。某聞命以來，揣分量才，逃避無所，仰愧俯怍，寢食不安。竊惟方今戰士暴露而賞賜不加，賢人在野而弓旌不舉。乃使某謭才陋學，謬膺恩榮，傳笑四方，爲閤下之累，貽朝廷之辱，誠非所以望於閤下也。欲乞廟堂，繳還翰林之命，俾某以布衣躬詣閤下，吐其狂愚，少攄報效。移此恩數，以之賞戰士，則士盡其力；以之招賢人，則人得其用。削平盜賊，坐致太平，然後使某得以優游斯世，美朝廷之治，頌閤下之功，播之聲詩，傳之後世，以爲億萬斯年之美談，兹實天下之望也，某之願也。以此不敢欽受。而使者敦迫，必欲令某親至京師，面自辭免。而某憂患餘生，昏耄成疾，道至海上，復感風痺，不能前進。庸是因其表章之辭，布此腹心之懇。伏望鈞慈，特爲敷奏，遂其初心，實切幸甚。

## 上漢兒執政書

某惟士君子之於世，固在乎人相知之深，尤在乎己自信之篤。夫以夫子之睿智，察弟子之學行，而許漆雕開以仕，其知之不爲不深矣。及至開以「吾斯之未能信」告，則夫子爲之喜悦。豈夫子之知不如開哉？顧有人己之殊，而開之不自欺爲可貴耳。

某也江東之鄙人也。幼而讀書，既乏明敏之質；長涉世故，又無幹濟之才。不敢自欺其心，投棄林壑，甘與樵牧爲伍，而不爲仕進之謀。重以邇年鄉郡累經寇盜，城郭丘墟，田畝荒落，屋廬焚毁，妻子離散，憂患驚心，遂成疾疢。兼之肢體傷殘，精神消耗，景薄桑榆，昏耄日甚。近者朝廷急於得人，不覈其實，遂以隱逸見舉，即所居拜翰林待制。某自揆匪才，不堪斯任，乞讓名爵，恭俟綸音，許以布衣赴召。而使者堅拒不允，必欲令自赴都陳懇，逼迫上道。勞苦筋骨，衝犯風露，内疢既劇，外感復深，不能前進。兹具表文，布其所以。惟三先生以中原文獻之宗，任廊廟柱石之重。蒼生之所仰望，士類之所依歸。愛人以德，不尚虚文。冒貢尺書，敷陳衷懇。幸因論道經邦之餘，達此衰朽顛連之狀，繳還翰林之命，使某得老倒山林，優游聖世。上不妨朝廷進賢之路，下不屈匹夫自信之心。雖不能有補明時之治，亦可以少息奔競之風。豈惟某之私幸，亦世道之幸也。區區干冒威嚴，下情不勝恐懼之至。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一终

#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 論

### 漢高祖索羹論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爲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爲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爲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

昔者漢、楚之争，會于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興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争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

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

桃應問：「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爲法。❶

## 唐太宗論

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常經也。堯以天下與舜，未聞舜以瞽叟爲辭；太王以國傳季歷，未聞季歷以太伯爲解。蓋當天下離亂之際，苟德在己，則起而應天順人，救民於水火之中矣，又奚暇讓其父兄哉！

昔者隋煬暴虐無道，盈於桀紂。生民受禍，甚於塗炭；天下怨之，過於寇讎。於是盜賊蠭起，干戈林立，誅隋之師，不期而會。然皆陳勝、吳廣之徒，未有商湯、周武之比。獨太宗以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當時豪傑皆歸心焉。人之議之，則曰命世之才。太宗之心，亦必以高、光自許，是蓋湯、武之亞矣。衆人之論，固未嘗及於高祖，而高祖之志亦不足以及於是也。使太宗因天心之厭亂，順人心之思治，以天下之憂，爲一己之任。義旗一舉，豪傑雲蒸。乘以之興弔民問罪之師，行放桀伐紂之事。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數煬之惡而誅其身，代煬之位而反其政。然後用漢太公故事，尊其父爲太上皇。半年之間，定天下而成帝業。身没之後，位傳于子。前免挾父之名，後免弑兄之惡。湯、武之事復見於後世，唐室之治可追於三代矣。顧乃拘拘於父子名分之

❶「以」下，四庫本有「此」字。

間，孜孜於詳度論議之細。不量其父之才，必欲强以天下之重。言之而不從，則刼其過失，訹以禍福。及其義兵旣擧，大事已集，猶且自加殊禮，至于九錫。旣不以征伐之事上同於湯、武，乃竊取禪授之名下同於莽、操。亦不聞太宗之有一言，何也？蓋太宗才過於德，識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禍、遂陷簒弑之名者，皆始謀之誤也。

或曰：「高祖身爲唐公，職掌兵權，非太公之比。使太宗而自擧事，則高祖必起而誅之矣。」今以史考之，太宗之初說高祖也，高祖蓋欲執而告之矣。明日復說之，則以其言爲大有理，且曰：「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及裴寂問之，則曰：「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觀於此言，太宗擧事，高祖又豈能殺之哉？况太宗之在當時，天與之，人歸之。使其父有瞽叟之暴，頑母之助，塗廩浚井，且不能害之也，况高祖乎？不肯逆天違人而害其子也，必矣。太宗之事，千古之遺恨也。或者之言，又豈足爲太宗解哉！

## 張華論

嗚呼！聖人旣爲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爲權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經權相濟，若體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矣。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在，天下共爲之主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爲天下之主乎？人臣之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守其常分，毋或凌犯。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暴虐，肆行禍亂，毒害生靈，傾危宗社，爲之大臣者則權之以義，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爾，况母后乎？若曰君臣上

下，素有定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

吾讀《晉書》，於賈后之禍，不能不深罪於張華焉。夫華者，晉室之大臣，天下之元老。在武帝時即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爲三公，蓋朝廷取以爲法，宗社恃以爲安，四海之所屬望，萬民之所歸心。況惠帝戇騃，國家大計獨寄之大臣者乎？賈后專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爲庶人而幽之。此大逆無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苟不能討，禍亂必矣。況賈后爲妃之時，戟擲孕妾，武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張華苟能倡明大義，廢黜賈后，正名定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於動搖。國本既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爲，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善乎董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及其弒太后而覆殯之，賈模、裴頠謀欲廢后，華尚欲使模、頠調停勸戒，謂不致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己得以優游卒歲。不知何者謂大悖，何時爲大亂乎？及其謀廢太子，劉卞請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墉城，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搖，天下遂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篡逆以成。馴致骨肉相殘，五胡乘間，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之罪哉？華之族滅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嗚呼，華也！昔者力贊平吴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其怯也！蓋華本庸人，專於詩書名物之間、制度文爲之末，

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豈知天下之大義、聖人之大用哉！ 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矣。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未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

## 狄梁公論

或問曰：「狄梁公，唐之社稷臣也，或者譏其事女主，此説然乎？」予曰：不然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且曰：「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 武曌音照。 以一婦人滅唐簒位，奄有天下，南面稱制，莫敢誰何，此古今所未有之大變也。 革命之際，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辭而勸進者六萬餘人。 方是時也，人心天理，蓋蕩然矣。 豈復知男女内外之定位，君臣上下之大倫哉！ 李昭德雖有姑姪相簒之言，不過詭計以奪武承嗣之權。 吉頊雖有請還廬陵王之語，不過爲二張長保富貴之策。 不有梁公心在王室，志復我唐，智識足以破其姦謀，至誠足以折其詐僞，忠言讜論足以沮其邪心，婉辭曲意足以興其善念，卒還中宗，又薦張柬之等誅除姦惡，以成反正之功，則天下爲周，唐室不復，奪攘簒弑之禍興，誅討征伐之事起矣。 生靈受禍，何時而已乎？ 唐之宗社，又豈復有二百餘年之血食哉？ 予嘗謂梁公事女主、復唐室一事，合於聖人之時，豈但有不可譏議而已乎？ 爲斯言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雖然，予於梁公，猶有遺憾焉。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 孔子豈亟亟於誅戮者哉？ 蓋恐事機之或失而罪

人之幸免也。武曌篡位至梁公薨，十有七年矣。梁公入相，亦三年矣。方帝在房州，猶懼相去懸隔，萬有不密則害爲成。今帝已還東宮，朝夕在側，左袒一呼，其有不應者乎？顧乃遷延猶豫，終于相位，必待張柬之之徒以終厥志。梁公之薨已七十一歲，所薦張柬之又年八十餘矣。使天不假之年，則不幾於失其事機乎？況梁公才識有過人者，使其自爲，誅戮之際，必有施爲，後日決無五王葅醢之患矣。抑此豈直梁公之失哉？亦由當時教化不明，綱常淪廢，不知武曌之爲賊而失誅討之義，以至於此也。傳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又《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❶故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惟恐後。夫武曌之所以貴於天下，與天下所以奉之者，以其爲唐室之后，天下之母也。今武曌改唐國號，滅唐社稷，廢唐宗廟，逐唐人主而篡其位，則是唐之賊矣，又豈得復爲天下之母乎？在廷之臣，皆嘗北面事之，但知其前日爲天下之母，不知其今日爲唐室之賊也。何以言之？武曌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張柬之曰：「此豈公嗚咽流涕時耶？」崇曰：「前日從諸公討姦惡，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夫以姚崇之賢，猶以其爲舊君，在他人又安知其爲賊乎？使當時在廷大臣有一人之識足以及此，明其爲賊，聲罪而致討焉，綱常一明，人心自振，豪傑風起，不旋踵而誅之矣，又豈使後世復有遺憾，如今日之所云乎？近世胡氏數其九罪，恨當時不即誅之，後日不追廢之，可謂痛快的切矣，然猶未正名其爲賊也。予故

❶「討」，四庫本作「誅」。

發明胡氏之意，正名武曌之爲賊，使綱常之分大明於天下。後世母后有託以垂簾聽政，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如武曌之爲者，其忠臣義士防微杜漸，不俟終日，當其未成也則有以沮之，若其既成也則有以誅之，庶幾篡逆之謀息而禍亂之原塞矣。故特於梁公責備焉。

##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弒君論

余觀《左傳》所載，皆魯史舊文，明白可信。及丘明稍加隱括，附以議論，然後事蹟泯滅，是非乖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穀梁》定爲義例之説，但有不合，則曰此聖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實而求之空言，使聖人筆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復不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今以趙盾、許止之事觀之，經皆書「弒」，初無「不討賊」、「不嘗藥」之文也。自左氏設爲君子之言，託爲孔子之説，二傳從而和之，趙盾、許止弒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去之千載，卒未有能破其説者。至歐陽子，始評而議之，真傑論也。然歐陽子以高才偉論，不待考據本末，二人者弒君之情已不可遁矣。以常情觀之，非考驗事實，證據明白，未易輕信而不疑也。

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弒靈公，遂使趙穿攻於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爾。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弒，可以自掩，欲争以苟免，於是史狐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爲之

辭，而證其主謀乎弒也。❶況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蹟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弒君之罪，又從而託爲孔子之説，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情跡始得以自諱而幸免矣。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夫飲其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鴆其父矣，父死而奔，則是弒君而避討矣。苟非其弒，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弒父之文而有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於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説，而許止弒父之蹟幾泯矣。余故曰：《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程子曰：「以經證傳之誤，以傳補經之闕。」讀《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者寡矣。

## 趙苞論

君臣者，天下之大義；母子者，一身之私親。以私親而忘大義，固不可；因大義而殺私親，豈人情也哉？此趙苞所以處其君與母之變，而莫知所適從也。夫寇之所以刼制其母者，以其子之爲太守也。太守之所以受制於寇者，以其身有守城之責而進退兩難也。當此之時，以城降寇而求生其母則爲不忠，以城拒寇而致殺其母則爲不孝。爲苞之計，唯當對寇自殺，使城守之責歸之佐貳，破其挾制之謀，絶其覬覦之念。母在寇中遂爲

❶「弒」，原作「殺」，今據至正本、四庫本改。

棄物，一老婦人殺之何益，寇必委而去之，不求生其母而母自生矣。苞之死也，豈不爲全人哉！惜乎，苞知君臣之不可相背，而不知母子之不可相殘，遂致遽戰而殺其母也。及觀苞既葬其母，即歐血而死，則當時不死而遽戰者，苞非愛其身也，特出於倉惶急迫，一時思慮之所未及，識見之所未至耳。然母既死矣而苞死之，則其死也亦徒死矣。惜哉！

## 李璀論

凡人處君親之間，當大變之際，既不能兩全其道，則當各盡其道而已。若李璀者，其有得於此乎？方懷光之將反也，璀陳逆順之理，盡諫諍之道。知其父之志决不可移也，則言於德宗，使爲之備，見君恩之不可背。及懷光之敗也，則自殺以殉父，見親難之不可違。觀其言曰：「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雖當大變之際，而粲然君臣之倫。又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雖在大難之中，而藹然父子之恩。及德宗問其自免之策，則對以俱死，既不背其君，又不遺其親，豈斯爲忠孝兩全矣。君爲臣綱，父爲子綱，豈不各盡其道哉！按免懷光一子死，使收葬，則懷光猶有後也，璀之死可無毫髮遺憾矣。致堂胡氏謂德宗欲全璀，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畔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以愚觀之，雖有德宗之詔，懷光之言，璀必死而後已，安肯託之以自免哉！縱迫於君父之言，暫焉不死，此心其肯安乎？亦必死而後安也。璀謂使臣「賣父

求生，陛下亦安用之」者，蓋其本心也。李泌謂「使其不死則亦無足貴」者，得其本心矣。悲哉！

## 漢昭烈顧命論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置私意於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爲天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乂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

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擁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荆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不已者，皆爲興復劉氏也。昭烈豈爲身謀？孔明，蓋社稷之臣也。今劉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説。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拘子禪嗣位而後爲漢祀不絶哉？爲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爲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不足以及此，而乃言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守經而不變，則苦劉禪之昏愚而不可有爲。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卒就擒縛。及其入魏，屈辱百

端，畧無愧耻。豈惟劉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憾無窮。古人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國。悲夫！

## 子陵不屈光武論

士有間百世而始出，屈萬乘以自高，舉世謂之有道之士，吾則曰潔身亂倫而已。昔者嚴子陵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訪之，徵拜諫議大夫，不屈。後之議者皆曰：「子陵非隱者流，其不仕也，有深意焉。光武在南陽時，子陵告以克復神器，入繼漢統，其説詳矣。帝子能行之，遂致中興之業。子陵雖出，無以加此。」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足法歟？光武之治，其果不可復加乎？漢止於漢，而不及唐虞三代者，子陵與有責焉。又曰：「光武，子陵故人也。不屈，所以全朋友之倫也。」然則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者，非歟？又曰：「子陵之意，實欲起東漢之名節，以勵一時之薄俗。」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位而化之以禮，教之以義，獨不可乎？若是者，子陵之出處，其果皆當理而無私心乎？光武，一代之賢君，所謂可與有爲者也。使子陵屈己事之，則伊尹、周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生靈被其澤矣。顧乃長往不反，甘爲長沮、桀溺、晨門、荷蕢之徒，豈不重可惜哉！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此聖人之出處也，子陵其有合乎？光武曰「狂奴故態」，蓋知子陵爲最深者也。子陵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其志蓋在是

矣。今夫世之飾智巧以逐浮利者，固名教之罪人。至於子陵，道與時偶，三聘而至，道亦尊矣，志亦行矣，何苦懷其寶而迷其邦哉？故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曰：「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義亦見矣。讀者宜細玩之。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 春秋經傳闕疑序

嗚呼！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爲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内夏而外夷；其爲目也，則因講信、脩睦、救灾、恤患之事，而爲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爲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爲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爲天下國家也哉！

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爲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

可易之説。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灾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爲説，家自爲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爲今之計，宜博採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訛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爲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爲目，而小字疏之于下。叙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説，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脱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强爲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爲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附會，必欲獄得其情，事盡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録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奥，固非淺見臆説所能窺測。重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强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某之爲是書也，折衷二説而爲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復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况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閲、備遺亡而已，非敢謂明經旨、

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

## 周易大傳附註序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易》於諸經爲首出；秦焚典籍而《易》獨存，則《易》視諸經爲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吉凶消長之故，進退存亡之幾，《易》可前知。所以爲潔凈精微之教，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易》其可一日不講乎？

予自中年，即有志於是書。學陋識卑，不敢有所論著。至正壬辰，蘄黄紅巾攻陷吾郡，禍及先廬，累世藏書無片紙存者。求之親舊，悉皆煨燼。雖欲一《周易》白文讀誦，亦不可得。後三年乙未，被召至四明，始從友人胡伯仁氏假得《程朱傳義》。歸來山中，日誦一卦，似若有所得者，折中二先生之説，合爲一書，名曰《程朱易契》。間有一二己見，不敢附入，始有僭越論著之意，又以無書考據而止。丁酉之秋，復避亂淳安之梓桐源，出入澗谷，上下林壑，寂寥無事，心地湛然。因思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而吾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斂之，以至於吾身，《易》之體無不備；自吾身而推之，以至於天地，《易》之用無不周。又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如此，則近取諸身而《易》無不盡矣。雖無書可也，無畫可也，又何有於傳註乎？又何事於考據乎？況伏羲作《易》，文王繫之辭以明其卦，周公繫之辭以明其爻者，經也。孔子爲之《彖》，爲之《象》，

爲之《文言》，所以釋文王之卦辭；爲之《小象》，所以釋周公之爻辭。其源委綱領之論，不可附入各卦者，則爲之總論，號《繫辭》上、下篇，其各卦義有未盡者，則發凡例於《繫辭》之中。又爲《序卦》以明其次，《説卦》以明其象，《雜卦》雜述其義者，則《易》之傳也。今人舍夫子之《易傳》而欲明文王周公之《易經》，其亦昧於明《易》之道矣。乃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而列夫子之辭以爲傳，其或夫子之傳辭義深奥，則附以註説，名曰《周易大傳附註》，庶幾三聖人之書，不費辭説而義自明矣。

嗚呼！四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三聖人之書，所以發明天地之精微，乾坤之蘊奥，夫豈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是書之作，徒見其妄誕不知分量之罪而已，何有補於《易》哉！雖然，二文之經，夫子之傳，自足相發，有不待論著而明者，則亦千古之確論也。讀者試以是求之。

## 送趙典史序

典史，縣幕官也。其受省檄，秩從九品下，其事則檢舉勾銷簿書，擬斷決。禄薄位卑，務繁任重，一縣之得失，百里之利害，常必由之。官所以治其民，民所以治於官，而位乎官民之間者，典史也。欲上而奉承無怠，下而撫字無虧，其爲職不亦難乎！故催科少緩，簿書失實，則長貳責我；刑政稍猛，期會太迫，則吏民責我。惟虚心待物，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布長貳之德以施諸吏民，致吏民之頌以歸美于長貳，始可免焉。宣城趙顯甫，典史淳安縣，解而東歸，舉是説以贈，且書之送行詩卷之首。

## 送黄子厚序

星源王仲履，以明經教授諸生，文學德行在諸老中尤爲超卓。與余交甚善，嘗爲余言其里中黄君子厚之賢，而余未之識也。至治癸亥秋，余與仲履同試藝于有司，時子厚爲於潛簿，亦被檄在院。後數日，始相識於錢塘旅邸。望其氣，和而有容色；聽其語，平易而直諒。余既驗前聞之不誣，又以喜仲履之能知人也如此。越明年，余復與子厚遇於新安傳舍，一見如平生歡，相與議論古今，窮極經史，下逮名詩法帖、刑名術數，靡不談討，亹亹不倦。余又以知子厚之學爲有本，而其施之有序也。抑余聞子厚之在於潛，凡簿之所得爲者無不爲，而其所不得爲者亦無不盡心竭力以佐其長令，而務及其民。子厚之政，固賢於流俗矣。雖然，導以善，而不善者化，古之善教也；旌其能，而不能者勉，後世之善治也。於潛雖小，劉女子之遺烈、洪平齋之文獻在焉。子厚其爲我求二家之後，顧問而存卹之，將見子厚之政，不勞而治矣。他日歸以語仲履，仲履又將爲余喜也。

## 送徐推官序

士君子在天地間，唯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雖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君子亦曰聽其在天者而已。故觀人者不特論其得失之見於外，又必察其是非之存於中者，而後人之出處可得而論也。今自三代以上，孔子、孟子羈窮困厄，此聖賢之出處不敢說，姑即自唐以來數君子而言之。平章事陸贄敬

興，吏部侍郎韓愈退之，宋丞相司馬光君實，龍圖閣學士蘇軾子瞻，軾弟黄門侍郎轍子由，太史黄庭堅魯直，徐州教授陳師道無己，此其人皆有事業在天下，文章傳後世，爲士者所共知識。敬輿以言事忤宰相裴延齡，責授忠州别駕。退之言迎佛骨非是，幾置之死，未减斥逐嶺南。君實以直道讜論，號爲巨德元勳，身陷誣詬，名書黨籍，禁錮之酷，及其子孫。子瞻與章惇不合，儋州安置。子由貶雷。❶ 魯直作《承天寺記》，議者以爲言涉訕謗，竄宜州。無己特以送别蘇公，亦坐免官。此數君子者，甚或除名削籍，顛沛流離，一至于極，而不害其爲出處之正，是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邪？

聊城徐公敏夫，以江浙行省都事來爲吾郡推官，慮獄詳讞，人不稱寃。以其暇日，進儒生講説詩書，觴酒賦詩無虚日，蓋亦君子人也。泰定元年四月，被論連坐去官。士友至有爲之流涕者，而公處之怡然，若無與於得失。予於是益有感焉。於其歸也，備述前世諸君子之出處，以解士友之憂，以頌公之行事，而復書以爲送行序云。

## 送鮑國良之官巢縣詩序

鮑君國良與予生同里閈，觀其平居暇日，冲默簡静，若不能言，矩步徐行，如不勝衣，父母具慶，子孫詵列，閨門之間，孝友慈愛，處己待人，咸有法度，予每敬慕焉。他日受調巢縣主簿，歸自京師，過予言别。予知鮑君以率其身者化其人，刑於家者施於政，其於巢縣之治，有不難矣。

❶「雷」下，四庫本有「州」字。

雖然，古人以治縣爲最難事，故目縣曰「縣灘」，謂人之爲縣，若舟楫之過灘瀨也。然此特指縣令而言爾。古今異制，古者縣令專制一縣之事，簿則分掌簿書而已。今之制，長令與簿共坐一堂之上，遇有獄訟，公議完署而後決遣之。矧一縣之事，自下而上，必始於簿。簿苟可否失其宜，政不平矣。故今簿之職，視古爲尤難，而責爲尤重也。鮑君是行，承上接下，必思有以盡其心，毋徒曰「棲棘非吾志也，吾苟歲月以待調耳」。吾將見鮑君爲淮右之最官，而巢民蒙其福矣。於其行也，鄉之俊彦以「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分韻賦詩，以重其別。以予嘗從四方賢士大夫學問政焉，屬予以序，予不得辭。

##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

唐仲實將隨舉試藝于有司，以其尊府君之領教分水也，先期而行，枉道省覲。臨行，從予徵言爲別。予謂科舉之設久矣，唐宋之盛，名公鉅卿胥此焉出。我國家延祐初詔行科舉，今二十年，馬伯庸爲御史中丞，許可用爲中書參政，歐陽原功爲翰林學士，張夢臣爲奎章學士，科舉之士，臺省館閣往往有之，不爲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藴，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復策之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嚴且詳矣。然朝廷不以是爲難也，必曰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然後得與是選焉。豈非以德行爲本，文義爲末乎？予與分水君爲忘年之友，辱愛最深，知仲實之

才超于人人而學出乎等夷也。今將試藝于有司，又必先過其親，躬省覲之禮，盡孝弟之實，可謂知所先後矣。其言其行，必有合乎今之良有司，以無愧乎科舉之盛也。故序而送之。

## 送汪仲罕主簿序

稱隱汪先生，生先先君子一年，道德學問實相表裏，出處仕宦又相先後，故兩家子弟相與如骨肉，而鄉里稱二父爲鄉先生焉。先君子既没，予父事而師承之者，唯汪先生而已。每過先生，必造卧内，拜先生牀下，起而侍立，見壁間所書，無非警學者語，而於戒酒之訓尤拳拳焉，似若爲其仲子罕發也。罕工書善畫，嗜飲酒，終日陶陶，世間榮辱利害未嘗毫髮掛于心也。所至醉墨淋漓，人争取之，以爲奇玩。去年冬，姪濳來，謂罕酒戒甚嚴，予未之信。今年春，往見先生，退與罕語，且曰：「吾爲酒所困二十年，今而戒之，豈唯不致廢事，神氣清爽，於養生之道蓋有得焉，是皆吾父之教也。今將之官麗水，子於吾有兄弟之好，其何以教我？」予爲之言曰：「昔劉玄明謂傅翽作縣令，惟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子能克守家訓，益嚴酒戒，則子之明足以燭理，勇足以任事，惠足以愛民，嚴足以御下，於從政乎何有！而又何待於予言！」罕曰：「吾行矣，請書諸紳以爲佩。」

## 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先生姓王氏，諱儀，字仲履，新安婺源人。幼穎悟，力學過人，於書無所不讀，高於古文，尤高於詩。自其少時，日課一詩，稍有

未安，吟哦至夜分不睡。故其爲詩，直追古人，近世作者未見其比也。然其格律高古，用意深遠，非篤嗜古學、不淪流俗、深有得於詩之妙者，不足與論乎此也。延祐元年，科舉初行，當時未有陳腐之習，所得多山林實學之士，故先生首與焉。覊窮困苦，又十有七年，始獲爲池陽儒學教授。未幾，以外憂去官。明年，先生卒矣。後五年，徵諸其子，得詩七百六十有六篇，刻之梓以廣其傳。若夫其文之傳，尚有望於同志之士。而所刻詩，但據家藁所存，旁蒐博采，續爲外集，使無遺逸之恨，是亦同志之事也。玉於先生爲諸生弟子，先生常以伯仲視予，且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嗚呼！先生没今七年矣，予詩進否，安得起先生而一論之！

## 羅鄂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楊、班，或以紀事蹟著于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

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專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爲史，必工於文

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謂也。

大羅名頌，嘗知郢州；小羅名願，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于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蓋鄂州既終于郡，子澄因以所見裒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全，蓋什一耳。歲月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遊者，洪氏之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爲之序。

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縣社壇記》尤爲世所稱誦。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爲何如哉？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顧予何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爲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爲學之一助也。鄂州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

## 送鄭照磨之南安序

國朝之制，各路設首領官三員，總領六曹，職掌案牘，謂之賓幕，與郡侯、別駕分庭抗禮，不敢待以司屬。其官曰經歷，曰知事，曰照磨。照磨，初名提控案牘，行省版授，後改兼照磨承發架閣，乃命於朝，列第九品。今銓曹以員多，雖正從八品皆借注爲之，又兼領對同承發檢舉勾銷，與夫圖籍之所藏，

案牘之所度，別有印章。其位視經歷、知事雖在下，而事加繁劇焉。令甲，凡在外諸司署牘，皆自下而上。故一路之事，必自照磨始。照磨以爲可，則署而呈之府，然後行之州縣，照磨以爲不可，則格不得行。故一郡之休戚，衆務之得失，在於照磨一署之頃。照磨署之當則一郡蒙其福，照磨署之不當則一郡受其害矣。照磨之職，可不謂重且劇哉！

同姓兄仲賢，由文學掾借注巡檢，既有武備矣，乃辟廣東帥府掾，尤長於吏事。考滿，當升八品，銓曹以無闕，借注南安照磨。行有日，親族咸在，設宴以爲餞。玉舉酒屬之曰：「不卑其官而勤其事，古人之所以爲善政也。吾兄之爲南安，一事之來，必思其當，當而後行，不當必不行。凡閱一牘，商一事，必盡其心，曰：錢糧者生民之脂膏，刑名者百姓之司命。詞訟不理則民生怨懟，銓選不公則吏不勸戒。如此，事其有不當者乎？吾將見南安之吏安恬於職，南安之民歌謠於道矣。豈特南安之幸，亦吾宗之榮也。」

## 燕耕讀堂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從胡先生綠槐氏學。明年，先生與鄉舉，余以年不及，格不得行。先生之友張子經氏實與偕行。未幾，子經自杭先歸，携先生書過予，始得相識。書有「過元城不可不見劉忠定公」之語。今三十年矣，子經乃來鄉里横經開講席，諸生得聞所未聞，獨余爲最故。三月七日，驟雨乍霽，天氣清明，携酒過鮑氏耕讀堂，與子經叙故舊。是日會者，項子聞、鮑仲安與其姪伯原、以仁、伯尚，諸生得侍者鮑安、鮑葆，以「時赴鄭老同襟期」分韻賦詩，留余爲序，不得賦。余

惟感今思昔，俯仰慨嘆。方余從先生遊時，年少氣鋭，勇於爲學，故先生有「元城劉忠定公」之語，所以望余者至矣。今余髮種種，年已入無聞，學問日益荒落，所以負先生者至矣。固無以見子經也，他日又何以見先生於地下乎？因爲之序，以識余之愧云。

## 頌葉縣丞平金課時估詩序

徽素不産金。至元間，山民淘澗谷，得金如糠粃，校所取不酬勞，事尋已。獻利者罔上病民，遂傳令，令歲入金，以錠計五十有二。郡既不産金，民無從得金，猾吏豪右貿他郡，待民急而售之，又從索費，與賈讎至倍，號「攬户」。事覺，則以其倍計臟，論罪如法。官中每月以民間所用平其直，遞申所司，謂之時估。攬户懼事之覺也，則請託吏高其估，以待覺逭罪。長令署紙尾申達，府若省漫不省以爲常。至正五年，市中金賈兩以鈔計才五錠有奇，至增以爲十。適中原飢，議者請以金折收鈔，爲救荒計。歙縣丞葉君以他事在省，知折收與金賈争縣狀，曰：「是豈可重困吾民乎？」亟以牘聞府。會郡守合剌公、别駕王公皆賢而愛民，驚問故，求賈於市，卒改從實估，民以不害。雖二公之善政，實葉君有以致之，其用心賢矣哉！

予往留京師，見兩都和買法，凡民間直一錢物，中入縣官，即可得兩三錢，物競至而官不彊取，是以民富而國用足。江南州縣去京師遠，不知朝廷德意，惟恐虧之官，故常疲民以奉上，民困而官不卹，此豈法之罪哉！古之善爲國者，必先富民。民者，國之本也。國用乏而裒民財以足之，猶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葉君嘗仕中朝，知國家

大體，故能推吾君所以愛民者而愛吾民，真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葉君，民其有困苦者乎？士友既爲歌詩頌之，復徵予序。

##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録序

臨川葛君子熙將之武昌録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予黄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别，徵言以爲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説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説，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説，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説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殁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

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説乎？抑爲陸氏之説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 心田道院設醮詩序

國朝之制，士大夫官至七品，皆得推恩其親，爵秩視其子。至正七年五月，新安鮑同仁以年勞升七品，受從仕郎、邵武路泰寧縣尹以歸。明年，之官泰寧，以狀請于朝，如故事。九年十一月，命下，同仁父景文先生周封從仕郎、徽州路黟縣尹，母、妻皆宜人。命下之日，先生適年八十，自思朝廷寵以爵秩，造物賦之壽考，無以報效。先是，先生預卜葬所於城南之葉有，築宫其旁，居道流以守之。正一教主天師大真人爲題曰「心田道院」。十一年二月，即其中設醮三日，既以答天貺，又以報國恩。闡事之際，雲璈鉦鼓，聲震林谷，步虚散花，韻繞雲漢。先生盛服，入就厥位，俯伏在地，誠敬恐悚，真若上帝之臨乎前也。九朝既畢，四鼓方鳴，天地開豁，星辰明概，乃行三祭酒之禮。醮事告周，壇壝斯徹。神人喜歡，形于歌詠。道士黄師玄首賦唐律一首，以道其事。子姓宗族，朋友交游，更唱迭和，積成巨帙。鄉里傳誦，以爲美談。師玄一日携以見過，求余序其首。此詩人天保之意而虎拜稽首之事，蓋余之喜聞而樂道者。况玉於先生爲通家子弟，執筆書之，其又何辭！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 記

###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

至治元年十二月，淳安縣尹李侯修杏壇成，教諭王君克明相屬以記。玉謂《春秋》之法，聖人示人之意微矣。凡工役之興，巨細畢書，所以重民力也。獨於僖公修泮宮，畧而不書，所以見其必當修也，不費一辭而褒美已著。如此，則李侯杏壇之舉可以不書。雖然，世衰俗薄，教化日下，所當作者，人反視爲迂闊，其不書者，人必以爲不足書。聖人之大經大法，至是有不得不變者矣，則書之亦可也。乃爲之記曰：

壇在縣學戟門外之西，其崇一丈一尺，廣稱是，深加五尺有奇。壘石爲固，前植以杏，後覆以屋，此舊制也。李侯因其弊而新之，視舊無所加損。以工計若干，以緡計若干。民不知役，吏不告勞，再越月而竣事。侯名思明，字元亮，世家睢水人。其爲是縣，外柔而内剛，視民如子，信施於人而人信之，宜其爲是爲不難也。

### 小金山記

予年十七八時，東游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揚子江心，屹然爲中流砥柱。念欲一

躋其顛，酌中濡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及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

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爲淳安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倚南少西，兹山在焉。東北江面百餘丈，西南僅僅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出煙蒼水黄間。石色峻嶒，苔蘚如繡。上有佛寺，舊極壯麗，歲久寖就頹圮，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唯敗屋數椽，而兹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攀援至山腰，爲石洞者三，穹然如厦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數人餘。又有一巖，嶔嵌特甚，如浮圖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櫛比鱗轃，黄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蓊欝葱蒨，無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遡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纔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簷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之勝，聚焉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

嗟夫！山之爲物，一拳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勝概之優劣，亦有不得不論者。兹山所少，中濡一泉爾。至於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試約兩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忘其大小矣。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氣象大與兹山比，嘗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爲其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 燕樂堂記

大倫惟五，朋友居其一焉。故雖父子之親而無責善之道，君臣之義而有際會之難。

矧兄弟怡怡，家人嗃嗃，違之則悖天性，悖之則忤人情。其自始至終，自少至老，長吾之志，成吾之才，輔吾之仁者，惟朋友是賴。人生蓋有不敢告其父母而以語其朋友者，亦有父母所不容言而朋友言之者。是朋友之倫雖非天屬，而於人之情則至近且密也，其可一日而忘耶？

劍溪徐成大，距家東五百步並溪之上，爲屋三間四楹，後翼爲軒兩楹，俾朋友之來過者舘焉。日因吾友人洪君探微徵名并記，余取詩人之意，名以「燕樂」，成大不以爲非是。則告之曰：「燕樂，朋友之情也，而有義存焉。朋友，以義合者也。求朋友之情於吾名，又求朋友之義於吾記，可也。不然，燕樂之極，必生乖離，非惟負余命名之意，抑亦有悖天倫之懿德。」乃書而授之。劍溪在淳安縣西南，由縣西雙桂源入此，凡四十五里。

## 覆船山雲心庵記

歙南有山特起，介乎徽、杭、建德之交，曰覆船山者，爲一方祈禱之處，神龍之所宅也。山高數千仞，其來自黄山，聯屬斷續，起伏頓挫，奇形怪狀，千百萬變，以至于此。磅礴欝積，分肢析派，而爲浙右諸山。其南出則爲建德之金紫峯，以及雲源諸山。東西兩百照，其支阜融結，而爲淳安縣。其北復爲白石巖、龍塘山，至杭之於潛、臨安，矗起而爲東西兩天目，龍飛鳳舞，始盡發其靈秀，蓋名山云。山顛有龍池，泉出其中，裂山而下，石門九鎖，對峙如峽。至山之腰，傾爲瀑布，與石相觸，澎湃激射，如噴噀狀。石後有潭，莫測其底，亦龍之别宮也。每天欲雨時，雲

出其上，如戴帽笠。居人率以此占陰晴之候，無不驗者。旱則禱之，或得蜥蜴蜿蜒，雨即隨至。僧覺聖白傍近大家洪氏，得錢爲倡，募衆力結菴其下，爲祈禱藏事之地。余以「雲心」名之，復請爲記。

夫深山大澤，必有龍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山龍蛇所藏，能出雲爲風雨，法應得祀。聖苦行修持，戒律頗嚴，衣不敵寒，食常怯於饑，而勇猛精進，無退轉心如是，是可嘉已。舊有比丘尼居山中，事龍甚謹，扣多應，因并祀之。蓋亦尸而祝之之意，宜牽聯得書。菴之始，泰定元年九月某日，其成，明年某月某日。求余記者，洪氏之子斌。比丘尼，俗姓汪，山下民家子也。

## 木齋記

廬山之下，九江之上，有隱君子方君子玉，築室以教其子積，而名曰「木齋」。齋在居西若干步，爲屋三間四楹，間十有二尺，縱横相稱。虚其中以待賓客。闢左右兩室，設几卓，陳枕榻，置琴書、壺矢、棊局、筆硯、瓶爐、圖畫，與凡茶酒之具，日用之器。率其子弟，或弦或誦，或投壺圍棊以爲戲，或焚香插花以爲樂，或留情翰墨，或寓意圖史。渴則烹茶酌酒，倦則休息于床。賓客過從方君坐談，子弟侍立，應對酬酢，無不適意。屋上複閣，倣古人尊閣之義，列庋先世遺書，而軒其四達，以待登臨眺望。開西窗而拄笏，則五老諸峯、開先瀑布，煙雲掩映，如在几席之上。俯東檻而寓目，則長江萬里，波濤洶湧，

以入于海，而莫窮其極。閣後爲臺，而露其上，爲春夏曝書之所。屋後爲亭，扁以「聽竹」，爲晨夕遊息之地。古木修篁，繁陰數畝。此木齋之大概也。

予不識方君，識積於京師。積語如此，屬予以記。夫陶縣令之高風，李山人之逸趣，千載之下，必有聞而興起者，方君豈其人耶？何時擔囊負笈，買扁舟，過彭蠡，泛大江，抵康廬之麓，摳衣升堂，拜方君床下，與積登臨嘯詠，徜徉眺望，吊古人之陳迹，爲當日之勝遊，以窮木齋之景，是則予之願也。積歸，趨而過庭，其以予言而請。積字叔高，力行彊學，醖藉而文，爲中朝諸老所愛。

## 石跡山建橋記

石跡山，爲祁門最勝處。邑人胡君俊夫始建玄武之祠於山之顛。王君儒翁，廼於半山之間跨澗作橋，仰視飛瀑，俯瞰龍湫，山川軒豁，景物呈露，又爲石跡最勝處。予嘗與王君之子存善遊而樂之，時未有橋也。今橋成，而景益奇矣，予故喜爲記之。橋之建，以至順三年十二月庚申。記之作，以明年六月某日。予爲郡人鄭玉，書者胡默，篆者錢塘吴叡。

## 肯肯堂記

南里洪君味卿，隱居求志，政施於家，上奉慈親，下撫諸弟，閨門肅穆，族黨以和，吾鄉之稱家法者歸焉。年逾四十，即爲老計，闢地一區，高下相稱，袤廣十畝，謂其子斌曰：「吾將於斯鑿池沼，築亭榭，栽花蒔竹，藝蔬植果，以逸吾老而終天年。吾無意於斯世

矣，汝其勉之！」未卒事而味卿即世。斌曰：「此吾父之志，斌之責也，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於是因其舊地，圍以崇墉，鑿池築亭，栽蒔藝植，如味卿語。而奉味卿之柩，別爲一室，殯置其中，以竢吉卜。謂其友鄭玉曰：「斌託交於公最早，公之知斌最深，曷爲名斯，以昭吾父子之志，實大惠也。」玉曰：「嗚呼！天地，一萬物也，萬物，一我也，而况父子之親乎？參贊化育，垂世立教，皆吾分内事也，而况家庭之近乎？世有厥父播，厥子不肯穫，厥父作室，厥子不肯構者，彼獨何心哉？是蓋私於一己而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也。若吾子者，豈唯肯構，且肯堂矣。其以『肯肯』名之。」節夫再拜謝曰：「斌之事，雖未能如公言；斌之志，敢不爲公勉！」玉曰：「未也，吾言未矣。昔者子之先君子高尚不仕，故能寄興泉石，留意池館。雖其經營布置弗底于成，而子能成之，以有肯肯之名。而玉之先君子嘗仕于時，學不盡試，才不大用，沉没下官，卒無所偶，斯爲罔極之痛。玉也樗櫟之材，於世無補，將貽先君子之辱，朝夕是懼，豈不大有愧於子之肯肯者乎？然則子之先君子，所以潛德弗耀，厚積薄發者，政所以爲子之地。玉之先君子大才小用，不盡所蘊者，又豈無待於玉乎？雖然，古之學者，憂道而不憂貧，正誼而不謀利。苟其心俯仰無所愧怍，達則推以及人，窮則獨善於己，所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之參贊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豈但不辱其親乎？是則二父之志，而玉與子之所當勉者，又何必區區一園圃亭榭之間也。」節夫再拜曰：「公言至矣，請書以爲記。」

## 雲濤軒記

吳孟思作雲濤軒於無何之鄉烏有之所，使夷堅子志之。夷堅子曰：「予嘗遊天目山，宿獅子寺，明日微雨乍霽，曉日初升，烟霧四塞，雲氣在下。有僧進曰：『山中雲海，率三數年不一見。子有前緣，山靈效順，真若天垂地湧，鬼擢神揮。子盍起而觀之？』予於是坐玉立亭上，憑檻俯視，但見煙雲起伏，如波如瀾，上下天光，一色萬里，無有涯涘。或遠峯高矗，聳出雲外，又如蓬萊三神山，縹紗水中，舟不可近。日從東上，半在雲端，則又如出於扶桑滄海之墟，而不知其已在萬山之上也。須臾，煙收雲斂，天氣清明，乃無有一物。又嘗觀潮錢塘，見海門初白，渺渺一髮，油然若雲興於遠岫之間。已而掀天拍岸，漲海翻江，聲震乾坤，勢吞吳越，壯觀爲天下第一。此所謂雲濤者也。子居闤闠之衝，正當車馬之會，室如斗大，牖似甕懸，而所謂雲濤者安在也？」孟思笑曰：「吾眼空四海，胸吞雲夢，以天地爲籧篨，古今爲瞬息。凡宇宙間煙雲變化，風濤出没，皆吾軒中物也，又豈拘拘一室之間者乎？何當與子挾飛仙，乘怒翼，超軼乎埃壒之外，周旋於太虛之中，仰觀六合，俯視八荒，則天下一雲濤耳。何子言之陋也！」夷堅子於是憮然不知所云。新安鄭玉聞而壯之，遂次第其語而爲之記。

## 鄭彦昭讀書巢記

同姓名潛字彦昭者，居長齡里，與予家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予。性敏悟，志堅篤，才幹優餘，識見明遠，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

始予未見潛，嘗有後生無可與語之歎，及得潛，而予恨釋然矣。潛父隨宦東西，未嘗家居。母夫人專意教子。潛慷慨有大志，多與四方豪傑交，賓客過從，席無虛日。母夫人出釵珥、鬻所愛物供之，無厭倦意。以故潛得安心於學，至于有成。嘗於所居之西築樓一間，廣不盈丈，高二十尺，請予名之。予曰：「子之作是樓也，將以爲讀書之所，而狀若巢然，予名以『讀書巢』，何如？」潛拜曰：「叔父之言，蓋有在矣。夫鳥息於巢，故舉而有飛翔之樂；人居於學，故出而有行道之功。叔父之望潛者深矣，豈但以其類巢而名之乎！」予笑曰：「噫！子啓予矣。予何言焉？子其書之，以爲讀書巢記。」

## 靜虛齋記

乾明觀故有靜虛齋，兵火後屋燬，齋亦不存。元統二年，道士吴君定夫築山房以爲修煉之所，迺書舊顏揭之，屬予以記。或者曰：「此老子歸根之論也，子盍爲演其義而記之？」予謂定夫名家子，世讀聖人之書，今雖寄迹老子法中，其心必有樂乎吾儒存養省察之功，脩己治人之學，故造吾而請爾。吾又爲老子之説以告之，豈定夫之心乎？故舉所聞於父師者而告之曰：「此周子學聖法也，明通公溥之謂乎？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矣。靜虛，故明而通；動直，故公而溥。此聖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學者之所當學也。」雖然，或者疑之：「定夫之名齋，靜則虛矣，其如動何？」

夫静者，體也；動者，用也。豈有有其體而無其用者乎？在學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静而不能動，有其體而無其用者，非吾聖人之所謂道，又何必告以聖人之學乎？定夫莞爾而笑，凝然而定，若不聞者。予蓋知其深有契於是説而難於言也，故書以爲記。

## 重脩忠烈陵廟記

復至元之二年冬，❶府判燕山馬侯佐治新安，官府脩明，僚采恊和。政有所未孚，事有所不便，侯輒白府罷行之。士脩其教，農安其業，差徭不擾，租賦以時，六邑晏然，官以無事。廼延見父老，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禱祀者。衆謂忠烈王自唐至今，以功勞血食，禱應如響。侯識不忘。明年春，霪雨害麥，民且憂饑年。侯白僚長，率厥官屬詣祠下，齋戒以請。翌日，天體霽然，麥遂倍收。王有陵廟，在郡北七里雲郎山中，侯往謁謝，則左傾右頹，風雨弗庇。侯喟然歎曰：「吾徒以善惡賞罰之權而教於陽，王以雨暘禍福之秉而相於陰，實一郡生靈休戚之所關繫。陵廟廢壞弗葺，吾守土者之責也。」首捐己俸以倡。凡厥在位，各以品秩出金有差。命歙縣主簿韓君世傑董其事。逾月告畢，内外一新。士民乞靈，莫不起敬。韓君過予，請文刻之石。

予惟隋之亡也，海宇如湯，歙、宣、睦、杭、婺、饒六州之民獨不識兵。當其大亂之時，如處太平之世者，皆王之力也。宜其血食千載，報祀無窮。按歙縣有古丘墓凡三。

❶「復」，四庫本作「後」。

晉新安太守程元譚墓，在予所居貞白里中，今唯雙石人可識，然沉淪土中殆盡矣。陳儀同程靈洗墓，在郡西南曰黃墩，相傳即墓爲壇，因壇爲廟，今亦不知其墓之所在。獨王以豐功鉅烈，生有濟時及物之恩，死能相其雨暘水旱之宜，故自唐至今六七百年，前廟後陵，巍巍不廢，功德茂矣。漢以秦隱王有誅秦之功，置守冢者三十家，禁其樵採。吴越錢氏當五代之亂，保有兩淛，後世亦爲立寺觀，以守其墳墓。此皆古今令典所恃以爲勸戒者。馬侯以聰明才幹，歷仕中朝，故其出佐外郡，知重民事，能及於是，是可書也。

贊是役者，前推官廬陵歐陽侯齊賢、知事東平王士鈞。馬侯名楨，字榦臣。其祖璘，嘗爲參政江淮省。父澤，廣平路總管。蓋世家云。四年二月庚午記。

## 耕讀堂記

鮑生深築室於所居之前，爲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爲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爲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游，

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 脩復任公祠記

新安郡城之北四十里，有寺曰任公寺者，梁太守任公彦昇之祠在焉。祠廢已久，獨羅尚書汝楫所爲碑文具存。予因暇日，與二三友生過之，乃圖興復。鮑元康仲安、元康從子深伯原、觀以仁、洪斌節夫各願出錢供費。又得里人許紹德子華身任其事，四明張久可可久監税松源，力贊其成。縣令張侯聞之，爲之丁寧勉勵，使無違吾志。於是謀於寺僧曰思睦、曰誠真，皆樂聞其請。始克奉公法堂之右，復其舊貫焉。既已，事聞于郡，郡檄張侯有事祠下。父老來觀，喜而鼓舞，咸謂宜有辭刻石，以詔來世，而屬筆於予。

吾郡晉武帝太康元年以新安爲名，至今至正八年，一千六十九年。其太守見於郡志者，二百五十一人。賢而見祠於其民，祀而不廢於其後者，惟公一人而已。且祭祀之法，載在禮典。世次更易，遷祧有時。雖富貴之極亦有限制，則人之見祀於其子孫者，有時而盡。豈若公以善政被及其民，没而見祀，千載不廢。於此雖足以見公恩德之在民者深，亦可以見吾新安之民所以報事其上者無所不至，而風俗爲厚矣。若夫公德行文學，與爲政之詳，具在本傳與前碑所録，此不

再書。姑記其祠之興復，使後之人嗣而葺之，不敢廢墜云耳。張侯名灝，字君用，濟寧人。

## 三樂堂記

余以才踈學陋，無所用於世也，退而躬耕壠畝，將以自養。間有朋游相從講學，乃築室師山之上，以爲肄習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因取孟子之語，名其堂曰「三樂」。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由於天，仰不愧、俯不怍者在於己，❶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係於人。今余也由於天者既不可必得，在於己者又不能以自盡，終將有望於人而已，則其愧怍有益甚焉，而亦何以爲樂也？雖然，學於是堂者及時盡力，加以百千之功，視余之悠悠歲月不能盡其在己者，至於老而自悔，乃有所望於人也，以爲戒也，而益勉焉，是亦師資之道，而固余之所望於後學也。

## 小母堨記

里人以草木投溪澗中，壓以沙土，絶流爲堰，鑿渠引水以灌田，謂之堨。小母堨者，在余居之西二里。其源發於靈山，自源至堨才十里，朝盈而暮涸者也。歲農家待雨霽備草木，及舉事，其流已竭矣，蓋未嘗霑其灌溉之利也。

後至元某年冬，從子紹謀易以石梁，圖爲永久。徵工於農，怨聲四作。人或難之，紹不爲止。乃伐巨松，列置水中，縱横其上。布石爲底，卷石爲篷，取碎石雜置篷下，以實

❶「怍」，原作「忤」，今據明重修至正本、四庫本改。

其中。搗石之灰，苴其罅漏。梁成，横接兩岸，其平如砥。然後立木爲柱，布板爲閘。山水暴漲，則啓閘以洩其怒；溪流既平，則閉閘以障其溢。農免脩築之勞，田享灌溉之利。人始歌之，至有欲祀之者。紹又割田三畝，令收其租入以供春秋祀事及凡堨之歲費，積其餘以待脩葺。於是堨之事始備，可以傳之永久矣。

堨之音褐，吴楚之方言耳。按韻書，堨有揭、竭、遏三音，而不音褐，皆云堰也。柳子厚《袁家渴記》雖云音褐，而所用乃渴字。吾郡舊俗相傳，用韻書堨字，而音如柳子厚記。今姑從俗，庶便觀覽云。

## 邵武路泰寧縣重建三皇廟記

泰寧縣三皇廟，始建於縣治之西。當時草創應令，地卑屋陋，不稱尊崇明祀之意。至正二年，前令王君成吉因廢佛菴，遷之縣溪之南二里，且收菴田之入以供祀事。然規模位置，率多因菴之舊，不能如式。又溪水阻隔，往來跋涉，官民咸不以爲便。八年，今令鮑君始至，因官民之所欲，又遷之縣治之南罏峯之下。正殿三間，翼以重簷，榱桷四出。前爲門屋五間，揭以「開天之門」。又其前爲櫺星門者三。東西各一廡，廡各四楹。地位高爽，規模宏壯。既免跋涉之勞，而尊崇之意亦稱矣。走書屬予記之。

予聞諸夫子，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三聖人者，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生人之類，得以相收相養，以至于今，皆其力也。凡有生于天地之間，戴髮含齒而爲

人者，所宜報祀無窮，况於有土有民，法三皇之道而爲治者乎！自隋以前，此禮未舉，固爲闕典。唐天寶中，制始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致祭，郡縣猶未有廟也。我國家龍興朔土，治尚簡略，淳朴之俗，隣於古初，乃始致意三皇之祀。於是郡縣皆得立廟，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太守縣令各以其服行事惟謹，報本始也。鮑君此舉，可謂知所本矣。

予與鮑君同里閈，嘗相共講學，知其存於中者爲有素，未知其施於政者爲何如也。近予從兄璿歸自閩中，聞泰寧人誦其令尹之賢，謂雖風紀之司不是過也，然後益信鮑君之與予講於家者爲不誣矣。故樂爲誦其所聞，使刻之麗牲之石。鮑君名同仁，字國良，新安歙人也。予其里人鄭玉。

## 富登釣臺記

歙南山水最勝，浙江出焉。由浙源百餘里至縣境，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妹壻吴虎臣，數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閫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聞予之有是石也，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爲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召辭還，留虎臣所，始取余公所書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鐫諸後石。里人鮑葉爲予結草堂其側。虎臣字道威，葉字君茂。是月辛未記。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 記

### 績溪縣三皇廟記

國朝之制，通天下得祀者，惟三皇、社稷、孔子而已。蓋治始於三皇，學極於孔子，農之功著於后稷，祀之所以崇德報功，不忘其本也。績溪縣故有孔子廟、社稷壇壝，歲時有司行事如彝禮，三皇廟獨未置。前此縣大夫不知其闕典也，部使者數以爲言。至元元年，今達魯花赤某言於衆曰：「縣地方百里，比古公侯之國。三皇廟不建，爲之上者不知爲治之本，爲之民者不聞古昔之盛，固吾縣大夫之責，亦爾民之羞也。」衆曰：「然。」乃卜日相攸，得地於縣治之某所。鳩工度材，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殿堂門廡，如他縣之制而雄壯有加焉。既成，以九月九日行釋奠禮。文武官屬，咸與薦祼。父老聚觀，咨嗟嘆息，相與語曰：「使我輩得聞古昔之盛，典禮之大，縣大夫之力也。其可無所紀乎？」礱石請書其事。

某惟伏羲、神農、黄帝，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天地有不能爲其所爲者，而况於人乎！况於後之聖人乎！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亦不過因三皇之治，隨時而損益之，非有加於三皇也。其見祀於天下，享報於無窮，宜哉！朝廷之令典，縣

大夫之盛心，與父老之言，皆可書也，故不讓而爲之記。

## 養晦山房記

木之能生於春，以其當天地閉塞、萬物藏蟄之時，乃能收華反實，聚其秀而納之根；及其天地變化，雷雨奮作，然後芽萌甲拆，生意衝突而不可遏。人之爲人，亦猶是耳。幼而學焉，壯而行焉。蓋幼而不學，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壯也，不究之用，則亦何以爲學哉？未有用而不本之學，學而不究於用者。當其學時，若無所爲於世而人以爲晦，及其用也，則人以其有補於世而謂之顯。《易》以龍蛇之蟄譬之，精義入神，於言學切矣。伊尹之耕於莘，太公之釣於渭，卒輔湯、武之聖君，成商、周之大業，此始晦而終顯者也。孔子、孟子以大聖大賢而不見用於當日，然道隆天地，澤被古今，此晦於一時而顯於萬世者也。夫顯晦雖有窮達之不同，而於聖賢者無與也。此予晦之所以致養，而山房之所以得名歟？

予少時嗜讀書，號能記誦。稍長，涉獵世故，出入憂患中，益驚恐其心，勞其體，馴致健忘，藥石不能愈。思所以完神復志，因遊黄山，從祥符主僧借隙宇，加闢治，兀坐其間，盡取天下之書而讀之，以求聖賢之所謂道，潛心而勉學焉，庶幾董仲舒之不窺園，陳烈之閉户者。昔紫陽夫子之冠也，屏山劉先生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夫子能用其言，以繼往聖千載不傳之學，而爲百代宗師。嗚呼！夫子往矣，予其徒歟？

## 尊己堂後記

汪氏望於新安，自隋唐至今，代有聞人。七八百年，衣冠之傳，《詩》《書》之澤，不墜益振。城南隅汪氏，在宋淳熙間鄉先生曰伯舉，與其弟伯虞、伯言築堂以居，讀書其間。兄弟自爲師友，樂夫天命之貴，不假外物爲榮。故尚書金忠肅公名以「尊己」，邕州吴文肅公爲之記。朱文公嘗書「尊己堂」三大字，揭之楣間，炳如也。當時名勝，如鄂州羅公，皆有篇什，傳誦天下，膾炙人口。堂災於景定元年庚申，繼而復之者，則其孫某也。元貞元年乙未，郡城不戒于火，堂復遘災。惟時綿蕝草創，卑漏湫隘，視舊弗稱。因循苟且者二十有一年，延祐二年乙卯，五世孫晞聖，字一清，始更而大之。高明爽塏，宏麗静深。簷桷翬飛，窻户敞達。烏聊前揖，披雲後擁。山若增而高，地若闢而廣。凡登斯堂者，心若有所感而通，目若有所豁而明，格物窮理若有所見而得，操觚命辭若有所助而成。一清則曰：「吾非敢廣室廬、侈游觀也，蓋以承先志、彰祖德耳。」屬其里人鄭玉使記之。

玉惟斯堂之建，命名題扁，作記賦詩，皆當世儒先生長者，玉得置名壁間，託以不朽，是固願也。然斯記之作，以吾文公而委重二公，謙讓不遑，則玉何人，而敢贊一辭焉！第以堂之重建不可以不記，姑記其重建而已。嗚呼！堂存則名存，名存則尊己之義存，而一清之先志爲不孤，四君子之言爲有考也。又烏俟夫記！

## 向杲寺重建彌陀殿記

向杲寺在新安郡城之西，寺後爲彌陀殿。歲九月之望，合四方善信作凈土會，號曰「西蓮社」，蓋一百六十年矣。歲月滋久，殿益傾圮。寺僧德新告於會之衆，得錢若干緡，以改造焉。既畢事，謁余請記。余惟先大父自宰鄉邑告老來歸，即主是會，先君子每待次家居，亦往與焉。余時以童子得奉几杖，侍立左右，見其蒇事之夕，旄倪咸至，序齒而坐，飲食之際，内外肅然。已乃結跏合掌，默誦朗宣，氣象雍容，有足觀者。此余之所喜聞而樂道也。殿起於寶慶三年丁亥，扁曰「極樂」，則里人羅永臣之所書也。泰定三年丙寅，德新乃建是議，先從父學正公諱某實始倡之，同時都會首某人等僉謀以同。衆力齊舉，會之善信、鄉之好施者咸有助焉。乃以九月庚申，撤其殿而新之。齊廳五間，則因其舊而加葺焉。

按佛書，阿彌陀國土在天竺十萬億國土之西，其民無有衆苦，故名極樂。新安爲郡，介大江之東，居萬山間，其境四塞，故無兵戈之擾，而隣里得以相保。依山爲田，素無澇溢，堰溪鑿渠，足以灌溉，故無水旱之苦，而老稚得以相守。地曠人稀，其氣清爽，故疫厲罕作，而生死得以相安。其人復以禮義自持，勤儉自處，故其風俗淳厚，家給人足，有非他處之所可及者，是即極樂國土矣，又何必天竺十萬億國土之西，而求所謂極樂國土者耶？且一百六十年間，星移物换，世異人殊，至元、德祐之交，鼎遷運改，而斯會未嘗廢輟，亦可見其土之爲極樂，而其民之無有衆苦矣。季秋之月，農事既隙，鄉黨隣里，父

兄子弟，咸會于此。修設佛事之餘，因其長幼之序，語以孝悌忠信之道，則斯殿之建，豈唯足以資其冥福，而於皇極之福亦有助焉。此則余之望也，敢以爲記。

## 松月齋記

客有以「松月」名齋而謁記於余者。余曰：「松月之齋何如？」客曰：「吾居雲水之鄉，結廬城市之會，而有隙地焉。地有古松數本，樛屈偃蹇，蒼甲若龍，適當吾齋之前。月上東山，又在此松之外。良宵美景，吾坐齋上，推窗憑欄，輒見松月。吾是以名之。」余曰：「噫嘻！異哉，子之名齋也。今夫地有遠近，景有優劣，而月無不在焉。世有古今，人有賢否，而月無不照焉。是則古今之月一同，而遠近無以異也。自東坡以江上之清風配山間之明月，而後天下之以山月爲勝者有人也。至於月生松外，景若天成，則世未有知其妙者。堅貞夭矯，歲寒不易者，松也。清輝皎潔，容光必照者，月也。而月出滄海之上，松影窗牖之間，虛室生白，素壁如畫。此時此景，則與世間月色爲不同，而吾齋之所獨有也。此齋之所以得名與？而余未之前聞也。何時具扁舟，過太湖，訪子齋中，哦松弄月，收覽景物，爲子記之，未晚也。」客曰：「公言詎非記乎？吾請歸而書之齋壁。」客姓某氏，名某，毗陵人。

## 黃竹嶺巡檢司記

黃竹嶺在休寧縣之西百六十里。前至元間，江南新附，殷民未安，時多反側，乃設

巡檢司，置官一人，行省版受，吏一人，兵三十人以守之。及天下既平，海宇寧謐，若無所事乎兵。黄竹在深山中，幽僻不可處，乃移治江潭。江潭去縣纔七十里，亦一墟市也。然無吏舍，僦民居以爲治，無常所。得盜賊，寄繫閭閻，情或漏泄。案牘棲藏無所，復多散逸。前承後繼，漫不之省。元統二年春，吾友程君以文以著書奎章閣借注是官，始命於朝。既至，慨然曰：「巡檢官雖卑，亦天子九品吏，涖事無所，非所以示觀瞻。」乃出錢爲倡，其隸於兵與民之好事者咸以錢助，爲若干緡，而莫宜其地。江潭舊有三官祠，地勢夷亢，山川回合，爲一方勝處。請於提控官，以緡錢貿得之。舁三官像置道士觀，以至元元年某月某日徙治其中。除舊布新，構塗墍甓，各盡其美。中爲涖事之堂，扁曰「不欲」。東西各爲一室，以待部使者與大府之客有事過吾境者而館焉。又以儀制之未備也，兩旁繚以脩牆，列樹竹木。其前因門爲樓，置鉦鼓其上，候測更點，以警民出入。其西別爲屋三間，使吏處其中。右厨左庫，案牘庋焉。

書抵京師，乞記於閣老豫章揭公。未至，以文滿且代，走書語予曰：「揭記不可得矣。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嗣而葺之，則子之賜也。」予念以文不卑其官，能勤其事，後之人或不能承其志也，强爲書其歲月著作之始。然觀以文此舉，豈禍福利害所能動其中者乎？斯亦可書也已。若夫求揭公之文而再刻之，則來者之任也。提控官，縣達魯花赤，名也先脱因，字仲禮，官承事郎。以文名文，婺源人。

## 聽雨舟後記

予既爲李文卿作《聽雨舟記》，又四年，始識文卿於京師。卿之言曰：「自吾少時，即有江湖之興，長而益篤，甚欲上龍門，訪七澤，效古人爲萬里之遊。而吾有母，朝夕以奉養爲事，安得舍吾所事以勤舟楫之勞乎？然而良晨佳夕，波濤上下，漁歌響答，江湖之樂，雖不能心賞而目識之，亦未嘗頃刻而去于懷也。此聽雨舟之所説，而子記之所以作也。今吾不幸至于大故，且除喪矣。方將駕一葉之舟，掛數尺之帆，得意於風煙之上，放情於滄海之間，遍尋名山大川，徜徉乎泉石之側，以遂平昔之志。然後歸卧此舟，以終餘生。此則吾情之所至切，而子記之所未及者。請書其逸語爲後記，如何？」予乃諾而記之。時元統二年正月二十有五日也。

## 黄石施水菴記

休寧縣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黄石。是爲四通八達之衢，行旅之趨閩廣、渡淮浙者，踵相接也。齊祈寺僧某未祝髪時，在宋咸淳庚午，因里人王公竹窻父母墓兆餘地，卓菴三間。其女兄程四娘者，家饒於財，又能割其所有以成某志。夏秋設茗飲其中，以待行者，且買田園爲齋粥，計傳之永久。其徒某某某勤苦不懈，相繼興葺，又得王氏諸孫佐之，凡菴之百具始備。蓋七十年于此矣。寺僧某懼夫歲月之久，將泯没而無傳也，合其衆之辭，款門作禮，請書其事于石。昔者予以負薪之役，嘗有事于四方，見七閩兩浙佛者之徒，結屋道傍，設粥具茗，遇人輒合掌恭

敬，捧盂而前，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及其去也，歡喜餞送，如主人之禮其賓客。濟人飢渴之苦，曾無德色於人。予賤且貧，財不足以及人，力不足以利物，心竊媿之。某之請也，故不忍辭。雖然，飢然後爲之食，渴然後爲之飲，視人之飢猶己飢之，視人之渴猶己渴之，本吾聖人事也。佛氏最後入中國，乃能得吾聖人遺意。於道路遼絶之處，天氣炎歊之時，爲糜以待餓者，爲飲以待暍者，使行旅無飢渴之患，雖吾聖人以己及人之心，亦不過推是心以往耳。記之又豈爲過乎！某，程氏子，邑之合陽人。寺在菴南五里栢山之下。其衆曰某某某某云。

## 王千里洪氏始祖墓記

王千里洪氏始祖府君之墓，在其所居里中葉村之上官道之傍。按譜，府君諱政，始自睦之遂安徙今居。今里中數百家，皆洪姓，蓋祖府君云。府君之墓，世次既遠，歷年滋多，蕭茅篠蕩，蒙翳其上，墓道塋域，蕪穢不治。重以埋葬侵陵，幾不可識。十七代孫斌，幼有至性，每過墓下，輒重感傷。至正六年十二月甲戌，始克伐石甃砌，列以堦級，聚土版築，繚以垣牆。立表其上，請記於予。

予惟人之於其祖宗，所以奉其祭祀，守其墳墓者，無所不用其至。苟或祭祀之不修，墳墓之不保，則亦何以子孫爲哉！且人有一金之藏，猶必謹而識之，恐忘其處，況祖宗體魄之所存乎！其於四尺之封，表而異之，當何如也？又恒見中原士大夫家遭遼、金之亂，高、曾之墓已有不可考者，而況十七世之遠乎？我輩幸生江南，承平日久，祖宗墳墓無所遺逸，子孫世守，雖百世可也，而況

十七世之近乎？然則知其所在而不知所以守之，其罪將有所歸矣。若斌者，豈惟舉一家之廢墜，實流俗之軌範也。予故樂爲書之，使世之爲人子孫者，知所勸戒而益勉焉。斯記也，豈特爲洪氏設哉！斌字節夫。予爲邑人鄭某。書者婺源程文。

## 鳳亭里汪氏墓亭記

婺源汪匯謂予曰："匯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鳳亭里。十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匯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鳳嶺，環嶺左右，皆其子孫之居。以其墓之近於家也，昔者歲正之朝，族人子弟會拜族長之家，然後以鼓樂前導，省謁墓下，還宴於家。明日，以次謁先世諸墓，遍而後止。故墳墓無所遺失。近年以來，省墓之禮既廢，墳墓之失隨之矣。鳳嶺之墓，或創爲宮室，或開爲道路，或犯以犁鋤，五患幾於備矣。侵陵之禍，至有不忍言者。匯之父子方謀於家，圖爲興復。族兄梓聞之曰：『是亦吾之志也。』乃合辭以告於族之長。族長首助以錢，力贊其事。然後遍告族之人。聞者以喜，侵者以愧。於是宮室以徹，道路以塞，犁鋤不敢犯，而侵疆盡復矣。又懼久而復有斯禍也，圍以垣墉，周五十丈，負土封之，累石砌之。創屋四楹，以爲拜掃之所。族人讓德又建重門焉。先生幸賜之言，使刻墓上，俾吾萬世子孫嗣而葺之，[1]無或廢墜。豈惟宗祊之幸，實風教之幸也。"

予聞葬者必誠必信之道，古之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廈屋、若斧者，所以表而識之，欲

[1] 「世」，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其既堅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聖人爲之泫然流涕，況於侵陵驚犯乎？然非有拜掃之禮，世次既遠，不至於遺忘者幾希矣。故墓祭非古也，自近世以來莫之能廢也。然則汪氏之事，其亦可書也矣。予又聞，往年汪氏先墓有爲盜所發者，滙之祖天祐傾家以討賊。又爲人所侵敓者，梓之高祖友義竭力以陳辭。予故牽連書之，以見滙、梓此舉，其淵源有自。況善善原其世，亦古之道乎？滙之父名明初。其族長名元偉，於滙爲族曾祖云。

## 重修横山路記

歙東南境接杭之昌化，自昱嶺關至郡城，百里而遠，出入山谷間，無跬步夷曠者。其間自小坑口至溪子里，舊路由溪下，崎嶇坑澗中，厲揭二三十度，行者以爲病。其險絶處，高則架木爲棧，低則疊石爲塘，修葺無時，官民勞費至不可勝計。會宋岳武穆王飛提兵過郡境，至則溪水大漲，軍不可前。王命大衆伐山開道，由三嶺出，遂爲康莊，且省其程三之一焉。出其途者，咸歌舞之。蓋二百年於此矣。獨葉村之下，地曰横山，上倚懸崖，下臨深溪，號最險處。國朝至元中，討平西坑寨之亂，里人洪君聲甫雜木石爲路，取平正以通軍馬。事出臨時，不能經久。梅潦侵齧，漸致崩腐。負者側足而步，乘者執轡而趨。聲甫之孫節夫與其弟仲德、季安謀，鳩工選良，伐山取堅。層累而上，如城如堵；鱗比而成，如砥如掌。於是戴星步月，不擇地而可履矣。又於其傍築亭，以休行者，而祀武穆王其中。予按武穆王以紹興元年提兵討楊么過此，故老相傳，軍過巖寺鎮，夜

宿人門外，居民無有知者。黎明啓户，見爨迹宛然，方知王兵已過矣。其持己律人，有大過人者。蓋古之忠賢，天地因之以立極，人物賴之以有生者也。開路之役，乃其餘事，然功在吾州，比之秦渠、蜀堰，歷千萬世而不可忘，豈但見甘棠而思邵伯也哉！節夫舉此於二百年之後，使王之功績因之而益著，其視世之修橋路徼果報者爲不侔矣。予懼王此遺跡國史既所不書，又復逸於郡志，歲月滋久，將遂無聞，乃併書之，使節夫刻之道上。不才名氏，亦將託王以不朽也。

## 上清靈寶道院記

謝君叔晦過玉言曰：「本真不夭，蚤歲孤。及長，覊旅江淮閩蜀間，險阻艱辛歷萬狀。久而後獲歸，以至於此，而無有子也。昔在大德五年，嘗走龍虎山中，致謁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是爲嗣漢三十八代天師，乞披度爲道士，願以城南居宅爲道院，節朔讚誦，如宮觀禮，隸上清正一萬壽宫，本真將終焉。事下如請，俾禮凝和宏道玄妙法師劉公立中，甲乙相傳勿墜。十一年，道院成，屋凡百餘楹。太清殿居中，前則玉皇閣，左右奉群真，後重屋以處徒衆。儀制略備，賜『上清靈寶道院』爲額。乃割己田五十一畝，歲入租以稱計者六百三十有六以供吾徒，而積其六之一有奇爲繕葺備。復命吾兄之子曰安老爲吾後，以奉先人烝嘗。所存田以畝計者六十有七耳。願記諸。」

玉惟三代以上，天下無遺材，士君子皆爲有用之學。後世高見遠識之士，或不爲世用，輒相引去山林藏遯，而人遂指以爲仙。雖以子房之賢，及其晚年，且謂欲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蓋始顯而終隱。漢初，天下未定，曹參得蓋公之一言而齊以大治，既隱者又爲世用。是其清净合道，明哲保身，固非後人所可擬及。然其爲學，又豈必以捐絕世務而後爲高哉？今觀是舉，既不畔吾先王之法，又得以盡其師之教，是可書。謝君世居新安祁門縣，叔畊字，本真名。其先君子諱及篤，學有聲譽，與秋崖吏部方公爲同門友，嘗補太學生。叔畊今年七十一，童顏兒齒，行步如飛，蓋得於所養云。

## 龍興觀修造記

老子設教，清静無爲而已。秦、漢以來，乃有神仙解化飛昇之說。至於正一之宗，冠鼇以爲飾，宮觀以爲居，行符水以救疾病，設齋醮以祀天。今唯其徒獨盛於天下者，以感應之機在人爲易動，禍福之語入人爲已深也。然求精修不懈，足以傳其師之教，而副世人之所祈請者，蓋亦未之見也。

不老山龍興觀，自昔高君景修，以法籙煉度爲四方所尊信，誅茅于此。逮奚君岳卿，得觀額而名之。鄉先達郢守羅公爲之記。遭宋末造，鼎遷物改，世異事殊。重以山高氣寒，風雨侵蝕，簷頹壁壓，支柱不仆而已。至今住持提點元素冲妙真一法師陳君崇正，乃始有意興復而加充拓。十數年間，心憔力悴，銖累寸積，克底于成。内外巨細，靡不完好。三清像、玉皇像、七星十一曜像、諸天神王像，瓊章寶藏，飾以金碧，光彩相射，照耀人目。添甍易棟，而加整飾，則三清殿、藏殿、東西兩廡也。其重建者，爲法堂，爲玉皇閣。其創建者，爲東華樓，爲屋十五間，凡若干楹。合修造之費，鈔以錠計若干，

米以石計若干，畚鍤斧斤之役以日計若干。出於己者十之三，化於人者七。起皇慶元年壬子，訖天曆元年戊辰。又慮其久而將不繼也，裒田積穀，置籍以稽出入，立修造之局，使其徒世守勿壞。用心勤矣。師字真空，邑西人。頎然長身，目光如漆，誠意懇懇，專事禳禬。諸公貴人争相迎致之，用是有所樹立，蓋予所謂精修不懈者。因其謁記，略敘梗概，使刻之石。若夫山川之勝，沿革之故，羅公已著者，此不復書。

## 怪松記

新安在萬山間，植物最繁。屬縣皆宜杉，而歙獨宜松。山顛水際，青青不彫者，皆松也。然地奥氣和，松皆直榦叢葉，不異凡木，故雖繁而不爲人所稱道。郡城東出二十里，又折而北二里，鑿渠引溪水灌田，曰豐堨頭。土人即溪上爲壇以祀社，植松其傍，爲社木，不記年數矣。今存者五株。其西四株，皺膚裂甲，擁腫孿拳，樛枝踈葉，屈曲槎牙，與他松不類。或一枝夭矯，飛入雲漢，如虬龍上騰，雲霧四起。或一枝横出，低垂掠地，如飛鷹旋野，狐兔在目，利爪方張。或蟠結如車輪，或曲折如矩尺。遠視之，則青山矗矗，翠色照眼；近視之，張蓋當逵，横縱布頂，四緣飛舞。班荆而坐，恍若箕踞巖下，谽谺上聳，藤蔓聯絡；枕石而卧，則疑偃息高堂，飛桷華榱，蔽虧天日。其東一株，枝皆下垂，蓊欝葱蒨，又如卿雲騰空，飛鸞翔集。予嘗坐卧其下，不能捨去。頃遭亂離，庭户之外即如江海，不見此松四三年矣，往來夢寐神遊而賞識之。

至正十有四年立冬之日，與友人鮑以仁

行視東莊，復過其處，相與游衍咏歌，如見故人，情不能割。語以仁曰：「此松以偃蹇不材爲世所棄，故得置身寂寞之濱，而免於斧斤之患，同於予之出處。且去吾家不一舍遠。所冀世道漸康，四方寧謐，賓客過從，或挽舟遡流，或肩輿就陸，時一過此，彈琴賦詩，酌酒釣魚，與此松結歲寒之盟，爲莫逆之友，以盡餘年之樂，實予之願也。」以仁作而言曰：「先生此舉，固斯松之幸矣。他日莊中稍有贏餘，當以其資築亭松下，門人弟子日奉几杖，來遊來歌，庶幾昔人風乎舞雩之興，又諸生之幸也。可無一語以紀其事，使之流傳以爲佳話乎？」乃誦其本末，使以仁書之。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 碑

### 皇元至正勸勵賢能之碑

至正八年三月丙寅，皇帝御興聖殿，速古兒赤臣朵兒只、雲都赤臣不顏帖木兒、殿中臣孛羅帖木兒、給事中臣買住、侍中書參政臣福壽、郎中臣帖理帖穆爾言：「徽州路達魯花赤臣哈剌不花，循良之政，恭謹之行，著聞于時。臣與丞相等議，宜賜綺帛一表裏，爲天下勸。」制曰：「可。」五月丁未，使者及郊，合郡文武官屬迎于東門之外。都鄙之民，巖穴之士，奔走來觀。填街塞巷，踴躍鼓舞，歡聲沸騰。於是城郭生輝，山川增重。既交相慶幸，以爲太平之治正在今日，身親見之，而文字無傳，頌聲不作，何以仰答聖天子嘉惠下民之心，與播揚我侯豈弟之政？

臣玉竊惟我國家起自朔土，立國以仁，郡縣置吏，專用不擾，以安集其民人。今上皇帝潛龍嶺海，歷試諸難，謳歌獄訟，天下歸之，然後入踐大寶，故知生民休戚繫於郡縣，乃重守令之選，嚴賞罰之科，考其殿最以爲黜陟。復慮内外隔絶，民情壅遏，久任於内者必授之以州縣，久任於外者必擢置乎省臺。其法既詳且密矣。三品以上，並令陛辭，上親諭德意，餘官亦須堂參，聽宰相宣旨，德至渥也。至於簡其賢能，加以錫賚，賞

一人而千萬人勸，可謂得治天下之要道者矣。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混一海宇并，九州四裔塵坌清。大邦小邦連絡城，建侯置牧相縱橫。考課黜陟法既精，賞罰孰敢紊厥程。皞皞惟我新安氓，女事麻絲男事耕。賦重役繁困科征，操刑論律宜用輕。天惠我侯知民情，政尚寬簡心至誠。我心如以石就衡，父父子子及弟兄，三年不代奏政成。於穆我皇聖且明，對衣遺賜侯是旌。僚采聯鑣出郭迎，歡呼動地春雷鳴。琢辭刻石致頌聲，爲我擊壤歌太平。

## 徽泰萬户府達魯花赤珊竹公遺愛碑銘

鎮守徽州路泰州萬户府達魯花赤珊竹公既致其事，郡之學士大夫與其三老俊民聚而議曰：「昔珊竹氏之未至，吾里巷之騷然，操戈之士日至乎吾門，刼虜以爲業，殺人以爲戲，吾祖父之丁是禍也慘矣。逮珊竹氏之既至，吾里巷之恬然，朝弦誦而莫燈火，耕田而食，鼓腹而嬉，享太平之福者六十年矣。矧公文武忠孝，冠于一時，號令明于六邑，涖官日久，德源日浚，令聞益彰。今而退休于家，傳襲厥子，使吾民世濟其美。始終進退有足書者，其遺愛又詎可忘乎？」礱石，召玉使書之。

玉惟國家監前代郡守專政之弊，各路設總管府以治民，萬户府以統軍，使民輸粟以贍軍，軍執兵以衛民，軍民相需以成治安，萬世之良法也。然法久必弊，弊而不更，則民受其害矣。先是，至元二十七年，郡軍政暴虐，民不堪命，起而訟之。朝廷議以徽泰萬

戶府兩易，而廣威將軍奚加觧實領萬夫，來鎮茲土，一視軍民而子愛之，合郡之人如去强暴而就慈母。則公之祖也。在郡六年，竟薨于位。公父脱烈，興官耆事，勤勞滋篤，不幸蚤世。時公尚幼，力學不廢，克自樹立，以世其官。總裁軍政三十有七年，申嚴厲禁，軍既不擾，民自安之。至於軍有飢寒，如己疾疢，惟恐有一軍不得其所也。故其將校士卒，臨難赴鬭又能竭力捐軀，以衛其上。前後累平大寇，皆著奇功。漳州李志甫之亂，江浙萬戶集者九人。公長身虯髯，賊中號爲「黄鬍子萬戶」，望其儀表，輒相引逃避，莫敢與敵。事定論功，以公爲第一，例當升閫帥，公終不自陳。班師及境，始聞其祖母雲中郡太夫人之喪，號慟屢絶，徒跣就位，人稱其孝焉。公家世貴胄，身躋顯仕，而用軍行師，能與士卒同甘苦。臨陳對敵，闢弓上馬，氣奪三軍。平居暇日，與諸儒先生論説詩書，謙恭下士，不異寒素。真國之賢臣，時之良將也。

按蒙古氏族，珊竹臺亦曰散朮觧，其先蓋與國家同出，視諸臣族爲最貴。公之高祖純直海，佐太祖皇帝取諸國，定天下，有大功。已而懷孟軍亂，又以一言全活其衆，懷孟人廟祀之。賜號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臣，封定西王。至廣威將軍，始以瓜州等處軍民達魯花赤轉萬戶府達魯花赤，用國家故事，子孫世襲。公名帖古迭兒，字元卿，初授明威將軍，累升至昭勇大將軍。系之以詩，詩曰：

皇元受命，海宇爲家。雲蒸霧滃，豪傑紛拏。惟時珊竹，撫定懷慶。俾茲殷民，罔不用命。帝曰俞哉，宜有爵秩。侯封萬戶，傳爾千億。寶璽給券，明珠耀符。總師七翼，出鎮海隅。徽民籲

天，扣閽告急。曰予將士，暴不吾恤。公卿廷議，惟珊竹賢。爰命珊竹，以其師遷。師既至只，無敢失律。民亦樂只，安其家室。暨昭勇公，善繼善承。歲歷世七，朝夕戰兢。允文允武，惟忠惟孝。克慎厥職，以圖報效。功成勇退，傳襲不疑。出處之節，時措之宜。旄倪一口，載頌載揚。曰惟珊竹，吾何敢忘。迺集迺議，迺伐山石。刻此銘詩，用歌世德。

## 徽州路達魯花赤合剌不花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立經陳紀，設官分職，所以爲吾民者至矣。各路設達魯花赤一員，位在守貳之上，所以總裁政務，表率僚采，監臨一郡者也。按譯言達魯花赤，漢言括囊玉也。言政之得失，係於長官，猶囊之啓閉在於玉耳。新安居江東上流，其境四塞，舟車不通，使客罕至。其官屬又無公田之入以充廩稍，斗糴市井，下同民伍。士大夫之臨是邦者，非勵廉謹之操，躬節儉之德，其不至於妄作威福、貪婪黷貨以爲民患者，鮮矣。

至正四年冬，合剌不花公以通議大夫、台州路達魯花赤移監新安。廉平自持，與民更始休息，專務以德爲化，鞭笞幾措不用。郡介萬山，民艱粒食，且租稅重於天下。歲永豐倉受輸糧米，飛走攫攘，病民爲甚。公知其故，親臨監視，召民兒女子語之，通其利害緩急，雖有限期約束亦不爲用。曰：「法所以防姦。事苟辦集，法又可盡用乎？」積弊既除，民歡趨之，期亦不愆也。六邑詞訴，就決於途，或有誣罔，自慙而退。向之横行州縣、指麾曹案者，皆屏跡閭巷，莫敢吐氣。期

年之間，遂至無事。六曹蕭然，坐嘯而已。公乃自挾方册，携一羊皮，坐於山巔水涯，歌詠終日。或進農夫野老，詢以民間疾苦、官府得失，相忘勢分，不知其孰官孰民也。公之爲政，如是而已。然視其人，無急遽之色，無疾厲之聲。視其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視其宇，庭無留訟，獄無寃人，吏守其職。視其野，男耕女織，父慈子孝，而民安其業。蓋公嘗與金華許謙先生遊，其爲學，專以誠意不欺爲主。故其臨政，忠厚惻怛，視民惟恐傷之，民亦戴如父母也。公既及考，代者不至，大臣考績，以公爲天下最。事聞于上，賜衣帛一襲，且布告郡國，使知所勸，然後賜環，蓋異數也。

公既去郡，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咨嗟太息，重公之去。於是歙父兄諸母謂其邑人之子鄭玉曰：「爾之所以得安田里，誦詩讀書，以詠歌聖賢之道者，皆侯之力也。可無文辭刻于金石，垂示子孫，以無忘侯德乎？」玉惟西都之治，度越古今，循良之吏，前後相望。及其後也，龔、黄、卓、魯，相繼出焉。原其所自，始於曹參爲相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所以人人忠厚，耻言人過。公之爲政，真古循吏，學問深醇，殆又過之。昔人謂在任無赫赫之蹟者，必有去後之思。玉於公信之矣。公蒙古人，傑烈宜氏。玉既論其事如右，復爲詩系于左方，并以致吾民祝頌之意焉。詩曰：

吴楚之交，郡曰新安。牧伯之長，刑政尚寬。俗化醇厚，民以乂寧。政成考績，治以最稱。天子曰都，賜之以帛。帛匪爾私，以勸邦伯。公既代矣，民懷去思。刻詩貞石，我無愧辭。黄山蒼

蒼，黟水茫茫。山增川至，福禄無疆。公享福禄，以祐我民。入作夔皐，敷對丹扆。天際海壖，均被公德。地瘠賦繁，毋忘下邑。

## 章孝女雙廟碑

按《新安志》，歙縣人章頂二女，與母程登山採桑，母爲虎所攫，二女呼號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得免。刺史劉贊改二女所居合陽鄉爲孝女鄉，且復其家。觀察使韓滉奏贊治狀，朝廷特賜褒遷。事載唐史。今郡城之南二十里，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許有山，曰二姑嶺，亦曰義姑嶺者，孝女之廟在焉。歲久廟廢，嶺仍存故名。予嘗過其所，訪問父老，猶能歷歷談孝女事。爲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節夫氏聞風而起，慨然以爲己任。即村傍青山菴之前軒四楹，爲孝女之祠，肖像其中，且爲買田以供香燈之費，而命章氏之孫住菴曰覺旺者掌之。予又得請於有司，令長吏歲時致祭，如我國家故事。於是書其本末，使刻廟中。

夫以二女子之微而能制猛虎之暴，豈其力之所勝哉？蓋其忠誠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爲虎所攫，二女愛親之心勃然而興，發爲忿勇，震動林谷，有不期同而同者。當是之時，二女唯知母難之當救，豈知己身爲可惜？故寧陷虎口而不自顧，虎亦爲其所化而不自知。且天下之冥頑不靈者，獸也；獸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且化之，而況於他物乎！況於人乎！觀於二女之事，則凡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者，皆在我之忠誠有所未至也，豈人與物之罪哉？千載之下，想

而像之，二女之英烈，猶凛凛生氣，况於當時乎！况於親見之者乎！其見褒於朝廷，得祀於鄉里，不徒然也。祠廟湮廢若此，豈人情也哉？然則二女祠廟之復，有不可已者矣。自今像設方嚴，祭祀時舉，過其祠下者，孝愛之心油然而生，婦人女子亦將觀感而化矣。其關於教化，繫於人心，豈細故乎？因爲詩三章，使歌以祀孝女，并以勵夫風俗云。詩曰：

嗟弱質兮闇闇，發至勇兮至仁。鬼神兮威動，猛獸兮服馴。

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洑且洄。山高水深兮天宇開，雙鶴交飛兮孝女來。

生人兮林林，習俗兮日以沉。仰遺風兮如在，慨千載兮良心。

## 休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脱因公去思碑

至元二年丙子冬十有一月，休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脱因公既代且行，邑之人士相與攀留，不獲，餞于東門之外。父老號呼，兒童涕泣。❶退謀於其鄉先生建康府判汪公，走書旁縣鄭玉，使紀其事，刻之堅珉，立于道左，以播公之德，以慰邑人之思，爲來者勸。

休寧爲新安望縣，地大人稠，訟牒紛冗，爲之上者苟失其道，則姦宄狡獪並緣其間，益難治矣。公至之始，即召父老，宣布朝廷德意，示以法令所禁，使民知所趨避。遇有骨肉之訟，語以人心天理，無不感悟悦服。至於欺誑之辭，則折以是非曲直，如龜卜燭

❶「泣」，原作「立」，今據至正本、四庫本改。

照，洞見肺腑，訟者輒叩頭謝罪而去。其或怙終不悛，則痛繩以法，用示懲戒。前所謂姦宄狡獪者，匿影藏形之不暇，奚暇梗公之治哉？越明年，政孚於人，訟牒視舊十損八九。公知其民之可與爲善也，於是興舉學校，崇祭祀以嚴莊肅之心，葺齋廬以爲藏修之所。公退之暇，則就學宫進學者談經論史，以明爲治之本。又明年，訟牒益簡，官以無事。於是因時之制，建立伏羲、神農、黄帝之廟，❶以彰崇德報功之意，以期復古還淳之盛。及其將去，則又懼後之人或不能繼也，於是分布條教，定立規式，取甲令之期限以爲程度，使民先事賦入，而吏無催科之勞；驗民力之高下以爲差徭，使吏以時召役，而民無争糾之患。繼公而來者守而勿失，則爲公之治蓋不難矣。然則公德之在民者，何時而可既乎？宜其在官而民安之，既去而民思之也。

三代以下，吏治莫盛於漢。漢之縣令，首稱卓茂。茂爲密縣，有告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直以兒女子語之，真若以情破法矣。然而忠厚之風，和平之政，雖三代盛時無以過此。是其著之青史，名曰循吏，政不以其發姦擿伏之爲能，而以其慈祥愷悌，與民相安於無事之爲賢也。方今之吏，頹墮委靡、貪婪敗闒者固所不論，至於表表愈偉，爲衆所稱，號爲能吏者，則强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豈有政教並行，寬猛相濟，如公之治休寧者哉？其亦庶乎有古循吏之遺風矣。公字仲禮，畏吾兒氏，世居汴梁。祖、父皆有勳勞閥閱。其在休寧，每歲部使者行部，民遮道借留公者以千

❶「黄」，原作「皇」，今據四庫本改。

計。事上，憲臺異之，且將置以風憲之任，而公去益不可留矣。是舉也，雖曰進賢以勸善，夫豈其民之心哉？

玉既書其事，復系以詩，使其民歌舞之。詩曰：

惟邑有長，始自我朝。監臨庶務，首出衆僚。事有可不，政有否臧。民之利害，長猶之坊。斗牛之墟，海寧之邑。❶民比鱗居，訟如毛集。我公之來，不亟不徐。伊民之樂，如病之蘇。其庭如水，其野如春。熙熙洽洽，惟公之民。公既去只，民失慈母。疾病寒飢，孰知其苦。漸水悠悠，率山蒼蒼。山泐川竭，公德不忘。告我婦女，詔而子孫。桐鄉之祀，以報公恩。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❶「海」，四庫本作「休」。

#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 碑　銘

### 朱愛梅墓銘

愛梅姓朱氏，名璟，字景玉，愛梅其小字也。人唯呼曰朱愛梅云。按朱氏新安之望，宋淳熙間有爲廣東經略安撫使者，於愛梅爲高祖。至父世賢，家事益落。愛梅少時讀書郡齋，郡學官有藏米元暉畫者，日張壁上。愛梅時從旁竊觀之，至撻之不肯去，久乃得其妙。及長，又愛高彦敬青山白雲之作，遂合二公之法，自成一家。得意時即爲之，然秖以自娱，不爲人所役。嘗以家貧母老，不可無禄仕，求爲績溪西坑寨吏。居三月，曰：「是豈我輩所堪爲也！」竟棄去。平居，人召之飲，輒往不辭，與之嬉游，或數日忘返。家屢絶，終日不得食，不見其有愠色。一日，天大雪，獨坐空山巔。人問之，曰：「吾將以增吾胸中之丘壑耳。」至順元年七月二日，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三。未娶，無子。郡人鄭玉懼其事之不傳也，乃爲銘刻之墓上。銘曰：

世有幽人，蘭芳芷馨。天胡豐於其才，而嗇於其齡？吾欲問天，而天冥冥。吾欲問人，而人不聞。姑取其孤高之行、貞潔之操，書而刻之堅珉。

## 處士王君墓誌銘

王氏故爲祁門宦族，方其盛時，宗親子屬聯名仕版二三十人，其最顯者曰某，官至江西提刑，直寶謨閣。往年先大夫作尉祁門，玉獲過王氏之居，曰平里，在縣南五十里。其山川舒平，地多沃壤，繞屋植禾黍。老者耕田種樹，以肥遯爲心；少者好學工文詞，用意科舉，期復先祖之烈。處士名廷珎，字子真，則老而尤賢者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註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間耳。性嗜棊，與客對奕，終日忘倦，曰：「吾嘗慕諸葛忠武侯之爲人，今世承平，無以表見，胸中八陣圖法，聊以助吾手戰而已。」延祐四年，歲適大侵。先是，有司出社倉粟貸民，至是秋成，責民償官。民無以應令，皆將逃散。處士盡出所有粟代里中輸官，民乃安業。後二年，處士改築室，里中人曰：「王君嘗代我輸粟，德不可忘。」争趨之。處士復厚其饁勞，人感之益篤，稱爲長者。年甫五衮，即以家事付其子存善，日唯抱孫祖吉戲弄花下，與賓客飲酒賦詩，時事不一語挂口。元統三年三月甲午，病且死，謂存善曰：「尤昌下里之兆，吾所自卜也，死必以葬我。惟禮制之大不可違，自始死至祥禫，其一遵朱子所定《家禮》。」存善既用治命，以五月庚寅終大事，走書請銘墓上。按處士生至元十有五年閏月癸酉，享年五十有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同邑胡姓。銘曰：

祁山之南，閶水之上。奕奕王氏，爲民之望。吁嗟處士，遭世中微。碩果之食，家政用施。修身以德，裕後以學。

德學之報，伊農之穫。樂哉斯丘，惟君之阡。手所自築，魂氣睠焉。刻此銘詩，昭于來世。潛德之光，永永無墜。

## 從弟琮墓誌銘

從弟琮，字叔方，先仲父諱椿齡之子也。仲父早無子，從兄璿，本洪氏，於先祖母爲姪孫，仲父取以爲子。仲父晚生琮而死，嘗命琮父事其兄。故琮視兄猶父，兄撫之如子，友愛篤至。琮年十有五，從吾友程文先生學書法，得鍾繇筆意，一時號能書。予有山水癖，好堪輿家言，號地理學。琮從予遊，三日盡得吾意。其聰明敏捷類如此。且善幹蠱，知艱難，無子弟之過，意其必振吾宗也。至正三年癸未四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一。某年某月某日，葬所居西南百餘步。予悲其竟夭死，將無聞於世，乃爲銘刻冢上。銘曰：

嗚呼琮乎千里駒，今其死矣天喪予，無可奈何徒長吁。

## 鮑景曾墓誌銘

景曾諱魯卿，姓鮑氏。幼負奇才，讀書三行並下，日記數千百言，天文地理、歷律度數，無不研究，尤精於兵法與神僊修養之説。遭世承平，無以自效，又無相知有勢力在位者相推挽以致其能，喟然嘆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吾將行之於家，又何必天下乎？」乃治産積居，曰：「他日苟有贏餘，亦足以仁吾三族，賙吾鄉里。况子孫衣食給足，可以安心於學，讀書致用，以自效於世，猶吾得效也，不猶愈於己乎？」其理財也，以任人

爲先，不計其輸贏得失，[1]而卒享其利。其買田也，望原隰之高下，知田畝之肥瘠。嘗有瘠田，人棄不治，景曾厚價取之，曰：「異時必爲良田。」又有厥土上上，人争欲得之者，景曾棄不取，曰：「數十年後遂爲磽确矣。」已而皆然。其自病也，知脉絡之受病，曰：「某經病矣。」其飲藥也，識藥性之寒温，曰：「藥至某經矣，明日病愈。」至期而愈。嗜書如飴，雖家務叢襍，手不釋卷。其夜讀也，每至鷄鳴方就枕席，曙色才分，書聲又聞於隣壁矣。其爲學也，專以講明心法爲主，而以修飾行義爲先。其論人也，則以識見高下爲格，而不泥其成敗之迹。田過千畝，即誡其子元康曰：「田不可復買矣。賦重役繁，反爲子孫之累。供給在官，日夕不暇，又奚暇讀書明理以修其身乎？吾將效鴟夷子皮之爲矣。」景曾世居歙之唐越里，與予居相望咫尺，中有蒲亭之山。常使跛奴載酒與予坐蒲亭山上，論天下形勢、山川險易，若身履其地者。幅員之大，如指諸掌耳。及言古今治亂，自三代已下至于今日，無不提其要領而中其肯綮。使其見用於世，其所立詎可量哉！

景曾生以至元十八年二月八日，卒以後至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葬以至正九年八月八日。卒時年五十有五。曾祖諱衡。祖諱宗巖，世號長者。父諱壽孫，嘗爲徽、寶慶兩郡儒學教授。方至元之變，盗起里中，教授君與其父皆爲賊所執，父子願相代死，賊猶豫未敢殺。會風起林薄間，賊疑官軍至，皆走散，父子俱得免。人以爲慈孝之報，至今稱慈孝鮑家。娶同里程氏，丞相吉國文清公孫女。男一人，元康也。先是，景曾無恙時，嘗

[1] 「失」，原作「夫」，今據四庫本改。

愛平原山川之勝，歲一過之，謀卜葬所而莫宜其兆。後予與元康按行其處，指而異之。元康拜曰：「此先君子之志也。」遂舉以葬焉。且以銘請。予素善景曾，不忍使景曾無聞於世，乃使元康買石太湖之上，刻予辭以銘其墓。後有式車下馬而過者，曰：「此鮑景曾之墓也。」其或由吾銘也夫。銘曰：

平原之山，公所盤旋。平原之水，公嘗濯焉。山水之間，遂爲公阡。我作銘詩，庶或有傳，於千萬年。

## 有元封黟縣尹鮑先生墓誌銘

鮑先生既卒于亂兵，鄉之善人相與語曰：「天於亂離之際，善惡之報爽矣。吾儕何所恃而無懼乎？」其孤同仁泣語余曰：「先人積善以遺子孫，而不獲令終，同仁之罪大矣。萬死不足償責，尚何言哉！雖然，先人之善行不可沒也。乞序而銘之，使先人之志得白於九原，則世之爲善者，尚有望於後世而無懼也。」

按鮑氏世居郡城之西門，二府君諱榮，始遷棠樾，至先生十世矣。先生諱周，字景文。曾祖諱衡。祖諱宗巖。父諱壽孫，嘗爲清泉鹽場管勾，徽、寶慶兩路儒學教授。至元初，與其父皆爲賊所執，願相代死，由是俱得免，事載《宋史》。先生早歲出爲伯父諱元孫後，所後曾祖諱術，祖諱山。先生性好謙和，每卑以自牧。居家庭間，雖子弟進拜，躬自答之。出遇童稚，相與爲揖，亦必盡恭謹，無有慢易之容。其際事物，人或以言相侵，先生若不聞，或以勢相陵，先生亦不較，已而侵者陵者自負愧。嘗有怙强罵道語及先生者，或告之，先生笑曰：「彼非狂即醉，何與吾

事！」聞者服其長者。晨興，焚香危坐，取道經佛典默誦朗宣。遇朔望本命日，作伊蒲供齋僧道，出錢米施貧乏。妻父母死，無子，既收葬之，復爲置後。雅愛吟詩，尤工五七言律，所爲詩號《薌林集》，藏于家。年五十，自卜葬地於城南之葉有，築宫其傍，使道流守之，名曰心田道院。至正七年，同仁爲邵武路泰寧縣尹，法當封贈，請于朝，先生封從仕郎、徽州路黟縣尹，夫人贈宜人。九年十有一月命下，即心田道院設醮三晝夜，爲民祈福，以報國恩。時先生康强眉壽，孫曾滿前。鄉里榮之，形于歌詩，遠近傳誦。

十二年四月，紅巾賊由饒入寇，據城以守，民陷賊者五踰月，浙西道廉訪僉事合剌忽納督江浙之師自睦來討，九月，郡城乃復。十有一月，賊復寇休寧，守郡沙不丁等棄城而遁。適朝廷所差太府太監卓駐馬以所部屯湖州，取道廣德、寧國，自績溪進攻。寧國民周鎬、周銘、周鎰招集亡命，謂之民義，翼附官軍以爲聲勢。軍抵郡城，賊戰敗走。民聞賊退，相與携持，歸復故業。周氏兄弟乘民不備，分縱其徒，四出擄掠，燒民廬舍，刼民財物，牽民牛畜，殺民老病幼弱，數其耳鼻以爲功績。於是年，德如先生者亦遇害，十有二月甲子也。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即同仁；次德臣，先先生卒。孫男三人，深、浚、淮。曾孫男二人，葆、龍保。銘曰：

天道無知，顛倒報施。非天無知，逢時亂離。嗟惟先生，曰攸好德。胡不考終，遭此惡逆。身雖遭逆，福在子孫。欲知天道，視其後昆。

#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諸先生間。吴暾先生，則所師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則所事而資之也。洪磧先生，則所友也。磧初字君實，名磧，後更今名，字本一。本一日所爲詩文，古雅雋永，余甚愛而慕之。本一入邑，必過余留宿止。余或思本一，輒上馬夜半扣門，相與論議連日夜，忘歸。時本一家尚裕，延師開義學，以教鄉人子弟。先世占籍水站中，疲於差役，有所需，本一輒售田園以供應。自是日就貧困。人不堪其憂，本一處之，泊如也。余既侍親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其舊所爲，而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游，而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門，淳安之士皆明陸氏之學。及再會于錢塘，則議論多不合，然交情益篤。後數年，余以便舟過其家，本一幅巾野服，相送錦沙之上，至今猶往來于懷也。亂後忽得其門人俞溥書，則以本一訃矣。且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按本一之先，自尊睦府君任始居養材里，至本一十有一世矣。曾祖諱延宗，祖諱堅，考諱希説。本一幼穎異精敏，讀書日數千言，聲名隱然出行輩上。弱冠杜門，肆力於群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爲，將北遊幽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尼。越人陳以道聞之，聘爲義塾師。自是稍往來杭、越之間。與之游者，周公仁榮、杜公本、柯公九思、張公翥，皆一時知名士。天曆中，柯公遇知文宗皇帝，駸駸向用，以書來

招本一，曰：「行成而名不彰，朋友之罪也。先生苟能此來，從兩院舉，國子助教可得也。」本一不爲往，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而顯，今數百年未有繼其躅者。吾將置扁舟，戴青披緑，釣于烟波之上，使人呼我蓑笠翁，不亦可乎？」蓋其材長於剸繁治劇而不屑小用。至正十有二年秋，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總兵討紅巾賊于新安，道由淳安。將校多欲自淳安以西即屠戮，以樹威聲。本一迎拜道左，面陳脅從罔治之典，行師制勝之法。言辭慷慨，平章爲之感動，命坐與之語，且欲留以自助。會本一有疾，不果從。行數十里，猶遣人促之，不得已往營中，留一日竟歸。是年冬，元帥沙不丁退軍淳安，本一以書干之，謂：「自徽城抵淳安，一北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今日之駐此，幸寇不我追爾。彼若乘勝而追，則我之退何時而已乎？」又說以單車克復徽城之策，奇而中理。聞者恇怯不能用，識者恨之。其爲學也，必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其心術。嘗語學者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門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篇自首章至第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今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章分句析，其説甚詳，辭多不録。又嘗裒集先世遺文，自尊睦而下謂之《内集》，尊睦而上及旁出者謂之《外集》，復叙其出處，人爲小傳，冠卷端，號《洪氏一家言》。其所自著曰《庸言藁》，凡若干卷。《四書》、《易》、《書》、《詩》則有考釋藁，皆燬於盗。十有三年五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同邑徐氏。子男一人，翬曾。女二人，長適何坦，次適邵英。翬曾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本一某山之原。

玉惟鵞湖之會，卒不能合朱、陸之異同，而陸子猶曰「江東也無朱元晦，江西也無陸子静」，蓋不以其學之不同而廢天下之公言也。玉於本一託交三十餘年，其所學雖若有不苟同者，銘墓之責，又安得以此而廢彼哉！姑叙其所以爲學之概，以俟後世之知者。而爲之銘曰：

道喪千載，乃生周、程。又百餘年，朱、陸並興。長江之西，大闡陸學。行不由知，理以心覺。淳安先哲，多游慈湖。先生承之，是訓是模。源高流深，若與衆異。天慳其逢，百不一試。潛德幽光，永閟兹土。我作銘詩，用詔終古。

## 故慈湖巡檢洪府君墓誌銘

歙之南，其山峭拔，其水湍激，其人往往魁梧龐碩，善謀能斷，其豪傑又能因時艱難，保聚鄉井，策取功名。方至元初，海宇草昧，山林盗賊竊發陸梁，殆無寧歲。二十七年，績溪山民據西坑砦爲亂，郡幾失守，至勤王師討之不克。南里洪公聲甫設布韜略，團結保甲，招降賊黨九百餘户以爲内應，幾其出入，乃於大鄣山邀絶險阻，擒其肘腋十有一人。賊勢大沮，將移據他所。公親率民義追躡其後，至淳安縣小蛇坑，大擊破之，獲其渠魁，檻送有司，西坑砦平。郡録其功，上之行省。行省擬授歙縣主簿，以聞于朝，不報，版授休寧縣黄竹嶺巡檢。未上，改授太平路當塗縣慈湖鎮巡檢，盗息而民安之。及其家居無事，恂恂儒者若不能言。公既蚤孤，事母潘夫人極孝謹。伯兄雷奮性嚴厲，公委曲將順，唯恐失兄意以傷母心。及分財，取其少；分田，取其瘠。新第既成，兄欲居之，公又舉

以讓焉。公避地覆船山下，所居平田數百畝，溪流清淺，山四環之，真若太行之有盤谷焉。嘗謂所親曰：「數年之後，嫁娶既畢，吾當結廬山顛，滅景於此耳。」賫志不遂而卒，時大德六年十有二月朔也。諱雷轟。娶同邑吴氏，克配公德。子男三人，洋、復、英。復出爲從兄鈞後。孫男四人，斌、杰、宅、和。曾孫男今十人矣。先是，公既蚤世，洋兄弟又皆不壽，且惑陰陽家者言，遂不克葬。洋死，泣以語其子斌，使終大事。至正五年十有二月庚午，斌乃克奉公及吴夫人之柩葬于里西敬潭之上，於是公死四十有四年矣。斌從余遊，以余知其家世爲詳，拜且泣曰：「先大父不幸蚤世，不克以功名事業顯聞于時，其存心立行，獨無可書以傳于後者？此子孫之責也。願有文辭，刻于墓闕。」余哀其言之悲也，爲之銘曰：

覆船兮嵳峩，有美人兮山阿。嗟予誄兮長歌，寫琬琰兮不磨。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 表　誌　狀

### 修復先墳石表

先人嘗謂玉曰：「五世祖妣汪氏之墓，在吾居之右、西廳之前者，至元兵變屋燬于盜，墳亦湮焉。自吾父遊宦四方，歸而竟忘其處。詢之故老，無有能識之者。墳卒不復，此吾父子無窮之痛也。小子識之！」言畢，泣數行下。玉時聞命恐悚，哭不能對。明年，先人遂捐館舍矣。喪復常，乃覃精竭慮，思復先墳，以繼先志。若非掘地見槨，終成傳疑，久而道路溝渠、耕犁宮室之患蓋不能免。元統二年十有二月庚申，誓於天地，告於祖宗曰：「此墳之不復，玉不敢見乎廟、見乎日月矣。」鑿地三尺，塼槨宛然，坐癸向丁，去廳堦丈又一尺五寸。玉再拜在地，悲喜交至，感極而慟，先祖先人之志庶幾少慰矣。記禮者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曼父之母，合葬於防。故夫子之言曰：「古者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封之，崇四尺。則墳之於墓，自聖人然矣。乃積土其上，高及四尺，廣圍二丈四尺，羅以圓石，立表刻辭，告於後之君子與我子孫。凡有人心天理者，幸相與葺之，毋壞毋奪。後五日甲子，六世孫鄭玉百拜謹識。

## 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

先君諱千齡，字耆卿，徽州歙縣衮繡鄉人也。鄭氏相傳自睦徙，譜逸不可考。今歙縣以鄭名村者四五所，所自爲譜，不相通。先君幼從先生鮑公雲龍游，學知本原，於孝弟尤篤。長游京師，用薦者歷弦歌、延陵、美化、江寧四鎮巡檢，陞淳安、祁門兩縣尉，改從仕郎、泉州録事，未上，以承事郎、休寧縣尹致仕。先王父諱安，故從仕郎、歙縣尹，以封贈故，進徵事郎。王妣洪，追封恭人。先君爲巡檢江寧時，有合陽寺僧失財而疑其儕。儕至，以左證，輒引服。先君疑之，購賊，無所得。先君益疑非盜，欲縱之。儕懼刑，因自誣服。先君因指玉語之曰：「吾唯此一息，所欲故入人於罪者，如皦日。」因縱之。人以爲縱盜。後得盜當途境上。尉祁門，有盜牛者，時法盜牛馬皆死，先君謂以畜故殺人，非法意，故出之，盜得不死。在弦歌，建弦歌書堂，日與諸生講誦其中，盜賊自息。延陵有吴季子祠，時造祠下，示以敬慕，里俗爲化。及攝祁門縣，乃大修學校，作興士類，□至有薦名禮部者。因邑民以壻爲後，黜之，以明氏族之不可亂。因叔父歸其從子之爲僧徒者爲後，許之，以明人倫之所當重。發擿姦伏，一縣稱其政神明。至順二年四月癸亥，卒于杭州傳舍，年六十七。玉奉喪歸，以元統二年十一月壬寅，葬于里東方村先夫人之墓，去先夫人之葬五年矣。先夫人汪姓，諱妙寧，字静德，同邑永豐鄉人。配先君無遺德，教玉尤篤至。婦道母儀，可法後世，人謂女中賢聖。封宜人。延祐五年卒，年五十五。卒之歲，弟璉生，先夫人猶及名之。

先是，先君卒，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其里門。里之人請於翰林學士揭公傒斯，爲《貞白里門碑》，刻道上，距今十六年。墓上石久未刻，蓋有待。玉今年五十，日無聞，大懼先德不揚，乃取先君歷官行事梗概刻之石。至若氣象語言之雄粹，德行問學之懿深，顧小子玉所不敢論著者，尚有望於當世之大人先生云。至正七年春正月戊午望。

## 鮑仲安墓表

仲安諱元康，余友鮑景曾之子也。余與景曾交時，仲安方讀書家塾，未嘗與人接。余又以負薪之役，奔走四方，不遑家居，故仲安未余識。然仲安勤於讀書，自經籍外，諸子諸史以及山經地志、岐黃醫書、孫吳兵法，與夫佛氏經典、神仙家延年長生之説，無不研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爲先。及余終養，優游林壑，以故人子弟來從問學。一見即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而後得聞聖賢之正學矣。」於是日從事於五經四書，而尤盡心於《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玩索有得，輒筆記之。且曰：「上下《繫辭》，夫子所以翼《易》。程、朱之説，嚴謹簡略，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爲有得。」嘗語人曰：「自吾從先生游，於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者；於應事處變，得經權之説焉。」

景曾晚年，仲安尚在幼冲，已能出其智謀，佐其家政。及景曾大故，仲安既除喪，即曰：「先人勤苦起家，蓋欲積有餘以及人。況聚而能散，禮經之善教也。元康敢不力！」廼以其歲所入十分爲率，三分以饍老幼與凡

家用；三分以供公上貢賦及官府百費；二分積蓄，以待水旱；一分賑恤族黨姻戚鄉鄰，自親及疏，各有等差；又一分貯之別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隨其輕重，量力周之。遺嫁孤女，收養孤子，義之所在，知無不爲。休寧有務官，以虧課，鬻二女，陷倡家，百計求贖之，使復爲良。設立社倉，時其出內，以濟里社之貧乏，弛其息不取。又嘗欲置坊局，儲善藥，以救疾病，爲不樂善者所沮。朱文公舊有祭田百畝，爲族人之無藉者所盜賣，朝廷既立文公之廟于婺源，訟之有司，數年不得決，官民交相訴病。景曾嘗語仲安曰：「他日稍有贏餘，當以其價與民，而歸其田于廟。」至是，仲安追思景曾之語，鬻其材木之山，得錢爲中統鈔者一萬五千餘貫，而文公之祭田始復。其他濟人利物之事，累數之不能終。事母程夫人尤孝謹，求新鮮於山澤，取珍異於蘇、杭，時其食飲，體其温清，無不得其志焉。

至正十有二年二月，紅巾賊至饒州，仲安與鄉人集丁壯，結保甲，捐財出粟，以供費用。及賊至婺源，知官軍皆敗走，度民力不可支，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携老幼入山逃避。四月，郡城陷。賊購余甚急，余將死之。仲安謀於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先生死，世豈可復得！吾將傾家以解是難。」乃使其從子深與吾弟璉以計行賕諸賊，余始得免。九月，大軍克復。仲安與深、璉首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勞苦成疾。病且革，譫語唯云「殺賊」。十一月十日卒，年四十有四。吾邑之人，遠者奔赴，近者巷哭，皆如喪其親戚骨肉焉。余使深主喪事，是月廿日出仲安之柩于外，以待卜葬。越三日，賊復至，家遂燬焉，柩獨無恙，人以爲積善

之報。

仲安天資高卓，識見過人。自其幼時，爲學已與流俗不類。及從余遊，講貫益精，踐履益篤。乃率同門爲余築師山書院，聚學者而肄習焉。余方將以講授之事屬之仲安，仲安亦將有不得辭者，而遽死也，豈天喪余乎！天喪余乎！乃叙其梗概，立表墓上，以識余之所深痛云。

## 周榮之墓表

泰定間，先大夫爲祁門縣尉，閉户不與人接。遇有疑獄，獨召縣史周榮之與語，至夜分不散。余嘗疑而問之，先大夫曰：「是人存心平恕，且熟於律，不肯妄入人於罪，吾故咨焉。」及先大夫不禄，而榮之亦不復任州縣，謝絶人事，不相聞問者數年。已而聞郡中有佳士曰周原誠者，且篤於操行，莫知其誰何氏之子也。及其來見，則知爲榮之之子。居無何，郡陷於賊。賊平，則榮之已死矣。原誠乃以銘誄請。

周氏，其先休寧人。榮之高祖諱尚文，始遷居郡城中，爲歙縣人。曾祖諱鳳翔，中端平二年進士第，授將仕郎、袁州司法。不樂仕進，休官治生産，家以饒。其資業幾及郡城之半，號「周半州」。祖諱元仁，父諱中大，皆執事郡庠，世號「儒先生家」。先是，榮之家事既落，又困徭役，且爲强暴所侵陵，慨然思自奮，乃起爲縣史，主文案。會歙有豪勢誣民罪者，縣具獄上之府。榮之知其情，白上下，獄以平反。御史崔公顯卿時爲推官，大驚異曰：「微子，幾失之。」由是知名。知事李公友諒薦榮之爲黄山巡吏，榮之不屑就。李公曰：「古人爲貧而仕，未嘗擇禄。」榮

之笑而受之。俄二魁桀誣仇盜，榮之繫魁桀送大府，仇乃得白。部使者行部至郡，廉吏能幹者贊簿書，榮之在選中。部使者朵兒只班公一見異之，補祁門縣吏。時縣有姦猾購府檄，徵民紙倍他縣，將以射利。榮之詣府白，除二十萬，民賴以蘇。調休寧縣。令丁某專以嚴刻御下，欲使人附己。一日，引兩囚造庭下，將被無辜者罪。榮之直以大義譬曉，無所遜屈，令不爲解。未幾，獄上，郡發其姦，令始慚服。邑有僧與其徒隙，以賄購上下，誣以死罪，致榮之白金百兩。榮之叱曰：「取貨以殺人，吾不忍爲也。吾將直若事。」僧慚懼死。再調黟縣。府委主簿毛文卿讞疑獄，榮之即覈囚寃，白之，因得不死。府推張公飛卿聞之，曰：「不意州縣簿書間而有此人！」聞其至，倒屣迎之。至正三年癸未，年五十五，喟然嘆曰：「吾年踰知命，兒子授徒足以供奉養，吾何事乎仕！」乃杜門謝親友，日以植松竹、理蔬圃爲樂，雖隣里罕見其面。十二年，避賊城南山中，手持高、曾遺像，賊見不忍害。是秋，王師克復，始歸舊業。方郡城陷賊時，賊至其居，三縱火，隣里爲之蕩盡，火及榮之屋，輒摧滅如救，見者以爲異。明年四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五。榮之幼穎悟清俊，不好嬉弄。長，持行尤端謹。四歲，事其大父即知畏慎。居父喪，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待親族一以恩。從叔瑾之殁，字其孤男女四人，迄成人，畢婚嫁。當乏食時，賣簪珥、貸子錢供之，無吝色。

按《春秋》之法，微者姓名不登史册，其有賢行則特書之。國家之制，三品以上得請謚，其有學行卓異則太常特議謚焉。吾所以爲文以表榮之之墓者，蓋《春秋》特書之法，太常特謚之義，不以其人之微而没其行之

善。既以使世之爲善者知勸，又以識先大夫之能知人也。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 楊士奇跋

《師山集》者，元歙人鄭玉著，同郡程以文爲之序。朝廷嘗徵爲待制，以疾辭。家居，惟日著書爲事。國朝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曰：「吾豈事二姓者！」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死。《元史·忠義傳》。此集吾得之區昜允和。廬陵楊士奇跋。

# 師山先生遺文序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廼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强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詬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無足多者，而其處

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豈可謂先生之文與行皆卓然者，世其得而朽之者乎？余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余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余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洪武三年歲舍庚戌春三月朔，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金華王禕子充書。

#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一

## 序

### 胡孟成文集序

以文章爲學，古無是也。六經皆文章也，而不以文名；堯、舜、周、孔皆文人也，而不以文聖，故所言皆文章也。春秋、戰國之際，文章之名猶未著稱。漢之興，司馬子長始以此世其家，然猶託事以紀實，不如是空言也。自是學者聞風而起，項背相望，形立而景隨，一唱而百和矣。三國、晉、宋以至隋，又無聞焉。唐之盛時，韓昌黎、柳子厚皆以文名驚動一世，而杜少陵之詩實三百篇後所未曾有。故當時同遊之士，至今傳世不朽者，至不能以一二數。蓋昌黎遂以起八代之衰，文章之作，始濫觴矣。唐亡，天下遂大亂，士氣益卑下，詩尚晚唐，文用俳體。宋初，歐陽子首表韓文，眉山蘇氏接武而起。黄魯直、陳無己咸以詩聲充塞宇宙，人至以少陵伯仲之。一時能文如曾子固、工詩如張文潛以下而家數等級，粲然森列，可以車載斗量而不可以名計。然則歐陽氏又以救五代之衰，而文體復振矣。南渡後，典雅如葉水心，豪邁如陳同甫，豐贍如洪平齋，翹傑如江古心，浩瀚如劉漫塘，跌宕如謝疊山，尖麗如方秋崖，此文士之尤也。詩人則有楊誠齋之奇特，陸放翁之雄大，范石湖之整齊，尤遂

初之和平。任文章之責者非無其人，而亡國之音作矣。皇元混一，五星聚斗，文運向明，文體爲之一變。然起衰救弊如韓、歐公者，卒未見其人焉。於是學者各以其見之所及，力之所能，家自爲學，人自爲師，以鳴於世，以俟夫後之韓、歐而是正之。如吾友胡君孟成，亦其一也。孟成文奇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於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績之久，時至而骨自换也。予嘗以是語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爲詩文若干篇求予序，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生試質之孟成。

## 琴譜序

琴何始？始乎伏羲。琴譜何始？吾不知其始，其可知者，舜而已。要之，有琴斯有譜，其不知者，不傳耳。舜之譜，「阜財解愠」四語之外無聞焉。降而爲商、周之詩，三百篇之作，所謂「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者，即琴譜之大成也。然當是時，其士君子無不習而能之，未足爲奇也。至伯牙之徒，乃始以此鳴於一世，而其《高山》、《流水》之操，則又窮極幽遠，而不及乎民生日用之常，人倫性命之正。此古今琴譜之變也。律起於黍，音定於律，所謂同律度量權衡者，天下之一中音而已。然今之用乎琴者，有江西操，有浙操、中原操，則南北之音又不同矣。若夫合古今之譜，正南北之音，使《南風》之歌、杏壇之吟復聞於當世，政不能無望於今日能琴之君子。胡德昭，嗜琴入骨髓，[1]弄之忘寢食，

[1] 「嗜」，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集古今人譜二三百曲爲一卷。予不能琴，爲作《琴譜序》。

## 送汪德輔赴會試序

新安士習，惟婺源爲盛。每三歲賓興，州縣望烟而舉，士子雲合響應。休寧次之，歙次之，績溪又次之，祁門與黟其最下者也。間有子弟稍知以讀書爲事，則衆相與聚而笑之，鄉鄰疾視如怪物然。自科舉以來，凡捷音之所向與四方之望焉者，唯在於婺源而已。去年，吾翁調官祁門，余以侍養在膝下。汪生德輔日從余遊，性敏悟而志篤，余甚奇之。今年適當大比，有司掄選，遂以充賦。生逃避，謝不敢，余勉使就行。及出院，士子之自負以爲可以必得，與儕輩之所不敢奪焉者，猶在婺源焉耳。既越月，汪生以捷聞。夫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魯多君子，燕趙多悲歌感慨之士，風俗移人若此。至若王豹之謳，綿駒之歌，陳良之學，庚桑子之畏壘，則不惟不爲風俗所變，而又將變其風俗矣。然則變於風俗者，人情之所易；而變其風俗者，人情之所難。意者天將啓祁門以文明之盛而使生爲之兆耶？故余於是舉也，不惟爲生賀，而爲祁門之人賀。今生將上之春官，對策大廷，行有日矣，過余徵言。余爲道其所難易者如此，既爲生勉，又爲祁門之人勉。

## 送張伯玉北上序

張伯玉將如京師，余舉酒與告之曰：京師者，天下之都會，而四方賢士大夫之所時集也。子行壯矣。夫人之生也，豈徒然哉？必有異聞而後可以爲耳，有異見而後可以爲

目，操筆弄墨而後可以爲手，跋涉道途而後可以爲足。不見王公大人，則異見何由而廣？不聞高談闊論，則異聞何由而至？不能詠歌當世之事，議論古今之得失，作爲文章，傳之後世，則雖操筆弄墨，所書者不過閭門柴米之數而已。不登名山大川，以盡天下之奇觀，雖跋涉道途，不過經營錢穀之利而已。子行矣，渡淮而北，泛黄河，足以發吾深遠之思；登太華，足以啓吾高明之見；歷漢唐之遺迹，足以激吾悲歌感慨之懷；見帝城之雄壯，足以成吾博大弘遠之器識。然後見朝之王公貴人、兩院之學士大夫，與之議論當世之事，鋪陳古人之得失，得志而歸，當不與碌碌者比。雖然，余賤且貧，未嘗至京師，其山川道里，按圖而索，固可得而言之，然更僕不能終也。至朝之名勝，未嘗盡識其人，又不得與君詳陳而重布之。獨聞燕南有澹張公，嘗爲平章政事，今致其仕而家居，蓋古社稷之臣也。子盍往見焉？則子行益壯矣。

## 方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先王所以睦族之意竟不可見，獨賴譜系之存，世數猶可考也。然非大家宦姓，聲勢足以動其鄉州，德澤足以及於後世者，則又不久而輒亡之，使其子孫服未盡而已爲途人，豈不重可嘆哉！予家來居西溪之上，今十二世，至以姓名其村，譜牒歷歷可考，墳墓無所遺失，非有達官大人之勢，豪家巨室之資，世以力田相尚，而能保守不壞如此，余嘗私自慶幸，以爲所積者深矣。及觀方氏族譜，益有感焉。

方在江南爲大族，居睦、歙間尤盛。蓋

自真應黟侯在漢和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死而血食其地，故居其間者祖焉。以虛谷使君之博學多聞，亦自以爲實其所出，是信不誣也。方君之譜不及者，世則遠矣，而於源流行實復備録焉，所以著其始也，其亦識隆殺之等而盡親親之道者哉！予每怪世之姦人俠士，妄取前代名公卿以爲上世，自託遥遥華胄，以誣其祖，以辱其身。如郭崇韜拜子儀之墓者，其亦可誅也已。至若以爲譜系有限，高、曾之外即不復著，而不知先王制服以情，後世著譜以考其源，二者義實不同。如蘇明允之序其族譜者，其亦隘矣。方公之譜，舉無此弊，可謂善於書法者。

抑猶有説。聿修厥德，人之所以念其祖也；全而歸之，人之所以孝其父母也。然修德以顯身而體無不全，全身以道而德無不修。蓋修德然後能全其身，全身所以爲修其德。則念其祖考，孝其父母也，亦非有二道也。方氏之先多聞人，其子孫當益進於學，求所以顯身修德，以光大其門閭，使家聲復振，斯譜之傳不墜，此則譜外意也。方氏子孫勉之！方君名紹，有行誼，於斯譜尤用心。

## 王居敬字序

王懷德請曰：「懷德，小字也。禮，男子二十冠而字。懷德冠矣，而未易名得字。朋友有以『若愚』見字而名之曰『奭』者，或者謂名『存善』而以『居敬』、『克明』、『復初』爲字者，願擇焉以教，庶警身而修德焉。」

余惟三代以下，學者惟不知居敬以存善，故學廢而性遠。而以「存善」名，字「居敬」，當謹繹其義。孟子曰：「性無有不善。」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二說皆本諸《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惟善之謂，《虞書》即言「欽哉」矣。是謂聖學。秦、漢、晉、唐以來，文章之士相繼而作，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乎此，而溺於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爲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知而不行，則又秦、漢、晉、唐以來諸儒者之罪人矣。今子之於居敬也，不徒曰「主一無適」而已，必求其所爲主一無適者；於存善也，不徒曰「吾性本善」而已，必求去其惡以存善也。告人以其名則思復其性，聞人呼其字則思充其學，如此則名、字之功於子大矣。不然，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名、字雖美，何益？

## 送王伯恂序

至正八年春，朝廷合天下鄉貢之士會試于禮部。考官得新安王伯恂之卷，驚且喜曰：「此天下奇才也，宜置第一。」且庋其卷左右，以俟揭曉。未幾，同列有謂王君南人，不宜居第一。欲屈置第二，且虛第二名以待。考者曰：「吾儕較藝，以文第其高下，豈分南北耶？欲屈置第二，寧棄不取耳。」争論累日，終無定見。揭曉期迫，主文乃取他卷以足之，王君竟在不取。揭曉之日，考官自相訟責，士子交相愧嘆，曰：「王君下第，如公論何！」乃議舉王君爲宣文閣檢討，而王君已飄然南矣。

冬十二月，余過錢塘，與伯恂會於旅邸，則已循常調，受温之瑞安學正，趣裝而行矣。

顧謂余曰：「學職雖卑，微禄足養，庶幾遂吾讀書之志也。」予聞而益敬之。夫伯恂始以下第受屈，名動京師，終無怨言，安義命也。受一校官，捧檄而喜，榮養親也。其進退亦可謂合於道者矣，得失禍福豈能動其中哉！它日造詣未易量也。近世科舉之士，用心得失之間，得之則沾沾以喜，失之則戚戚以悲，至於皓首窮經，終不聞道，甚者喪心失志，亦有之矣。聞伯恂之事，寧不少愧乎？因其行也，序而送之。庶有聞其風而感悟者，是亦吾黨相勸爲善之道也。

**送畫者邵思善遠遊序**

休寧人邵思善，以給事其縣大夫吴興唐侯，即唐子華。日侍筆硯，於丹青蓋有得也。今將遠遊四方以廣其見，徵余言以壯其行。或謂：「新安山水窟，大好之稱著於昔代。欲知山水之妙者，舍吾新安何往哉？」余曰：「斯言之惑，邵生之所以遊也。夫天地之大，幅員之廣，四方之山川無或同也。巴蜀之山峭拔而水峻急，江漢發焉；吴楚之山秀麗而水渟滀，五湖在焉；齊魯之山多特起，衆水所歸，東海會焉；幽燕之山多綿亘，水皆支流，灤、潞夾焉。畫者，與山水寫神者也。苟非遍歷四方，盡其態度而窮其情性，則生於巴蜀者不知其秀麗渟滀，生於吴楚者不識夫峭峨峻急，其何能以盡山川之妙哉？邵生是行，收攬山川形勢，以爲胸中丘壑。他日來歸，閉門解衣盤礴，不出環堵之間而盡天下之勝，皆自此遊得之也，豈獨司馬子長之文章爲然哉！」

## 贈吴雲隱序 醫者

任賢使能者相之功，使貪使智、使愚使勇、使功使過者將之良也，惟醫之道則兼而有之。參苓朴术保養於平時，使邪氣不能以干其正，而元陽壯盛，萬病不生，比於任賢能而致太平之治。至於衆病交作，虚者補之，實者瀉之，巴豆、大黄，責以攻伐，官桂、附子，資其糧餉，是猶十萬之兵，雖有貪愚、智勇、功過之不同，而能使之取必勝於創殘百戰之餘，置天下如磐石之固者，則一而已。然將相之與醫，雖有貴賤之殊，而其能否又豈相遠哉！

雲隱吴君，以方外士明醫，善用藥，得保養補瀉之法，持此術濟人江海間。予體羸而氣弱，素多病，病輒問醫。問之以將相事，不愕以驚，即呀然笑曰：「是何子之迂而言之拙，擬人之不以其倫也！」他日以問雲隱，獨能應吾言，知於醫有得也。因其有請，書以贈。

## 荆山鄉飲酒序

古有鄉飲酒之禮，而今亡矣，俗安得知有敬讓，民安得興於孝弟乎？夫鄉飲酒者，所以教民敬讓，使之由乎孝弟者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然，古道邈矣，古禮廢矣，古人不可作矣。有能因其俗之所近，行之而不倍於禮，君子斯亦與之而已矣。

邑東坦頭汪氏，以每歲暮春率其鄉人子弟，携尊俎，載酒殽，會於荆山惠果之精舍。酒行既畢，分韻賦詩，且名之曰「鄉飲」焉。所以合朋友之情，講鄉里之好也。既，復介

予友曹志行求予序所賦詩。予掩卷而嘆曰：鄉飲酒之禮，其廢久矣。此舉豈非因其俗之所近，行之而不倍於禮者乎？使其鄉之人知古人之爲鄉飲酒也，非專爲飲食也，賓主有揖讓之儀，樂歌有出入之度，聽政有坐立之分，籩豆有多寡之數，其義各有在也。其於酹酢之間，議論之際，尊者所以語其卑，老者所以告其少，必有以明乎敬讓之道，而發其孝弟之心，則亦庶乎其可矣。至若以飲食相夸，笑語相下，不知本乎敬讓，止乎孝弟，甚者沉酗無度，流蕩忘返，則亦世俗之所樂，君子之所當戒者，非予之所望也。曹君其試以吾言扣之。

## 鄭氏石譜序

鄭姓居歙，號稱繁衍，以姓名村者四五處，然村自爲譜，不能相通。按吾家譜，始遷自睦，居城北之栗村。歷數世，又遷城西之官塘。高池府君始遷今居，世以孝悌力田相遺。四傳至楓樹府君，生産益饒，遂以貲雄其鄉。國朝至元初，先大父以全城之功出宰鄉邑，歿而民思之不忘，朝廷列之明祀，號「鄭令君廟」。先君子繼武入仕，官至休寧縣令，以操行著聞，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玉也不肖無狀，重以群從單微，不足以承先烈。且見世之宗族服屬既盡，尊卑遂紊，貧富不等，利害相凌，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廼取高池府君而下，至族之曾孫，凡十五世，輯爲此圖，刻之先大父墓碑之陰，使我子孫苟知遡流尋源、尊祖睦族之義者，庶幾有所攷焉。嗚呼！能以高池府君之心爲心，則一人之身而已，豈有百數十人之殊哉？豈有紊亂欺凌之患哉？

後之人尚勉旃！至正十有五年歲在乙未十有二月朔，鄭玉百拜謹識。

## 記

### 見梅堂記

唐仲敏以「見梅」名其所居之堂，而謂予曰：「吾居旁山，植梅於其麓。先大父以『梅癯』自號，著見所愛矣。火于乙未，梅亦燬焉。自是不見者三十有二年，雖屢植而弗茂也。迺泰定丁酉，所植始華。予以見之爲喜，思先祖之不可得也，因以名之。」

予謂人生於父，祖者，父之所自出也；物始於春，梅者，春功之始著也。見梅而思其祖，感於物者深矣。請更進而論之，可乎？《復》之爲象，一陽生於五陰之下，聖人之贊《復》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非天地之心，而足以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以生物爲心，復者生物之始也，故足以見之。今夫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也，而生生之機兆矣。是非天地生物之心可見者乎？朔風號寒，同雲密布，群芳謝，千林凋，嚴凝肅殺之氣極矣。梅此時見之，是非《復》之爲象乎？故予於梅，則曰梅其見《復》之爲象也。嗚呼！觀《復》而見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於《易》也；見梅而知《復》之爲象者，予於敏仲之堂也。良宵夜静，風清月白，濃霜既降，殘雪未消，敏仲持《周易》一卷，焚香坐堂上讀之，當見予所見。

## 亦政堂記

鮑觀兄弟久從予遊，孝友之譽聞于鄉里。亂後，築堂以奉其親，請名於予。予取夫子之語，名之曰「亦政」。復請予記，未暇作也。及予拘囚郡中，就死有日，觀拜且泣曰：「諸生遊先生之門，莫不獲文字之寵，他日尊所聞，行所知，猶侍左右也。觀不得一語以自警，死且不瞑，子孫將有遺憾焉。先生幸哀之！」予告之曰：「子之奉親而居是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刑于家而化于鄉，是亦爲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禄，治民之事，而後爲爲政哉？ 子兄弟其勉之，斯爲不負予之教矣。」觀弟名偕。其尊府君名葉，字君茂，蓋老友云。 戊戌七月二十五日某記。

## 廟嶺磨崖記

歙人鄭玉，其祖、父皆爲縣令，玉獨不願仕，築室里之師山，以耕釣爲業。年四十，自卜葬地于休寧之廟嶺，營其窀，俾死則啓而瘞之。復記歲月，刻溪上云。

## 晴旭樓記

從兄陳壽卿，與玉同出曾祖，先叔祖以陳氏，始異姓焉。其家在城之西偏，嘗於所居之南向東山作閣，使玉請名於鄉先生王公仲履，題以「晴旭」，且爲賦詩。字與詩具藏陳氏。又嘗屬玉作記，今十年矣。吾兄已隔幽顯，記尚未作。姪禮復以爲請，予爲之感今思昔，泫然流涕，抱禮以

哭曰：「吾尚忍記斯樓耶？ 晴旭，曉日也。日之初升，天地開明，萬象昭然。 猶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接，氣體清明。 苟能因是以充之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人欲凈盡，天理流行矣。 此王公名樓之本意也。 予聞泰山之巔有日觀焉，予嘗欲買扁舟，具杖屨，至齊魯之故墟，登泰岱之絶頂，收浩氣於清夜，覩旭日於扶桑，以廣夫平日之所見。 然後歸卧樓中，讀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成法，斂之於吾身，驗之於行事，以養乎平旦之氣，庶幾乎晴旭之功。而吾兄九原不可作矣，能從我者，非汝而誰？」禮拜且泣曰：「叔父有言，禮聞命矣。」遂書而授之。 後至元六年庚辰歲春三月望日，鄭玉記。

## 題西山釣石

余素愛靈山之勝。 及拘囚郡中，鮑伯原之子葆又爲言近得西山釣石，欲爲余築草堂其傍。 余且就死，不暇往觀矣。 乃俾刻其事石上，以遺後之好事者，使有所考焉。 戊戌七月二十五日，鄭玉題。

## 黄山湯池題名

邑人鄭玉子美，舊嘗讀書山下寺中，後遷紫陽南阜，遂耕師山之陽，釣于岑山之陰。久而天子知名，出内府酒帛，遣使者以南，招玉爲翰林待制。 玉以德凉辭辟，不獲，乃從使者至海上，以疾而返。 復遊山中，訪尋舊舘。 時喪亂之餘，半已煨燼，獨川流山峙，不

改依舊。乃浴湯泉，題名石上而去。時侍行者，吴詵、胡焱、鮑觀、鮑禧、謝真保、吴陽復。有元至正十七年春二月辛未，鄭玉題。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一

#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二

## 論

### 季札論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可以子則子，可以賢則賢。然與子者必先於立嫡，與賢者則在於得人。苟合其道，雖百世傳子，《春秋》不以爲私；苟有其德，雖受人之天下，《春秋》不以爲泰，貴於得宜而已。

王僚之弒，由季札之讓也。初，吴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以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季子終不受命，辭位以逃，立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季子始而父立之，於次爲幼，辭而不立，是蓋以天倫爲重，未爲過也。及夷末卒而復立季子，則父兄之情亦至矣，群公子之賢不肖亦明矣。以季子之賢，嗣位君吴，以成父兄之志，以靖國家之難，乃爲合於時中爾。既不能取法季歷之興周以安吴，

乃附子臧之末節以亂國，斯爲過矣。至於王僚見弒，討賊之責，季子尤所當先，乃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之願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此亂臣賊子無君父之言也，豈可出於季子之口哉！觀光將弒，謂專諸曰「事若克，季子雖歸，不吾廢」之語，則季子爲國輕重亦可見矣。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可謂具臣矣。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今季子而曰「立者從之」，曾由、求之不若，又何敢望其如孔子之沐浴請討，以正邦刑哉！然則變父兄相讓之風爲君臣相弒之禍，斯實季子之罪也。雖不與乎弒，有以成其弒矣。原其初，不過守匹夫之末節，失君子之時中爾。

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弒者，當國之大臣之罪也。吴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罪季子也。讀者不可不知。

# 義田辯

頃見友人洪君實《書范文正公義田記後》，謂：「再嫁者濫有三十千之予，疑出范公一時處置之未定，非斷然欲爲萬世法也。錢公輔之爲記，又不能諱其事，而必以實書。本欲彰公之盛德，反以出公之瑕疵。乃删定其文而去此一語。」予初見之，擊節嘆賞，謂范公復生亦當服膺此論。後細思之，始知其爲不然。夫「再嫁」者，當是族人之嫁次女，故視長女有殺焉，非謂改適人者也。蓋族人之有女，多寡不同，而與之者務欲均一，此仁

人君子之用心，而非常情之所能及也。故其文義不曰「改」，而曰「再」者，則再嫁爲嫁次女無疑矣。女人以貞一爲賢，改行易節，古所不齒，而謂范公於斯人有取乎？況公平生擬而後言，議而後動，雖流離顛沛，未嘗有差。而立朝事君，始終一節，語默動止，皆可爲人之法。義田之舉，公自微時即有志矣。及爲西川，參大政，始有禄賜之入，以終其志。是則終身所爲素定，而有謬乎？矧再嫁，人之大倫，公於小物且不遺，而謂於此有謬乎？吾故以爲再嫁是族人之嫁次女，無疑也。然則范公百世之儀表，錢君一代之名人，其必有説矣。且先儒於著書，有疑則曰某字當作某字，而不敢輒易本文。君實删定之説，恐乖古史闕文之旨。是爲《義田辯》。

説

## 朱氏鷄哺母說

唐州翼千户朱侯家，三鷄雛共哺其母之病而翼覆之，衆以爲異，徵説於余。余謂人物之相感有如此者，《易》謂「信及豚魚」，《書》云「百獸率舞」，豈虚言哉！雖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性則然矣。鷄稱五德，孝不與焉。鷄而能孝，斯其所以爲異也歟？夫董生之鷄，陳氏之犬，禀性豈獨異於群類哉？實由其主人之德薰陶浸漬，與之俱化而不自知耳。然天之所以爲此者，亦欲以爲積善禎祥之應也。侯以今上皇帝潛邸舊臣，起家爲千夫長，俸禄之入，猶及養其慈親。

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真有如昔人所云者。宜其家生祥下瑞，有如此也。世之事親而能盡其道者，聞侯之事，固足以爲勸矣。事親而不能盡其道者，豈不有愧於侯之鷄乎？余也不幸，早失怙恃。及有負薪之能，已無負米之樂。履秋霜而永感，思昊天而罔極。雖欲爲侯之鷄，已不可得矣。因爲上下其義而爲之説云。

## 李進誠字説

盈天地間皆誠也，而不見其所以爲誠者。惟不見其所以爲誠者，故無往而非誠也。今夫昭昭者天也，而四時之行無不誠，故春生而秋殺。靈於物者人也，而四端萬善莫非誠有，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孝弟忠信之行，發而不可遏也。自是而推之，一草一木之生長，一動一静之消息，亦莫不誠。况學者之爲學，其可有一毫之自欺而不誠乎？不誠無物，誠則實有諸己，而樂莫大焉。《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其以天人對言之者，以爲學之次第言之也，及其成功，一也。是故聖人者，形雖同於人，而心則純乎天也。而聖人亦非有異於人也，衆人去之，而聖人獨存爾，所謂天道也；君子則求所以存之也，所謂人道也：是之謂誠。

李生友諒，字進誠，蓋取朱子《集註》語也。雖然，所謂「友諒則進於誠」云者，特爲學之一端，而誠之一事，亦猶曰「以友輔仁」云爾。必如前所云者，乃爲學之極功，而誠之全體也。但自學者而言，不因其近且小者教之，而使之識其端倪而推廣之，以求進夫是域，而遽以全體語之，則將浩瀚無涯而不

知所適從矣。是教人法也，是名、字之意也。進誠其自彊不息，益加誠之之功，將親見其所以然者。是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又在言語之表，而非吾說之所能及也。

## 弟璉名字說

玉生十有五年，先君子命名以易其小字，而祝之曰：「珪、璋、瑾、瓚，各適於一用，而不能相通。玉者，璞也，將無所用而不可也。玉乎，玉乎，汝其勉之！」後十有九年而先君子即世，又三年而玉除喪。於先德無所肖似，深懼夫不能入於君子之域，而將爲小人之歸也。名其弟璉，而告之曰：「夫先君子之名予也，蓋將望予以不器也。今予齒長矣，非唯不能不器，而且將無成器矣。顧生何面以入家廟，死何辭以及黃泉乎？而尚忍名汝也耶？雖然，名者，父兄之事也。予不名汝，烏乎名汝？」迺見於廟，請于先君子而名之，且字之曰「希貢」。昔者端木氏問於孔子曰：「賜也何如？」夫子以瑚璉答之。先儒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而亦器之貴且重者歟？「予之名汝也，蓋責之以學子貢之事也。子貢之多言，不可學也；子貢之貨殖，不可學也。晚而得聞性與天道，豈復貨殖多言之子貢乎？蓋其聞一知二之資，積以歲月之久，多學識之之惑，卒歸一貫之功。故自顏子以下，一人而已。其豈無可學者乎？汝之資質遲鈍，必千百昔人之功，而使庶幾或冀其可進也。不然，負先君子之教者，非特予也，汝且不免矣。」

## 洪元白字説

洪生名采，先友王公仲履既字以「元白」而爲之序矣。他日予過其家，元白復請字説。廼爲之説曰：王公之説，蓋本於記禮者之言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夫欲學禮者，必先有忠信之質，則禮不虛。道繪畫，必先布粉素，而後可以施五采；調羹者，必先有甘甜，而後可以加五味。故甘非和也，而可以受和；白非采也，而可以受采。雖然，甘而不加之味，吾見其日流於滴而已，未見其能和也；白而不加之色，吾見其日入於緇而已，未見其能采也。忠信之人之於禮，雖有其質矣，其可恃其質之美而不加之學乎？采之本白，生固有其質矣。白之能采，豈不有待於生之學乎？此則予友之未發者，生其勉之！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二

#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三

## 表

### 爲丞相乞立文天祥廟表

臣竊惟綱常乃國家之大本，忠義爲人事之先猷。故武王滅商，首表比干之墓；高祖立漢，即斬丁公之姦。蓋忠邪雖在於前朝，而勸戒實關於後世也。此皆聖主賢君所以維持世教、扶植人心之要道也。伏覩至元十三年，國家渡江取宋。其君后既就臣虜，宗社已爲丘墟。獨丞相文天祥，以亡國之遺俘，立當時之人極。從容就死，慷慨不回。義膽忠肝，照耀日月。清風高節，蕩滌寰區。豈惟作軌範於一時，實可爲儀刑於千古。蓋自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世祖皇帝天縱聖神，既不屈之於未死之前，又復惜之於已死之後。周王、趙祖之心，何以過於此哉！累朝承繼，樂舉褒封；四海觀瞻，以爲敘典。臣竊觀亡金忠臣趙愨，在世祖皇帝時已嘗敕中書傳旨翰林學士王盤撰文刻廟，以褒寵愨。其於亡宋，豈有異制？則知本非朝廷吝夫禮秩，自是臣下失於敷陳。臣比以罪戾流竄江西，所居南安，與吉安相密邇。每與父老談及此事，無不咨嗟涕洟，臣亦爲之感發興起。蓋懿德者，人心之所同好；名節者，國家之所必崇。豈有古今之殊，初無遐邇之異。茲者伏遇皇帝陛下，德如天地之大，人無不受其恩；澤如雨露之均，物無不被其化。雖

臣愚魯之極，亦在陶鑄之中。赦其已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召還魏闕，復置要途。每竭忠誠，圖思補報。實以此事係於綱常，欲自我朝著爲令典。如蒙特降聖旨，宣諭中書，俾吏行封，太常議謚，於吉安路立廟，長吏以時致祭。賞罰既明，綱常自定。人心以之而振，世道由是而興。天地人神，同有依賴。其於國家，豈小補哉！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謹昧死奉表以聞。

## 書

### 與丞相書

玉聞士之特立於世，必有奇節異行，夫以聳動朝廷，風示天下；又有高才碩學，夫以經綸治道，康濟斯民。然後可以爲一代偉人，百世之名士也。閣下向以危言直行得罪柄臣，遠違闕廷，久不用，遂得優游翰墨，厭飫典墳。於是二帝三王之所以爲治，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教，大經大法，莫不燦然明於胸中。上佐堯舜之君，致雍熙之治，下撫億兆之民，成太平之福者，聞有其具矣。蓋奇節異行既已著於立朝之時，而高才碩學又得成於閒散之日。其身雖在江湖之間，其心未嘗一日忘乎朝廷之上也。

比者聖天子勵精圖治，思用舊人，賜還南甸，復爵東曹。天下有識之士，莫不舉手加額，交相慶曰：「善人用矣，民瘼其有瘳乎！」玉所親鮑同仁及同姓姪潛謂玉曰：「方閣下在南安時，嘗謂之曰：『吾寓於此，于今數年，凡閭閻利害，官府得失，亦既粗知之矣。他日北還，得見主上，當備陳之。諸公

有所見聞，毋惜裨助，庶爲斯民之福也。』」

玉以爲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國家之政，有重有輕。舉其本而末自脩，先其重則輕自理，此爲治之要道，用力少而成功多也。何謂本？綱常是也；何謂重？忠義是也。夫朝廷既重乎綱常，臣下必盡乎忠義。忠義既盡，官得其人，人盡其職，天下不治，玉未之聞也。亡宋丞相文天祥，以亡國之遺俘，爲當時之柱石，從容就死，慷慨不回，此乃國之忠良，人之儀表。我國家承平已久，所合褒崇，以示獎勸。閣下自江西而還，言之急且大者，豈有過於此哉？玉，山林一書生也。胸中雖有忠言讜論，所處貧賤，無由自達。每因躬耕之暇，讀古人之書，見前代豪傑忠貞之士，輒想慕其風采，恨不與之同時，相與上下，以一吐胸中之所有。今幸與閣下生同盛世，姪潛又嘗以賤姓名達於左右，此而不言，則爲失人矣。故不避僭踰之罪，以其本末繕寫成文，因友人程文謁選之便，冒昧呈達，以備採擇。斯言也，惟閣下能聽之，亦惟閣下能言之。倘因顧問，獲以上聞，得賜俞允，豈惟蒼生之幸，實宗社所恃以爲億萬斯年之福也。區區拙文數首，姪潛向嘗録去，不知達否？今合近作數首，再寫奉呈，或於清議有所助焉。如蒙采覽，不勝榮幸！干冒尊嚴，無任戰慄之至！

## 與汪真卿書

曩歲同學時，某懵然未有知識，日用心句讀文詞之間而無有得焉。每聞吾兄之言，輒斂容起敬，自以爲非己可及。別去七八年，竟不得一見。而某優游厭飫，爲日既久，若有所得，及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

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以人而遽爲去取也。

夫古之時，家家稷、契，人人皋、夔，比屋有可封之俗，所言者無非理，所行者無非道。逮德下衰，人心淪没，始以道寄聖賢。凡民雖日由之而不自知焉，甚者逆常亂倫，而不能由於是矣。況自孟子没，《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誇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虚無爲之説，誘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塲，下焉者惑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之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而卒不能以勝之。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聾聵，其士者如飲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真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於是汝南周夫子出焉。因《太極圖》而使人知理氣之並行，著《易通書》而教人以明誠之並進。河南兩程夫子接蹟而起，相與倡明之而益大以輝。斯道斷而復續，晦而復明。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群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言無不契，道無不合，號集大成，功與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如康衢砥道，東西南北，無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門萬户，列肆洞開，富商巨賈，輪輳輻集，所求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秘，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藴矣。

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深淺，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矣。

此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學者之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況《中庸》之德，過與不及，均之爲失。楊朱學義而至於爲我，墨翟學仁而至於兼愛，末流之禍，無父無君，可不畏哉！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視之如軍中之羽旄，如喪家之功布，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説，横於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横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謬。如此死而後已，以冀於道可入。

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毁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陸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菴，然其簡易光明之説，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畫虎不成之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之方，以敬爲主，則不放肆而自心廣體胖；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强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高明以爲如何？

草草，希照不宣。

## 與洪君實書

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語次敘，却是着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比。當時文人如劉禹錫，乃謂皇甫湜於文章少所許可，亦以退之之言爲

然，其見推重如此。流傳至今五六百年，其不朽又如此。疑古今人文章，顯與不顯，傳與不傳，蓋有命也。亟欲造公劇論，又有社燕秋鴻之避，人生一聚會良難。豈天尚厚於斯人，未欲我輩遽議之耶？

便道因得下老泉床下之拜，亦了平生一事，但「楓落吴江冷」，令人憒憒耳。此老獨學無友，多出己見。山林間如此等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與草木同腐者，萬萬也。可惜！可惜！至著述之作，惟日孜孜，斃而後已，則大非吾儕可及。

出示《春秋集傳》，首論「春王正月」，以爲周時周正，且謂春者陽之首，周人以建子爲春，卯已屬夏，午即爲秋，乃陰之首。此説大謬，蓋四時之行，三代共之，如四端四德之不可易。先儒只有改正改月之異已是紛紛，今并四時亂之，益啓後人之惑。且世無此理。《書·文侯之命》已傷周之衰，《費誓》有望於魯者深矣，《秦誓》則知秦之必王也，却與鄙見相符。又《周禮》斷非周公之書，成於漢儒之手，亦恐太過。蓋皆是不□□而取決先儒，謂非聖人不能作也，但恐是周公未成之書耳。

略述一二請教，餘俟面究。不宣。

## 答童一清書

近如於潛，遊西天目，見子厚簿書，説深渡連日合并之樂，便令人恨當時不得參坐其間，與之論説爲快。歸途，胡孟成又言足下好學，願相見之意。及來府城，不多與人交往，獨伯亮公子日夕相追隨，不忍舍去，亦言足下字畫之妙，迫近鮮于伯機氏，益用戀戀。然則僕之知君，徒以數公之賢；君之知

予，又未必不自三君子之過許也。兹者専人惠書，深慰平生。又知嘗一造南山，不得相見，悚息無已。且有歲晚來讀書之語，此意甚好。近世如此等不多得，何幸今得足下！

然足下生長東州，實士林之地。余往年嘗留淳安，見其間深山長谷，多先生長者，因就學焉，而有所得。則余之學也，亦淳安之學耳。今因執事而詳陳之。僕於朝陽，則師之矣。大之、君實，則友之者也。蓋學問本朝陽，而文字與大之相表裏，君實又往來討論，贊襄之力惟多。如是者兩三年，而後僕於學問之淵源、文字之關鍵始略識其一二。顧執事居其所而識其人，欲以學問而窺聖賢之域，文章以求古人之歸，乃不於是焉取，而於僕焉問之，是舍本根而論枝葉，不知五穀之能養人，而謂山殽海錯之利於口也。足下試歸而求之，當知余言之不妄。所寄之篇，竟不見，到後便或因録去。

## 與鮑仲安書

玉啓：綱常不明，人類幾滅。近世有遭妻之喪而欲與之俱死者，其親聞之，至欲先死，幸賴親戚救解而免。斷髮殘身，又其次也。此蓋知五常爲人倫之重，而不知三綱又爲五常之重也。夫以五常而言，則夫婦居其一，與之同死生可也。以三綱而言，則夫爲婦綱。婦爲夫死可也，然亦必要死得是乃可。夫爲婦死，易天地之位，失輕重之權矣。况貽親之憂，已死則親必死之，不孝之罪，又孰大焉？而夫婦之間，或發於情欲之私者乎？毫釐之差，禍流族滅，可不懼哉！此學者所當明辯而審察之也。且如遭妻之喪，

幾致滅性，他日又何以居親之喪乎？大凡取友，有可交者則交之，至於無人，則上交千古，下求知於百世之後可也。又豈可以無友之故，輒與人交，不成輔我之仁、成我之德，適足以爲我之累，亦所當戒也。不識賢友以爲如何？相望既重，相責亦深，諒能察此，不多訝。玉再拜。

## 與程以文帖

玉再拜應奉相公以文先生尊兄：玉二月游黄山，從行者三四十人，二童子抱琴持綸，歌詩前導。玉黄冠野服，出入山水之間，真若神仙之臨乎人世。所欠者，尊兄同行耳。留寺中十餘日，題名刻石而還。此黄山前古所未有也。尊兄聞之，寧不爲之動山林之思乎？南歸之約，去冬既未得遂，得代即行之説，今冬須當如約也。會聚之樂，豈惟小弟思之，師山今兩山之神日夕望之。❶近得吕亞珉書，知尊嫂以下安好。及孟成兄來，又云招隱山房已有次第。然尊兄之歸，只留歙縣與小弟同住，却不必回婺源。蓋婺源今次凋弊特甚，又隣境時有警報，不能安居。況此間士友思慕之切，亦不容尊兄去也。吾二人者相與老此，又何不可乎？更近得上南孤山作儉德山房、賁趾齋，翰林泉作卧龍精舍，儘足優游也云云。謝仲悦便草此，不備。玉再拜。

## 與逢辰拱辰

我兄弟孝友終身，卒全節義。兄死報

❶「山今」，疑當作「岑」字。

國，弟生保家，此萬世法程也。逢辰、拱辰，宜守吾兄弟之志，益篤孝友之風，如浦江鄭氏，豈止吾地下之榮，實吾祖宗之榮也。勉之！勉之！戊戌七月二十五日。

## 與族孫忠

我之死也，所以爲天下立節義，爲萬世明綱常。應在親族，所宜自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不辱爲親爲族足矣，又何必區區悲慕邪？族孫忠，自幼相從師山講學，故特書此以遺之，使以此意告夫宗族焉。戊戌七月三十日鄭玉書。

## 屬王季温刊春秋闕疑

婺源王季温，初從其鄉先生程君以文遊，已而以文先生俾助教于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予，執弟子禮惟謹。相從五六年，交游同骨肉。戊戌七月，復自婺源來，且知以文先生已南還，留寓越中。適會予被擒入郡，自始拘囚，至從容就死，未嘗一日相舍去。因告之曰：「予所註《春秋闕疑》幸已脫稾，若夫梓而行之，是則諸生之責也。且予始與程先生同講學，而所見無大異者。是書之成，擬從先生質正之，而予且死，不得見矣。他日先生歸，季温幸以此告之，爲序其端，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人作經之旨，與予著述之意，以慰吾地下之望，是則季温之責也。」故書以遺之。是月廿五日，鄭玉書。

# 題跋

## 跋太極圖西銘解後

爲學之道，用心於枝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者，吾見其能造道者鮮矣。周子《太極圖説》、張子《西銘》，其斯道之本原歟？然《太極》之説，是即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即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然則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於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

婺源胡季時，因朱子所註諸書，表二書而出之，且發明朱子之意而爲之解，其亦知爲學之本原者歟？嘗出以示予，屬予題其後。今五年矣，未有以復其命也。因閲家中故書，復見季時所著，伏讀之餘，因書所見如此，將以質於季時。

## 題石鼎詩卷後

齊君子和携其從子伯善《石鼎詩卷》屬余賦詩。開卷讀之，則吾友程太史之詩在焉。太史蓋衡山道士之流也。卷留山中半年，累嘗入思，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余蓋俟喜之不若也。喜謂願爲子弟，不敢更論詩。余又敢詩賦邪？但道士便旋，怪久不返，應在玉堂深處，安得從之游，問其解何書也？至正十一年九月十日，郡人鄭某題。

## 題朱公士謙告理文公祖塋行卷

先師朱文公，凡其講道蒞政之所，人猶必建立書院，百世祀之，以示不忘，況其祖乎？凡一人一物，曾經先師之所題品者，人猶稱道愛敬，以爲世重，況於其祖先之所藏乎？有人心天理，讀先師之書，行先師之道者，過其廬墓，必敬式之，況忍奪之乎？至於侵凌廢壞，芻牧不禁，雖路人亦爲之泣下，況其族之子孫乎？❶ 是宜百歲之後，有如士謙者復其廬舍墳墓也。然則士謙此舉，固人情所當爲，而其忍貧刻苦，志在必直，卒遂所志，則人情所甚難也。予病卧田里，士謙將又以其未得直者訴于大府，相過出示此，則鄉先生滕公序引也，故爲書其後。府推歐陽公，文章政事時流第一，使其見之，當無不得直矣。

## 跋趙子昂字後

書法至唐，精妙極矣。顔魯公字，天下共習之，四五百年，卒莫有得其彷彿者。往時松雪老人號能書，其夫人亦能書，其家子弟無不能書。士大夫爭學之，市井紛紛相售，至數字以爲賈，然真贋莫辯矣。吾友鮑仲安，從胡默先生得松雪所書少陵《楠樹嘆》，筆意宛轉，骨肉匀停。觀於此，真贋又若不能相混也。識者必有感於吾言。至元後乙卯十月二十四日。

❶「況」，原作「兄」，今據四庫本改。

## 跋山谷字卷後

秦子敬好古雅，多畜名公詩帖，暇日持此示余，蓋山谷道人所書《龍會遍參歌》也。觀其融會佛書，如爐鑄鐵，而筆力遒勁，字勢飛颺，猊虎鬬争，龍蛇變化，莫測去來之迹。不知孰使之然也。古今人詩句字畫稱唐、宋。唐之盛，詩如李、杜，書如顔、柳，無加矣。至宋元祐、熙、豐間，乃有道人者出，不唯可以追駕古人，遂至兼取衆長，集之一己，可不謂盛乎？ 嗚呼！ 近世諸公，詩句如村店酒望，字畫如妓舘歌兒，而去古人益遠矣。吾於是卷，蓋三嘆云。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三

#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四

## 傳

### 日者堯民傳

予往來錢塘十年，時切切有功名志，欲從高藝術訊之，皆以堯民薦。訪之累日，不知其所。後得明慶寺側，大書揭其門，曰「堯民五星天地盤」。及門，坐問者數十輩，咸以先後進，無敢差。堯民執筆據案，洋洋如有德色，氣岸岸欲凌人，起五行躔度如常法。且曰：某可紆金紫，某死緋，某止命士耳。雖吏部銓曹及格，有所不敢必，堯民許之無難色。薄暮不得便，留八字其家，或一二日，或四三日始辦。因以吾尊幼十餘命扣之，往事亦驗七八。至治三年春，再造焉，其門寂以閉，其室闃以空。問其人，客南廣死，骨阻亂不得歸，家人徬徨無計。余出，而同行者曰：「人之從堯民者，皆欲知吉凶禍福而預爲之備也。今其人乃身亡財散，爲他鄉之鬼而不自測，豈其術之謬邪？抑其人之謬也？」前之從而問焉者皆謬也，中者偶中耳。夫吉凶禍福，有一定數，非人之所能逃者。然則柰何？亦曰居易俟命，夭壽不貳而已。嗚呼！修天要人，趨利避害者舉世皆是也。聞堯民之事，其亦可以少戒矣。堯民姓氏名字不及知，姑著所聞爲傳。

## 猿鶴主人傳

至順初元，予在京師，客居甚無事，欲訪故人曾澹谷于保定。雲同作雪，車馬不行，道絶人跡，竟不果往。澹谷乃以此時乘興命駕，訪予所寓，相見絶倒，劇談平生。因問其所與遊者，則曰：「有猿鶴主人，神氣飄逸，志趣清高。身不離乎泉石之間，手不釋乎花木之事。嘯歌終日，以吟詠其性情。倦則徙倚庭除，或枕臂而睡。家藏古今人名書法畫，客至玩弄以爲樂。出酒酧酢，不入夜不聽去。嘗買鶴東海之上，置之家圃。人有自雲南來者，携一猿以歸，割所愛寶玩，百計得之。拍手則鶴舞于庭，長嘯則猿呼于樹。起居飲食，蓋未嘗離乎猿鶴也。因自號猿鶴主人。子以謂其人何如？」予曰：「密邇保定，去京師不四百里，蓋長安近地，宜其人以功名爲事。乃有主人脱身於富貴利禄之場，寓情乎烟雲泉石之外，不既賢乎！」爲作《猿鶴主人傳》。主人姓李氏，字卿文，嘗仕于朝，光膺寵命，年未四十，即退去不仕。作傳者，南人鄭某。

## 外家汪氏遺事

外祖汪公諱淑，字德融，新安歙人。新安汪氏，自越國公華以六州歸唐，其後始蕃以大。六邑之間，號「十姓九汪」。衣冠相望，代有顯者，惟公家世不仕。公性坦率，不爲詭異態，遇人無親疎貴賤，一以尋常。好飲酒，終日陶陶，至忘寢食。每飲輒醉，醉輒醒，醒輒又飲，或一斗，或二三斗無筭。又好啗川山甲，先取其血，入酒飲之，乃食其肉。

及與其季分財，田取其瘠，屋取其痺，一無所校。人或侮慢，即走避不與競。由是益爲鄉閭所敬服，或以長者目之。外祖妣同里胡氏，柔嘉明敏，所謂「半街胡家」，實甲姓。壽至八十有一，髮漆黑，齒而完。初，先公議昏，衆論摇摇，外祖妣獨曰：「吾女賢，宜歸仕族。舍是，他安所擇？」議乃定。舅氏諱祥翁，字仁甫，善静仁柔，世其家，讀書能文，累應進士試。玉從兄某嘗遊淮西，與舅氏鄉人胡賢同旅，中夜品論其鄉人物之善稱者，且曰：「汪仁甫外無人焉。」蓋一時無心之言，千里至公之論，有如此者，亦足以見善之不可掩矣。内兄二人。長曰某，通濟有材，能處斯世者，不幸竟夭死。今唯其次懋，諸姪劣幼，隻影無儔，家道坐是亦廢。舅母鮑在堂，猶爾强健。先夫人既不可作，渭陽之思，痛切懷抱。謹摭所聞知，爲《外家汪氏遺事》。

銘

瘞梳銘

予一木梳，用之甚久，既壞，不忍棄之，乃爲埋之後園。銘曰：

亂兮汝理，執兮汝通。寒暑十易兮出處汝同，膚裂齒脱兮汝職之供。啓土瘞汝兮以慰我之衷。

唐氏硯銘

新安唐先生家藏古硯，百餘年矣。元貞乙未，郡城不戒于火，屋燬而硯獨無恙，人以爲文字之祥也。郡人鄭玉爲

之銘曰：
一拳石兮爲祥，俾翰墨兮增光。出煨燼兮不壞，伊唐氏兮其昌。

## 贊

### 汪先生小像贊

觀其衣冠儼然，若拱立乎巖廊之上；容貌蕭然，若放跡乎滄海之濱。故蚤年而憂勤爲國，晚歲而恬澹安貧。意惟所適，情任其真。是之謂退密之老人。

### 岑山釣魚像贊

顏色憔悴，形容槁枯。昔爲西疇之牧豎，今作岑山之釣徒。出有愧於周家之尚父，處有愧於漢世之狂奴。何當持任公之巨犗，而從事於東海之上乎？

### 自贊二首

爾貌甚陋，爾才匪長。爾行多僻，爾性大剛。違世忤物，動輒中傷。有客過我，問爾行藏。遠志小草，爾自主張。毋貽林澗之愧，而爲一身之光也。

希孔明徒有其志，學朱子莫知其方。談天論地，都成話柄。登山臨水，遂爲膏肓。或者謂斯人之所造，其聖門之所謂狂也歟？

## 辭

### 招隱辭

呂亞珉爲程太史築室山中，余名以「招隱山房」，且爲之辭云：

羌生長兮遐陬，與鹿豕兮爲儔。陸居兮渠渠之厦屋，水行兮泛泛之楊舟。朝采白雲兮遠岫，夜釣明月兮長洲。秔炊兮玉燦，秫釀兮蛆浮。起居兮得以自適，榮辱兮不足爲憂。嗟山中之樂兮，可卒歲而優游。繄朝市兮地大人稠，擾擾終日兮進取是謀。米珠薪桂兮價莫酧，僦居斗室兮縮蝸牛。得失縈身兮如醉，利害纏身兮如囚。嗟朝市之勞苦，曾何足以淹留。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四

#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五

## 五言古詩

### 謝伯亮同子厚過

可人不易致，二妙胡爲來。南山此絶頂，着屐踏崔嵬。許翁不知處，遺跡惟蒼苔。去之五伯載，乃有此奇哉。風平池水静，月上山窻開。笋蕨有真味，几案無纖埃。明朝遂分手，作惡心欲摧。最苦短主簿，一葦竟東回。

### 過忠顯雙廟

巍巍此雙廟，皎皎兩忠魂。一朝誓節義，千古血食存。孤城日向危，羅雀供晨昏。老弱食殆盡，少壯相噬吞。攻守既有定，死生何足論。豈知有後世，但願唐室尊。死者如可作，尚須起九原。我來一瓣香，再拜祠下門。

### 汪叔簡過師山不相遇留詩二首因次其韻

讀《書》明執中，誦《詩》存大雅。《樂》以感神人，《禮》以嚴上下。《易》發天地藴，《春秋》誅亂者。是在天地間，神光秘欲閜。後聖相繼作，大將庭户奓。衆人拭目觀，儼立如群墮。嗟我山中人，樵歸成獨坐。六籍在

几案，日夕自翻籤。劃然有所思，如得時雨灑。

風日天地和，草木江山麗。有人來幽谷，爲我發神秘。姓氏出汪芒，名字尚簡易。好事每難成，可人不易致。參商發浩嘆，何時一再詣。喜聞車馬音，却掃門前地。見我窗前草，皆是自家意。鳶飛魚躍間，無處不相值。相視竟忘言，乃是樂之至。

## 七言古詩

### 遊湖山次汪子盤韻

湖光山色相舒卷，斯遊佳興元不淺。長堤猶以蘇公名，孤山亦託逋仙顯。澗中水落石層出，塢底峯迴路千轉。好句光華動瑤草，斷碑悽愴生苔蘚。誰言泉壑少烟霞，我厭山林有鷄犬。一聲欸乃眼界寬，萬古登臨心地展。茅茨小飲莫遲留，山徑多岐不能辯。遊人争羨竹輿輕，倦客不嫌驢足蹇。遺懷細讀樂天詩，題名欲刻秦斯篆。爽鳩齊景幾何人，寒暑四時迭相餞。

### 次韻王仲履先生

浙江往復浮輕舸，此事先生曾共我。客中不識羈旅懷，兩月光陰彈指過。身如脱屣喜脱舟，又向沙頭問白鷗。大人堂上動喜色，稚子門前話别愁。練溪渺渺黄山碧，詩情便欲洗塵臆。屋角啾啾衆鳥鳴，樹杪瑟瑟寒風聲。老農自詫窮多藝，况是山田足秋雨。稻粱方割麥苗抽，生意循環寧有已。平生此樂自有餘，何必人間五府居。山中白酒

釀初熟，未覺歸來生計踈。

## 題洪氏舫軒

山人愛舟屋亦舟，山中便作滄海遊。何須風帆冒險遠，東西南北窮遐陬。向來此是荆棘地，今日遂作江湖秋。門前嵐霧靄蒼翠，渾疑江上烟波浮。雲旋日動屋移影，舟行岸轉曲江頭。主人自是濟川手，坐令涉險如安流。復有佳客天下士，作記寫出清絶幽。王先生詩繼二《雅》，五字萬里争追求。徐公翰墨妙當世，夜深光采射斗牛。世間尤物自足貴，安用航海珠玉謀。誰當共此樂朝夕，窻外忘機兩白鷗。

## 送府判北還

君家嚴正門前士，開門望天才尺五。隣里相繼取郎官，惟我腰鎌穫南畝。君才大似璵與璠，蚤年便作青琅玕。薦之廊廟方小試，如列簠簋尊罍間。四方萬國咸混一，語言不通煩鞮譯。君善國語能國書，奏事楓宸先百辟。宰輔鵷行立殿前，諫官執法繩過愆。至尊都俞可所請，寫作尺一天下傳。考書便合作御史，云何低回州縣裏。固知天降大任人，使察民情知治體。三年出佐此山州，相忘勢分日與遊。嗟予久不入城市，時勤馬跡臨荒丘。君今考滿當入覲，宰相賢明天子聖。九重側席待英賢，會向朝端拜新命。

## 五言律詩

### 次韻胡叔仁廬坑道中

感慨廬坑事，何情到酒盃。雨過山徑濕，風静野花開。發我臨流嘆，因君陟岵來。白雲長在望，誰與賦歸哉。

### 黟坑橋亭次以文韻

擢筆題高柱，披襟挹好風。剖瓜蘇渴客，採藥識仙翁。飛鳥連雲白，幽花點水紅。相從問歸路，疑悞入崆峒。

### 又

結屋依山麓，衣冠尚古風。醉人千日酒，扶杖百年翁。雲起山松緑，風迴野燒紅。誰云避世者，猶自在崆峒。

### 大人壽詩

壽相挺奇骨，精神炯兩眸。常爲官府計，不作自家謀。德政喧黃口，功名未白頭。人言晏平仲，不辦一狐裘。

### 又

婉容慚我養，愛子有吾親。今日逢初度，明年又六旬。功名留晚節，詩禮法前人。

無屋蔽風雨，有兒能負薪。

## 送家嚴赴杭

嚴父趨南省，兒曹入北山。極知憂國切，不是愛身閒。定省踈朝暮，功名費往還。無能爲代老，深自愧愚頑。

## 冬暖

近臈無寒氣，窮山已放梅。龍蛇忘歲晚，草木已春回。不慮衣無褐，何煩爐撥灰。彭城早逢此，當不死郊臺。

## 寄别黄子厚

連日過從處，清談兩不疑。山中有真樂，餘子未能知。悮在初相識，難爲去後思。幾回明月夜，起坐讀君詩。

## 南山讀書

愛此南山南，携來萬卷看。曉書窻紙濕，夜讀月華寒。山水心爲祟，功名興未闌。因渠三沼潔，故向此中蟠。

## 又

不解兒曹事，來尋數畝山。已知非隱逸，豈爲弄潺湲。城郭依稀見，烟雲欻乃間。此時看不盡，留取待予閒。

## 題皆山樓

萬山最深處，樓亦以山名。山遶郡如障，郡因山作城。開牕排闥入，對坐畫屏橫。要識樓中趣，山青眼倍明。

## 許益之先生挽詩

斯文在宇宙，人道得菑畬。流水無今古，閒雲有卷舒。前言端可識，後死竟何如。鄉里多才彥，千金爲購書。

## 又

宗朱徧寰海，婺水獨淵源。學悟文辭陋，人知德性尊。丘原今若此，洙泗復誰論。賴有遺風在，能令薄俗敦。

## 呂孔彰挽詩

學行推先輩，文章淑後生。世情方軟熟，師道喜尊榮。遽謝人間事，空遺身後名。傳家幸有子，時聽讀書聲。

## 送志道

因君此行役，良有感吾心。兩載曾同學，三餘惜寸陰。江南春已老，渭北水方深。寒鴈來時節，相煩寄好音。

## 病中寄兄弟

苦熱已無計，那堪與病俱。過從無好

客，遺興有新書。世事炎涼態，人生骨肉軀。何當見伯仲，相與問何如。

## 七言律詩

### 題天目山

勢壓東南萬象低，溟濛空翠望中迷。龍飛鳳舞川原秀，地下天高日月齊。武肅百年鍾覇氣，文忠千古欠留題。客來欲問青雲路，鑿破崚嶒便作梯。

### 慈溪觀瀑布

路入慈溪景更幽，共傳漈水在高頭。巖前風捲珠簾細，澗底雷翻雪浪浮。林密日微堪避暑，山深雨過易爲秋。去年曾到非生客，今日題詩紀再遊。

### 婺源胡氏屏山樓

樓外青山列翠屏，矮牕放入眼增明。丹青花草春描畫，水墨林泉秋寫成。變化四時無俗韻，登臨千古有餘清。高人對此不容語，獨倚闌干看晚晴。

### 次韻黃竹隱心田設醮

簪插星冠露玉尖，新裁法服彩霞纖。五千道德開黃卷，百萬神靈在黑甜。春展緑茵明別墅，雨將銀竹入空簷。心思幽靜丹田暖，姹女嬰兒意自恬。

## 又用韻寄之

雨餘洗出碧岑尖，春半抽齊緑草纖。富貴視同槐下夢，清閒自得蔗根甜。門前東郊通城市，屋外南山入畫簷。肯學衆人長擾擾，焚香默坐獨安恬。

## 竹隱携詩過山中不遇三用韻謝之

桃李芬芳筍送尖，化工元不間洪纖。呻吟我獨爲心苦，紛擾蜂應爲口甜。客至山翁纔入市，詩來喜鵲正當簷。平生出處無機事，興盡知君意亦恬。

## 寄趙雲心先生

泥濘無由問起居，先生爲況近何如。窮居水北鍾聲遠，獨望江南鴈影疎。床笏已空先世物，燈牕且讀後身書。明朝風雨開晴霽，願策長笻過草廬。

## 遊黃山題祥符寺

十年不到此叢林，問舊堂頭嘆陸沉。石老不知蒼蘚變，山幽惟覺白雲深。藏書有室還當築，伏鼠何時爲指尋。相款尚多耆舊在，相携杖屨與登臨。

師山書樓成唐長孺先生賦詩見寄次韻

居山日夕見山容，環堵蕭然一畝宮。我喜烟雲來几上，人看樓閣出空中。夜深月色偏明朗，曉起嵐光更鬱葱。若比羊裘軒上景，臨江惟欠一絲風。

汪仲魯以詩見寄頗及道理因述鄙見以次其韻

人生學業莫參差，勇進方知得意時。義利路頭須要辯，重輕權度更宜思。好從道理求原本，莫向文辭學蔓枝。自愧平生無所得，聊將鄙語答君詩。

次韻述懷

家住江南黄葉村，繩樞甕牖席爲門。自罹盗賊人傳死，重見交游我幸存。焦土更無遺簡册，供厨惟有舊匏尊。黄巾迎拜何爲者，自愧踈庸不足論。

書懷

自愧踈庸一腐儒，贅疣天地欲何如。漁樵到處相來往，守令逢時問起居。頭白深知憂國事，身閒且復寄精廬。何時四海收兵甲，還向師山理舊書。

庚寅中秋諸生載酒過師山邀余賞月皆有詩因次韻

照人沙際晚霞明，獨上師山杖屨輕。夜後朋從如雨至，坐中議論欲風生。比來從有登臨興，老去那堪力役征。爲問嫦娥天上事，銀河波浪幾時清。

依稀河漢照溪明，皎潔蟾光着地輕。天上波濤何處起，人間光彩一時生。吹雲元獻當時樂，擲杖明皇午夜征。見説廣寒宫殿裏，霓裳歌罷不勝清。

八月十四夜玩月岑山次鮑伯原韻

夜深雲散碧天開，月影沉沉入酒盃。風露半天成灝氣，干戈滿目起塵埃。分明滄海浮雙島，隱約嚴灘見兩臺。今夕有懷須盡興，明朝無雨約重來。

中秋無月次周彦明韻并懷潘大尹

嫦娥底事苦多憂，獨掩寒門度一秋。明月自知天上好，浮雲遮斷世間愁。舉觴莫阻登臨興，秉燭聊爲賞玩遊。有約不來潘令尹，捍城方欲事吴鈎。

用前韻寄珊竹伯堅

扁舟東下解吾憂，回首歸來春復秋。每憶當時多樂事，番思相見不勝愁。此行久絶城闉夢，何日重爲林下遊。某水某丘俱在望，敲針共作釣魚鈎。

## 次韻周廉使

鄰封久矣慕英名，況是同爲戊戌生。此日相看成感慨，它時話舊憶澄清。法書端可爲時寶，好句當令坐客驚。能使野人增重處，繡衣扶杖共山行。

極目川原野燒青，深知聖主念生靈。干戈交戰川流血，災異頻書夜殞星。盜賊紛紜身自滅，皇明億萬德惟馨。但看八月秋風起，照夜何曾見一螢。

繡衣暇日訪師山，隱顯如何若是班。野叟相扶觀使節，山猿孤嘯震柴關。俯臨流水滄浪急，仰視飛雲自在閒。荷蕢歸來明月好，白沙翠竹碧江灣。

## 程仁和兄弟過師山歸而賦詩傳至山中諸生和者甚衆且多佳句因次韻二首鼓舞諸生

細雨霏微濕野埃，客過林下履穿苔。高山不用肩輿上，歸路何妨戴笠來。夜後舟師呼渡過，燈前稚子候門開。傾尊共話怡怡樂，緩緩杯行莫要催。

不踏康衢野馬埃，却來石上坐蒼苔。耕田野老牽牛去，采藥仙翁荷蕢來。得句有時應自遣，好懷還復爲誰開。亂餘正苦無衣褐，怕殺床頭蟋蟀催。

予還自四明留寓淳安之劍溪徐君士毅將過之爲予築書堂相延講學鮑伯原有詩因次其韻

天遣黃華賜御衣，山人何事苦西歸。不能四海爲霖雨，還向三台作少微。得傍嚴徐孺宅，便同練水鄭公磯。他年學子閒來往，兩地相望草木輝。

用前韻示諸生

好風天外拂吾衣，且喜閒身得放歸。澗底水聲雷隱約，山頭霧氣雨霏微。扳緣盤嶺新開路，行到岑山舊釣磯。何日擔簦相聚處，奎躔應自發光輝。

寄祥符諸老

幾回清夢到天都，彷彿何能記有無。白鹿仙人眠不語，青蓮大士笑相呼。風聲月色山房静，澗愧林慚景物孤。唯有塘頭老尊宿，時將機語答樵蘇。

次仲賢明府兄師山雨霽韻

雨洗晴光出翠岑，雲將好月到天心。池涵燈火星明水，樹動笙簧風滿林。臺榭巍巍宜眺遠，闌干曲曲不臨深。掛冠何日歸來好，相共持竿練水陰。

## 七言絶句

### 野　菊

巖壑無人採落英，西風時爲送芳馨。只緣落寞空山裏，却是黄花真性情。

### 遊覆船山宿草堂

眠雲石下屋三間，瀑布當簷坐卧看。怪底巖前龍忽起，夜來風雨不勝寒。

自從結屋此山隈，十載相携幾度來。寄語山公牢着屐，莫教踏破舊蒼苔。

### 舟　中

舉頭有礙篷如壓，欹枕無眠夢不成。誰道乾坤九萬里，不能着我一書生。

### 登師山諸生有詩

城上鐘聲度遠溪，扶桑破曙海雲低。披衣欲起還欹枕，山下晨鷄四面啼。

逡巡老境入無聞，曳杖緣山自看雲。書册滿前誰料理，起予日夕正煩君。

山前村落亂高低，雲意模糊遠近迷。萬疊峯巒如畫展，黄山正在小樓西。

**覆船山樵歌**

行客初登半嶺間，石門深鎖路迴環。若將泉水論高下，應是東南第一山。

右小石門

路入黃茅劍斷蛇，踈籬石磡野人家。山深地冷春難老，五月巖前見落花。

右童家磡

巨靈斫斷此崔嵬，好事題名幾度來。不用碧紗籠石上，但令風雨長莓苔。

右斷巖

歷盡崎嶇上碧岑，高山流水似鳴琴。何須水樂尋幽洞，自有巖前太古音。

右響泉

常憶當年武肅王，金婆店裏月華光。山中十月桃應熟，未薦仙人不敢嘗。

右金婆店

**書懷寄節夫**

園林正好炫春光，一夜東風括地狂。明日風平春事在，園林依舊自芬芳。

白石巖高入眼頻，慈溪水暖易爲春。平生最愛洪文學，相視何殊骨肉親。

**元宵詩用仲安韻**

鬪簇鰲山十萬人，皇都今夕幾分春。六街三市渾如畫，寄語金吾莫夜巡。

神前兒女舞妖嬈，社下遊人弄管簫。到處人家説元夕，不知元夕是今宵。

貧家一盌碧琉璃，未必豐年便噬臍。行樂人生如此耳，何須富貴説征西。

元宵正欲盡吾歡，又恨尊前酒易闌。莫笑劉伶墳上土，清名留與後人看。

賞罷花燈步月歸，自將拄杖扣柴扉。回頭形影驚相吊，但覺從前百事非。

天下承平近百年，歌姬舞女出朝鮮。燕山兩度逢元夕，不見都人事管弦。

市上燈張玉井蓮，門前簫鼓更喧天。先生懶向兒童語，閉户高居但欲眠。

### 蘇　字

未須好古談顔柳，當代爭誇趙子昂。寫出眉山元祐脚，世人都道是踈狂。

### 汪先生岫雲圖 六言

雲無心而作雨，人有意而作霖。觀此圖之變化，知先生之爲心。

### 黃　山

一片巉巖石，幾乎接着天。有時雲氣起，天與石相連。

師山先生遺文卷之五

# 師山先生遺文附録

## 賀鄭子美先生受詔命書

趙東山

汸自聞先生被詔命，即欲一見左右稱賀，病甚不能去。此月八日，輿曳至中途，見道路東行皆却走，言苗軍且至。倉卒莫知其實，輒亦引歸。一二日來，訛言甫定，而病復作。恐旬月不能亟見，故敢道其所欲言者以書，先生幸加察焉。

汸聞鄉里之論，有謂可爲先生賀者，有謂當爲吾郡賀者，有謂當受命即行者，有謂先生可毋行者。此四者，非唯不知朝廷之意，抑亦不知先生之心也。國家自世祖以來，不惜高爵顯位以起山林之賢，誠令典也。曩者如汴梁吴彦暉、閩中杜原甫，皆嘗被斯命矣。然則特謂可爲先生賀者，未爲知朝廷也。吾郡先達衆矣，以布衣召入翰林，誠未有如先生者。當四方多故，宵旰求賢如渴，豈無意哉！然則特謂可爲吾郡賀者，亦未爲知朝廷也。若愚則非唯不敢爲先生賀，亦不敢爲吾郡賀，直以謂當爲天下賀爾。前輩謂士大夫惟出處一事不可謀於人，蓋以時義不齊而士之自處者異也。自處者異，則其與人謀也，難乎其適中矣，矧可以輕議哉？然則謂先生當受命即行者，未爲知先生也。昔之以處士徵而不至者，蓋有之矣。若夫言論風旨，漠然無聞，徒使上之人謂賢者不爲世用，而弓旌爲虚器，豈君子之志哉？然則謂先生可毋行，亦未爲知先生也。若愚則非唯不敢以贊先生以必行，而亦不敢尼先生以毋

行，直以謂先生當有以報朝廷爾。

夫天下之大患，莫患於下言之而上不信也。今也士大夫一言而丞相信之，丞相一言而天子信之，此先生所以有今日之命。夫以公卿大夫圖天下事而皆若此，何治平之不易而寇亂之足憂也？其可不爲天下賀哉！且士大夫言於丞相者，必曰「鄭先生唯不出爾，出則天下事可平也」。丞相言於天子亦然。天下事先生與有責矣，其可不思所以報朝廷哉？夫謂當爲天下賀，衆人之情也；謂當有報朝廷者，先生之志也。公卿大夫不計天下利害者五十餘年，是以至于今日。今其敝事雖多，以先生之明，慮之如燭照而龜卜爾。事固有難於口陳而易道者，古之君子，欲有言於上而遽數之能終其物者，未嘗不以書事之敝者幾何，其所以致敝者何也，救之之道當何如。以先生素所積蓄，出而書之，如辯蒼白、數一二爾。竊謂先生當條列治安之策，極言無隱，通爲一書。如果行也則以獻於天子，不行則上之中書。先生言之而朝廷行，天下被其賜，先生雖不仕，猶仕矣。朝廷固無負於先生矣，先生固無負於天下矣。先生言之而朝廷不爲行，而天下不被其賜，先生雖仕，猶不仕矣。先生固無負於士大夫矣，士大夫無負於君相矣。是仕不仕猶不足計也，而況於行不行哉？昔蘇明允以詔書召試不起，猶且以爲君命不可虛辱，於是有十通萬言之獻。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至矣，先生其可但已乎？然則所報朝廷，莫善乎是明矣。果若是，將見先生之道，措之天下而有功，垂之百世而無窮。然則須爲先生賀可也，豈惟天下哉？須爲吾郡賀可也，豈惟先生哉？汸之所以爲先生賀者如此。雖然，非以爲先生慮，不出於此也。蓋欲探先

生之志以解衆人之惑爾。若夫可行而行，可止而止，則先生固久定於胸中矣，愚誠不敢贊一辭。

書不盡言，伏惟亮察。

## 賀鄭子美先生被徵命啓

徐大年

横經講道，方遵白鹿洞之規；側席求賢，不意金馬門之召。光前絶後，騰實蜚聲。昔者明王，莫不以貴而下賤；古之賢士，亦皆藏器而待時。夫潔清高尚，非以釣名；仕止久速，必求合義。若稽前史，具有其人。安車蒲輪，玄纁束帛。或一徵而遂起，或屢聘而不來。周黨、嚴光，竟全高節；黄瓊、楊厚，卒立事功。所志不同，各適其可。仰昭代承平之典禮，尤隱居行義之表章。劉因蒙召於春宮，吴澄登名於翰苑。今來古往，千載一時。伏惟待制師山先生，規矩前修，範模後學。鍾白水黄山之間氣，得紫陽朱子之正傳。不暇窺園，唯思經史；未嘗入府，絶意功名。近看巖穴之成書，大究《春秋》之宗旨。溉根食實，肆外閎中。康成學貫古今，政爾化行通德；子真躬耕巖石，居然名震京師。受丹扆之深知，來白麻之寵命。置諸清要，俾紬金匱石室之藏；慎爾優游，毋尚空谷白駒之志。比之開廣文舘以延禮，與夫賜尚書禄以終身。公家前聞，於馬媲美。然出處之際，惟從容爲難。逃名遯世之節固甚高，潔身亂倫之士亦無取。嶢嶢者易缺，所貴居夷惠之間；屑屑不憚煩，詎致貽往來之誚。以先生講明之有素，必此身進退之得宜。尊生猥辱見知，曷勝贊喜。當時推轂，嘗蒙獎借之言；貢禹彈冠，遂起夤緣之想。第愧南州高士之後，尚如西家愚夫之云。敢措鄙辭，

少旌誠意。君臣之義不廢，願推兼善之心；中庸之道可能，勿厲過高之行。式肩此舉，以棟斯文。

## 御酒師山燕諸生致語

徐大年

伏以束帛賁丘園，舉昭代求賢之典；伐木燕朋友，昭先生推己之心。承雨露於九天，接雲霄於萬里。自昔懷材而抱藝，必加苦節以清修。惟山林之日久，而道德之功深；故弦歌之聲起，而信從之士衆。築精舍以處四方之學者，考遺經而師往古之聖賢，蓋藏器所以待時，而經德非以干禄。考槃在澗，雖云其樂之弗諼；鍾鼓于宫，難免厥聲之聞外。淵源有在，名實自孚。恭惟師山先生，德業弘深，天資英邁。薰陶漸染，復還文公闕里之風；正大高明，突過康成傳註之學。即師山之佳處，建鹿洞之成規。道術天開，生徒雲集。蜀日越雪，不顧流俗之是非；蜾蠃螟蛉，率皆因材而成就。模範方行於後進，聲名遂達於朝廷。天詔丁寧，未金馬玉堂之召；山林震動，增花屏練帶之輝。是惟盛時明揚側陋之心，夫豈諸生先後奔走之力。敢期丈席，嘉惠及門，併分天上之恩光，徧被門前之桃李。旨矣有矣，開黄封之上尊；飲之食之，宴青衿之小子。爰醉流霞之美，悉沾湛露之濃。江公請歌驪駒，誰敢輕踰於師訓；桓榮猥陳車馬，彼哉猶志於功名。爰賦致辭，用貽同志。辭曰：

勝日師山式宴新，九天分送九霞春。諸生莫忘君師賜，四座同沾德澤醇。

##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東山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爲翰林待制。時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適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勸之駕。❶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群策以清海内，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爲教，於史長於治亂興衰之説，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即命促裝，諏日偕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縉紳之士，於郡南門之外設祖道，爲先生别。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爲歌詩，以詠嘆其行。

休寧趙汸病不能陪縉紳之後，又不善爲詩，則獻言曰：先生應詔入朝，得極言天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爲患者，賊盗而已。自淮蔡發難，延于江湖，所在蜂起，爲禍甞烈矣。然雄傑怙衆，有名力足以横鶩四出者亦無聞焉，視前代中世巨賊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盗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俗吏紛然群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用武之世，未有以是而能全師制勝者也。仗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賈

❶「勸」下，原有「爲」字，今據四庫本删。

兇嚚頑、誅求刼奪之弊，債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横斂，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群盗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苟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爲國家計，欲並兩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害形便之地，爲五巨鎮，鎮各屯精兵三萬，選士大夫公廉有威信方略，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爲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爲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土功城守，禁防約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爲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而事無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脉絡貫通，首尾爲一。內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銷姦雄之心。鼠竊狗偷、進退無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倔强者，四鎮出兵，掎而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間，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於下。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一人爲郡守之兵，以大户之税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銜，各將其兵，以固封圉。蓋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摇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控成軍，據形勢，以掃清群盗，奠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人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敝，貴萬全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吴楚，

終不肯與梁分兵，審於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輒知之，得中制外之宜也。今群盜么麽，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强，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汸無謀夫策士之術也，當其間關，朝不謀夕，每恨民間利害不得上聞，以至於此，是以於鄉先生之行，竊致其畎畝之思焉。先生倘以爲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士之效於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鼎而被絃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詠歎者哉！

## 與子美先生書

余忠宣公

闕稽顙再拜：

去歲聞賊陷徽州，漫不知尊兄何在，日夜縣縣。後得帖元帥報，始乃下懷。不知書院如何。

去春寇迫鄉城，僕始走六合，道數遇賊，幾陷者再。客居卧病，又爲淮帥所捉，使從軍合肥。合肥氣數上下雷同，賊至即爲走計，一有言守禦者，衆輒相視如讎人。大恐淪胥以敗。尋得調戍安慶，私切自幸，以爲頗得展布矣。到鎮以來，丁賊之衰，一戰却之。往時賊月一再至，今不至者八月餘矣。諸軍且會漢鄂，九江蘄賊大窘，度不久當成擒。惟濠、壽主將未甚得人，未見涯涘耳。

僕平生以親故奔走四方，近終養，將謂可遂羈鳥故林之願，不意際此攙搶，殆命也。亂注《易說》廿餘年，不得成。頃在行間，又大病，常恐身先朝露，徒費心力。今幸不死，且粗脱藁，何時盍簪以求正其遺缺？臨風傾注。王仲温行，謹附承動静，不覺多言如

此，相見當如何。餘惟自重，不次。

七月三日，闕謹啓子美聘君先生閣下。

病後有心疾，作書多錯，皇恐。

## 又

余忠宣公

闕拜啓子美聘君先生執事：

王仲温還自新安，領所答書，憂懸方置。聞師山書院又獨存，尤以爲喜。僕自前歲冬寇退之後即大病，不飲食者廿餘日，自以爲戰不死即病死矣。其後幸愈，而氣體覺甚衰。因念平生雖忝登仕版，而甚奇不偶，未嘗少得展布所學之一二，而《易》者五經之原，自以爲頗有所見。其説草具而未成書，遂取至軍中脩改。今友生輩録出，或者後有子雲好之，亦不徒生也。比日賊勢浸有澄清之象，賤體又頗强，尚冀可以少進，未敢示人也。寒舍書籍在莊上，亂後散失者十七八。聞舘中書籍亦然，甚可惜。徽有鶴山《易集義》，吾家有之，比歸點視，止存三五册。其版在否？若亦燬，得勸有力之家刻之爲好。以文屢有書，觀其字畫，恐亦有老態。葉景淵聞知婺源，有政聲。此人甚有治才，若益加勉，當不在人後，望時有以教之。徽人之來舒者，時惠書爲望。旦晚洗甲，即告退，念欲南遊一番，未知得所願否？未見，自重，不具。

二月五日，闕再拜。

## 又

余忠宣公

闕啓：

程客還，附書并令取王仲温處大字去，此時想至左右矣。秋清，鄰壤計定，山林得

安處，可以爲慰。湫邑粗守，然未見大定之日。何時釋此重負，消揺以奉清言，如雙溪時也？以文在翰林，嘗苦差遣，近除助教，可無此苦。此左右所欲聞，漫以爲報。鄉人施子有家童往婺源，□淮椒一裹奉寄。未見，千萬保重。不具。

九月四日，闕拜啓子美聘君先生執事。

## 與子美先生帖

汪古逸

迺者既見極不忘。念其朽槁也，而沃之孔融樽；憫其羈寒也，而眠之陳蕃榻；知其貧苦也，而贈之以孔方兄。子美於蘭交厚矣，其如彬之不足以披襟何？賦别言旋，感塞彌腔。偶值便翔，言不盡謝。

## 與鄭子美先生論春秋闕疑書

徐大年

承録示《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闕疑」二字，所見已自過人。世儒説《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説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趙盾、許止之弑君，獨剟取左氏之實録，而剔去其浮詞，以羽翼歐陽子之説，可謂美矣。然則葬許悼公，必不得從《公》、《穀》之義。陳止齋謂悼公書葬，所以甚世子之惡。竊謂經書世子弑君者，楚商臣、蔡般、許止三人。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春秋》大例。蔡般、許止以世子弑君父，其惡尤甚，故特變常例而書葬，以甚其惡。後傳之説，殆不可易。楚君不葬，乃避其號而不葬之例。尊見以爲如何？

## 寄鄭子美二首

唐筠軒

鄭君熊虎姿，痼疾居煙霞。老夫畏奇崛，而乃斂爪牙。四大願安穩，觀妙維摩家。趨庭近朝夕，勿藥岸烏紗。但恨遊吴人，孤此雲窻茶。

中年愛巖棲，跬步不出户。誰能驅使之，乃向吴門路。平生鄭公賢，作尉歌來暮。是父生是兒，問字滿户屨。語别遽相違，悵望烟中樹。

## 題鄭子美師山精舍

唐筠軒

師岡有待閟脩容，耻構人間媚佛宫。十里溪光浮席上，千年道脉寓山中。巖呀徑遶栽松竹，飯白厨香剪韭葱。邑子多賢資木石，遄看講塵動清風。

## 鄭君子美倒騎驢圖

陳衆仲

山翁倒着白接羅，習家池頭倒載時。襄陽小兒齊拍手，山翁沉醉都不知。江東奇士鄭子美，雪中亦把驢倒騎。此時子美不曾醉，惟有高人目送之。市兒出觀總大笑，雪風颼颼不掩扉。舉鞭左右語觀者，我不背人遭汝嗤。世間顛倒豈此爾，汝不自察嗤我爲。我不學臨淄説客主父偃，日暮倒行而逆施。

## 送子美入黄山讀書

王仲履

三十六峯天下無，雲彩摩刷烟花敷。靈秀中蓄物産殊，青琳瑶碧紅珊瑚。丹泉陰湧

崖不枯，一浴能已殤痱膚。異人間見仙佛徒，或傳仙鶴來天都。所未見者當代儒，鄭子特立奇丈夫。山英馳移風掃途，文豹夾轂菀前驅。兼乘載書從以奴，入山期作三年劬。出山致用禆唐虞，夫豈慕彼山澤癯。嗟爾陋學守一隅，決策用舍差智愚。謂己狡獪賢聖迂，非子傑出牢鍵樞。頽波徹底歸淪鋪，古人凜凜開前模。匡廬長白道不孤，明年尋子鞭瘦驢。荒蹊絶澗窮縈紆，子長眉青我白鬚。點頭談道相携扶，好事畫入黄山圖。

**次周廉使賀鄭子美徵君應詔韻** 汪仲魯

種得師山松樹青，翩然鳳詔駭山靈。一朝大旱希霖雨，萬里蒼空動客星。正好支撐梁棟用，尚應佩服蕙蘭馨。仰看紅日中天照，枯盡籬邊腐草螢。

**客錢唐有懷東山趙子常時徵師山鄭先生** 吴克敏

小閣踈簾晝影移，凭闌多是獨吟時。夕陽關樹高低畫，殘雪江梅遠近詩。潭底又聞龍劍化，隴頭應怪鶴書遲。何時鄉里歇塵散，來傍清流理釣絲。

**送鄭徵君入覲** 仲氏偕行 吴克敏

知君素志欲消兵，遠駕蒲輪上玉京。一出自當天下選，十年獨負斗南名。白衣李泌堪爲相，布被姜肱肯作卿。聖主俯從流涕策，高臺回首釣絲輕。

## 呈鄭徵君

吴克敏

奉表辭官慮已深，歸來依舊隱山林。總戎屢訪安邊策，處士宜輸報國心。沽玉余方求善價，援琴君獨待知音。曾聞薇省徵兵日，慷慨高談淚滿襟。

## 鄭待制席上同劉伯温都事燕叔義憲史諸公賦承天觀東軒詩

吴克敏

孤客憑危正惘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萬竈烟。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絃。五員白馬今何在，幾度荒臺野鹿眠。

## 渡江有感寄鄭待制 是月苗軍入城

吴克敏

桃花短短隔紗紅，滿眼春光涕淚中。金鼓西來蘭省震，旌旗東下柳營空。黄鬚公子虛從事，白面書生實總戎。苦憶翰林鄭待制，長江歸棹幾時同。

## 克復昱嶺關寄鄭子美待制

吴克敏

鼓角聲雄隊伍齊，揚兵曉戰昱關西。黄金匣動雙龍出，赤羽旗開萬馬嘶。露布不煩諸將草，詩篇還爲故人題。沙溪春酒甜如蜜，醉卧花陰聽鳥啼。

## 祭文

衛國鄧公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薄奠致祭于前翰林待制師山先生鄭公之神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皆難而易，先生易而難。人道先生易，我道先生難。尚享！

## 又

王駙馬❶

維七年壬寅歲八月朔，雄峯王克恭百拜敬祭于前翰林待制師山先生鄭公神主曰：惟先生學成于家，德優于身。聞其風足以頑廉而懦立，攄其蘊足以尊主而庇民。卓然以道自娛，不慕乎人爵之尊榮。不可泯者堅貞之節，不可撓者剛大之氣。昔燕將下齊，王蠋就義。士之立身，各行其志。克恭來蒞兹邦，俛仰欣喟。重嘆老成，躬訪莫遂。遠持一觴，敬酹幽窀。先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尚享！

## 又

朱楓林

歲屠維大淵獻兮，日南斗之初躔。鄭先生葬廟嶺兮，在既殁之二年。來會葬而侍事兮，老契生金振祖。牢牲廁乎苞筍兮，清酒酹乎墳土。曰人靈於庶物兮，貴無忝於厥初。彼庸碌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緊先生之超卓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太鳴警乎後覺。❷紛世榮與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而瞑目兮，惟世道之是

❶「王駙馬」，底本目録作「王克恭」。
❷「太」，四庫本作「大」。

憂。天不早吾柄用兮，晚幣聘焉奚補。國魚爛而棼分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失德暴政兮，第弗振於宴安。材良愚惡而弗分兮，民生弊於貪殘。倘改轅而易絃兮，削吏文而摧豪武。詔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亟趨召以前邁兮，乃道梗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執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僑寓兮，終逃匿之無所。天日遠而雲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予之盼倩兮，致逮捕之紛紜。豈予身之憚殃兮，尚解繫夫親隣。昔禪寂以緘辭兮，今涅槃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就義。夫人心之有此仁兮，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其書兮，弗頑廉而懦立。生兩間而不怍兮，死吉壤之是歸。介弟敬乎治命兮，知魂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刻文章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少公一歲兮，公吾考之所尊。治先人之喪葬兮，隔生死而情彌敦。歷頻年之患難兮，雖異縣如千里。不能相從以終老兮，負相期之意氣。今茲會葬者幾人兮，知老生之獨悲。寫苦心而致辭兮，尚飲食而聽之。

## 又

天台江灝

惟公山川炳靈，中正賦性。有蔚其文，有卓其行。道德是宗，利達無競。化惡以善，矯強以正。聲華上騰，禮幣下聘。牢辭弗受，執義已定。無道則隱，用遵宣聖。寵不能驚，貧不能病。孰刼以威，老氣以勁。義不屈身，分甘殞命。名書《元史》，事載郡乘。至今鄭鄉，過者尊敬。海隅鯫生，學踈才劣。不謂衰宗，玷名儒列。承乏徽庠，位叨禄竊。功效無補，久延歲月。郡有先賢，

禮當展謁。懼曠厥官，徒懷遠結。尚慮及瓜，忽焉有缺。仲秋既望，貌像是設。堂堂威儀，凛凛風烈。仰止之間，初心允愜。崇觴既清，載俎斯潔。惟公鑒誠，冀無不屑。

## 又

臨川黎敏

維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八月丁未朔，越十有五日辛酉，學生歙縣教諭黎敏等謹以剛鬣卮酒，敢昭告敬祭于師山先生鄭公之神曰：先生高隱以求志，受聘而辭爵，身亡而節存，人所難行而先生安之。所以名登史册者，時王之明也。祔祀祖廟者，諸生之權也。茲循舊規，祇薦祀事。忠靈不昧，伏冀鑒之。尚享！

## 哀辭

汪仲魯

師山先生名玉，字子美，姓鄭氏。隱居講學，善爲古文。或以黄犢駕小車，人皆笑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樂」。踞岡爲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❶中途疾作，遂還山中。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叡素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群峯，遺址如昔，草樹凄迷，豈勝悲惋！抽詞哀些，敬酹一觴。其詞曰：

❶「束」，原作「柬」，今據四庫本改。

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奐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緊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辯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耦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霆驚。詔倐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爲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鬱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册而不亡兮，粤千古而彌馨。徘徊茲山兮，揉草樹之群榮。酹清觴而灑涕兮，惻林鳥之悲鳴。

## 又

石泉周原誠

先生姓鄭氏，字子美，歙衮繡鄉人也。性耿介，以師道自任，不妄許可。學以朱子爲根據，爲文章出入司馬遷、班固，而正大之氣，渾渾其中，不爲刻削語。讀書好居深山，時時樂遊山水涯窟，不與凡子近。少侍父承事公，宦游所至，政采風立，先生多所裨贊。承事公卒于杭，先生扶櫬，匍匐數百里歸葬。撤喪，或勸之仕，笑而不答。嘗至京師，謁館閣諸大老。翰林虞公覩其文，驚曰：「此治世之音也。」揭公曰：「吾久不見何得之先生，今子美之高風遐躅似之矣。」其見稱慕如此。一日，別揭公館下，公目送渠渠，先生方跨一

蹇，因倒騎却顧之而去，舉市皆大笑。明日，西江熊大古繪爲圖，集賢陳衆仲爲賦長句，由是名滿諸公間。比歸，披短蓑釣于岑山。監察御史脱因公時監休陽，特相往來，亦時乘牛車，徑造其所。市中或大笑，先生不以爲異也。久之，講道師山，從游翕集，咸捐田助費。里人鮑元康爲之大起精廬。夫子燕居殿及講堂亭臺，咸極嚴整。山木蓊鬱，西北數百里諸山咸俯伏其下。先生顧而樂之，遂著《易》、《春秋》，日與諸生談論仁義道德之奥，而通其大用。由是學者號曰「師山先生」。郡帥珊竹鐵公素相厚善，至是率諸子執弟子禮，而時自造，資其教益，遠邇大化。至正十二年，今上以大臣薦，命賜束帛，以奉議大夫、翰林待制召。皇太子加賜上尊二。使者至山，會先生卧病。强扶先生拜已，先生固辭。部使者强先生就道。先生不獲已，拜章辭還爵命，而以布衣入見。至海上，以疾還。今年秋，有以飛語中先生者，先生方居休陽山中，報者卒至，且語親戚朋友俱已逮治榜楚。先生嘆曰：「吾即死報國足矣，何累是耶？」言未已，捕者至。先生度不得免，談笑就捕。至庭，顔色不變，隨問隨答。主者怒，語益侵。先生明目張膽，方將抗論以死。而從者遽曳先生去，且胥縻之矣。先生即拘郡中，閉門自餓，七日不死。因起，賦詩爲文自適。越二日，或謂主者欲大用先生。先生笑曰：「吾可大用耶？吾豈可事二姓耶？」乃即席毅然沐浴，正冠望北再拜，自經以死之。明日，聞者識與不識，咸唶唶曰：「男子！男子！」一二顯者亦曰：「先生果實做吾官府受其惡名耶？」先是，以書與子弟訣曰：「吾當慷慨殺身，以勵風俗。」又言於門人曰：「三仁之去就，死生不同，各盡其本心

而已。吾之就死，亦盡吾之本心也。」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篤志於道者矣。嗚呼哀哉！先生性尤篤於孝，凡祖墓無間遠邇，悉加修治，立石以識之。每過，必下車趨謁。郡人以先生祖父徵事公當歸附初，郡將李世達叛，王師至，且屠城，徵事公能盡活萬民，有功於城，城西十里築屋，尸而祝之，曰「令君祠」。又以承事公清德不可泯泯，相與私謚曰「貞白先生」。請於有司，大樹「貞白里」華表於通衢。先生過，必泫然流涕。自承事公卒，先生終身一聞諱，或其遺事，輒大哭。觀者莫能仰視。其天性蓋如此。先是，先生既愛岑山，及居師山，復往來焉。縣尹潘從善嘗候起居于是，今號「鄭公釣磯」。凡朝士之最知先生者，淮南省平章政事余闕、吏部侍郎危素、監察御史鄭潛。其自謂平生老友，則監察御史程文、婺源石丘生、胡默也。

辭曰：

惟聖哲之挺生兮，植萬古之綱常。揭日月於中天兮，著斯文之耿光。惟先生之高蹈兮，亦胡爲乎遑遑。法前烈之遺軌兮，思聖域之翺翔。秉浩氣於胸中兮，射白虹於彼蒼。吐直言而匡俗兮，置鐵石於衷腸。槪清風於帝都兮，復瀟洒於江鄉。蓋曾點詠歸之至樂兮，歎鳳兮之楚狂。屹師山之精舍兮，來衿佩之鏘鏘。披陳編而立言兮，掃傳註之汪洋。惟聖皇之惠鑒兮，賁美爵之煌煌。惟儲君之加惠兮，溢宮壼之霏香。雖精神照耀而然兮，亦草木之春陽。何先生之曠邁兮，竟掉首而徜徉。謂宜佚老而優游兮，肆歌詠乎陶唐。何桑榆之慘慘兮，竟一死之可傷。嗚呼哀哉！風塵澒洞兮，海宇茫茫。紛紜糾錯兮，顛倒冠

裳。人孰不死兮，白骨高岡。惟先生死而不朽兮，儼生氣之揚揚。喚人心之繆迷兮，凛烈日其嚴霜。致肝膽於廊廟兮，表麒麟而鳳凰。嗟先生亦何心於是兮，信委順之是將。惟志者跂之而不可得兮，爛銀河其未央。嗚呼！死生亦大矣兮，孰肯沉痛而自戕。惟先生之視死如歸兮，故欣欣其樂康。雖群言之兢騁兮，秖日播其粃糠。渺乎東南，後乎來者之未可以繼先生兮，吾知其□□之忠良。仰師山而一酹兮，沾余涕之浪浪。

## 題余青陽鄭師山二先生手札

呂德昭

軒轅山高四千仞，青陽山高勢相並。支脉聯絡蟠兩州，白雲吐吞天與近。古稱地靈人傑生，蜿蜒磅礴元氣清。兩山秀育二賢出，一死永留千古名。師山先生高世士，隱居不爲蒼生起。《春秋》著述誅奸雄，月旦評論辯賢否。青陽先生天下奇，峨冠博帶談書詩。氣吞逆虜似鼷鼠，頤指壯士如熊羆。二公初交正英妙，許身稷契登廊廟。事業出處雖殊科，文章制作皆同調。青陽戰守舒州間，砥柱屹立支狂瀾。擐甲城頭述艱苦，走書谷口傳平安。師山甘居布衣賤，死報君恩名益顯。高節不屈效兩龔，大書遺言訓諸阮。二公翰墨今猶存，烟雲滿紙秋無痕。輝輝清光耿星日，凛凛義氣横乾坤。載拜焚香讀三復，北斗南箕炫雙目。嗚呼二公名節全，力挽頹綱振流俗。青陽山對軒轅山，二公英魂相往還。晴虹貫月夜空闊，笙鶴無語松風寒。

## 又

鄭忠

吾聞長江之水碧如油，遥遥東注不復休。大孤小孤並屹立，勢欲壓斷長江流。師山江之南，青陽江之北，兩山之高不如屋。廼能隔斷世炎囂，清涼直透人肌肉。君不見爾時士大夫儒且頑，奈何尸其位而素其湌。遂令四海無上心，倚疊朽骨如丘山。老臣白髮三千尺，焉能繫落日。豈知浩氣塞乾坤，首碎秦庭完趙璧。戰血滿城城愈堅，三軍首離心不悛。泥塗軒冕伏大節，夷齊並駕仍爭先。二孤千仞何足謂，不是人間屹天柱。師山青陽絶地維，頹波欲流流不去。高風一洗洞八荒，天下盗賊來何方。捨生取義盡若此，終古不用城與隍。二老有親筆，見之輒痛泣。低回一慟天爲昏，上帝返袂雲俱濕。肝腦塗地想當時，骨聳魂驚毛髮立。翰墨落人間，卷舒有遺失。不如模刻寄崔嵬，昭示萬古無終極。

## 移建師山書院引

唐仲

師山書院者，隱士鄭子美先生講學之地也。初，貞白先生任太平之絃歌鄉巡檢，而先生始生，祥光滿室，識者以爲異。比長，讀書祥符寺南山觀，振拔自勵，期以顯融。年三十餘，北遊燕趙，挈所作古文謁見翰林諸公。虞公邵菴、歐陽公圭齋、揭公曼碩，咸咨嗟奬借，互相推挽。未肯就，竟南歸。晚年學者日衆，卜築于師山，中書省顔曰「師山書院」。至正末，大臣敷奏，天子授以奉議大夫、翰林待制，馳使來召。皇太子侑以尚尊、織文。先生病辭。壬辰俶擾，土崩瓦解。丁

酉，徽州遂入職方氏。衛國鄧公命先生拜於庭，出言慷慨，公優容之。明日，以節死。事具載《元史》。一日，裔孫以孝曰：「師山荆棘縱横，樵牧蹂踐，不能起廢。鄭村有令君祠，隙地坦夷，未若移建數椽，庶幾存羊之意。鄉人汪自銘議已克合，先生以爲何如？」予曩時閩南會烏古孫公幹卿，除平江郡守，隱士杜青碧先生屬曰：「范文正公書院未立，玆非闕典歟？」後公除不果列諸學官。子孫之賢，如静翁寬厚長者，春秋祭祀，牲牢肥腯，有司百官，鎣笄進退，不啻師弟子。鄭氏子孫之賢，豈無輕財重義以相勸者乎？余雖老，尚堪秉筆以記。洪武十三年冬十月日，里人唐仲書。

## 謁師山先生祠

舍生良不易，端爲植綱常。一死泰山重，千年汗簡香。乾坤全正氣，海嶽發晶光。詎若匹夫諒，真成百鍊剛。中流屹砥柱，北斗挹寒芒。國計何嗟及，精英耿不亡。遺容瞻霽月，絶筆凛秋霜。盛代風塵静，名家慶澤長。嚴嚴貞白里，欝欝鄭公鄉。喬木餘芳蔭，空山帶夕陽。九原那可作，三徑未全荒。欲範黄金像，還登白玉堂。儒林尊德義，翰苑播芬芳。撫事成惆悵，臨風思渺茫。

成化丙戌秋九月吉，因巡視溝洫，督民治莘墟堨，道經鄭村之貞白里，遂過師山先生祠堂，覩其遺像，觀其絶筆書，既想其風采，猶凛凛有生氣。噫！人孰不死？先生一死，萬世綱常係焉，蓋可死其

身而不可死其名也。彼偷生而死者，何以死哉！感嘆之餘，遂賦長律一篇，于以寓敬仰之私云。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直隸徽州府知府，吉水龍晉題。

## 次韻龍侯題師山先生祠

華亭彭瑋

古歙鍾奇秀，生材夐異常。孤忠天地老，一死姓名香。百六終元運，風塵翳日光。偷生羞在位，不屈見真剛。强項若撑鐵，折躬如負芒。有心全節義，無意顧存亡。絶筆驚風雨，嚴詞凛雪霜。内言加勉切，後計共圖長。樂毅空圍畫，康成竟立鄉。蘋蘩追社食，歌些遣巫陽。義史崇昭代，清風扇八荒。師山屏故宅，黟水帶祠堂。太守躬修敬，新詩句吐芳。續貂慚小子，遐思正茫茫。

## 又

裔孫鯨

先生起南服，與世立綱常。秀毓乾坤氣，英騰草木香。一方濡美化，四海仰餘光。雪壁峨千仞，霜矛倔寸鋼。六經稽旨趣，❶萬理析毫芒。周孔文斯在，程朱道未亡。煙霞卧丘壑，松栢老風霜。廷政騷難理，臣才衆數長。薦章飛帝闕，束帛下山鄉。奔競悲頽俗，精神貫太陽。吐忠馳讓表，拂袖返遐荒。國運移新祚，徵羅逮隱堂。伯夷寧一死，王蠋共孤芳。青史傳忠義，清名表混茫。

❶「旨」，原作「者」，今據四庫本改。

## 過鄭公釣臺

相公湖邊一拳石，截斷湖光三百尺。射蛟人去今幾年，誰掃雲根看遺蹟。師山先生性愛山，偶然得此青孱顔。臨流坐釣不知晚，漁樵並載扁舟還。武威余公天下士，特與先生題篆字。良工刻入斷崖傍，遂使溪山增勝事。一朝海内風塵生，兩公死國如弟兄。平生隱顯雖異跡，竹帛同垂千載名。薰風雨過潮初落，足躡蒼苔俯幽壑。釣絲已逐野煙飛，字畫多爲古藤絡。師山之節峻且孤，武威之字人争摹。忠賢所遺衆所寶，泉石清奇何處無。

成化壬寅夏五月十二日，予謁祖廟于篁墩，裴迴湖上，觀先世忠壯公射蜃處，放舟至富登渡，思昔師山先生鄭公嘗愛富登奇石，目之爲釣臺，余忠宣公爲篆刻崖上。與客求之不獲。因艤棹崖下，犯激湍，破蒙翳，剜伐苔蝕，而「鄭公釣臺」四字宛然。遂口與七言長詩一篇。今十有二年矣。先生裔孫虬取摹本裝潢成册，請重書之，以紀一時之勝。江山如故，歲月侵尋，而學益凋落。追感舊遊，爲之憮然不能自已，題其後而歸之。弘治六年龍集癸丑春正月四日，休寧程敏政書。

## 次篁墩先生韻

師山先生釣臺石，紫苔溜雨青千尺。忠宣大籀蟠古蚪，野老何曾見奇蹟。玉堂學士歸故山，山中草木皆開顔。捫蘿直上最高處，斜陽倦鳥孤飛還。師山豈是尋常士，海内争傳好文字。當時垂釣不釣魚，富貴功名

等閒事。余公鄭公同死生，誰爲弟也誰爲兄。臺前石頭不解語，世上人能知姓名。銀鈎鐵畫雲間落，星斗光芒照林壑。卻笑釣名射利徒，❶智網紛紛巧籠絡。立身大節真難孤，報國丹心不可摹。試問賢孫寶遺澤，傳家尚有韋編無。

文華殿直之暇，雲間張駿書于玉河東醉經閣下。

鄭公裔孫鯨、虬皆能詩，蓋有得於心聲心畫之妙者。遊余雲間，託交最久。但余家《三貞堂詩》未獲見賜。抛磚引玉，此之謂歟？ 駿拜手。

## 又

誰人坐釣靈山石，手抱長竿剛百尺。直鈎不釣湖中魚，秪與溪山增勝蹟。又誰大篆寄靈山，六丁鑱入山之顔。山靈守護不敢毁，浮雲飛鳥自往還。篁墩先生千古士，重訪雲根釣臺字。攀蘿捫石一洒掃，從此鄉人憐往事。兩公當日同捐生，真難爲弟真難兄。平生遺蹟此山下，荒煙野草宜同名。銀河夜半星辰落，恍惚潛蛟舞幽壑。漁笳牧笛不敢吹，山色波光共縈絡。師山武威今不孤，拳石奇踪天下摹。賡歌再拜仰前烈，託名垂後知有無。

師山先生裔孫鄭虬携先生釣臺册至京師，乃余忠宣公題寄先生墨跡，而先生刻諸靈山者也。吾師篁墩先生嘗追尋於百年之後，以示其族子鄉人，而且爲之題跋。虬固欲余和之，余何人，而敢附斯文後哉！ 惟虬尚爲我請諸篁墩，而取其一

❶「釣」，原作「鈎」，今據四庫本改。

二語焉，是亦足以託名於不朽矣。何幸哉！丁巳七月朔，蕪湖胡爟再拜謹書。

又

富登之山多奇石，富登之水深百尺。釣臺突出山水間，中有師山舊遊蹟。師山講學居師山，鳶飛魚躍常開顏。忽然得此真絶境，風月一竿時往還。臺前古篆伊誰士，乃是忠宣手書字。殘蛟斷虺不知年，雷雨時時驚怪事。二公不獨能捐生，青陽餘力還弟兄。平生所學真不負，一遊一蹟皆可名。臺花歲歲從開落，雲水茫茫亂溪壑。舊記惟聞石上鑱，新題今見如珠絡。篁墩之題傑以孤，忠賢礌礌歸圖摹。臺名從此傳天下，直與乾坤齊有無。

楠嘗於《餘力稿》中見《釣臺記》，又嘗道過富登，欲一覽臺之勝，而草樹蒙翳，倉卒不可爲力。其表章之，實自我篁墩先生始。謹依先生韻，强吟數語，蓋景仰之深而自忘其譾陋耳。詩云乎哉？弘治戊午六月之望，棠樾鮑楠敬書于南京主客部之杞菊軒。

又

富登江邊釣臺石，勢壓洪濤幾千尺。誰其釣者鄭隱君，從此乾坤留勝蹟。先生憶昔居師山，春風滿座常鑄顏。九重纁幣不肯受，綸竿此石時往還。清風不愧羊裘士，贏得忠宣爲題字。兩公一一捐其軀，行藏雖異同心事。篁墩作歌悲先生，謂公後死如弟兄。暇日攀蘿陟幽險，崖間重覓臺之名。奇蹤復向人間落，何啻胸中有丘壑。百年苔蘚

護山靈，不比禪紗爲籠絡。江山勝概真不孤，龍蛇古篆天下摹。表章賢達昔所尚，此老風流今則無。

予讀《元史》，至師山先生《忠義傳》，每歎其高節可方古人。今年冬，先生裔孫虬攜先生釣臺卷示予，而篁墩學士爲是唱。蓋篁墩常得先生釣臺遺跡於埋没之餘，其所以慕先生者亦甚。今篁墩亦不復可作矣，既爲悵然，仍次其韻。弘治庚申臘月廿有二日，餘姚陸相書。

又

孝廉所至有釣石，獨愛富登高百尺。前修既遠歲月移，過此何人識先蹟。珊瑚含彩照谿山，左丞勁筆追歐顔。航淵梯峻爲尋訪，學士昔從鼇禁還。孝廉氣節東都士，天下儒紳知姓字。艱危不辱死從容，在在釣游成故事。淛江東下海潮生，嚴陵相望堪弟兄。當時仕止各有道，後世但高徵士名。臺前風景未寥落，仰止有亭臨絶壑。好事鄰翁加護持，竹樹栽培翠環絡。嗟予晚學陋且孤，厓刻珎同湘水摹。雄詞倡和多名勝，慨想諸公今亦無。

族先祖孝廉公平生酷愛泉石佳致，其釣遊之處凡四，黄山、靈山、岑山及富登渡也，各有題記。成化中，學士程公謁世忠廟于篁墩，因至富登尋釣石，觀余左丞篆刻，賦詩以紀其勝。且屬里人朱君克紹作亭臺前，榜曰「仰止」。一時名流倚而和之，積成巨帙，復得都諫方洲張公靖之之跋。於是富登釣臺始不泯於寰中矣。崐近過臺下，瞻仰之餘，弗揆庸淺，僭次原韻成此。噫！歃葦籥于金石迭作之後，其

爲不倫可慚。録示同來子姪，不敢書臺石也。嘉靖壬午八月二日，崐拜手謹書。

## 仰止亭

徽之歙縣富登渡，有巨石巍然臨湖，鄭師山先生子美釣遊于此。余忠宣公廷心篆「鄭公釣臺」四字，刻之石上，石上作亭，扁「仰止」，以重二公之高風峻節。長洲沈周爲賦長律。

忠宣義死堂堂節，死到師山義亦明。家國兩人均患難，干戈滿地正縱横。聊因心畫通相感，未必漁竿果可旌。何處江湖無此碣，幾流標榜有高名。龍跳舊刻還堪搨，燕賀新亭又喜成。岳勢不迷人仰德，石痕固在字含貞。蕭蕭風雨鬼神泣，洶洶波濤魚鼈驚。一箇聘君孤構耳，乾坤今許作雙清。

## 書鄭公釣臺卷

古人論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夫功名道德之成著，非可惡而却去之者，君子特未嘗先意于此耳。顧天下不足以達吾志，乃欲隨世以就衆人之所謂功名，則宜懷抱退藏，自適乎巖穴，庶幾淑善有傳，不至没世無聞而已。宋社既屋，夏變爲夷，宇宙非常之故也。不幸生于其世，而又丁此末季，禍亂垂作，拾囊儉德，師山先生豈不能蚤見而預待之？此所以方在强壯，輒隱約林野間，講學授徒，無復進取之念。晚年幣聘辭受，蓋亦出于胸中素見，况忠孝之大節邪？及世故淪落，詘辱胥縻，以不仕爲義，則事必不免，以不死爲分，則心所不安。觀其喻諸生書，自以三仁爲比，則其處死之審，

固不待擬議而成也。夫出處不可以群謀，當斷于衷；生死不可以勇決，要合于正。先生直以道德爲出處死生之主的，其餘亦無所先意。然其功在綱常，名在史册，不達于當時而達于萬世，真所謂自然之成著。岑山、靈山，釣磯、釣石，遂當與首陽崖谷並秀于寰中。而余忠宣題字，亦可近餘光于延陵季子之銘矣。彼箕山、富春，高虛寥遠，廉貪立懦則可矣，於聖賢中正之學何如哉？先生七世孫騰澤以釣臺題記後語見屬，敬爲之書。成化丙午春二月三日，吴興張寧識。

## 書師山先生所題黃山崖石後

鮑尚褧

蒼崖百尺與雲齊，徵士重來爲品題。姓字一時通漢史，文章千載並浯溪。春深莫遺莓苔没，日暖應添紫翠迷。猶憶匡廬當日事，短檠山雨五更鷄。

## 又

程篁墩

怪石如屯虎豹關，仙家真在白雲間。九州圖蹟誇誰勝，萬古乾坤只此山。丹臼半餘香冉冉，汞泉分出水潺潺。手摩蒼蘚看題刻，先正高風不可攀。

## 拜朱文公祠

孫燦

府學文公祠從祀堂上者，蔡西山、黄勉齋、陳定宇、胡雲峰及先待制師山先生，凡一十□人，皆有羽翼經傳之功。成化壬寅，提學御史婁公克讓、太守王公文明、教授陳公文、諭德程公克勤，暨郡諸生所議定也。師山先生神主書謚

文貞，見工部主事范平仲文集，蓋當時士林私謚云。

理學師承不乏賢，東南鄒魯豈虛傳。步趨總克遵繩矩，祀饗端宜侑几筵。琬琰已登昭代採，汗青無愧漢儒箋。光風霽月瞻依地，謦欬如聞講席邊。

師山先生遺文附録終

{
  "filename": "MTQxOTA0MD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190401.zip",
  "filesize": 208346001,
  "md5": "9801619b562086dafffc5c695e02b42c",
  "header_md5": "97ff2dad8b3dd186afe9f8cd1ca418a0",
  "sha1": "f82a2a856bc22a56ffcfb829556e76a24257dca3",
  "sha256": "0cb267b6b5653ddad18a0c9e29d4746b0e6561d42f91b8a22a4ad070415c128f",
  "crc32": 112595382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3680490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673,
  "pdg_main_pages_max": 1473,
  "total_pages": 681,
  "total_pixels": 38654186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